

A D I S C W O R L D N O V E L

碟形世界特警隊 5

第五元象

THE FIFTH ELEPHANT

傳說世界誕生之初，巨象滾滾劃過天空，
穿過大氣層轟然落地……

泰瑞·普萊契爵士——著

Sir Terry Pratchett

章晉唯——譯

SANTA CLARA COUNTY LIBRARY



3 3305 23388 1162

最不正經的經典之作！
系列風靡全球逾30年，銷售突破8,000萬冊

泰瑞·普萊契爵士

Sir Terry Pratchett (1948-)

世界奇幻文學獎終生成就獎、美國圖書館協會終生成就獎得主

普萊契在 15 歲發表了第一篇故事，用稿費買了一部打字機，此後在新聞界任職多年，兼職寫作。1983 年，他出版了「碟形世界」系列第一本小說 *The Color of Magic*，三年後成為英國 Gollancz 出版社首位簽下的奇幻小說作家，接著開始全職寫作，從此傾盡一生，都在為讀者打造充滿驚奇的故事。



© Chris Loughlin
cloughlinphotoimage.com

碟形世界創作逾 30 年，已出版了 40 本，翻譯為近 40 國語文，全球銷售突破 8,000 萬冊，是英國史上壽命最長、冊數最多的傳奇之作，年復一年被改編為電影、動畫、舞臺劇、電視劇、桌上遊戲和電玩等，激發了數也數不清的再創作。普萊契締造了英國書店史上的失竊率冠軍紀錄，被封為書店業績救世主，獲得英國書商協會頒發「書籍銷售終生貢獻獎」。2009 年，英國女王封他為大英帝國爵士，表彰他對文學的貢獻。

2003 年，在全英國讀者票選的「BBC 大閱讀」書單中，普萊契的作品在前百名占據 5 席名次，與大文豪狄更斯並列冠軍，而碟形世界共有 14 本入圍 200 強書單，居所有作家之冠。「碟形世界特警隊」是這套傳奇小說中最受推崇的子系列，目前共有 8 本，BBC 正著手改編為「魔法版 CSI」電視影集。台灣已出版《來人啊！》《神探登場》《另有隱情》《放馬過來》《第五元象》，後續 3 本將陸續發行。

近年，普萊契在個人網站親自宣布他罹患了一種罕見的阿茲海默症，此後持續推廣安樂死合法化，同時筆耕不輟，年復一年為碟形世界寫下嶄新的故事，這也讓現存的作品益顯珍貴。

譯者——章晉唯

生於台北，台大外文系畢，現就讀於師大翻譯所。喜愛文學、電影、街舞和咖啡館。出版譯作包括《不幫忙就閃開》《血紅帽》《錢途末路》、「碟形世界」系列《另有隱情》《放馬過來》《第五元象》等。

 **santa**
coun
librar

Renewals: (800)

www.sccl.c



DISCWORLD

巡特警隊正式升格為——

安卡·摩波城市警衛隊

【登場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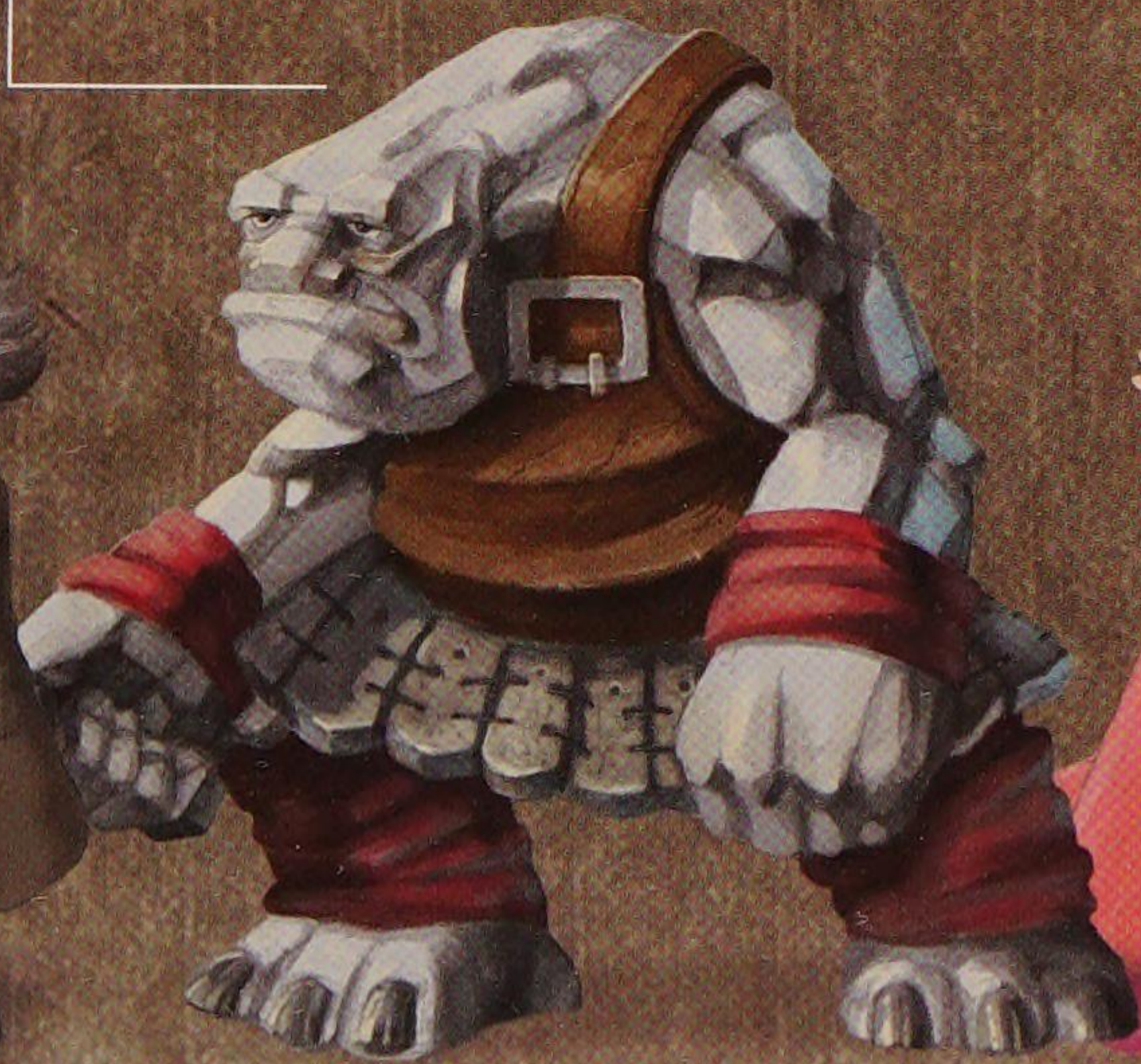
安卡·摩波最高統治者 海夫拉克·維提納利爵爺

對他而言，政治就像拋球雜耍，重點是讓不同的東西在正確時間落到正確位置。他認為「有組織的犯罪總比沒組織的好」，因此讓罪犯都成立公會自我管理。目前為止，整座城市發生的一切都能逃不出他精準的掌控。



巨石屑中士

原本只是個身形厚壯的實習警員，憑一己之力成了警衛隊不可或缺的一員。巨石屑的談吐和動作有點笨拙，每次舉手敬禮都免不了要先把自己敲昏。他最擅長「問問題」，任何嫌疑犯被巨石屑盤問之後，10個有11個會認罪。



雷格·休伊警員

來自「活死界」的警衛隊最新成員，真實身分是殭屍，專長是隨處利用針線修補自己經常掉落的手臂。

維繫警員

警衛隊最新成員，全名「維繫異教徒就靠小冊子」。維繫是「全教教徒」，平日致力於向隊上的夥伴傳教、發送教義小冊，只可惜沒獲得太大回應。



纜繩街秘密偵查組

威默斯司令說：這座城市一定要有秘密警察，以對抗秘密犯罪……

城市警衛隊隊長 羅波·鐵根生

身高198公分的熱血青年，體態似一根大蘿蔔，天生擁有領袖氣質。表面上看似性情單純，但其實是一種「複雜到返璞歸真」的境界。



安谷娃下士

女狼人，來自遙遠的異國，和隊長羅波處於一種呢……難以形容的關係。警衛隊許多艱困的調查任務皆仰賴安谷娃變身後的狼族能力。



喜洋洋·小霹靂下士

警衛隊重要的矮人成員，經常羞於承認自己的名字，專長為法醫鑑識。她是矮人女權運動的先驅，穿皮裙、化妝，卻受到城裡傳統派的矮人側目。

昆姆公國的李奧納

智商無法量測的天才發明家，極度缺乏生活常識。他的腦袋無時無刻不在重組，準備從瑣事中激盪出神奇的發明，改變全人類的命運。

威默斯爵士之妻 西碧兒·藍姆金

飼龍專家，有著女戰士的氣質，體態高大如樓房，只有在小龍面前才顯得格外溫柔。

城市警衛隊司令 山姆·威默斯爵士

一生下來就少了兩杯酒，因此總是比別人清醒，能進入一種「反醉」境界。為了避免反醉，只好成天把自己浸泡在酒精裡。他目前積極戒酒，努力在警衛隊施展近乎固執的正義感。

諾比下士

警衛隊元老級成員，根據對世界的尖酸與擔憂標準看來（等同於人格的碳年代鑑定），他大約有7,000歲。諾比經常側著走路，還帶點潛行的感覺，就像一隻螃蟹在跛行。

佛瑞德·科隆中士

警衛隊元老級成員，外表很適合去賣香腸。中士結婚30年，快樂婚姻都要歸功於太太白天工作，而他整晚工作。兩人靠紙條互通訊息，也養大了三個孩子，想必是靠非常有說服力的紙條所生下來的。

— 碟形世界特警隊 5 —

第五元象

傳說中，宇宙大海龜航行星際，牠背上有四頭巨象合力馱著碟形世界。但聽聞巨象其實不只四隻，還有消失的第五元象……



A D I S C W O R L D N O V E L

碟形世界特警隊 5

第五元象

THE FIFTH ELEPHANT

泰瑞·普萊契爵士——著

Sir Terry Pratchett

章晉唯——譯

刻的人性洞察，還有栩栩如生的奇幻世界，層次豐富，非常耐讀！

——布克獎得主、重量級女作家A. S. 拜雅特

普萊契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他是歡樂的智者，是真正的文字魔法師。讀他的書，你可以發笑，也可以沉思。最驚人的是，這種感覺放諸四海皆準！

——俄國奇幻大師、《夜巡者》作者盧基揚年科

在普萊契面前，我就像在中世紀商會裡向大師級名匠學習的技工……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寫得太完美了！

——美國小說家尼爾·蓋曼

看完第一集，我心中只覺得糟糕了，值得追蹤的作家又多了一位！這部小說完全顛覆了我的想像，諸君，這是市面上極少數可以相信書腰和書評推薦的作品！某種程度來說，碟形世界是「現實」的奇幻小說，但故事卻不會朝向我們都知道的走向發展，而是瘋狂地扭動，試圖擺脫既定的框架。當你對傳統史詩奇幻小說感到疲累，想換個口味，「碟形世界」絕對是最佳選擇！

——忠實讀者佛蘿荀

年紀越長時間越少，當乳溝擠更是吃力效果差。身為忙碌上班族，已沒有課本後偷夾推理小說的奢侈，被老師罰站無害，老闆熱炒魷魚絲可就難吞了。

下班想放鬆，飲冰室笑話集越飲越涼，盛夏省電但耗時；奇幻史詩又是大磚頭，書架上蓋高樓，要開動等退休再說。不如來個「碟形世界」三合一即溶包吧！由普萊契爺爺精心調製，香

重量級小說家、全球書迷、書店店員現身說法：

碟形世界是一股無法抵擋的閱讀狂潮！

「碟形世界」可能是地球上最高超的文學形式！說來慚愧，我居然這麼晚才認識泰瑞·普萊契。碟形世界是集結故事、幽默和哲學於大成之作，我從來不曾讀過這樣的書，一方面笑得樂不可支，一方面又逼得我不斷思考，而且，書中情節同時又引人入勝。

最接近普萊契作品的就是莎士比亞。對，我是認真的。

普萊契的作品不光是插科打諢，而是早已超脫此限，每看就往往令我廢寢。他最棒的故事敘述緊湊、引人入勝，更不時妙語如珠，還能以犀利的評論一腳踢醒你的大頭，讀來出乎意料，令人心曠神怡。他寫出了所有偉大作品能夠傳達的事，還能讓我們開懷大笑——這肯定就是小說的最高境界。

對我而言，普萊契的作品不只偉大，更是前所未見的。相信在五百年後，我們研究的不會是諾貝爾文學獎作品，而是這個傢伙。

謝謝你，泰瑞·普萊契爵士。

——《迷霧之子》天才奇幻作家布蘭登·山德森

寫下「碟形世界」的普萊契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史無前例地吸引更多開始讀書，因為他述說讀者想聽的故事、看了會開懷大笑的故事，而且文筆絕佳！這套書有著無與倫比的幽默、深

由衷感謝彼德·布利克里幫忙編寫矮人歌劇《血斧和鐵鎚》，用他的版本真的好太多了（裡頭關於金子的歌也多了許多）。

滑推理、原味笑料、濃醇奇幻——真是現代忙人書海中的難得上上品！

——忠實讀者兔子小PA

每次「碟形世界」舉辦系列最新一集的簽書會，書店外面保證塞爆，整個車陣動彈不得！爲因應書迷需求，作者最後簽了太多，如今市面上「沒有簽名」的書太過稀少，說不定比簽名書更有價值哩！

——英國忠實書迷現場見證

銷售數字證明，「碟形世界」永遠是緊追在《哈利波特》之後的頭號對手，泰瑞·普萊契堪稱當今世上最能賣的作家！每逢系列新書出版，都是一卡車一卡車載到書店賣的，我們補貨都補到手軟！

——英國最大連鎖書店 Waterstones 書店物流倉庫員工

「碟形世界」真讓我們又愛又恨！書店架上永遠找不到這套小說，因爲一上架就會瞬間被買走（或順手牽羊）。遇到同時身兼「書店業績救世主」和「書店失竊率冠軍」的頂級作品，我們也只能束手無策了！

——英國慈善二手書店 Oxfam 店員

有些人搭霸王車。

一個牛車夫在罵他的手下。他們太掉以輕心了。在山裡的話，出狀況他還能接受，因為野生動物把牛視為會動的餐點，但在這裡，最危險的東西也不過就是捲心菜而已。

他身後，劈好的木頭之間一處狹窄的空隙，有東西沉睡著。

又是安卡·摩波的另一天……

科隆中士在銅橋一端，站在搖晃的梯子上平衡身子，這是城市中最為忙碌的道路。他一手抓著上端有個箱子的長杆子，另一手將一本手作圖畫書舉到箱前的小縫。

「然後這是另一種馬車。」他說。「懂了嗎？」

「有。」箱子裡傳出相當微小的聲音。

「O·K。」科隆一臉滿意地說。他把書放了，指著橋上。

「現在，你有看到漆在鵝卵石上的那兩個圖案嗎？」

「有。」

「那代表……？」

「馬車走過那茲間少於一分宗，就四車走得太快。」發音不標準的小聲音喃喃複誦他的吩咐。

「非常好。那你就會……」

* 石和鐵並非如一般所見那樣死死的，而是活生生的石和鐵。矮人有關礦物的神話都充滿創造力。

他們說世界是平的，置於四象之背，四象則立於巨龜之背。

他們說四象爲巨獸，骨是石和鐵，神經則是金做的，長距傳導較佳*。

他們說好多好多年前，世界甫生之時，第五元象一邊尖鳴、一邊嚎叫著從天而降，穿過大氣層，重重著陸，分裂了大陸，使山脈隆起。

沒有人親眼目睹第五元象著陸，因此產生了有趣的哲學問題：成千上百萬噸的憤怒之象滾滾劃過天空，當時地面沒有聽眾，那牠（哲學上來說）有發出聲音嗎？

地面也沒有觀眾，那牠真的有撞上來嗎？

換言之，這不就是講給小孩子聽的故事，好用來解釋一些有趣的自然現象嗎？

就矮人而言，他們傳說如是，他們亦比其他人挖得更深，據他們所說，這裡頭不全屬虛構。

天氣晴朗時，從藍塔山視野好的觀望點，可以望到平原相當遙遠之處。盛夏之時，他們牛車隊揚起的縷縷塵煙清晰可數，牛車隊最高時速三公里，每一對牛拉兩節車廂，各承載著四噸的貨物。要到哪裡都必須花上很長的時間，但只要牠們一到，數量自然都很龐大。對圓環海一帶的城市而言，牠們載著原物料，有時，車上載著去追尋財富和一把鑽石的人。

對山裡而言，牠們帶來人造商品，海洋另一端的奇珍異品，並載著得到智慧和幾道疤痕的人。通常一支商隊會花一天行旅。他們將景致化爲攤開的時光機。天氣晴朗時，你彷彿看得到上星期二。

日光反射板在遠處閃爍，行旅來來回回傳訊，警告盜賊出沒、貨物爲何，還有哪裡可以吃到雙份蛋、三倍薯條和大到一整圈都垂在盤子外的牛排。

許多人坐車旅行。便宜，絕對好過走路，而且你最終仍會抵達目的地。

「而且全部都由你一人負責，是嗎？」

「唉呀，主要是我。主要是我，當然，諾比下士和其他伙伴有幫忙。」

全士·裘森搔搔鼻子說：「我想跟你提的就是差不多的事，佛瑞德。」

「你說，全士。」

「我餐廳外面發生了一件相當奇怪的事。」

科隆中士跟著身材高碩的他走到轉角。科隆平常就喜歡和全士一起走，因為在全士旁邊，他確實會顯得非常瘦。全士·裘森這男人一旦出現在地圖上，小行星軌道就會隨之改變。路面的鋪石在他腳下都會嘎吱作響。他憑一人之軀就身兼安卡·摩波最一流的廚師和最飢渴的食客（而且軀體剩下的空間還容得下更多角色），這條條件根本就是馬鈴薯泥天堂所賜予的。科隆中士記不得這人真正的名字，只是聽大家都叫他「全士」，就跟著叫了。這個小名的由來是因為在街上初次看到他的人，都無法相信那「全是」裘森。

寬道上有輛大馬車。其他車流都來來往往倒車繞過那輛馬車。

「中午我的肉送來了，佛瑞德，結果我的車夫出來時……」全士指著鎖在一側馬車輪的巨大三角裝置。是橡木和鋼鐵所製，全刷上了黃漆。

佛瑞德小心敲了敲。「我懂你的問題在哪了，就是這個。」他說。「所以你的車夫進餐廳多久了？」

「嗯。我供他午餐……」

「你的午餐都相當美味，全士，我一直這麼覺得。今日特餐是什麼？」

「稀巴爛牛排搭配奶油醬和雜七雜八派，然後是黑死蛋白霜。」全士說。

兩人陷入一陣沉默，想像著這份餐點。佛瑞德·科隆嘆了口氣。

「畫圖畫。」

「尤其注意要畫出……？」

「車夫的臉或車牌。」

「晚上的話你會……？」

「用火蜥蜴來打亮……」

「非常好，羅德尼。我們有人會每天來，收走你畫的畫。你東西都齊全嗎？」

「有。」

「那是什麼，中士？」

科隆低頭，迎面看到一張極大的棕色臉龐，他露出微笑。

「午安，全士。」他笨重地爬下梯子說。「裘森先生，你現在看到的是現代化警衛隊的代表，以因應新的千稀……禧年。」

「那還真大啊，佛瑞德。」全士·裘森品頭論足起來。「我戴的錶都比較小。」

「『代表』是指城市警衛隊的代表象徵，全士。」

「啊，對喔。」

「不管誰在這裡超速，維提納利爵爺明早就會看到他的繪片。造像盒不會說謊，全士。」
「對，佛瑞德。因為他們太笨了。」

「爵爺大人受夠了馬車在橋上超速，他要我們處理此事。我現在是交通部長了，你知道。」

「那是好事嗎，佛瑞德？」

「我覺得應該是的！」科隆中士豪邁說道。「全靠我來讓這城市的……這個……動脈不被阻塞，以免經濟徹底崩盤，我們也全員毀滅。這可說是攸關生死的工作啊。」

街上稍遠處，兩名山怪小心地鎖著一輛乾草馬車。一、兩分鐘後，一人剛好看向警衛屋通訊塔，手肘頂了頂他的同伴，拿出自己的拍子，雖不如科隆中士帶勁，但也打出了信號。獲得回應後，他朝周圍四望，看到了科隆，便緩緩朝他走來。

「嗒答！」科隆驕傲地說。

「太神奇了，這是新科技。」全士·裘森讚道。「他們距離這裡，一定也將近，這個……四、五十公尺？」

「沒錯，全士。以前我就必須吹口哨，現在的話，他們來這邊也會事先知道是我找他們。」
「站那邊不用轉頭看就知道是你。」全士說。

「嗯哼，沒錯。」科隆說。他察覺了，在這通訊革命的破曉時刻，剛才的例子並未讓這新科技散發出最耀眼的光芒。「當然，就算他們在好幾條街之外，這方法也會奏效，甚至在城的另一端也行。而且照我們所說，如果我叫簷怪把訊息『放』到穿普山的『大』塔上，史多百歲國幾分鐘內就能收到訊息，懂嗎？」

「那有三十公里遠。」

「至少。」

「太神奇了，佛瑞德。」

「時代在進步，全士。」科隆說，這時山怪走到他們身旁。

「燧石警員，誰叫你鎖住我朋友的馬車的？」他咄咄逼人地問。

「嗯，中士，勒個早上你說我們要鎖住所有——」

「這輛車不行。」科隆說。「現在馬上解開，然後我們就不追究了，嗯？」

燧石警員似乎終於想通了，人家付他薪水不是要他來思考的，不過這也無妨，因為科隆中士

「雜七雜八派有塗奶油嗎？」

「你不是在說我會省下奶油錢吧？那也太侮辱人了吧？」

「這樣一餐，確實教人依依不捨。」科隆說。「問題是，貴族老大他啊，全士，對於馬車在街上停超過十分鐘這件事毫不寬待。他覺得那是犯罪行爲。」

「花十分鐘吃我做的一套午餐不是犯罪，佛瑞德，那會是悲劇。」全士說。「上面寫『警衛隊——繳交罰金十五元』，那是店裡好幾天的利潤啊，佛瑞德。」

「事情是這樣。」佛瑞德·科隆說。「這需要跑公文，懂嗎？我不能揮揮手就算了。我多希望我可以。我辦公室的傳票又上插的全是支票存根。警衛隊歸我管的話，當然沒關係……但我無能爲力，你知道……」

兩人中間隔一段距離站著，手插口袋，看來幾乎形同陌生人。科隆中士低聲吹起了口哨。

「有件事我略知一二。」全士小心翼翼地說。「有人覺得服務生耳朵沒那麼靈光。」

「我知道的可多了，全士。」科隆叮鈴鈴翻玩著口袋的零錢，說道。

兩人望著天空一會兒。

「我可能有一些昨天剩下來的蜂蜜冰淇淋——」

科隆中士低頭看馬車。

「唉呀，裘森先生。」他以驚訝萬分的語氣說。「哪個臭混蛋在你的車輪扣了這什麼夾子啊！哼，我們會馬上處理這件事。」

科隆從腰帶抽出一對白色圓拍，瞄準老檸檬水工廠屋頂上冒出的警衛屋通訊塔，一看到簷怪向他打信號，便以充滿活力又質樸的方式揮舞，樣子就像雙臂僵硬的人一次玩雙拍桌球。

「警衛隊員馬上就到——啊，看……」

話，小丑就不會做了。

「所有公會都非常反對。」他的第二把交椅羅波·鐵根生隊長說。此時拿梯子的小丑把一桶水倒進他褲子裡。「他們說滅火算非法入侵。」

一樓有個房間已被火焰吞噬。

「我們如果放任火繼續燒，將成爲這座城的一大樂事。」羅波真心說道。

威默斯側眼瞄他。那確實是羅波會說的話。聽起來純真得要命，但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讀。

「確實如此。」他說。「不過，我覺得我們最好處理一下。」他走向前，手括在嘴邊。

「好了，警衛隊來了！水桶連線！」他大叫。

「噢，一定要嗎？」人群中有人說。

「對，一定要。」羅波隊長說。「好了，大家，我們排成兩條線，就能立刻完成這件事！你們覺得如何？可能還很好玩呢！」

他們照做了，威默斯看著。羅波待人一視同仁，覺得他們都是善良的好人，而不知何故，也難以解釋，他們打從心底不願證明他是錯的。

小丑手上的東西被拿走，由好心人帶開後，在眾人失望之下，火馬上就撲滅了。

羅波再次現身，擦擦額頭，而威默斯點起了雪茄。

「吞火的人顯然生病了。」他說。

「只是，大家可能永遠不會原諒我們了。」他們繼續巡邏，威默斯說。「噢，不……現在又怎麼了？」

羅波望向前方，看著最近的通訊塔。

「纜繩街暴動。」他說。「全體動員警報，長官。」

也不相信山怪的腦力值多少錢。「你說了算，中士……」

「你解鎖時，我跟全士要去小聊一下，對吧，全士？」科隆說。

「沒錯，佛瑞德。」

「嗯哼，說是小聊啦，但我主要是聽，因為我嘴巴會塞得滿滿的。」

雪白松針枝葉上飄下。一人勉力前行，他原地喘了一會兒氣，又繼續快步踩過空地。

他聽到山谷間傳來第一聲號角。

那代表他有一小時，若他能相信他們的話。他可能無法到達樓塔，但還有其他方法能逃得出去。他有計畫。他能騙過他們。盡量避開雪地，循原路折回，利用河流……有機會，以前就有人成功過。他確定。

幾公里外，毛色光滑的身影出發，穿過樹林。狩獵開始。

此時，安卡·摩波城中，傻瓜公會失火了。

這是個問題，因為公會的消防隊成員主要是小丑。

這之所以是個問題，是因為當你給小丑一桶水和一截梯子，他只知道一種反應。多年的訓練制約了他。那紅鼻子裡頭有個什麼在向他諄諄教誨，令他不能自己。

安卡·摩波城市警衛隊的山姆·威默斯靠在牆邊看戲。

「我們真的必須再次向貴族老大上呈公民消防服務的提案。」他說。對街，一個小丑拿起一截梯子，一轉身把身後的小丑撞得掉進水桶，然後再次轉身去看身後的騷動是怎麼一回事時，又把甫起身的受害者再次撞入水桶，並發出驚人的撲叭聲響。人群鴉雀無聲地看著這一切。好笑的

「你怎麼知道他什麼都沒看到？你又還沒問他。」

「我就是知道，長官。他什麼都沒看到。他也什麼都沒聽到。」

「一群暴民破壞他的餐廳，在街上大打出手，然後他沒聽到？」

「沒錯，長官。」

「啊，我懂了。充耳不聞的人比聾子還聾，這是你的意思吧？」

「差不多，長官，對。好了，一切都結束了，長官。我不覺得有人受了重傷。我想最好就到

此為止，長官。拜託？」

「這是矮人私底下的事情嗎，隊長？」

「是的，長官——」

「嗯哼，這裡是安卡·摩波，隊長，不是山裡的礦坑，我的工作就是要維持和平，而這件事，隊長，看起來不怎麼和平。那大家會怎麼談論街上暴動的事？」

「他們會說又是大城市生活中熙熙攘攘的一天，長官。」羅波木然地說。

「對，我想也是。不過——」威默斯抓起一個呻吟的矮人。「誰幹的？」他問。「我現在沒心情聽人胡扯。快，吐出個名字！」

「阿吉·鎚賊。」矮人掙扎說道。

「很好。」威默斯說完就放他走了。「寫下來，羅波。」

「不，長官。」羅波說。

「我有沒有聽錯？」

「城裡沒有叫阿吉·鎚賊的人，長官。」

「每一個矮人都認識？」

他們馬上拔腿狂奔。全體動員警報一定要立刻行動。因為哪天出問題的可能會輪到你。他們靠近時，街上出現許多矮人，威默斯認得這種表情。矮人臉上全都心事重重，走向同一個方向。

「結束了。」彎過轉角時，威默斯說。「從忽然增加的可疑無辜路人數量就看得出來。」不論緊急的事為何，一定是件大事。街上散布著碎片和相當數量的矮人。威默斯放慢腳步。

「這週第三次了。」他說。「他們是出了什麼事？」

「不好說，長官。」羅波說。威默斯瞪了他一眼。羅波是由矮人養大的。在自己能避免的情況下，他從來不曾說謊。

「不好說和我不知道不太一樣，對吧？」他說。

隊長一臉尷尬。「我想，是……有點政治意味。」

威默斯看到牆上埋著一柄擲斧。

「對，我看得出來。」他說。

有人沿街走來，他可能就是暴動散去的原因。實習警員藍螢石是威默斯見過最巨大的山怪。他能排山倒海。他大到能完全隱沒在人群中，因為他一個人就是人群。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他，因為被他擋住了。而且，就像許多發育過頭的人，他天生溫柔，個性相當害羞，喜歡別人告訴他該做什麼。如果命運驅使他加入幫派，他會成為打手。在警衛隊，他是暴動之盾。其他警衛隊員都聚在他旁邊偷偷向外望。

「看來事發地點在金礫餐館。」其他警衛隊員進去時，威默斯說。「記下老闆金礫先生的供詞。」

「這不是個好主意，長官。」羅波堅定地說。「他什麼都沒看到。」

「啊……我看呐，這新的交通部門效果正如預期。」他指著一大疊文書。「我得到不少馬車夫和牲畜販子公會的申訴。幹得好。麻煩向科隆中士和他的團隊轉達我的感謝。」

「我會的，長官。」

「我想他們一天之內就鎖住了十七輛馬車、十匹馬、十八頭牛和一隻鴨。」

「都是違規停車，長官。」

「確實如此。不過，似乎出現了一種詭異的模式。」

「長官？」

「許多馬車夫說他們其實並未停車，只是暫停下來，等待一位極為老邁、長相極為醜陋的女士過馬路，而她的動作又極為緩慢。」

「那是他們的說詞，長官。」

「他們知道她是老婦人，因為她不斷繁冗地重複『喔真是的，我這不中用的老腿』這類的話。」

「就我聽來確實是位老婦人，長官。」威默斯面無表情地說。

「正是。特別詭異的是，好多人申訴說看到老婦人隨後從巷子跑走，手腳滿俐落的。當然，我對此話的可信度原是大打折扣，但沒過多久，不遠處又有人目擊這位婦人出現在另一條街上，腳步沉緩。很耐人尋味啊，威默斯。」

威默斯用手摀住眼睛。「我會馬上解決這案子，長官。」

貴族老大點點頭，在他面前的單子上簡短寫下筆記。

他將文件放到一旁，底下又出現一張層層摺起、更加破爛的紙。他拿起兩把拆信刀，一絲不苟地把文件展開，自桌面推向威默斯。

「我認識大多數的矮人，長官。但阿吉·鎚賊只會出現在礦坑中，長官。他是一種調皮鬼，長官。例如我們會說『把東西塞到阿吉放炭的地方』，長官，意思就是——」

「好了，我猜得出來。」威默斯說。「你是說，矮人剛才說這場暴動是子虛和烏有幹的？」那矮人已聰明地彎過街角消失了。

「差不多，長官。不好意思，等我一下，長官。」羅波走過街，從皮帶抽出兩個白色圓拍。「我來召塔上的人注意。」他說。「最好傳個訊。」

「爲什麼？」

「嗯，我們已經讓貴族老人在等了，長官。先讓他知道我們會遲到，這樣比較禮貌。」威默斯拿出錶看。結果，今天又是那樣的一天……大同小異的那種。

根據宇宙自然定理，老是讓你等十分鐘的人，在你晚十分鐘時，一定會早十分鐘準備好，並且刻意不提這件事，以示警告。

「對不起，我們遲到了，長官。」他們走進橢圓辦公室時，威默斯說。

「喔，有遲到嗎？」維提納利說。他原本在看公文，現在抬起頭。「我真的一點也沒注意到。沒發生什麼嚴重的事吧，我相信。」

「傻瓜公會失火了，長官。」羅波說。

「多人傷亡？」

「沒有，長官。」

「嗯哼，不幸中的大幸。」維提納利話說得很小心。他放下筆。

「好了……我們要討論什麼事呢……？」他把另一件文書拉到身前，迅速看了看。

「那是優柏瓦德主要城市之一，長官。」羅波說。「出口：珍貴金屬、皮革、木材，當然，還有史魔脂堡深不見底的油脂礦坑——」

「有個地方叫『鋼郊』？」威默斯說。他仍一臉愕然，無法接受話題從那封關於狗議題的濕潤信件進展至此的速度。

「嚴格說來，長官，更正確的發音是『克昂喬』。」羅波說。

「但即使如此——」

「而且啊，長官，在克昂喬的語言中，『摩波』聽起來就像某一種女性內衣褲。」羅波說。「仔細想想，世界上的音節就這麼多而已。」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事，羅波？」

「喔，只是不知不覺中學到的，長官。這裡聽聽，那裡聽聽。」

「真的？所以究竟是哪一種內衣——」

「未來幾個星期，那裡將發生一件極為重要的大事。」維提納利爵爺說。「那件事，請容我補充，對於安卡·摩波未來富饒與否，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低王加冕典禮。」羅波說。

威默斯望著他，又望向貴族老大，然後再望回來。

「難道是有個什麼布告板會傳來傳去，最後就是沒傳給我嗎？」他說。

「矮人社會最近幾個月來開口閉口都在說這件事，長官。」

「真的？」威默斯說。「你是說暴動的事？每晚在矮人酒吧發生的鬥毆？」

「羅波隊長說得沒錯，威默斯。那會是個相當重大的場合，許多政府代表會出席。自然包括優柏瓦德各公國，因為低王只統治優柏瓦德低於地表之處。得到他的青睞是相當有利的。博洛瓜

「你知道這件事嗎？」他說。

威默斯一瞧，上面蠟筆的筆跡又大又圓，寫著：

先生您好，這城市殘忍對待流浪狗的行徑太丟臉了，警餵隊拿出了啥麼作為嗎？

反虐狗之暴料仔敬上

「毫不知情。」他說。

「我的書記說類似的信常在晚上從門底下塞進來。」貴族老大說。「似乎沒有人看到塞信者。」

「你希望我去調查嗎？」威默斯說。「在這城市中，要找到錯別字寫得比羅波還離譜的人理應不難。」

「感謝你的厚愛，長官。」羅波說。

「守衛沒有回報任何可疑人物。」貴族老大說。「安卡·摩波有任何團體特別關心狗的福利嗎？」

「我不這麼認為，長官。」

「那我想就暫且忽略此事吧。」維提納利說。他讓濕濕的信啪啦落到廢紙簍。

「來談談比較急切的事。」他精神一振地說。「好了，那……你對於『鋼郊』了解多少？」威默斯瞠目結舌。

羅波有禮地咳了一聲。「你是指河還是城鎮，長官？」他說。

貴族老大微笑。「啊，隊長，你早已不再令我訝異了。對，我指的是那個城鎮。」

「比較像是國家誕生之前的狀態。」羅波說。「大多是加強防禦的城鎮和封地，彼此沒有真正的界線，且有不少森林。各族之間一直多少存有世仇。幾無法律可言，只有當地君主任意執行的規範，各類盜賊猖獗。」

「還真不像我們親愛的城市中的生活啊。」威默斯說得有點太大聲。貴族老大冷冷盯了他一眼。

「優柏瓦德的矮人和山怪舊有的恩怨還未了結。」羅波繼續說。「廣大的區域由封建吸血鬼和狼族統治，亦有比尋常世界更爲變化萬千的地域。那是個混亂的地方，確實，在那裡你幾乎不會覺得自己身在蝠斯世紀。不過，希望一切會進步，也希望優柏瓦德樂意融入國際社會。」

威默斯和維提納利互使眼色。有時羅波說的話聽起來像是一篇被嚇到不知所措的唱詩男童所寫的公民教育文章。

「說得好。」貴族老大最後說。「但在那愉快的日子到來之前，優柏瓦德仍是包圍在神秘面紗之下，謎團中的未明之境。」

「我看看我理解是否正確。」威默斯說。「優柏瓦德是大家忽然注意到的一塊巨大奶油布丁，現在藉加冕典禮爲由，我們全都帶著刀叉和湯匙衝過去，能挖多少到自己盤內就盡量挖？」

「你對於政治現況的解讀實在出神入化，威默斯。你獨缺的就是適當的用詞而已。安卡·摩波無疑一定得派位代表過去。一位大使，可謂如此。」

「你該不會在暗示要我去吧，是嗎？」威默斯說。

「噢，我怎麼能派城市警衛隊司令去。」維提納利說。「優柏瓦德國家大多對於現代公民維持和平的官方機構毫無概念。」

威默斯放鬆了下來。

維亞、熱努亞會到，毫無疑問，甚至克拉奇也可能到場。」

「克拉奇？但他們距離優柏瓦德甚至比我們還遠！何必千里迢迢去一趟呢？」

他停頓一下，然後又開口：「啊。我真笨。錢在哪裡？」

「不好意思，司令？」

「那是以前的老中士困惑時經常跟我說的話，長官。找出錢在哪裡，你的案件就解決一半了。」

維提納利起身，走向開闊的窗戶，背對他們。

「大國啊，優柏瓦德。」他顯然是對著玻璃自言自語。「幽暗。神秘。古老……」

「擁有大量未開發的炭和鐵礦資源。」羅波說。「當然還有油脂。上等的蠟燭、燈油和肥皂最終其實都來自史魔脂堡。」

「何必呢？我們有自己的屠宰場，不是嗎？」

「安卡·摩波蠟燭用量相當大，長官。」

「肯定沒用那麼多肥皂。」威默斯說。

「油脂的用途相當多，長官。我們無法自給自足。」

「啊。」威默斯說。

貴族老大嘆氣。「我所願無他，只盼我們能和優柏瓦德各公國增進貿易關係。」他說。「眼下那裡的情勢極不穩定。你對於優柏瓦德了解得多嗎，威默斯司令？」

威默斯對於安卡·摩波城方圓八公里以內的地理知識可謂講究一絲一毫，在那之外就僅剩一絲一毫，他略帶遲疑地點了點頭。

「不過優柏瓦德不算是真正的國家。」維提納利說。「那是——」

威默斯知道他輸了。西碧兒一插手，他就已經輸了，因為她向來是個能攻破他城牆的可靠攻城器。但有句話叫垂死掙扎。

「你明知道我不擅長外交辭令。」他說。

「正好相反，威默斯，你在安卡·摩波似乎已令各外交團感到驚奇。」維提納利說。「他們不習慣直話直說，那會令他們感到困惑。你上個月對伊斯坦利亞大使說的是什麼？」他翻了翻他桌上的文件。「我看看，抱怨書就在某處……噢，這裡，談到越過溜近河的軍事入侵，你說要是他們再行侵越，將造成他『個人』，意即那位大使，以下引述文件所載，『搭救護車返國』。」

「那真的不好意思，長官，但那天我累了，而且他真的一直煩——」

「自那時起，他們的軍力就遠遠撤退，與我們幾乎整整隔了一個國家。」維提納利說著把文件放到一旁。「我不得不說，你的言論只是直接切入我所說的大方向，但至少相當簡明扼要。可見你望著大使的方式也極具威脅性。」

「那只是我平常看人的樣子而已。」

「這個自然。值得開心的是，在優柏瓦德，你只需要看起來很友善就行了。」

「啊，但你不希望我說些『何不把你們的油脂全都賤賣給我們？』這類的話嗎，你覺得怎麼樣？」威默斯自暴自棄。

「你不需要執行任何協商，威默斯。那將由我身邊的書記處理，他們會設立臨時大使館，與優柏瓦德宮廷人員討論以上情事。所有書記都說相同的語言。你就單純去努力盡好公爵之責就行了。當然，你必須帶上隨扈，也就是參謀。」維提納利補充解說完，看到威默斯仍一臉空白。他嘆了口氣。「和你一起去的人，我建議的人選是安谷娃中士、巨石屑中士和小靈屁下士。」

「啊。」羅波一邊讚嘆，一邊點頭稱許。

「我要派的是安卡·摩波的公爵。」
威默斯瞬間坐得筆直。

「他們大多是封建制。」維提納利接續說。「非常看重身分地位——」
「我才不要接受你的命令到優柏瓦德！」

「命令，公爵閣下？」維提納利一臉驚訝和關心。「老天啊，我一定誤解西碧兒女士的話了……她昨天跟我說遠離安卡·摩波去渡個假，對你會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你跟西碧兒提過了？」

「在裁縫公會的新主席就任宴會上，是的。事出是稍微突然，我明白。西碧兒女士剛好提到你似乎，照她的話說，每天日以繼夜地工作，一案接一案毫無止境。喔真是的，希望我沒造成什麼夫妻間的誤解……」

「無論如何我現在就是不能離開這座城市！」威默斯萬念俱灰道。「有好多事情要做！」

「那正是西碧兒說你應該離開這城市的原因。」維提納利說。

「但新成立了訓練學院——」

「目前慢慢上軌道了，長官。」羅波說。

「整個信鴿網絡完全亂七八糟——」

「長官，我們更換了鴿食，問題已經差不多解決了。而且信號旗似乎運作得非常良好。」

「我們一定要設立好河川警衛隊——」

「一、兩週影響不大，長官，至少要等我們把船打撈上來。」

「奇頭林街分部的排水問題——」

「我已經找水管工處理了，長官。」

你記得嗎？跟諾比？」

「喔老天，對。好吧，明天他們回來時，你最好叫他們找我回報。順帶一提，把諾比那天殺的假髮拿掉，然後藏起來，好嗎？」威默斯草草翻過文件。「我從來沒聽過矮人的低王。我以爲矮人語的『國王』只代表資深工程師什麼的。」

「啊，不過，低王格外特別。」羅波說。

「爲什麼？」

「嗯，一切要從石之司康開始說起，長官。」

「石什麼？」

「我們回僞城廣場途中，你介意繞一點路嗎，長官？這樣比較好說清楚。」

年輕女子站在影子區的街角。從大致的站姿看來，在該區特別的文化中，她是站壁等待的女子。更確切來說，是站壁等待真愛的女子，或至少價格要有誠意。

她隨意晃著她的手提包。

對任何起碼有鴿子腦的人來說，這是相當明顯的暗號。盜賊公會成員會小心經過巷子另一端，只會格外有禮地朝她點頭，毫不侵犯。就連較無教養的自由盜賊潛入此區，都會先行三思，才會打那手提包的主意。縫紉女公會執行正義相當迅速，而且絕無轉圜餘地。

不過，安甘德·坎得瘦小的身軀中連鴿子腦都沒有。那小傢伙如貓一般望著那手提包，已望了整整五分鐘，對於其中內容物的想像已令他難以自拔。他彷彿能實際嘗到錢的味道了。他踮起腳尖，頭低低的，從巷子衝出來，一把抓過手提包跑了幾公分，他身後的世界就爆炸了，最後，他平趴在泥中。

「不好意思，我聽錯了嗎？」威默斯說。「我想剛才我一定錯過了一長串對話。」

「狼人、山怪和矮人。」羅波說。「少數種族，長官。」

「……但他們在優柏瓦德是多數種族。」維提納利說。「三位警官都出身於優柏瓦德，我相信。只要他們現身，一舉勝過萬言書。」

「萬言書？目前為止，我連張明信片都沒瞧見。」威默斯說。「我寧可帶——」

「長官，這會告訴優柏瓦德的人民，安卡·摩波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你懂嗎？」羅波說。

「喔，我懂了。『跟我們一樣的人』，是可以一起貿易的人。」威默斯悶悶地說。

「有時候啊，」維提納利不耐煩地說。「我真是覺得警衛隊上憤世嫉俗的文化有點……有點……」

「不夠？」威默斯說。一片沉默。「好啦。」他嘆氣。「我最好去擦亮我冠冕上的圓飾了，是不是……？」

「公爵的冠冕，就我對紋章學的記憶，是沒有圓飾的。毫無疑問是……尖的。」貴族老大說著，把一小疊文件從桌上推過來，最上面放著一張燙金邊的邀請卡。「很好。我會馬上派……書記過去。你之後會獲得更完整的匯報。請代我向公爵夫人問好。好了，別讓我耽誤你們……」

「他每次都這麼說。」威默斯咕噥，兩人快步走下樓梯。「他明知道我不喜歡和公爵夫人結婚。」

「我以為你和西碧兒女士——」羅波說。

「喔，和西碧兒結婚沒問題，這沒問題。」威默斯急忙說。「我只是不喜歡公爵夫人這點。今晚大家在哪裡？」

「小霹靂下士在顧鴿子，巨石屑和斯歪爾負責夜巡，安谷娃在影子區執行特別勤務，長官。」

「機密，安甘德。」

「啊，對。」安甘德不安地移動身子。「你能給俺一、兩塊錢，可以嗎，諾比？俺兩天沒吃東西了。」

小錢幣在黑暗中閃亮。

「好了，快走吧。」諾比下士說。

「謝了，諾比。有什麼案子沒解決的話，你曉得去哪裡找俺。」

安甘德蹣跚走入夜色中。

安谷娃中士出現在諾比身後，扣著胸甲。

「可憐的老傢伙。」她說。

「他從前是個好盜賊。」諾比說著從手提包拿出筆記本，匆匆記下幾行字。

「你幫他真好心。」安谷娃說。

「嗯哼，我的錢可以馬上從零用金拿回來。」諾比說。「而且我們現在知道金庫竊案是誰幹的了，對不對？威默斯先生會在我的便帽插上一根羽毛。」

「女帽，諾比。」

「什麼？」

「是女帽，諾比。上面有一圈相當迷人的花環。」

「喔……是啊……」

「我不是在抱怨。」安谷娃說。「但我們受命來此的時候，我以為我才是誘餌，而你則是支援，諾比。」

「對，但因為妳是……」諾比表情一皺，奮力擠入他不熟悉的語言學領域。「……天生懂

他耳朵正旁邊，有東西滴下了口水。一聲很長、綿延不已的低吼傳來，音調全無變化，只是鄭重向他保證，他敢動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他聽到腳步聲，眼角看到蕾絲迴擺。

「喔，安甘德。」有人說。「搶包包？不覺得有點低級嗎？就算是你。你可能真的會受傷。只是安甘德而已，小姐，他不會惹麻煩的。妳可以讓他起來。」

安甘德背後的重量不再。他聽到有東西慢步走到一條巷子的陰影中。

「俺幹的，俺幹的！」那小小偷絕望大喊，諾比下士扶他站起。

「對，我知道是你幹的，我看著你幹的。」諾比說。「你知道盜賊公會的人看到你會發生什麼事嗎？你脖子都來不及洗，屍體就會落到河裡了。」

「他們討厭俺還不是因為俺太高竿了。」安甘德從一臉大鬍子中說。「瞧，你知道全士·裘森上個月的搶案嗎？俺幹的。」

「沒錯，安甘德。你幹的。」

「還有上週那起金庫竊案，那也是俺幹的。不是山怪煤炭臉和他手下。」

「對啊，是你，對不對，安甘德？」

「還有那個金匠那筆，大家都說是蘇脆·朗恩幹的——」

「你幹的，對不對？」

「沒錯。」安甘德說。

「從神那裡把火偷來的也是你，是不是，安甘德？」假髮下的諾比奸笑道。

「對，那是俺幹的。」安甘德點頭，抽了抽鼻子。「當然，俺那時比較年輕。」他迷茫地望著諾比。「爲什麼你穿裙子，諾比？」

這個味道……」

「不是香水。」

「……但薰衣草做的那個可以拿來清黃銅……」

「你可以自己回奇頭林街分部嗎，諾比？」安谷娃說。雖然心中感到擔憂，但她腦中補了一句：畢竟，諾比又能發生什麼事？我是說，說真的？

「好的，小姐。」

「有件事我最好去……處理一下。」

安谷娃急忙離去，新的氣味充斥她的鼻子。氣味要夠濃烈才能和諾比牌香水抗衡，而這氣味很濃烈。噢，確實很濃烈。

不要在這裡，她心想。不要現在。

不要是他。

逃跑中的男人沿著被雪潤濕的樹枝擺盪，終於設法在下一棵樹的樹枝穩穩伏下身子。這裡和河流隔了一段很長的距離。他們的嗅覺有多敏銳？他媽敏銳到不行，他知道。但真有這麼厲害嗎？

他已離開河，爬上另一根懸垂的樹枝。如果他們順河岸走（他們夠聰明，一定會順著河岸跟蹤），想必永遠無從知道他早已離開河了。

一聲嗥叫，左邊遠方。

他往右走，進到森林的幽暗之中。



得……形……態……變化……的……」

「狼人，諾比。我知道這詞。」

「對……總之，顯然妳來埋伏比較好……而且在警察工作中，女生就一定得當誘餌嗎？這顯然說不通……」

安谷娃遲疑了一下，她想和諾比提起難以啓齒的事情時經常如此，接著，她手在面前揮來揮去，彷彿試圖形塑她思緒的透明麵糰。

「就只是……我是說，大家可能會……」她開口。「我是說……嗯，你知道大家都怎麼稱呼戴假髮、穿禮服的男人，對吧？」

「知道，小姐。」

「真的嗎？」

「是的，小姐。律師啊，小姐。」

「很好。對。很好。」安谷娃緩慢地說。「現在想想看別的……」

「呃……演員嗎，小姐？」

安谷娃放棄。「你穿塔夫綢很好看，諾比。」她說。

「妳不覺得會顯胖嗎？」

安谷娃聞了聞。「喔，不……」她輕聲說。

「我覺得我最好噴一些香水，才能打扮得唯喵喵叫。」諾比趕緊解釋，可惜又說錯成語了。

「什麼？喔……」安谷娃搖搖頭，又吸了一口氣。「我聞到……一些……別的……東西……」

「那可真是出人意料，因為這東西有點偏酸，而且坦白說，我不覺得山谷中的百合聞起來是

威默斯點起雪茄。羅波依稀露出不悅的神情。「我們會由衷感激不在這裡抽菸的人，長官。」

「何必？你又不知道誰不會抽。」威默斯說著彎向展示櫃。「好了，隊長。爲什麼我真的要去……鋼郊？外交的事我所知不多，但我確實知道外交絕對不單純。低王是什麼？矮人何苦爲此大打出手？」

「嗯，長官……你聽過『酷嚕喀』嗎？」

「矮人挖礦法律？」威默斯說。

「一點也沒錯，長官。但不僅止於此。此法關係到……你過日子的方式。所有權法、婚姻法、繼承法、解決各式各樣爭端的規定之類的。其實包含了一切。至於低王……嗯，你可以說他是可上訴的最高法院。當然，他會聽取建議，但決定權在他手中。目前爲止跟得上嗎？」

「目前都理解。」

「低王受石之司康加冕，並坐在上面裁判，因爲自巴倫·血斧，也就是一千五百年以來，所有低王皆遵照此儀禮。這……代表權力。」

威默斯鬱鬱點頭。那也很合理。因爲事情一直是如此，你只要照做，最後原因就變成「可是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一百萬名死人不可能有錯，對不對？」

「低王是被選出來的，還是和出身或什麼有關？」他問。

「我想可以說他是被選出來的吧。」羅波說。「但其實是許多資深矮人私自決定的。當然，是在聆聽其他矮人的意見之後。這叫試水溫。傳統上，低王出自大家族。但是……呃……」

「嗯？」

「今年事情有點不一樣。大家火氣有點……大。」

威默斯聽到羅波在陰暗中摸索，並聽到鑰匙和鎖的聲音。

「我以為現在是平等身高宣傳運動委員會負責經營這地方。」他說。

「志工好難找。」羅波帶他走進矮門，點亮蠟燭說。「我每天都來，只是巡一下文物，但別人似乎都不太感興趣。」

「不難想像。」威默斯環視矮人麵包博物館說。

若真要讚美他周圍的麵包製品，大概只能說如今麵包的嚼勁可能仍和剛烤出爐時一模一樣。

說「鍛造」可能比較恰當。矮人麵包在最不得已之時才會被當作食物，並同時也是武器和貨幣。就威默斯所知，矮人無論如何是沒有信奉宗教的，但他們看待麵包的方式近乎信仰。

黑暗中傳來叮噹和窸窣的聲音。

「老鼠。」羅波說。「牠們一直堅持嘗試吃矮人麵包，可憐的小東西。啊，找到了。石之司康。當然，這是複製品。」

威默斯盯著灰塵滿布的展示台上那奇形怪狀的東西。那幾乎稱不上是司康，除非有人事先解說。不然，「一塊石頭」這詞就滿貼切了。大小、形狀差不多，穩穩放在軟墊上。上面看得到一些化石黑斑。

「我太太辛苦了一天之後，會把腳放在類似的東西上休息。」他說。

「這東西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羅波語帶崇敬之意。

「我以為這是複製品。」

「嗯，對……但這是相當重要的文物的複製品。」羅波說。

威默斯聞了聞。空氣帶著酸味。「這裡有股濃烈的貓騷味，對不對？」

「牠們恐怕是跟著老鼠後頭進來的，長官。啃過矮人麵包的老鼠通常無法再跑多快了。」

我知道『咳啦嗝哪』的秘密，我可以正確『哈噁喀』我的『嗝啦喀哈』……我是矮人。」

「那些東西是什麼意思？」

「我不能告訴非矮人。」羅波巧妙地試圖避開雪茄煙。「不幸的是，有些山裡的矮人覺得搬走的矮人也不算是正當當的矮人。但這次低王人選受安卡·摩波矮人所左右，很多家鄉的矮人不怎麼高興。到處有人感到不滿。家族爭吵什麼的，彼此大扯鬍子。」

「真的啊？」威默斯勉力憋笑。

「如果你是矮人就不會覺得好笑。」

「對不起。」

「我怕這位低王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不過我當然希望他好。」

「他很強悍，是嗎？」

「嗯，我想不如這麼想吧，長官，任何得以在矮人圈立足，進而被視為王位候選人的角色，靠的可不是嘴巴嗨喔嗨唱歌，在森林裡為受傷動物綁繃帶。但就矮人標準來看，理思·理森是位思想跟得上時代的人，雖然我聽說他不怎麼喜歡安卡·摩波。」

「聽起來腦袋也很清楚。」

「總之，這讓山裡不少比較……嗯，傳統一點的矮人感到不悅，他們覺得下一位低王應該是奧博契·奧博契森。」

「他思想沒那麼跟得上時代？」

「他甚至覺得來到地表就有違反矮人文化之嫌。」

威默斯嘆氣。「好吧，我懂這問題了，羅波，但這問題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不是我的問題。也不是你的問題，不論你是不是矮人。」他敲了敲複製品的展示櫃。

啊，威默斯心想。

「選錯了矮人？」他說。

「有一些矮人會這麼說。但比較像是整個過程受人非議。」羅波說。「是優柏瓦德之外最大的矮人城市中的矮人在質疑。」

「想也知道，一定是靠近碟形世界中軸方向的那個——」

「是安卡·摩波，長官。」

「什麼？我們不是矮人城市！」

「目前矮人人口一萬五千人，長官。」

「真的假的？」

「是的，長官。」

「你確定嗎？」

「是的，長官。」

他當然確定，威默斯心想。矮人市民的名字他可能全都叫得出來。

「你一定得了解，長官，現在有個重大的爭議。」羅波說。「關於要如何定義矮人。」

「嗯，有些人可能會說，他們之所以稱作矮人是因為——」

「不，長官。不是身材。諾比比許多矮人還矮，我們不會叫他矮人。」

「我們也不會稱他爲人類。」威默斯說。

「而且，當然，我也是一個矮人。」

「你知道，羅波，我一直想跟你談談這件事——」

「由矮人領養，由矮人帶大。對矮人來說，我是矮人，長官。我可以行『卡薩嘎啦』儀式，

話，這本書就毫無價值。

此刻她手中的那本已標滿了書籤。她嘆了口氣，放到一旁。

她身旁的直紋玻璃杯裝著紅色的液體。她啜了一口，臉皺了一下。然後她望著燭光，試圖像維提納利爵爺一樣思考。

他究竟懷疑了多少？多少消息傳回去了？通訊塔才建一個月，就被鋼郊的人徹底譴責，說這建築是外來的入侵。但這種偷偷摸摸的方式對當地通訊而言倒是滿有幫助的。

他會派誰呢？

她從他的選擇就能得知一切，她確定。羅斯特爵爺或沙拉奇爵爺這樣的人嗎……？哼，那麼她恐怕會瞧不起他。就她所聽說（瑪格洛塔女士聽聞的消息可多了），整個安卡·摩波外交團隊對照地圖都找不到自己的屁股。當然，外交表現笨拙是個好策略，等時機一對就馬上把你連襪子都扒掉，但瑪格洛塔女士見過安卡·摩波一些外交高手，她知道沒有人能裝得那麼笨。

外面漸漸變大的咆哮聲開始令她心煩。她搖鈴叫管家來。

「什麼嘶，夫人？」從陰影中浮出的伊戈說。

「去叫夜晚出沒的孩子到別處唱誦牠們美妙的樂曲，行嗎？沃頭疼了。」

「遵命，夫人。」

瑪格洛塔女士打呵欠。今夜很漫長。白日她好好睡一整天，思緒會比較清楚。

她起身吹熄蠟燭，又望了書一眼。「威」字頭標記著書籤。

* 吸血鬼一生會蒐集各種頭銜和名號，累積長達數頁，一方面讓人知道誰值得尊敬，一方面用來打發漫長的歲月。

「複製品嗎？」他說。「確定不是真品？」

「長官！真正的司康只有一個。我們稱之爲『何物無雙，唯有司康』。」

「嗯哼，倘若這是一流的複製品，又有誰看得出來？」

「任何矮人都看得出來，長官。」

「我開開玩笑而已。」

下方兩河交會處有一小村落。那裡有船。

計畫成功了。他身後的山坡一片白，上面全無黑色的蹤影。不管他們有多厲害，瞧他們怎麼游得過船……

緊實的白雪在他腳下嘎吱作響。他蹣跚經過幾間陋屋，看到碼頭，看到船，努力解開最近的船繩，抓過槳，把自己推到河流之中。

山坡上依然毫無動靜。

好了，他終於可以評估目前情況了。這艘船大到一人無法掌控，但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別靠近河岸。今晚這樣就行了。早上他可以拋下船，也許請人傳訊息給塔那邊，然後買匹馬，接著……身後，船首的帆布遮布下，有東西開始低吼。他們真的非常聰明。

在不遙遠的城堡裡，吸血鬼瑪格洛塔女士靜靜坐著，翻著一本《積拜貴族名冊》。

對藍塔山這一側的國家來說，這不是一本相當適合的貴族名冊，這裡的標準名冊是《哥德的年鑑》，書中她自己幾乎就占了四頁*，但若你想知道安卡·摩波的某某人自以爲自己是誰的

她說：「你覺得我們應該帶鱷魚一起去嗎？」

「對，那樣最好。」

她望著他的臉。威默斯眉頭微皺，耳朵頂了頂腦袋。他眨了眨眼。

「什麼鱷魚？」

「你心不在這裡，山姆。我猜，是在優柏瓦德吧。」

「對不起。」

「有什麼問題嗎？」

「爲什麼他要派我去，西碧兒？」

「我認爲海夫拉克和我都相信，你心底其實是默默地深藏不露，山姆。」

威默斯怫然倒入他的扶手椅。他覺得他妻子平常個性實際又敏感，但就有一個缺點改不掉：她居然不顧任何事實，一心相信他是天賦異稟的男人。他知道他心底深藏不露。深藏心底的東西他一點也不希望浮出表面上，裡面的東西就該留在那裡不露。

他心頭也一直有個絮絮叨叨的煩惱，怎麼也平息不下來。可以的話，他或許能夠這樣表達：警察不放假。維提納利常說，有警察的地方，就有犯罪。所以一旦他去了鋼郊，不管那鬼地方的名字發音爲何，一定會有犯罪發生。世界永遠會把這東西賜給警察。

「能再次見到賽拉芬真好。」西碧兒說。

「是啊，確實。」威默斯說。

在鋼郊，他正式來說不是當警察。他完全不喜歡這件事。其他事情他已經夠不喜歡了，但他最不喜歡這點。

他踏出安卡·摩波的幾次經驗，要麼是到安卡·摩波警徽還有些分量的其他地方城市，不然

但是……當然即使是貴族老大也不可能知道那麼多……

她猶豫了一下，然後拉了棺材上的拉鈴。伊戈再次出現，以伊戈獨有的方式。

「待在通訊塔那些熱心的年輕人會醒著，對不對？」

「嘶的，夫人。」

「送個訊給沃們的專員，請他查出所有關於警衛隊威默斯的事，可以嗎？」

「他嘶個外交官嗎，夫人？」

瑪格洛塔向後躺下。「不，伊戈。他是外交官之所以存在的理由。麻煩你關上棺蓋。」

山姆·威默斯可以平行作業。多數丈夫都行。他們學會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並同時聆聽老婆說的話。聆聽相當重要，因為他們隨時會受到質疑，所以一定要準備好完整複誦最後一句話。另一項不可或缺的技巧是掃描對話，注意警兆，例如「他們明天可以送來」「所以我邀他們來吃晚餐」或「他們可以做藍色，而且真的很便宜」。

西碧兒女士有注意到這點。山姆可以一邊有條有理地維持整段對話，一邊思考天差地別的事。

「我會叫威利金打包冬天的衣服。」她望著他說。「這季節那裡滿冷的。」

「對。這真是個好主意。」威默斯繼續盯著火爐上方的一點。

「我想，我們必須自己辦一場宴會，所以應該帶一車子安卡·摩波道地的食物。展現國家特色，是吧。你覺得我應該帶個廚師過去嗎？」

「要啊，親愛的。這主意真好。城外的人都不知道指節三明治要怎麼做才對。」

西碧兒覺得他很厲害。耳朵自動導航，嘴巴卻能說出簡短但切題的回覆。

「我已經跟他們說除非是嚴重的事，否則不要來打擾我。」威默斯起身說。

「對，但你覺得所有犯罪都很嚴重。山姆。」

羅波站在門口。「事情有點……政治，長官。」

「晚上九點四十五分有什麼事情那麼政治，隊長？」

「有人闖入矮人麵包博物館了，長官。」羅波說。

威默斯望著羅波真誠的藍眼睛。

「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隊長。」他緩緩說。「那個念頭是：有某樣東西不見了。」

「沒錯，長官。」

「司康的複製品。」

「是的，長官。他們若不是在我們離開後闖進來，就是……」羅波緊張地舔了舔嘴唇。「就是我們在的時候，他們躲在一旁。」

「這麼說來，那時不是老鼠。」

「不是，長官。對不起，長官。」

威默斯繫好披風，從牆面釘子上拿下頭盔。

「所以在一場相當重要的典禮，真正的石之司康即將登場的前幾週，複製品遭人偷走了。」他說。「我覺得這點很可疑。」

「我也是這麼想的，長官。」

威默斯嘆氣。「我討厭事關政治的案子。」

他們離開後，西碧兒坐在原地，盯著自己的手好一會兒。然後她帶燈進圖書館，拿下一本薄薄的書，白色外皮，上面鑲金字寫著「我們的婚禮」。

就是正陷入警匪追逐（那是最古老也最崇高的警察工作）。聽羅波的語氣，他的警徽在鋼郊和某人菜單上加點的粗食差不多。

他的眉頭又一皺。「賽拉芬？」

「優柏瓦德的賽拉芬女士。」西碧兒說。「安谷娃中士的母親，記得我去年跟你說過吧？我們以前一起讀女子學校。當然，我們都知道她是狼人，但那時候所有人連作夢都不敢提到這件事。嗯，就是不會說。當然，有個滑雪教練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但在我記憶裡，我確定他一定是自己掉到不知道哪個冰裂縫裡了。她後來嫁給了男爵，他們就住在克昂喬郊外。我每年豬望節都寫信給她。他們是個相當古老的狼人家族。」

「好血統。」威默斯心不在焉地說。

「你曉得這話你不會想讓安谷娃聽到的，山姆。別擔心成這樣。我相信你會有機會休息的。這對你是好事一樁。」

「是的，親愛的。」

「就像二度蜜月。」西碧兒說。

「是的，確實。」威默斯說，他想起因為忙到焦頭爛額，他們從來不曾真的去蜜月旅行。

「呃，說到這點。」西碧兒的語氣更爲遲疑了。「你記得我跟你說我要去見滿婷老太太？」

「喔，對，她好嗎？」威默斯再次盯著火爐。不光只是學校老同學。有時西碧兒似乎和她見過面的任何人都保持聯絡。豬望節卡片寄送名單已邁入第二冊。

「滿好的，我想。總之，她答應說——」

敲門聲響起。

她嘆了口氣。「今晚威利金放假。你最好去應門，山姆。我知道你想去。」

喜洋洋·小霹屁下士給自己取名爲「喜芽」。她是個女字旁的「她」，安卡·摩波少見的一朵花。

不是說矮人對性沒有興趣。他們了解自己離世後，需要新鮮的矮人繼承自己的財富，並繼續挖礦。簡單來說，他們也解除了私底下之外，在任何場合都沒必要區分性別。矮人沒有所謂的女性代名詞，孩子一旦站在土地上，就沒有所謂女人活兒。

後來，喜洋洋·小霹屁來到安卡·摩波，看到外面有人不穿鎖子甲或皮內衣*，穿在身上的，是有趣的色彩、臉上畫的是令人興奮的美妝，這些人稱作「女人」†。她的小腦袋瓜不禁有個想法：「何不我也來呢？」

現在她在城中的酒窖和矮人酒吧備受責難，因爲她是安卡·摩波第一個穿裙子的矮人。那是一件耐穿的棕色皮裙，平心而論，引人遐思的程度和一塊木頭差不多。但據某些年長的矮人指出，裙下某處有著他的膝蓋†。

更糟的是，矮人現在發現自己的兒子之中，有一些「女兒」（他們一說出這個詞就會噲到）。小霹屁只是浪潮尖的泡沫。有些年輕矮人害羞地塗起了眼影，公開表示自己其實不喜歡啤酒。矮人社會正捲起一股潮流。

矮人社會並不反對朝著浮在潮流表面的泡泡扔幾顆石頭，但羅波隊長在街頭放話，說此舉構成了襲警行爲。警衛隊面對這種事自有定見，他們覺得，無論襲警的惡人腳多短，他那雙腳這輩

* 至少，不是她平常穿的那種。

† 而且最近，這種人也稱作諾比下士。

‡ 他們無法讓自己腦中出現「她」這個字。

那是一場詭異的事件。安卡·摩波的上層社會（上層到都發臭了，山姆總這麼說）出席了，大多出於好奇。她是安卡·摩波最稱職的未婚女子，誰也從來想不到她會結婚，而且他只是警衛的隊長，平常擾民滋事。

那裡放著婚禮的圖畫。她在那兒，看起來除了容光煥發，不如說是開朗奔放；山姆在那兒，朝觀禮者皺眉，頭髮草草梳齊。科隆中士在那兒，胸挺得腳都幾乎離地了，諾比咧嘴大笑（或只是在扮鬼臉？他的表情好難捉摸）。

西碧兒小心翻著書頁。她在每一頁之間都放了一張紙巾保護書頁。

就許多方面來說，她告訴自己，她確實是相當幸運。她為山姆感到驕傲。他努力為許多人工作。他關心市井小民。他總是有忙不完的事，根本超出他的負荷。他是她所見過最文明的人了。不是出身名門的驕子，感謝老天，而是一位君子。

她從來不算真的了解他在做什麼。喔，她知道是什麼工作，但據大家所說，他不常待在辦公桌前。他終於上床時，通常會把衣服直接扔進洗衣籃，所以她只會在事後才聽洗衣女說起衣服上的血跡和泥巴。傳言是說有一些屋頂追逐戰、扣手頂膝的搏命戰，對方通常叫哈利·威姆，綽號「斷人鉗」一類的。

一個是她認識的山姆·威默斯，他出門然後再回家，外面則是另一個山姆·威默斯，他幾乎不屬於她，和那些擁有恐怖名字的人活在同一個世界。

西碧兒·藍姆金從小養成了節儉、體貼、高雅的宜家特質（雖然比較愛往外跑），而且總是覺得大家都是善良的。

她又看向照片，房中闐靜無聲。然後她大聲擤了鼻子，走去打包和做其他合理的事。

「真的？他們說什麼？」

「呃……『完了』，長官。」

「你走到後面，看到破掉的窗戶然後你……？」

「我大喊：『有人在那裡嗎？』，長官。」

「真的？那如果有人回答『沒有』，你會怎麼辦？沒事，這你不用回答。後來發生什麼事？」

「呃……我聽到更多玻璃破碎的聲音，我到前門時門是開的，他們都走了。於是我快步回到偽城廣場，告訴羅波隊長，長官，我知道他對這地方花了不少心思。」

「謝謝你……你叫砰砰，是嗎？」

「是的長官。」以下這段完全沒被問到，但他顯然蓄勢待發已久，於是主動回答：「這是方言，意思是『水草地』，長官。」

「好，你可以退下了。」

看得出來實習警員大大鬆了一口氣離開了。

威默斯讓自己的思緒失焦一會兒。他享受這種時刻，犯罪攤在他面前的這一小段時間，他相信世界上沒有解不開的問題。在這一時刻，你真的能親眼看到現場有什麼，有時不在現場的才是最有興趣的東西。

司康放在約一公尺高的基座，裝在五片玻璃所組成的展櫃中，並以螺絲釘在基座上。

「他們是意外弄碎玻璃的。」他最後說。

「真的嗎，長官？」

「看這裡，嗯？」威默斯指著二顆轉開的螺絲釘，排列整齊。「他們原本想小心把展櫃拿

子恐怕甬想再碰地了。

當然，小霹屁的鬍子和圓鐵盔留下來了。表明自己是女性是一回事，但表明自己不是矮人，這點連想都別想。

「肯定是這樣，長官。」她看到威默斯進來時，說道。「他們打開後房的窗，闖進來，相當俐落，離開時沒有關上正門，砸了司康的展櫃。檯子上全散滿了玻璃。就我看來，沒有拿走任何其他東西。灰塵中留下大量足跡。我畫了幾張圖，但痕跡不清不楚，一開始就不太完整。差不多就這樣，其實。」

「沒有掉落的菸蒂、皮夾或上面寫有地址的紙條？」威默斯說。

「沒有，長官。他們是心思有欠周慮的盜賊。」

「他們確實有欠周慮。」羅波嚴肅地說。

「我腦中有個問題。」威默斯說。「就是：現場的貓尿味為何越來越濃？」

「的確相當濃烈，對不對？」小霹屁說。「還帶有一絲硫磺的味道。砰砰警員說他到的時候就像這樣了，但現場沒有貓跡。」

威默斯蹲下，看著碎玻璃。「我們怎麼發現這件事的？」他說著戳了戳幾片碎片。

「砰砰警員說他聽到清脆的聲音，長官。他走到後面，看到窗戶是開著的。後來那群惡棍就從前門逃了。」

「不好意思，長官。」砰砰站上前敬禮，說道。他這年輕人一臉拘謹，似乎一直維持著回答問題的預備姿勢。

「每個人都會犯錯。」威默斯說。「你聽到玻璃破的聲音？」

「是的長官。還有人咒罵。」

他把螺絲起子扔到地下。好巧不巧，螺絲起子卡入了木板尖，立在那兒顫動。

「我要回家了。」他說。「等事情出現異味，我們自然就會聞到了。」

威默斯隔天早晨花了些時間認識兩個異國地方。結果，兩國之一正是安卡·摩波。

優柏瓦德很單純。比整個史多平原大五到六倍，一路延伸到碟形世界中點的軸心山。那兒林木濃密，地表曲折，滿布小山脈，河流環繞，大片土地尚未開拓。大多地方亦未有人至*。住在那裡的人心思放在別的事情上，外面的人到優柏瓦德探險，走進森林中就再也沒有出來。那地方好幾百年來沒有人理會。你沒辦法賣東西給藏在太多樹後頭的人。

可能是馬車路改變了一切，幾年前，他們一路穿過熱努亞。一條路就此建起。山地人總是受平地人所吸引，最近優柏瓦德的人也加入了他們。消息傳回了家鄉：安卡·摩波有錢可賺，帶孩子來吧。不過你不需要帶大蒜，因為吸血鬼全都在猶太屠夫那兒工作。而且你若是在安卡·摩波被人推，還可以推回去。不會有人想殺你的，因為人家根本不理你。

威默斯多少可以分辨出優柏瓦德和銅頭峰的矮人不同之處，後者比較矮、比較吵，在人類之中比較自在。優柏瓦德的矮人很安靜，習慣窩在角落，通常不說安卡·摩波語。蜜礦路旁的一些小巷子會令你以為自己身在另一個國度。但他們是每一名警察夢寐以求的人民。他們不惹麻煩。他們大都為彼此工作，比人類更願意繳稅，不過坦白說，就連從一堆堆老鼠屎中，都能比安卡·摩波矮人身上挖到更多的錢，而且一般來說，他們有任何問題都是私下解決。這種人引起警方注

* 至少不曾有人好好去探險過。光住在那邊不算。

開。一定是滑掉了。」

「可是有差別嗎？那只是複製品，長官！就算你找得到買家，頂多也只值幾塊錢。」羅波說。

「如果是上等複製品就能跟真的調包。」威默斯說。

「嗯，對，我猜你可以試試看。」羅波說。「不過，會有一點問題。」

「什麼問題？」

「矮人不笨，長官。複製品底下有一個巨大的十字。而且無論如何，複製品只是用石膏做的。」

「噢。」

「但這想法不錯，長官。」羅波鼓勵他。「你本來就不知道。」

「我在想盜賊知不知道。」

「就算不知道，他們也別想帶著那東西逃走，長官。」

「真正的司康警備周密。」小霹屁說。「相當珍貴，大部分矮人很少有機會看到真品。」

「更何況旁人會察覺你褲襠裡有一塊大石頭。」威默斯幾乎是喃喃自語。「所以，這是愚蠢的犯罪。但感覺並不蠢啊。我是說，為何要大費周章？那扇門的鎖根本就是個笑話。可以直接從木框踢下來。我要偷這東西的話，玻璃哐啷聲未落，我就可以闖進來再出去。晚上這時刻偷偷摸摸有什麼意義？」

矮人在附近的展示小櫃檢查。她手抽了出來。螺絲起子一角映著乾掉的血光。

「看吧？」威默斯說。「東西滑掉了，有人割到手。這麼大費周章的原因是什麼，羅波？貓尿、硫磺和螺絲起子……我最討厭得到太多線索。要解決任何一件事都變得他媽的有夠困難。」

意時，通常都已經只剩一圈粉筆人形輪廓了。

不過總而言之，在這個社會中，在纜繩街和鯨骨巷所有房舍和工坊髒汙的外表下，藏有諸多世仇宿怨，源於一千年前相隔八百公里遠的礦坑。某些酒吧只有來自特定山脈的矮人會去。家族只挖某特定礦脈的矮人會避開某幾條街。對矮人而言，彼此戴頭盔的方式、梳整鬍子的方式等等，都透露出複雜的訊息。他們居然不曾遞一張注意須知給威默斯。

「然後還有你『嘎拉砸』你的『嗶啊的爾呢』的方式。」喜洋洋·小霹屁下士說。

「我問都不想問。」威默斯說。

「我恐怕無論如何也不能解釋。」小霹屁說。

「我有『嗶啊的的爾呢』這東西嗎？」威默斯說。

小霹屁聽到發音不標準的矮人語，眼睛眨了眨。「有的，長官。每個人都有。但只有矮人可以正確『嘎拉砸』。」她說完又補充：「女生也一樣。」

威默斯嘆氣，他低頭看著筆記上的潦草字跡，標題寫著「優柏瓦德」。他並未明白自覺，但他即使在學習地理，也彷彿在偵查犯罪一般（「你有目擊到是誰刻出這道山谷的嗎？你下次看到這冰河還認得出來嗎？」）。

「我一定會犯下一大堆錯誤，喜洋洋。」他說。

「我不會太擔心，長官。人類經常犯錯。但只要你有努力避免犯錯，大多數矮人都看得出來的。」

「妳確定妳不介意一起來？」

「遲早要面對的，長官。」

威默斯難過地搖搖頭。「我不懂，喜洋洋。事情一團糟，全因為女矮人想活得像，像——」

「我的思考不夠外交、不夠圓融，對不對？」他說。小霹屁看著他，臉上刻意維持空白的表情。

「喔，這我不知道，長官。」她說。「你那句話其實並沒有說完。而且，說來，許多矮人很尊重他們。你知道……看到他們感覺會比較安心。」

威默斯一臉疑惑。然後漸漸明白。「喔，我懂了。我猜他們大概會說『感謝老天有人仍過著從前的日子』，是吧？」

「沒錯，長官。我想安卡·摩波的每一個矮人心中都有小部分的他——或女生的她——知道真正的矮人是活在地底下的。」

威默斯在筆記上亂塗。「家鄉」，他心想。羅波曾純真地談論「家鄉」的矮人。對所有遠方的矮人來說，山裡是「家鄉」。好笑的是，就算我們說的「人」不同於「人到哪裡都還是人」這句話中本來所說的「人」，但人到哪裡都還是人。就算你長大後逐漸明白了「道德」的真義，因而變得不再有道德感，你依然想在他人身上看到道德，只要你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就好。

「不過，到底為什麼這些德……這些傳統的矮人會來這裡？安卡·摩波到處都是人類。他們光是躲人想必就忙得不可開交了。」

「他們……有必要出現，長官。矮人法律很複雜，常有爭端。而且他們必須見證婚禮之類的。」

「妳這樣說來他們比較像祭司。」

* 至少，劈得夠狠的話，他們根本來不及知道。

出生在安卡·摩波。他們的孩子跑來跑去，頭盔反戴，只在家裡才說矮人語。就連拿丁字斧劈他們，許多人也仍不知道什麼叫丁字斧*。他們不會有機會在遙遠的山峰深處，聽到坐在一塊陳舊麵包上的耆老矮人教他們怎麼存活。

他略有所思地在筆記本上敲著鉛筆。正因如此，他心想，矮人在我的街上大打出手。

「我最近越來越常看到那種矮人轎子。」他說。「妳曉得，就是由兩個山怪扛的那種。轎子有厚重的皮窗簾……」

「德勒噠卡喀。」小霹屁說。「非常……傳統的矮人。如果他們必須在大白天出門，視線就不會看太陽。」

「我不記得一年前曾看過他們。」

小霹屁聳肩。「現在這裡有很多矮人，長官。所以德勒噠卡喀覺得自己活在矮人之中，不需要跟人類交流。」

「他們不喜歡我們？」

「他們甚至不會跟人類說話。就算是跟矮人，他們多半也會嚴選談話對象，坦白說。」

「太神經了！」威默斯說。「他們怎麼買食物？總不能靠香菇過活吧！他們怎麼交易礦石、水源和木材來建造礦井？」

「嗯，要麼就是他們雇用其他矮人，或是雇用了其他人類。」小霹屁說。「他們付得起。他們是相當厲害的礦工。嗯，不管怎麼說，他們擁有非常好的礦坑。」

「就我聽來，他們是一群——」威默斯忍住。他曉得有智慧的人永遠該懂得尊重其他「種族民風」（套用羅波愉快的用詞），但威默斯通常很難接受。一來，世界上有些人的民風包括將他人像蛤蜊一樣開腸剖肚，以威默斯的話來說，這完全不值得任何一種形式的尊重。

「這回返鄉的事你覺得怎麼樣？」

巨石屑一臉平淡如常，他耐心等一切理出頭緒。

「我指的是優柏瓦德。」威默斯提示。

「不知道，長官。我離開辣裡時，還只是一顆小石子。爸想搬到大城市過辣個好日子。」

「那裡會有很多矮人，巨石屑。」威默斯根本懶得再提吸血鬼和狼人。總之，這兩者要是敢攻擊山怪，那會是他們此生所犯下最大的錯。巨石屑可是隨身帶著一把需要兩千磅膂力才能拉開的十字弓。

「辣沒關係，長官。我對矮人非常開放。」

「不過他們對你的看法可能會有點老派。」

「勒些是地底矮人？」

「沒錯。」

「我聽過勒些人。」

「我聽說，軸心山附近還在跟山怪打仗。這需要擅用圓滑的外交手腕。」

「辣麼你真找對山怪了，長官。」巨石屑說。

「你上週親手把那人推穿了牆，巨石屑。」

「全靠手腕圓滑的力道，長官。辣牆不厚。」

這件事威默斯就算了。那人用一根棍子擺平了三名警衛，巨石屑來不及選一面撐得住手腕力道的牆就出手了。

「那明天見。記得穿最好的盔甲。現在叫安谷娃來，謝謝。」

「她不在，長官。」

「矮人沒有宗教信仰，長官。」

「當然。喔，好吧。謝謝妳，下士。妳可以離開了。昨晚的事有什麼結果嗎？沒有失禁的硫磺貓來自首嗎？」

「沒有，長官。平等身高運動委員會發放了宣傳小冊，他們說矮人又在城市裡受到次等待遇了，但小冊和他們平常發的一樣。你知道，就是有空格硬要你填的那種。」

「看來一切如常啊，喜洋洋。那就明早見。叫巨石屑上來。」

爲什麼選他？安卡·摩波多的是外交人才。實際上，上層階級正是爲此而存在的。外交對他們來說很容易，因爲有一半的外國權貴都是學生時代一起玩鬼抓人的老朋友。他們都熟到直呼彼此名字，就連名爲「阿魅」或姓「方」的外國人也一樣。他們知道叉子該用哪一根。他們打獵、射箭、釣魚。他們有小圈圈，外國朋友的小圈圈多少也相互重疊，與威默斯這種人每天工作時出沒的粗鄙圈子遠遠保持距離。他們知道何時該點頭，何時該眨眼。他哪有辦法和這群冠冕堂皇的人抗衡？

維提納利把他丟入狼群之中。還有矮人。還有吸血鬼。想到這裡，威默斯不禁顫抖。維提納利做事都是有理由的。

「進來，巨石屑。」

巨石屑中士總是很訝異威默斯爲何知道他來到門口了。威默斯從來沒提過，這位巨大山怪擠入走廊時，辦公室的牆會嘎吱響，並且向內凹。

「你想見我，長官？」

「是的，坐下，中士。是關於這次優柏瓦德的事。」

「是的長官。」

並森兼安卡·摩波城嘶的警衛隊司令。」

「堆肥撞風車，一發不可收拾了，伊戈。」

「形容非常貼切，夫人。沒人喜歡淋一陣大便雨。」

「沃猜啊，伊戈，他會把所有爛帳都留下。」

讓我們從家具來看一座城堡。

這座城堡有椅子，但看起來不怎麼常用。火爐旁確實有一座巨大的沙發，已用得破破爛爛的，但其他家具看來彷彿只是裝飾。有一張長橡木桌，擦拭整潔，令人好奇的是，這麼古老的家具也不常用。可能的原因是桌旁的地上有一大堆白陶碗。

其中一個碗上寫著「父親」。

優柏瓦德男爵夫人賽拉芬「砰」一聲闔上《積拜貴族名冊》，一臉怒容。

「那人是……什麼都不是。」她說。「他只是一個空的名號。一個傀儡。一種侮辱。」

「威默斯這名字相當古老。」優柏瓦德的狼邦在火爐前做單手伏地挺身，一邊說著。

「小明這名字也相當古老。那又怎樣？」

狼邦在空中換手。他全身赤裸。他喜歡讓肌肉透透氣。肌肉會閃著光澤。只要有人拿著解剖圖就可以一一清楚對照每一條肌肉，同時可能也會察覺他異於常人，金色的毛髮不只長在頭上，更延伸到肩膀。

* 尤其是叫這名字的人膚色呈綠，臉上還冒著痘子的話¹。

「嘖。幫我發消息找她，麻煩你。」

伊戈蹣跚穿過城堡走廊，一步拖著一步，動作一如往常。

他是伊戈，伊戈之子，許多伊戈的外甥，他是伊戈的兄弟，以及更多他沒查日記記不清楚的伊戈表兄弟。伊戈都取著這名字，恰如其分*。

身為家族一員，伊戈喜歡為吸血鬼工作。吸血鬼作息正常，普遍對僕人很友善，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在床務和廚房不需太費功。吸血鬼通常有涼爽、寬敞的地窖，伊戈在此可以追尋自己的使命。好處很多，彌補了有時必須掃主人的灰這一點壞處。

他走進瑪格洛塔女士的地窖，有禮地敲了敲棺蓋。棺蓋移開一條縫。

「什麼事？」

「不好意思在半夜打擾您，夫人，但您有唆——」

「好，所以是——？」

「會派威默斯，夫人。」

一隻細雅的手從微開的棺木中伸出，朝天一振。

「太好了！」

「嘶的，夫人。」

「很好，很好。山姆·威默斯。可憐蟲。狗兒們知道嗎？」

伊戈點點頭。「男爵的伊戈也嗅到了訊息。」

「矮人呢？」

「這確定嘶正肆的命令，夫人。每個人都知道了。三姆·威默斯大人為安卡·摩波的公爵，

「怎樣？」他低吼。

「安卡·摩波抓小偷的威默斯是委任大使！」男爵夫人斥道。

「矮人呢？」

「當然他們知道了。」

男爵茫然盯著前方，和巨石屑的表情如出一轍，等待新想法聚焦。

「不好嗎？」他終於探問。

「居禮，這我跟你說過一千遍了！」男爵夫人說。「你太常變身了吧！你明知道變身完畢你會是什麼樣子。假如我們有正式的客人怎麼辦？」

「咬他們！」

「看吧？去床上，等你準備好當人類再下來！」

「威默斯會壞了所有事，父親。」狼邦說。他正在倒立，只用單手。

「居禮！放下！」

男爵原本要用腳去搔耳朵，這時停了下來。「趴下？」他說。

狼邦亮晶晶的身體沉了一下，他又換手了。

「城市生活令人脆弱。威默斯這人很有趣的。不過，據說他喜歡跑。」他輕笑了一下。「我們就來看看他能跑多快。」

「他的妻子說他心腸非常軟——居禮！你敢那樣試試看！你要做那種事去樓上做！」

編譯註

1 伊戈 (Igor) 是西洋文學中形象固定的角色，在恐怖小說中尤為常見，如《科學怪人》中瘋狂博士的助手、《吸血鬼德古拉》中德古拉伯爵的男僕皆為此名。

「他確實是一位公爵，母親。」

「哈！安卡·摩波連個國王都沒有！」

「……十九、二十……我有聽到一些傳言，母親……」

「噢，傳言。西碧兒每年都給我寫愚蠢的小信函！山姆來、山姆去的。當然，她能找到對象就該謝天謝地了，可是……畢竟，那男人只是個抓小偷的。我絕對拒絕接見他。」

「妳不能這麼做，母親。」狼邦悶哼道。「那會……二十九、三十……很危險。妳跟西碧兒女士說了關於我們的什麼事？」

「一件事也沒有！我從不回信的，廢話。令人難過又蠢過頭的女人。」

「她依然每年都寫？……三十六、三十七……」

「對，四頁，通常。四頁就能道盡關於這個人的一切。你父親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附近一道門底的小門一翻，一隻巨大、魁梧的狼大步進來。牠環視室內，然後激烈地搖著身子。男爵夫人怒不可抑。

「居禮！你明知道我說過什麼！已經過六點了！從花園進來時就先變好身！」

那匹狼瞪了她一眼，慢步走到遠處巨大的橡木屏風後。裡面傳出了一個……聲音，輕柔又格外詭異，不像是真正的聲音。空氣質感起了變化。

居禮男爵從屏風後面繞出來，手綁著一件破爛長袍的衣帶。男爵夫人嗤了一聲。

「至少你父親會穿衣服。」她說。

「衣服不健康，母親。」狼邦平靜地說。「裸體才是純淨的。」

男爵入座。他身形巨大，臉色紅潤，至少就現在看得到的臉來說，他滿臉鬍鬚鬚鬚，在僅剩的皮膚上如四國相爭那般纏鬥在一塊。

「伊尼哥·斯金墨，公爵大人。嗯嗯。我要和您一起前往優柏瓦德。」

「啊，你是在我拿黃瓜三明治招待人時，負責說悄悄話和眨眼示意的書記，是嗎？」

「我會盡我所能爲您效勞，公爵大人，不過我不太會眨眼。嗯嗯。」

「你要吃點早餐嗎？」

「我已經吃過了，公爵大人。嗯嗯。」

威默斯上下打量那位書記。倒不是他的頭有多大，簡單來說，似乎有人擠了擠他的下半身，讓所有東西都跑到他的頭上。他也快禿了。他小心翼翼把剩下的幾絡頭髮梳過粉潤的圓頂。很難說他年紀多大。他可以是心事重重的二十五歲小伙子，也可以是四十歲的娃娃臉。威默斯猜想是前者——這傢伙看起來像是花了一輩子從一本書上方探頭窺看世界。然後還有那個……嗯，那是緊張的笑聲嗎？輕笑？很不幸清喉嚨的聲音天生如此？

還有他奇特的走路方式……

「一點烤吐司都不要？來片水果？這些柳橙是從克拉奇新鮮運來的，我真的相當推薦。」

威默斯丟了一個給斯金墨書記。水果彈下他的手臂，斯金墨退了一步，對上層階級亂丟水果的行爲感到略微訝異。

「您還好嗎，公爵大人？嗯嗯？」

「不好意思。」威默斯說。「水果好吃到令我忘形了。」

他把餐巾放到一旁，從桌前起身，摟住斯金墨的肩膀。

「我直接帶你去淡黃房間，你可以在那邊等。」他一邊說，一邊帶他走向門，並友善地拍拍他的胳膊。「馬車已經裝滿東西了。西碧兒在洗手間重新爲地板灌漿、學習古代克拉奇語，還有忙那些女生總會在最後一分鐘做的小事。你和我們搭大馬車。」

男爵臉上只有微微的一點難爲情，但他還是整理了自己的衣服。

「強盜！」他說。

「對，這時節強盜可能是個問題。」狼邦說。

「至少有十二個。」男爵夫人說。「對，那應該——」

狼邦上下顛倒地哼聲。「不，母親。妳又犯傻了。他的馬車一定會安全抵達。妳懂嗎？他到這裡的時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男爵粗野的眉毛糾結，他有了個想法。「計畫！低王！」

「正是如此。」

男爵夫人嘆氣。「我不相信那矮人。」

狼邦翻筋斗而起。「不。但不論不可信，他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威默斯一定得到這裡來，帶著他的軟心腸。他說不定還會很有用呢。也許我們應該……幫他們一把。」

「何必？」男爵夫人斥道。「讓安卡·摩波自求多福！」

威默斯吃早餐時門口傳來敲門聲。威利金領著一個瘦小的人進來，他穿著整潔，衣衫卻襤褸不堪，過大的頭讓他看起來活像剩下最後一口的棒棒糖。他像士兵拿著鋼盔一般拿著圓頂高帽，走起路來膝蓋彷彿有什麼不便之處。

「不好意思打擾尊貴的公爵大人……」

威默斯放下叉子。他原本在剝橙皮。西碧兒堅持要他吃水果。

「不是尊貴的公爵。」他說。「鄙名威默斯。若你執意的話，叫我威默斯爵士就好。你是維提納利的手下嗎？」

己沒發出任何聲響，而他從來沒有一次抓到羅波偷看他的文件，就連上下顛倒著偷瞄都沒有。抓到他做了一次什麼鬼鬼崇崇的事一定很爽。這傢伙真的又正又直，簡直可以拿他當跳板。

羅波起身敬禮。

「好了，好了，我們沒那麼多時間搞這套了。」威默斯坐到辦公桌後說。「過了一夜有沒有什麼新鮮事？」

「尚未查出犯人的謀殺案，長官。被害人是一名叫瓦利斯·桑奇的商人。屍體在他自己的大桶子裡，喉嚨遭人割破。沒有公會蓋印、遺書或任何線索。我們認為這案子相當可疑。」

「對，我覺得此案聽起來確實可疑。」威默斯說。「除非他會有刮鬍子太過大意的案底紀錄。什麼樣的桶子？」

「呃，裝橡膠的桶子，長官。」

「橡膠在桶子裡？他不會彈出來嗎？」

「不，長官。橡膠在桶子裡是液態的，長官。他做橡膠……的東西。」

「等一下，我記得看過什麼……製作過程就是把東西浸到橡膠裡嗎？有點像是，做一個對的形狀，然後把東西浸到裡面，形塑手套、靴子……這類的東西？」

「呃，那個，呃對，那一類的東西，長官。」

羅波不自在的舉止引起了威默斯注意。他腦袋深處的小檔案終於朝他揮著一張小卡。

「桑奇、桑奇……我們說的桑奇該不會是『請戴上桑奇』的桑奇吧，是嗎？」
現在羅波已羞得滿臉通紅。「是的，長官！」

「我的天啊，他那時到底要在桶子浸什麼啊？」

「他是被丟進去的，長官。很明顯。」

斯金墨畏縮了。「噢，我不能這麼做，公爵大人！我會和您的隨扈一起。嗯。嗯。嗯。」

「你說的是小霹靂和巨石屑嗎？他們和我們一起。」威默斯說著，察覺斯金墨驚恐的神色又加深了點。「四個人才能好好打牌，而且一路上大部分時間都無聊得要死。」

「那，呃，您的僕人呢？」

「威利金、廚師和西碧兒的女僕都在另一輛車。」

「喔。」

威默斯內心暗笑。他記得小時候有個說法：買好漆說沒子兒，塗爛漆又說沒門兒……

「兩難的選擇，是嗎？」他說。「不如這樣吧，你可以來坐我們的大馬車，但我們會給你坐硬椅子，不時使喚使喚你，覺得怎麼樣？」

「您恐怕是拿我來說笑了，威默斯公爵大人。嗯。」

「沒有，但我只是在幫你一把。好了，請容我離開一下，我必須趕到偽城廣場……」

十五分鐘後，威默斯走進偽城廣場指揮部。壯臂中士抬頭、敬禮，然後躲避迎頭飛來的一顆柳橙。

「長官？」他一臉疑惑地說。

「只是測試一下，壯臂。」

「我通過了嗎，長官？」

「喔，過了。柳橙留著。裡面富含維他命。」

「我媽一直跟我說這東西會毒死人，長官。」

羅波耐心在威默斯辦公室等待。威默斯搖搖頭。他知道該踏著走廊的哪幾個地方，他知道自

「交通這檔子事讓我們變得不是那麼受歡迎啊，隊長。」

「是的，長官。但反正我們一向不受人歡迎。至少這件事為城市國庫帶來了資金。呃……還有一件事，長官。」

「什麼事？」

「你有看到安谷娃中士嗎，長官？」

「我？沒有。我在等她來這裡。」威默斯這才發現羅波話語邊緣那一絲憂心。「出了什麼事嗎？」

「她昨晚沒有來值勤。不是滿月，所以有一點……奇怪。諾比說他們值勤那天她對一件事相當耿耿於懷。」

威默斯點頭。當然，大多數人和諾比值勤都會耿耿於懷。他們通常會一直看錶。

「你有去她家嗎？」

「她床沒有睡過。」羅波說。「她的籃子也沒有。」他補了一句。

「好吧，這我也幫不上忙，羅波。她是你的女朋友。」

「她有點擔心未來，我覺得。」羅波說。

「嗯，你……她……那個，呃，狼人的事？」威默斯頓了下來，極為尷尬。

「她一心想的都是這件事。」羅波說。

「也許她只是去某個地方想事情。」例如想想她究竟是怎麼有辦法跟這樣一個年輕人在一起，不管這個人有多傑出，他居然光想到一包「桑奇」就臉紅。

「但願如此，長官。」羅波說。「她有時會這樣。狼人生活在大城市裡，她的壓力確實不小。我知道她如果遇到麻煩，我們肯定會聽到消息——」

「但他根本就是國家救星！」

「長官？」

「隊長，若不是老桑奇和他一便士一包的『保險措施』，安卡·摩波人口會增加，房荒問題會更慘。誰會想要除掉他？」

「大家各有各的『看法』，長官。」羅波冷冷地說。

對，你有，對不對？威默斯心想。矮人就是無法容忍這種事。

「好吧，找個人負責調查。還有別的事嗎？」

「一名車夫因馬車被鎖，昨晚攻擊了斯歪爾警員。」

「攻擊？」

「想踩扁他，長官。」

威默斯腦中浮現矮人精警員斯歪爾的圖像，身高十五公分，但深藏著高達兩公里的攻擊力。

「他還好嗎？」

「嗯，那傢伙尚可說話，但要再次爬上馬車可能得花些時間休養。除此之外，都是家常便飯的案子。」

「司康竊案沒有後續發展？」

「不算有。矮人社會多方譴責，但沒有人真的知道什麼。如你所說，長官，等到事情一發不可收拾，我們可能就會掌握更多情報了。」

「街上有傳出什麼話嗎？」

「有的，長官。就是『暫停』，長官。科隆中士在下寬道路口漆了這兩個字。馬車夫現在更為小心了。當然，有人大概每小時就得去把路上挫出來的糞清乾淨。」

知識、資訊、權力、言語……飛越空中，無影無形……

突忽其來，世界在流沙上跳起了踢踏舞。

如此說來，獎勵會落在最好的舞者頭上。

維提納利轉身離開窗邊，從辦公桌抽屜取出一些文件，走到一面牆前，摸了特定一處，迅速穿過無聲無息旋開的暗門。

牆後是一條長廊，高窗透進天光，地面鋪著小石板。他走向前，猶豫了一下，說：「不，今天是星期二。」他調整腳步落下的位置，踩上一塊不論從什麼角度看來都和其他幾無差別的石板*。

如果有人偷聽到他在走道和樓梯一路上的聲響，可能分辨得出一些喃喃自語，像是「要月圓了……」和「對，現在是上午」。真的仔細聽的人會聽到牆內傳出細微的呼呼、滴答聲。

真的仔細聽又生性偏執的人會自忖，維提納利就算是在獨處的時候，他大聲說出的話可能都不足以完全採信。絕對無法採信，尤其是他的話能決定你生死的時候。

最後，他來到一道門前，把鎖打開。

門後是一大間閣樓，進到裡面豁然通風、氣氛開朗，陽光灑下屋頂的窗。房間就像工作坊和倉庫的綜合體。天花板掛著許多鳥骨，有一些骨頭放在工作檯上，旁邊還有電線圈、金屬彈簧、一條條顏料和更多工具，有些工具可能十分獨特，異於你在任何地方看得到的尋常工具。那裡只有一張窄床，擠在像織布機裝上翅膀的東西和巨大銅像之間，代表有人真的住在這裡。住這裡的人著魔似地熱衷於所有事物，這點再明白不過了。

* 只不過若是恰逢星期二，最好別踏上周圍的石板。

外頭傳來車轡馬蕭。威默斯鬆了口氣。看到羅波擔心太不尋常了，陌生得令人心驚。

「好吧，我們只好不等她了。」他說。「保持聯絡，我要掌握所有進展，隊長。矮人老大加冕前一、兩個星期，司康仿製品遭竊——聽起來風雨欲來，可能會直接淋得我一身。你處理事情時幫我傳話，任何有關桑奇的事都要向我稟報，可以嗎？我不喜歡謎團。通訊系統現在遠至優柏瓦德地區都至少有基本服務了，對吧？」

羅波神色一振。「很棒吧，長官，對不對？據說再過幾個月，我們就能一口氣在一天之內從安卡·摩波傳訊到熱努亞了！」

「對，確實不錯。我在想啊，到那時我們彼此會有什麼像樣的話好說。」

維提納利爵爺站在窗邊，看著河另一側的通訊塔。朝向他這一面的八塊遮板全都急劇開關——黑、白、白、黑、白……

資訊在空中飛翔。他身後三十公里遠的史多百歲國另一座塔上，有人拿著望遠鏡在看，大聲喊出號碼。

未來降臨的速度之快，他心想。

他總覺得，把時間說成川流不息之流水的文藝比喻，實在不那麼適切。時間，以他的經驗來說，比較像石頭……滑動、擠壓、在地下累積力量，然後一動之下，凝土四震，一整片的蕪菁田神秘橫移了兩公尺。

旗號的出現已有好幾百年，所有人都知道這項知識有其價值，所有人都知道傳輸貨物是賺錢的方式。接著忽然之間，有人發現把安卡·摩波今天得到的消息在明天傳送到熱努亞，能賺好多錢。狡猾器物街有些聰明的年輕人異常狡猾。

事約莫一個小時以上。

劇烈的聲音歇止。噗啦。

李奧納謹慎地從長凳後方窺看，咧嘴笑道：「啊！太開心了，我們似乎煮好咖啡了。」

「咖啡？」

李奧納走向桌子，拉了裝置的一根小控制桿。淡褐色泡沫傾洩入平置的杯中，發出像水管堵塞的聲音。

「這咖啡不一樣。非常快。我覺得你一定會喜歡。我稱之為『非常快咖啡機』。」他說。

「這是今天的發明，是嗎？」維提納利問。

「嗯哼，對。這原本是登陸月球和其他天體裝置的模型，但我渴了。」

「真是幸運吶。」維提納利小心翼翼把還在實驗階段的踏板動力擦鞋機從椅子移開，坐了下來。「我又帶了更多的小……訊息過來。」

李奧納幾乎要鼓起掌了。「喔，好極了！我昨晚把你給我的其他訊息都解讀完了。」

維提納利小心清理他上唇沾了咖啡泡的鬍子。「不好意思——？全部嗎？你破解了所有從優柏瓦德轉來的加密訊息？」

「喔，我弄完新發明之後，那些訊息相較之下就顯得滿簡單的。」李奧納說著在一張長凳上的紙堆中翻找，給了貴族老大好幾張密密麻麻的文件。「但只要你發現一個人的生日日期就只有那麼多數字，那人的思考方式又一成不變，解碼真的不算多難的事。」

「你提到有個新發明？」貴族老大說。

「喔，對。那……東西。目前一切還是相當粗糙，但應用在這些簡單的密碼上綽綽有餘。」

李奧納拉開某個算是長方形物體上頭的布。維提納利一看，上面全是木輪和細長的杆子，他

維提納利目前最感興趣的，是獨自放在閣樓中央桌子上的裝置。看起來像是一組彼此平衡的銅球。蒸氣平緩地發出嘶嘶聲，從幾顆鉚釘漏出，裝置不時發出噗啦——

「爵爺大人！」

維提納利回過頭。倒置的長凳後方有一隻手慌亂地朝他揮舞。

然後，有另一樣東西令他不禁抬頭看。頭上的天花板凝結著不少棕色物質，如鐘乳石般垂下。

噗啦。

貴族老大躲到長凳後的速度快到令人訝異。昆姆公國的李奧納朝他微笑，頭上戴著自製的全頭盔。

「容我致上十二萬分歉意。我真的沒想到有誰會進來。但我相信這次會成功。」他說。

噗啦。

「那是什麼？」維提納利問。

噗啦。

「我不太確定，但我希望這是——」

然後一切就發生了，頃刻之間，身旁吵到無法說話。

李奧納壓根連作夢都沒想過自己是囚犯。有的話，他也感謝維提納利給他這通風的工作空間、定期供餐、洗衣服務，並且保護他，不讓他碰到那些莫名其妙的人，那些人總是想把他設計來改善人類生活，而且完全純真的發明，運用於卑劣的意圖。不論是那些人還是他的發明，數量簡直都多到令人嘆為觀止。彷彿一個文明中的所有才智透過漏斗裝進一個小腦袋，因此這顆腦袋不斷處於高效發明狀態。維提納利常思索，人類的命運全看李奧納是否能讓他的思緒專注於一件

濁泥。「你新創的這些……難度只是妖魔級嗎？」

「你特別說要惡魔級的，大人。」李奧納一臉擔憂地說。

「喔，對。」

「惡魔級似乎沒有一定的標準，大人，但我查考了較易上手的邪教文本，我相信百分之九十六的惡魔看到這些密碼會感到『困難』。」

「很好。」

「也許差一點就到了邪魔級的難度——」

「那不是問題。我會立刻採用。」

李奧納似乎仍有事放在心上。「密碼要提升難度也很容易，魔王級難——」

「這就夠了，李奧納。」維提納利說。

「大人。」李奧納幾乎哭喊出來了。「我真的無法保證那些夠聰明的人解讀不出你的訊息！」

「很好。」

「可是，大人，他們會知道你在想什麼！」

維提納利拍拍他的肩膀。「不，李奧納。他們只會知道我在訊息裡寫了什麼。」

「我真的不怎麼懂，大人。」

「是啊，但反過來說，我也做不出爆炸咖啡。我們全都一樣的話，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李奧納的臉沉了一會兒。「我不確定。但你如果希望我研究一下我也許可以設計出——」

「那只是個表達方式而已，李奧納。」

再靠近才看到杆子上密集刻著字母和數字。好幾個木輪形狀不是圓的，而是橢圓、心形或其他趣味的曲形。李奧納轉動把手，整座機器就滑溜複雜地運轉起來，看到單純的機械做出這般動作，著實令人不安。

「你叫這東西什麼？」

「喔，你知道我取名字的方式吧，大人。我覺得這叫『謎團字母生成資訊中和機』，但我覺得這名字確實不算朗朗上口。呃……」

「什麼事，李奧納？」

「呃……這沒有……錯，對不對——偷看其他人的訊息？」

維提納利嘆了一口氣。他面前憂心忡忡的男人，會因為關懷生命而在打掃時小心避開蜘蛛，卻發明了能以高速強力射出鉛球的裝置。他只是覺得這能用來對抗危險的野獸。他設計出能摧毀整座山的東西，因為他覺得對挖礦工業很管用。這個男人，他在下午茶休息時間會在一張畫工精緻、表達人類笑顏脆弱之美的畫作空白處，隨手畫出難以想像、能進行大規模破壞的武器，還附有編號完整的組裝清單。若你依此怪罪他，他會說：啊，可是這種東西完全不可能用於戰爭，你懂嗎？因為根本沒有人敢用啊。

李奧納開顏一笑，顯然靈光一閃。「但是，反過來想，我們越認識彼此，就能更了解彼此。對了，你請我幫你創造出更多密碼。不過不好意思，大人，我想必是誤解了你的意思。我先前給你的有什麼問題嗎？」

維提納利嘆了口氣。「那些恐怕是無法破解的，李奧納。」

「但密碼當然——」

「這很難解釋。」維提納利說。他知道就他看來，政治是一潭清水，在李奧納眼中則如一池

問：「有一段美好的回憶，是嗎，大人？」

「嗯？喔，她是一位相當……不一樣的女士，但是，唉，比我老不少。」維提納利說。「老得多了，我不得不說。但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生命會帶給我們一些小教訓，而我們就繼續向前。」他又想得出神了。「唉，唉……」

「那位女士現在當然已經過世了。」李奧納說。他不太擅長這一類的對話。

「喔，這點我相當懷疑。」維提納利說。「我敢保證她活得好好的。」他笑了。世界變得
更……有趣了。「告訴我，李奧納。你會想過有朝一日戰爭是靠腦袋在打的嗎？」

李奧納拿起他的咖啡杯。「喔老天。那不會弄得亂糟糟的嗎？」他說。

維提納利又嘆了一口氣。「也許不會像其他方式打的仗那麼亂。」他說完嘗了口咖啡，確實相當可口。

公爵的馬車駛經最後一棟偏僻的房子，走到廣闊平坦的史多平原。小霹靂和巨石屑很識相地決定早上要坐在車頂上，留公爵和公爵夫人單獨在車內。斯金墨沉浸於某種階級團體氣氛，內心深感不安，決定去和僕人共乘一會兒。

「安谷娃似乎跑去躲起來了。」威默斯看著窗外不斷向後的捲心菜田說。

「可憐的女孩。」西碧兒說。「城市真的不適合她。」

「就算拿著大棒子威脅，從羅波身上也挖不出什麼。」威默斯說。「我想那就是問題。」
「是一部分的問題。」西碧兒說。

威默斯點頭。另一部分，沒人敢提的，就是小孩的事。

有時就威默斯看來，大家都知道羅波是這座城市那空缺王位的正統繼承人。只是剛好他不想

維提納利悲傷地搖搖頭。對他來說，李奧納的智力雖已進入迄今未曾發掘的高峰，那裡卻找不到一袋袋大量而獨特的愚笨。聰明絕頂的敵人破不了的加密訊息意義何在？最後你也不會明白他們以為你覺得他們正在思考的事……

「優柏瓦德有個相當奇怪的訊息，大人。」李奧納說。「昨天早上傳來的。」

「奇怪？」

「訊息沒有加密。」

「完全沒有？我以為大家都用暗碼。」

「喔，發信人和收信人是暗碼，但訊息滿直白的，內容是要求得到威默斯司令的資料。正是你常提到的那位。」

維提納利爵爺一愣，動也不動。

「回覆的訊息大也都算清楚。包含滿大量的……閒言閒語。」

「全都關於威默斯？昨天早上？在我——？」

「大人？」

「告訴我。」貴族老大說。「這個來自優柏瓦德的訊息，絲毫沒有線索是誰傳的嗎？」

有時候，如破雲而出的光，李奧納也是滿敏感的。「你覺得你可能知道發信人是誰嗎，大人？」

「喔，我年輕時曾在優柏瓦德待過一段時間。」貴族老大說。「那個年代，安卡·摩波富有的年輕人通常會去我們所說的『藐遊』，去遼闊的國家和城市，親眼看看他們有多落後，或至少是表面看起來有多落後。喔，是啊。我在優柏瓦德待過一段時間。」

昆姆公國的李奧納不常注意他周遭的人在做什麼，但他看到了維提納利恍惚的目光，於是探

相較之下，他面前的紀錄稍微可信一些，述說某種不知名災難殺死了好幾百萬隻的長毛象、野牛和巨大的鼯鼠，然後被土覆蓋住，差不多跟第五元象的故事一樣。上面記錄了古老山怪的英雄事蹟和矮人的傳奇。可能跟冰有什麼關係。或是洪水。山怪的話，一般人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最早的物種，也許他們曾經在場，目睹大象嚎叫著穿過天際。

總之，結果都一樣。大家（嗯，除了威默斯之外的大家）都知道最上等的油脂來自史魔脂堡的礦井和礦坑，能做出最白、最亮的蠟燭，最綿密的肥皂，最熱、最透澈的燈油。安卡·摩波鍋爐中的黃色動物油脂差得遠了。

威默斯一直沒看到重點。金……說來這才重要。大家爲之死不足惜。還有鐵，安卡·摩波需要鐵。木材也是。石材更需要。銀的話，非常……

他翻回「自然資源」頁，「銀」的標題下寫著：「自從安卡·摩波曆一八八〇年的『蟲宴』之後，優柏瓦德就不會再開採銀，嚴格說來，擁有銀是犯法的。」

沒有解釋。他寫下筆記要問斯金墨。畢竟，有狼人的地方不是需要銀嗎？再說，既然大家淪落到連蟲也吃，當時的情況一定慘不忍睹。

總之，銀也很有用，但油脂就只是……油脂。就像餅乾、茶或糖。只是櫥櫃裡會出現的東西。沒有特色，沒有浪漫情愫。就只是罐子裡的東西。有張筆記夾在下一頁。他讀道：

「『第五元象』在優柏瓦德語言中亦爲一種比喻。看上下文，意思可以是：『不存在的東西』（如我們會說克拉奇的霧）、『事情不若表面所見』和『一個雖然看不見，卻能掌控事件的東西』（如我們會用艾米農格希斯，亦即灰濛的權威這樣的說法）。」

我不會，威默斯心想。我不會用這樣的說法。



當而已。他想當警察，大家就順他的意。但王位有點像一架巨大鋼琴——能蓋上遮布，但仍看得出遮布下東西的形狀。

威默斯不確定人類和狼人生的孩子會是什麼。可能只是在月圓前後必須一天刮兩次毛的孩子，而且偶爾會想追著馬車跑。一旦想起這座城市某些統治者的樣子，由一個開誠布公的狼人來治理應該沒什麼好驚恐的。有問題的是那些平常看起來像正常人類的變態。不過，這只是他的觀點。其他人可能會持不同的意見。難怪她跑去想事情了。

他發現自己正無意識地望著窗外。

他轉移注意力，打開斯金墨在他上馬車前遞來的一包文件，叫作「簡報資料」。斯金墨似乎是優柏瓦德的專家，威默斯心想不知道貴族老大的宮殿裡有多少位書記，孜孜不倦地工作，直到成爲專家。他鬱悶坐下，展卷閱讀。

第一頁是不聖帝國的國徽，不聖帝國曾統治這個巨大國度上大部分的國土。威默斯記憶中沒什麼印象，只記得有位帝王曾把一個人的帽子釘在那人頭上當笑話。優柏瓦德似乎是個巨大、冰冷、陰沉的地方，也許那裡的人爲了開懷大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國徽以威默斯的品味來看根本太華麗了，由一隻雙頭蝙蝠主宰。

第一份文件標題寫：富含油脂的史魔脂堡區地層（「第五元象之地」）。

他當然知道傳說。曾幾何時，不是四隻，而是五隻大象站在巨龜偉大阿圖的背上，但有一隻沒站穩，或顛簸中失足，飄入弧形的軌道，最後撞擊了下來。十億噸暴怒的厚皮動物，撞擊力道撼動了整個世界，結果大陸裂成現在所知的樣貌。落回的岩石覆蓋、擠壓著屍體，屍體殘骸歷經千年的地下悶煮熬煉，成就了油脂的歷史。根據傳說，金、鐵和所有金屬都是象屍的一部分。畢竟，一隻足以背負世界的象體內不會是正常的骨頭，不是嗎？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無可置喙，但活人的世界確實有些道德標準吧，不是嗎？

「你們這裡雇用女生？」他說。

山怪看來十分驚訝。「對，當然。她們做事穩定又優秀，也是好工人。在辣裡浸模、裝貨時一直大笑、說笑話，尤其我們做辣個『大隻佬』系列的時候。」山怪嗤了一聲。「個人而言，我不懂辣些笑話。」

「一便士就能買到那大隻佬系列，真他奶奶的值得。」蟲吉·斯歪爾說。

休伊盯著他迷你的搭檔。不管如何，他絕對打死也不會問那問題。但斯歪爾肯定看到他的表情了。

「自己用剪刀下一些功夫之後，整座城市根本找不到更好的防水衣了。」矮人精說完，下流地笑了。

休伊嘆了口氣。他知道威默斯先生訂立了不成文的政策，要招募少數種族加入警衛隊*，但他不確定招募矮人精是否明智，雖然不得不承認，再也沒有其他種族更少數了。他們天性反規範。不只在法律上，還包括所有約定俗成的規範，多數人想都不想就會遵循的那種，像是「請勿食用這隻長頸鹿」或「請勿因為別人不給你小點心就頭錘別人腳踝」。最好直接視斯歪爾警員為小型的獨立式武器。

「你最好讓我們看看死——最近生命有所障礙的人士。」他說。山怪領他們下樓。掛在橫梁上的東西會嚇死任何尚未成爲殭屍的人。

* 身為死人社會的一員，雷格·休伊自然覺得自己是多數種族。

「我是休伊警員。」靴子工廠門一開，休伊警員便說。「凶殺調查組。」

「你來是爲了桑奇先生嗎？」開門的山怪問。暖濕的空氣吹到街上，流溢失禁的貓和硫磺的味道。

「我是說我是殭屍。」雷格·休伊說。「我發現一見到人就先自我介紹，可以省下稍後尷尬的誤會。但無事不登門，是的，我們是來調查你所指稱的那位死者。」

「我們？」山怪說。他對休伊的灰皮膚和縫痕沒有多說什麼。

「這裡，大塊頭！」

山怪低頭看，安卡·摩波的人目光不常往下看，大家通常不會想看見自己踩到什麼。

「喔。」他說著往後退了幾步。

有人說矮人精並不比其他任何種族更好戰，這點是真的。不過，他們的好戰度被壓縮在十五公分高的身體內，相當容易爆發，如同許多被壓縮的東西一樣。斯歪爾警員加入警力才幾個月，聲名早已四處遠播，他已經得到了大家的尊敬，或說起碼引發了令人膀胱顫抖的恐懼。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也算是一種尊敬。

「別光站那兒瞧，那死人呢？」斯歪爾大步走進工廠說。

「我們把他放地窖。」山怪說。「而且現在我們浪費了半噸液態橡膠。他會氣炸……當然是說他還活著的話。」

「爲什麼浪費了？」休伊說。

「辣全都變濃、變髒了，不是嗎？我之後還要去倒掉，辣樣很辛苦的。我們今天本來要做一大堆『螺紋魔法歡愉』系列，但女生們看到我把他從大桶裡拉出來，全都嚇昏了，跑回家了。」

休伊一臉震驚。就各種理由來說，他不算是「桑奇」的商品客源。「浪漫」並不屬於活死人

種得好，還有新點子，像是做起司洋蔥口味、掛鈴噹勒些花招等等。桑奇先生不搞辣種亂七八糟的事，辣麼我們就賣得少了。」

「我懂他的焦慮。」休伊說，他的口氣就代表「請繼續說下去」。

「他最近常把自己鎖在辦公室。」

「喔？爲什麼？」休伊問。

「他是老闆。老闆的事別多問。但他倒是說勒次有一個特別的工作上門，會讓我們東山再起。」

「真的？」休伊說，同時把這點記在心上。「什麼樣的工作？」

「不知道。老闆的事——」

「——別多問。」休伊說。「好。我想沒有人目擊謀殺現場，有嗎？」

又一次，山怪一邊想，一邊皺起那張巨大的臉。

「辣個謀殺啊，有啊，桑奇先生可能有看到。」

「有第三者嗎？」

「我不知道，他連約會都沒邀過我。」

「除了桑奇先生和謀殺犯之外，」休伊仍繼續說，他的耐心比墳墓還要深。「昨晚有任何人在這裡嗎？」

「不知道。」山怪說。

「謝謝你，你幫了很大的忙。」休伊說。「我們會到處看看，你不介意的話。」

「當然好。」山怪說完走回他的桶子前。

休伊不期待發現任何東西，這點也並未令他失望。但他做事相當徹底。殭屍通常如此。威默

「不好意思。」山怪說著把那東西拉下來，丟到角落，那東西盤繞成一團橡膠。

「那他奶奶的什麼玩意兒？」斯歪爾警員說。

「我們一定要把橡膠從他身上拉下來。乾得很快，懂嗎？辣一碰到空氣就乾了。」山怪說。

「嘿，那是我見過最大的桑奇產品了。」斯歪爾咯咯竊笑。「全身式的桑奇！我猜那也是他的商品研發方向？」

休伊望著屍體。他不介意被派出來調查謀殺案，甚至是很慘的那種。就他看來，死亡真的只是轉換生涯跑道。做過、經歷過、壽衣也穿過……然後你熬過了，繼續生活下去。當然，不知何故，他明白許多人不是如此，但他覺得一定是他們仍未準備好付出努力。

脖子上有一道參差的傷。

「有任何親屬嗎？」他問。

「他在優柏瓦德有個兄弟。我們傳訊過去了。」山怪補充。「用通訊塔。花了二十塊錢！辣真是要人命！」

「你能想出有人想殺他的理由嗎？」

山怪搔搔頭。「嗯，因為有人希望他死，我猜。辣是個好理由。」

「爲什麼會有人希望他死呢，你覺得？」休伊警員可以非常、非常有耐心。「最近出了什麼問題嗎？」

「最近生意不是辣麼好，勒我知道。」

「真的嗎？我以爲你們這裡發大財了。」

「喔，是啊，辣是你想的，但不是每個叫『桑奇』的東西都是我們做的，懂嗎？都是因爲我們變成……」山怪的臉因用腦而皺起。「產品通用名稱。不少混蛋搭上了順風車，辣些傢伙原料

料，但這絕對是好的開始。

他在刮棲木時，一隻鴿子振翅進來。

「啊，瑟伯蒂娜。」他說著將她舉高，取下她腳上的信筒。「幹得好。這是休伊警員傳來的。妳這就去吃些玉米吧，玉米是當地種子商約西亞·邁片和他兒子提供的，但最終全歸於全神的恩賜。」

又傳來翅膀肅肅聲，另一隻鴿子落到棲木上。維繫警員認出牠是威荷米娜，安谷娃中士的鴿子。他取下信筒。裡面的薄紙捲得緊緻，上面有人寫下「羅波隊長，私人信件」。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把休伊寄來的訊息放入氣動管，聽到訊息送入主辦公室的咻咻吸氣聲。他下定決心，另一封必須更慎重地交遞。

羅波在威默斯的辦公室工作，但維繫發現他不在司令的辦公桌上工作，反倒角落架了一張折疊桌。辦公桌上搖搖欲墜的文書比昨天稍微不那麼陡峭，甚至不時還見得到一丁點的桌面。

「給你的私人訊息，隊長。」

「謝謝你。」

「休伊警員希望能加派中士到桑奇的靴子工廠一趟。」

「你有將訊息送到辦公室嗎？」

「有，長官。氣動管相當有用。」維繫盡責地說。

「威默斯司令對這方式不怎麼熱衷，但我相信我們終究會省下不少時間。」羅波說。他攤開訊息。

維繫望著他。羅波的嘴唇一邊讀，一邊微微動著。

「鴿子從哪裡來的？」他終於開口，並用手將紙捲起。

斯先生告訴他永遠不要為線索感到太過興奮，因為線索會帶領你陷入沉鬱中漫舞。線索會成為習慣。最後，若在犯罪現場找到木腿、絲質拖鞋和羽毛，你就會漂亮地推理出有關單腿芭蕾舞者和《天雞湖》製作的陰謀。

辦公室的門開著。很難說東西是不是被動過了。休伊感覺東西一團亂是常態。辦公桌被文書淹沒，桑奇先生採用的檔案分類法是常見的「找個地方放」。長凳上放滿了各種橡膠樣品、碎麻布、大瓶化學藥劑和一些木模型，休伊忍住好奇心，不想仔細去看。

「我們今天值勤時，你有聽到小霹靂下士談到博物館竊案的事嗎，斯歪爾？」他說著打開一瓶黃色粉末，聞了聞。

「沒有。」

「我有聽到。」休伊說。

他再次蓋上硫磺的蓋子，聞了聞工廠的空氣。空氣散布液態橡膠的味道，氣味非常類似失禁的貓。

「有些事情就是會在腦中揮之不去。」他說。「這是很特別的工作，是吧？」

維繫異教徒就靠小冊子警員這週負責當通訊警官，代表他大半時間要照顧鴿子、注意通訊塔，當然，下水管警員負責支援協助。下水管警員是簷怪。比賽盯著一件東西不動，誰也贏不了簷怪。簷怪在通訊工業得到了不少工作。

維繫警員滿喜歡鴿子的。他對牠們唱誦詩歌。牠們會聽簡短的布道，搖頭晃腦的。畢竟，他合理推斷，角頭主教不也在海上向軟體動物布道嗎？雖然無法證實牠們真的有在聽，但是他確定鴿子都會傾聽。而且，牠們似乎對他的全教美德小冊感興趣，確實，目前是拿來當作築巢的材

「是的，但小地方的彈簧確實不時跳出來。」維提納利說話時仍盯著警徽。「我可以請你再考慮一下嗎，隊長？」

「我已經反覆考慮好幾次了，大人。我已不是隊長了。」

「警衛隊需要你，鐵根生先生。」

「警衛隊不會因爲一人而撐不住，大人。」羅波仍直直望著前方。

「不過，我不確定警衛隊撐不撐得住科隆中士。」

「大家對老佛瑞德的看法都錯了，大人。他是性格穩當、根基扎實的好漢。」

「他唯一稱得上根基扎實之處就是他扎實的屁股，隊——鐵根生先生。」

「我是說，他在事態緊急時不會慌亂失措，大人。」

「他在事態緊急時什麼事都不會做。」貴族老大說。「可能除了躲藏之外。我誇張來說，那傢伙似乎本質上就是個緊急事態。」

「我心意已決，大人。」

維提納利嘆口氣，向後一坐，盯著天花板半晌。

「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感謝你這段時間的付出，隊長，祝你未來的路途一帆風順。你有足夠的錢嗎？」

「我存了不少錢，大人。」

「可是，到優柏瓦德路途很遙遠。」

一片沉默。

「大人？」

「嗯？」

「牠看來相當疲倦，長官。不是城內來的，這點我確定。」

「啊。好。謝謝你。」

「壞消息嗎，長官？」維繫套起話來。

「只是消息，警員。我不耽擱你了。」

「是，長官。」

失望的維繫離開後，羅波走到窗旁向外看。雖然大家都很努力想變得井然有序，外頭仍是安卡·摩波一如既往的街景。同一個地方。

幾分鐘後，他回到自己的桌前，寫了一段簡短的訊息，把信放入小信匣，咻一聲送了下去。幾分鐘後，科隆中士氣喘吁吁地來到走廊。羅波相當熱衷於警衛隊現代化的事，說也奇怪，透過管子送訊息比起單純開門大叫居然現代許多，而威默斯仍遵循古法。

羅波向科隆燦笑。「啊，佛瑞德。一切都好嗎？」

「什麼事長官？」佛瑞德·科隆遲疑說道。

「很好。我要去見貴族老大，佛瑞德。身為資深中士，你要負責領導警衛隊，直到威默斯先生回來。」

「是的長官。呃……直到你回來，你是說……」

「我應該不會回來了，佛瑞德。我要辭職。」

貴族老大望著他桌上的警徽。

「……而且弟兄都訓練有素。」羅波隱約在他面前說。「畢竟，幾年前警衛隊只有我們四個人。現在警衛隊就像機械一樣運作。」

門打開，維提納利的書記長壯納輕盈走進門，靜得如落入教堂的羽毛。

「稍微意想不到的發展，大人。」他平靜地說。

「非比尋常的發展，確實如此。」維提納利說。

「你希望我去傳訊給威默斯嗎，大人？他大約一天內可以回來。」

維提納利專注地望著茫然而空蕩蕩的地圖。他覺得，那就好似未來。一些東西的輪廓畫出來了，有一些是粗略的推敲，但剩下的一切全待人去創造……

「嗯？」他說。

「你希望我去召回威默斯嗎，大人？」

「老天啊，不要。威默斯在優柏瓦德會比一群含情脈脈的穿山甲跑到保齡球道還有趣。何況我還能派誰去呢？只有威默斯可以去優柏瓦德。」

「但這當然是緊急事態，大人？」

「嗯？」

「我們還能怎麼稱之呢，大人？前途似錦的年輕人拋下了他的事業，去追尋一個女孩？」

貴族老大撫鬚朝著空氣微笑。

地圖上橫著一條線：通訊塔的建設進度。那條線就數學上來說是直的，彷彿智慧的標誌，深入濃密黑暗的千里迢迢之路，那他媽的優柏瓦德。

「或許能稱之為：意外之喜。」他說。「優柏瓦德能教導我們不少事情。幫我拿狼人家族的

* 其中千里路迢迢，他媽的優柏瓦德。

「你怎麼知道的？」

「喔，有人好幾年前就測量過了。測量員之類的。」

「大人！」

維提納利嘆了口氣。「我想適當的詞是……刪去法。儘管如此——隊長——我寧可相信你只是要休個長假。我知道你在這裡從來沒有放過假。我肯定你有權休幾個星期。」

羅波一言不語。

「若我是你，我會從沉滯門那裡開始搜尋安谷娃中士的下落。」維提納利補了一句。

過了一陣子，羅波靜靜說：「這是具體消息所得到的結論嗎，爵爺大人？」

維提納利淡淡微笑。「不。但優柏瓦德現在情勢混亂，而且當然，她出身貴族世家。我推測她被召回去了。除此之外，我幫不上太多的忙。你接下來必須跟著，如一般人所說，你的鼻子走了。」

「不，我想我能找到比我更可靠的鼻子。」羅波說。

「好。」維提納利回到桌前坐了下來。「我希望你搜索順利。不過，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這裡很多人都需要你。」

「是的，大人。」

「再會。」

羅波離開後，維提納利起身，走到房間另一邊，那裡的桌上攤著一張優柏瓦德地圖。地圖很古老，但近年，曾到那國家人跡罕至之處探險的製圖師，無不傾盡一生想再次找到這張地圖。地圖上有幾條河，河道分布大多是推測出來的，上面有零星的城鎮，或至少有零星的鎮名。標示那些名字可能只是爲了讓製圖師不那麼難堪，以免他們最後只能標上地圖界行話所說的：其·他*。

行道，在衣服上抹抹手。「很不巧，這代表我也需要你鼻子以外的部位，不過當然我知道，在那發癢的毛皮下，藏著一顆比金子更真摯的心。」

「說真的。」蓋斯普說。「『我需要你的幫忙』開頭的事從來沒有一件好事。」

「這次是安谷娃。」

「喔老天。」

「我希望你追蹤她。」

「哼，能追蹤狼人的狗並不多，先生。他們很狡猾。」

「找專家，我向來這麼說。」羅波說。

「這可是人和獸所知最好的鼻子。」蓋斯普皺鼻說。「所以，她去哪了？」

「我想是優柏瓦德。」

羅波動作很快。蓋斯普一溜煙想逃跑，羅波卻一手抓住牠的尾巴。

「那有好幾百公里遠！而且狗的公里還是人的七倍！不可能！」

「喔？那，好吧。我居然還來跟你浪費唇舌，真是笨透了。」羅波放手說。「你說得對。太扯了。」

蓋斯普轉身，忽然滿心狐疑。「不，我沒說這很扯。我只是說那有好幾百公里遠……」

「對，但你說你不可能做得到。」

「不，我說的是你不可能說服我去做這件事。」

「對，不過冬天要來了，如你所說，要追蹤狼人相當困難，加上安谷娃是警察。她一定料事如神，知道我會找你，所以她會隱藏她的蹤跡。」

蓋斯普呻吟。「聽好，先生，在這座狗城中是很難贏得尊敬的。要是城裡的燈柱幾週沒出現

資料過來，麻煩你。喔，還有，雖然我發誓我絕對不會這麼做，但也請替我備訊給科隆中士。升遷啊，嗚呼唉哉，這會兒馬上就來了。」

一頂骯髒的布帽攤在人行道上。帽子旁的人行道上有人用粉筆胡亂寫下：請幫助這支小狗。旁邊坐著一隻小狗。

天不從狗願，牠並非天生外表就是一隻友善、搖尾巴的小狗，但牠很努力了。一有人走過，牠就坐起身子，可憐哀叫。

有東西落到了帽子裡。是金屬墊片。

慷慨的路人才沿路多走了幾步，耳朵就聽到：「願你腳斷掉，先生。」

那人轉身。狗專注望著他。

「汪？」牠說。

他一臉疑惑，聳聳肩，然後轉身繼續走。

「對啊，去他的汪汪。」他要轉過街角時，那陌生的聲音說。

一隻手伸了下來，拎著狗的後頸抓起牠。「哈囉，蓋斯普。我相信我解開了一樁小謎團。」

「喔，不是吧……」那狗呻吟。

「狗狗這樣不乖喔，蓋斯普。」羅波說著把狗抬高，跟牠眼對眼。

「好啦，好啦，放我下來好嗎？這樣會痛，你知道。」

「我需要你的幫忙，蓋斯普。」

「不要找我。我不會幫警衛隊。不是針對個人，只是那對我在街上的信譽沒幫助。」

「我說的不是幫助警衛隊，蓋斯普。這件事關個人。我需要你的鼻子。」羅波把狗放到人

科隆中士是一幅在濕淋淋的天氣中，以爛蠟筆在凹凸的人行道上畫下的悲慘圖畫。他坐在椅子上，偶爾看了看送來的訊息，彷彿希望上面的字能就這麼消失。

「他媽的天要我亡啊，諾比。」他呻吟道。

「好了，好了，佛瑞德。」最近身穿蟬翼紗的諾比說。

「我不能被升啊！我不是警官！我是基層警察，平凡又大眾！」

「我也總是這麼說你的，佛瑞德。你全身上下平凡到不行。」

「但這已明文寫下了，諾比！聽著，爵爺大人簽了啊！」

「嗯·哼，就我看來，你有三個選擇。」諾比說。

「什麼？」

「你可以去跟他說你不要做……」

科隆驚慌的臉化爲一片呆滯慘灰的恐懼。

「真是太感謝你了，諾比。」他尖酸地說。「你還有什麼這一類的建議麻煩請快點跟我說一說，因爲我必須去換一件內褲。」

「或者你可以接下這位子，然後弄得一團糟，他就會把你降職……」

「你是故意的，諾比！」

「也許值得一試，佛瑞德。」

「對，但是諾比，要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問題就在於，你很難處理得很……就是，精準。原本你可能打算弄一小團糟，結果一切失控到不行，最後發現弄出了一大團糟，到了那個時候，諾比，我有點擔心爵爺從我身上取走的不會只有這份職位。我希望我不用具體形容出來。」

我的氣味，我的名譽就鐵定要淪落到臭水溝了，對吧？」

「對、對。我了解。我會再想辦法。緊張·泥裘仍在城裡，是嗎？」

「什麼？那隻獵犬？把自己的屁股放到面前牠都聞不到！」

「聽說牠還滿不錯的，就嗅覺來說。」

「而且每次有人看牠牠就漏尿！」蓋斯普嗤道。

「我聽說牠能聞到三公里外的死老鼠。」

「是喔？哼，我聞得出那隻老鼠是什麼顏色的我告訴你！」

羅波嘆了口氣。「可是，恐怕我沒有選擇。你不做，所以我只好——」

「我沒有說——」蓋斯普頓住，然後繼續說。「我答應要做了，對不對？我去他的答應要做了。反正你就會哄嚇騙詐、不擇手段，對不對？」

「對。你是怎麼寫字的，蓋斯普？」

「我用嘴銜著粉筆。簡單。」

「你是隻聰明的狗。我一直這麼說。也是世上唯一會說話的狗。」

「別聲張，別聲張！」蓋斯普四望說。「好了，優柏瓦德是狼的國度，是嗎？」

「喔，是的。」

「我原本能成爲狼的，你知道。當然，父母不一樣的話。」蓋斯普聞了聞，又鬼鬼崇崇地下掃視街道。

「牛排？」

「每天晚上。」

「好。」

「什麼？那個橡膠傻瓜那裡？」科隆說。「好。一位警官。好。我們馬上來。」

「還有，是科隆隊長。」諾比馬上說。

「呃……呃……對，是科隆隊長，非常謝謝你。」科隆說，他的心意越感堅定，便補了一句：「而且希望你別忘了！」

警員盯著他們，後來也就覺得不想搞懂了。

「樓下有個山怪堅持要和負責人說話——」

「壯臂不能處理嗎？」

「呃……壯臂中士仍是中士嗎？」警員問。

「對！」

「就算失去意識也是嗎？」

「什麼？」

「他目前平躺在地上，中——隊長。」

「那山怪想要什麼？」

「現在他想殺人，但我想主要是想找人取下扣在他腳上的夾子。」

蓋斯普跑上跑下，鼻子幾乎不曾離開地面三公分。羅波駕馬等待。是匹好馬。羅波不曾花過多少薪水，直到今日。

最後，那狗坐下來，一臉沮喪地說：「唉，跟我說說貴族老大鼻子功夫一流的事。」

「一點蹤跡都沒有？」

「你最好找維提納利來，他這麼厲害的話。」蓋斯普說。「從這裡開始有什麼意義？這是整

「有道理，佛瑞德。」

「我在說的是，弄得一團糟就像……：嗯，一團糟是……：這個，弄得一團糟最大的問題就是你永遠不知道這團糟會有多大。」

「好吧，佛瑞德，第三個選擇就是將就一下。」

「那沒什麼幫助，諾比。」

「只是撐幾個星期而已，之後威默斯先生就會回來了。」

「對，但假使他回不來怎麼辦？多險惡啊，優柏瓦德。我聽說那裡是『包覆在神秘面紗下，米糰裡的萎靡之雞』。聽起來不太妙。你可能會跌倒。然後我就逃不掉了，對不對？我不知道怎麼當警官。」

「沒有人知道怎麼當警官，佛瑞德。他們正是因為這樣才當上警官的。他們要是懂得任何事，就會當中士了。」

如今，科隆的臉再次糾結起來，萬念俱灰。身為穿了一輩子制服的男人，在相當早的軍旅生涯中，這顆三條槓的木釘就找到了三條槓的洞，因此，他自動不加思索地相信，警官階級是一群沒有地圖就不會穿褲子的人。他認分地把威默斯和羅波從清單上排除，將他們升級為榮譽中士。

諾比望著他，神情混雜著關心、善意和玩弄他人的意圖。

「我該怎麼做，諾比？」

「嗯，隊長。」諾比說完咳了一下。「警官主要必須做的事情，如你所知，就是簽署文件——」

有人敲門，門同時打了開來，一個慌張的警員出現。

「中士，休伊警員說他真的亟需一位警官去桑奇的工廠。」

「是隊長。」科隆自動糾正道。「現在只是粉筆痕，因為我沒時間好好縫。所以別耍嘴皮子。」

「諾比怎麼了？」休伊說。諾比下士拿一塊濕布搗著一隻眼。

「跟一個違規停車的山怪起了點衝突。」科隆隊長說。

「這就證明了他是個什麼樣的山怪，居然打女生。」諾比咕噥。

「但你不是女生，諾比。你只是穿著你『舒緩交通』的偽裝而已。」

「他又不知道。」

「你戴了頭盔啊。總之，你不該夾住他的。」

「他停了，佛瑞德。」

「他被馬車撞倒了。」科隆隊長說。「還有請稱我隊長。」

「哼，他們總是有藉口。」諾比愠怒地說。

「你最好帶我們去看屍體，休伊。」科隆說。

地窖的屍體被好好地檢視了。

「……我記得喜洋洋說矮人麵包博物館有一股貓尿和硫磺味。」休伊說。

「確實瀰漫著臭味。」科隆說。「在這裡工作個一天，你鼻子就完全不塞了。」

「然後我就想：『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想做一個司康複製品的模型』，長官。」休伊說。

「果然聰明。」科隆說。「然後就可以換回真品，對不對？」

「呃，不，中士——隊長。你會得到複製品的複製品。」

「那違法嗎？」

「很難說，長官。我覺得沒有違法。那東西騙不過矮人五分鐘。」

座城市最臭的地方！通往牲口市場的城門，對吧？要想不聞到味道還比較難呢，我是這個意思。這裡簡直臭到生了根。要追蹤人，我絕對不會從這裡開始。」

「非常有道理。」羅波小心地說。「所以，往碟形世界的軸心方向，最重的氣味是什麼？」

「當然是糞車。昨天。每個星期五大清早，獸圈都會進行大掃除。」

「你能跟蹤那氣味嗎？」

蓋斯普翻白眼。「我頭泡在一桶冷水裡都行。」

「好。走吧。」

「所以……」他們出發，城門的喧擾漸漸被拋到後頭時，蓋斯普說。「我們在追這個女孩，對吧？」

「對。」

「只有你？」

「對。」

「那就不會有狗吧，可能二十到三十隻那種？」

「不會。」

「所以我們不是在找一桶冷水？」

「不是。」

休伊警員敬禮，但有點不耐煩。他等了相當久。「午安，中士——」

「是隊長。」科隆隊長說。「有看到我臂章的圖案嗎，休伊？」

休伊仔細看。「我以為那是鴿子留下的，中士。」

科隆稍微開心了些。「對，我做事就是這樣。」

「就算只是克拉奇外帶餐廳的菜單，我也曾看你一次盯著一行就要看上一分鐘。」

「嗯哼，那是當然，這樣才不會被人給唬弄了。」科隆說著挺起胸膛（起碼胸口算是變得比原來更高一些）。

「你需要的是助理。」諾比拾起裙子，走過水窪說道。

「是嗎？」

「喔，是的。因為你要成爲有名無實的人物，並且爲弟兄樹立榜樣。」諾比說。

「啊。對。沒錯。」科隆說，他聽到這點子就放心了。「一人不能同時做這麼多事又要讀冗長的文字，對不對？」

「正是如此。而且，當然，我們偽城廣場這邊現在少了一位中士。」諾比說。

「有道理，諾比。會變得很忙啊。」

他們走了一會兒。

「你可以找個人升職。」諾比提議。

「我可以嗎？」

「如果不行的話，當老大有什麼好？」

「是沒錯。而且事情是有點緊急。嗯……有人選嗎，諾比？」

諾比暗自嘆息。把銅板分別扔進濕水泥和科隆的腦子裡，濕水泥那個還會下沉得快一些。

「腦中馬上想到個名字。」他說。

「啊，對。沒錯。雷格·休伊，對吧？他很會寫字，思考敏銳，當然頭腦也很冷靜。」科隆說。「或者其實該說是冰冷。」

「那誰會想殺死他？」

「也許……有十三個孩子嗷嗷待哺的父親？」諾比說。「哈哈。」

「諾比，能麻煩你別再偷商品了嗎？」科隆說。「還有，不要跟我辯，我剛才看見你放了二十幾個到手提包裡。」

「辣沒關係。」山怪低沉說道。「桑奇先生總是說警衛隊免費。」

「那他真是非常……有公民道德。」科隆隊長說。

「對，他說我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勒個城市裡出現更多去他的警察。」

有隻鴿子挑了這敏感的一刻撲翅飛進工廠，並停在科隆肩上，然後牠又替他升了幾等。科隆伸手取下信筒，打開紙卷。

「是維繫寄來的。他說有個線索。」

「什麼的線索？」諾比說。

「什麼都沒有的線索，諾比。只是一個線索。」他脫下頭盔，擦擦眉毛。這是他一直希望能避免的。在科隆受創的心靈裡最敏感的小心肝中，他總覺得威默斯和羅波都特別擅於把線索和其他線索放在一起思考。那是他們的天分。他則有其他的……嗯，他很擅長和人相處，而且他有閃亮的胸甲，還能一邊睡覺一邊當中士。

「好了，寫個報告。」他說。「幹得好。我們回偽城廣場。」

「我覺得我會被這一切壓垮。」他們離開時科隆說。「還有文書工作。你知道我和文書工作合不來，諾比。」

「你是個非常仔細的閱讀者，就這樣而已，佛瑞德。」諾比說。「我看過你光是讀一頁的時間就久到不行。威風、充滿霸氣地消化著，我覺得。」

寒風吹過捲心菜田。

對蓋斯普而言，風除了帶來捲心菜濃烈的薰氣，還有糞車深紅色的氣息，暗藏松香、山嵐、雪、汗和腐敗的雪茄菸味。菸味是馬車夫習慣抽的廉價批發雪茄，能夠驅走蒼蠅。這比視覺更好。氣味的世界在蓋斯普面前延展。

「我的腳掌痛。」牠說。

「狗狗乖。」羅波說。

前方出現岔路。蓋斯普停了下來，四處探嗅。「嗯，有件有趣的事。有一些糞便從車上跳下來，從這裡橫越了田野。你是對的。」

「你聞得到附近哪裡有水嗎？」羅波環視平坦的原野說。

蓋斯普滿布斑點的鼻子一皺，努力聞。「池塘。」他說。「不算大。距離約一公里多。」

「她會往池塘走。安谷娃她啊，相當注意整潔，而且一絲不苟。這在狼人中很少見。」

「我從來就沒洗過自己。」蓋斯普說。

「是真的嗎？」

「嘿，沒有必要啊！我有洗·過·澡，一次，你知道，我不是不曉得洗澡的滋味。」

池塘在一叢飽受風殘的樹林之中。乾黃的草在微風中沙沙作響。羅波和蓋斯普靠近時，一隻黑鴨急忙飛進蘆葦之中。

「對，到了。」蓋斯普說。「一大堆糞土進去，然後……」牠聞了聞混亂的泥跡。「呃，對，她就出來了。嗯。」

「有問題嗎？」羅波說。

「但有點太死了。」諾比說。

「對，我想那算是個缺點。」

「而且他冷不防就會分崩離析。」諾比說。

「這倒也是。」科隆隊長說。「沒有人想握個手結果手上就多出幾截手指頭。」

「所以也許最好能考慮一下長期過分被小看的人才。」諾比卯足全力說。「也許是一張不會浮現在你腦海的臉孔。他在警衛隊有一般的經驗，尤其擅於交通事務，他想必能好好服務這城市，如果大家不要對一、兩件小過失碎碎唸的話……總之至少他目前為止尚未發生過失。」

智慧如日出照耀了科隆如壯闊之景的臉龐。

「啊。」他說。「我懂了。誒，你怎麼不一開始就說呢，諾比？」

「嗯，決定權在你啊，佛瑞德……我是說，隊長。」諾比誠摯地說。

「但假使威默斯先生不同意怎麼辦？他幾個星期就會回來了。」

「那也夠久了。」諾比說。

「你不介意？」

「我？介意？我才不會。你懂我的，佛瑞德，我一直準備盡我的一份心力。」

「諾比？」

「是的，佛瑞德？」

「洋裝……」

「什麼事，佛瑞德？」

「我想我們再也不會做……舒緩交通的工作了？」

「對，佛瑞德。可是我覺得我要隨時做好準備，以免你忽然決定再次出動。」

「對嘛，我就覺得你會這麼想。」

諾比和科隆踏進偽城廣場總部時，維繫警員敬禮。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馬上讓你知悉，長官。」他揮舞著一張方紙說。「我才剛從羅德尼那裡拿來的。」

「誰？」

「羅德尼是橋上的小惡魔，長官。他在測速造像盒專職畫超速的馬車，記得嗎？沒有人餵他吃東西。」維繫補了一句，語帶些許責備。

「喔。有人超速。」科隆說。「所以呢？」他又看了一下。「上面畫的是那些地底矮人在用的轎子，是嗎？扛轎的山怪一定在移動！」

「這是司康剛剛被偷之後畫的。」維繫說。「羅德尼在角落寫了時間，看到了嗎？有點奇怪，我覺得。會不會像是某種接應，長官？」

「爲什麼矮人會想偷一塊不值錢的石頭？」科隆說。「尤其是地底矮人。他們穿的那些蠢服裝真令我毛骨悚然。」

沉默的憤怒震撼了耳膜，轟然一聲，像巨大的屋梁落在祠堂。辦公室裡有三個矮人。

「你們兩個！你們應該去外面巡邏！」壯臂中士咆哮。「我這會兒在奇頭林街有件事要去辦！」

三個矮人全大步出去，不知何故甚至齊步走得氣呼呼的。

「哼，他們那是在幹嘛？」科隆說。「是不是有點太敏感啦？威默斯先生天天都在說這種話，卻沒有人在意。」

「什麼？喔，沒有。氣味很清楚。往山裡走，正如你所說。」蓋斯普坐下，用後腳搔身體。
「有問題，對不對……？」羅波說。

「嗯，假設有件事真的很糟，你真的不會想知道，然後我知道是什麼……如果我跟你說了，你會有什麼感覺？我是說，有些人寧願不知道。是私事。」

「蓋斯普！」

「她不是一個人。有另一匹狼。」

「啊。」羅波絲毫不流露情緒的淡淡微笑完全沒有改變。

「呃，是男性。」蓋斯普說。「公狼。呃。肯定無誤。」

「謝謝你，蓋斯普。」

「超男性化。嗯。絕對無誤。清楚明白。」

「好，我想我了解了。」

「這還只是文字形容。其實在嗅覺上，又更爲，嗯哼，顯著。」

「謝謝你的解說，蓋斯普。他們接下來往……」

「繼續直直朝山裡前進，老大。」蓋斯普盡量放柔聲音說。牠不確定人類兩性關係的所有細節，而且至今仍不太相信牠所確定的部分，但牠知道他們比狗狗互助會享受的更加複雜許多。

「這個氣味……」

「是指我剛才說超男性化的氣味？」

「就是這個，對。」羅波平心靜氣說。「你在馬背上還是聞得到，是嗎？」

「我鼻子埋在一袋洋蔥裡都聞得到。」

「好，因爲我覺得我們現在該加快腳步了。」

「我沒聽到有人偷笑，中士。」諾比說。

「喔？喔？你覺得我是中士，是嗎，諾比下士？」

「不是，佛瑞德，我——喔，天啊……」

「我看得出來這裡一切都變得相當鬆懈。」科隆隊長說著，眼中散發邪惡的光芒。「我猜你們全都在想，喔，不過是肥肥老老的佛瑞德·科隆嘛，現在開始有油水好撈了，是吧？」

「喔，佛瑞德，沒有人覺得你老——喔，天啊……」

「就只有肥啊，呃？」科隆來回瞪著辦公室。忽然，違背以往所有先例，每個人對文書工作都極度感到有興趣。

「很好！哼，從現在開始事情就不一樣了。」科隆隊長說。「喔，沒錯。我太懂你們的小技倆了——那誰說的？」

「說什麼，隊長？」諾比說。他也聽到了那聲細語（「我們都是從你身上學的，中士」），但這一刻，他寧可吞紅炭也不敢承認。

「有人含糊不清地說了什麼。」科隆隊長說。

「我相信他們沒有說，隊長。」諾比說。

「還有不准有人那樣瞪我！」

「沒有人在看你！」諾比哭喊。

「啊哈，你以為我不知道這招嗎？」科隆大吼。「不看人卻能瞪人的方式可多了，下士。那邊那個人在用耳垂瞪我！」

「我覺得砰砰警員只是真的對他正在寫的報告很感興趣，佛瑞——中——隊長。」

科隆亂糟糟的羽毛收起了一點。「哼，好吧。我現在要上樓到我辦公室了，可以吧？現在

「對，但那是因為他是山姆·威默斯。」諾比說。

「喔？你是在說我不是嗎？」科隆隊長說。

「嗯，對啊，佛瑞德。你是佛瑞德·科隆。」諾比耐著性子說。

「喔，我是科隆，是嗎？」

「是的，科隆隊長。」

「那他們最好他媽的好好記著！」科隆厲聲道。「我可不是軟腳蝦，我啊，我不會接受那種反抗行爲！我一直說威默斯對這些矮人有點太軟趴趴了！他們領的錢跟我們一樣多，卻只有我們一半的大小！」

「是啦、是啦。」諾比說著揮揮手安慰他，亟欲讓一切冷靜下來。「可是，佛瑞德，山怪比我們大兩倍，他們也拿一樣的錢，所以說——」

「但他們腦容量只有我們四分之一，所以只打了個平，如我所說——」

此刻，他們聽到的聲音又長又深沉，深具威脅性。那是山怪藍螢石的椅子向後推的聲音。

他搖搖晃晃走過科隆身旁，地板嘎吱作響。他的巨手把頭盔從牆面的釘子上取下，走向門口。

「我要去巡邏。」他含糊說。

「再一個小時才輪到你巡邏。」維繫警員說。

「我現在要走。」藍螢石說。他一走到門口，辦公室隨之暗了一會兒，宛如日蝕發生，然後他就走了。

「大家爲何突然之間都這麼敏感？」科隆說。剩下的警員努力避開他的目光。

「我聽到有人偷笑嗎？」他逼問。

門又打開。

「還有別想吐口水在裡面！」科隆大吼。「我知道那招！而且攪拌要用湯匙，懂嗎？那招我也知道。」門甩上。

維繫從諾比顫巍巍的手接過杯子，拍拍他的肩膀。「山怪白聖做了一些品質很好的二等貨，我知道——」他開口。

門打開。「他媽要盜的！」
門又甩上。

「有誰看到最近的零用金嗎？」砰砰警員問。

諾比一臉哀傷，手伸到口袋，拿出一些錢交給了維繫。

「最好去國王道那間精品店。」他說。「買那種薄到看得透的杯子和茶碟，邊緣鑲金邊的那種。」他轉頭看其他警員。「你們這群人在這裡幹什麼？你們在這裡抓不到多少罪犯！」

「偷零用金算嗎，諾比？」砰砰說。

「別在那邊諾比諾比的叫，砰砰！你滾！還有你們！」

日子一天天過去。說得更準確一點，日子噓噓過去。以馬車來說，這輛算是很舒服了。行經此路的馬車都得不斷壓過凹坑，而這輛車晃得就像搖籃一般。起先，那搖晃令人安心。一、兩天後卻變得乏味。景色亦同。

威默斯苦悶地看著窗外。

地平線出現另一座通訊塔。他記得塔都建在路旁，雖然這路並非直線。只有傻瓜會把塔橫跨荒原。你必須記得，有時候，安卡·摩波方圓幾百公里內，仍有山怪消息不太靈通，不知道人類

起，這裡會有一些改變。然後找個人端杯茶給我。」

他們看他走上樓梯，進到辦公室，甩上門。

「唉，那——」砰砰警員開口，但諾比跟科隆相處較久，更懂他的個性，他瘋狂揮動單手示意大家安靜，另一隻手則極爲誇張地放在耳邊。

然後他們全都聽到門喀啦一聲又打了開來，悄悄的。

「改變就像休息一樣，是爲了走更長的路，我想。」砰砰警員說。

「如同歐索力先知所說，好時巴墳場的牛怎樣都好過凱墟榨葡萄汁機裡的涼鞋。」維繫警員引用經文的故事說。

「對，我有聽說。」諾比說。「好了，我們就替他泡杯茶吧。大家喝杯茶心情都會比較好。」

幾分鐘後，警員聽到科隆大吼，聲音甚至穿透了門。

「這杯子是怎麼回事，下士？」

「沒有，中——長官。這是你的杯子。你一直是用這杯子喝茶的。」

「啊，可是，你曉得，這是中士的杯子，下士。警官要用什麼喝東西？」

「嗯，羅波和威默斯先生有他們自己的杯子——」

「不，他們是可以選擇用杯子喝，下士，但警衛隊規章有說，警官要有杯子和茶碟。就在這裡，規章三百零一條，章節C。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覺得我們沒有任何——」

「你知道零用金放在哪裡。通常你是唯一知道的人。你可以走了，下士。」

諾比臉色慘白地走下樓梯，手中拿著那引來一頓惡罵的杯子。

但也曾有過很好的經驗，不是嗎，像上星期？布芝道·傑克在史多百歲國偷了銀器，想駕馬飛奔躲進安卡·摩波影子區的落腳處那次？威默斯訓練出來的史多百歲國警衛隊扁元中士，用通訊塔傳訊給威默斯，訊息到威默斯桌上一小時後，傑克才好整以暇過城門，剛好落入巨石屑中士的懷中。就法律而言，這有點棘手，因為罪不是在安卡·摩波境內犯下的，通訊內容嚴格說來也不屬「全境通緝」，但傑克好心解決了這件事，他狠狠朝山怪揮了一拳，結果以襲擊警員罪名被逮捕歸案，而且亟需治療斷掉的手腕……

坐在一旁的西碧兒傳來輕柔的鼾聲。婚姻，就是由兩個隨時準備發誓「只有另一半會打呼」的人所結合而成的。

伊尼哥·斯金墨弓身在角落讀書。威默斯望著他半晌。

「我去上面透透氣。」他最後說，並打開門。又小又熱的空間充斥著車輪軋軋聲，沙塵四飛。

「公爵大人——」斯金墨站起身開口。

威默斯已爬到車廂側，頭又探回來。「你那態度交不到任何朋友的。」他說完用腳踢上門。

小霹屁和巨石屑在車頂十分舒適。那裡通風多了，而且至少有風景，如果蔬菜也算風景的話。

威默斯卡進兩包行李中間，身體傾向小霹屁。

「妳懂旗號傳訊的事，對吧？」他說。

「嗯，算是，長官……」

「很好。」威默斯遞給她一張紙。「我們今晚落腳處附近一定有通訊塔。把這加密，傳給警衛隊，麻煩妳。他們應該能在一小時內解出來，如果他們問對人的話。叫他們找可璽·理外，她

的肉不好消化。何況，多數村落都靠近大路。

新的公會一定賺了不少錢。即使從這裡，他也看得到鷹架。工人熱切地把更多支架和轉板裝上主塔。下一場暴風雨後，整座塔可能會碎成火柴棒，但那時老闆可能早已賺翻，可以再蓋另外五座塔。或五十座。

一切發展得如此之快。原本誰敢相信？但所有組成要素在數年前早已存在。旗號很古老——幾世紀前，警衛隊就曾用幾座塔傳訊給巡邏警衛。簷怪成天無所事事，只會坐在那裡看東西，他們通常沒什麼想像力，所以也很少出錯。

唯一發生的事，就是大家對於「消息」的看法不同了。曾幾何時，他們曾用這類東西傳遞軍團動態和國王駕崩的消息。確實，那是人民需要知道的，但這種事不需要天天都知道。不，人們需要每天知道的，是安卡·摩波本日牛隻售價多少？這類的事，因為沒漲太多的話，也許把牛趕到昆姆公國會比較好。人民需要知道這種小事。許許多多的小事。小得像是：我的船安全到達彼岸了嗎？這就是為什麼公會不顧一切翻山越嶺把通訊塔蓋到熱努亞，全長足足六千五百公里遠。船繞過恐怖角需要好幾個月。究竟，在一天之內，一個商人會願意付多少錢，以得知自己的船順利抵達？確認貨物值多少錢？有賣掉嗎？商人的名字在安卡·摩波有信用嗎？

賺大錢？喔，賺翻了！

通訊塔流行起來的速度快如所有的大城市風潮。彷彿每個能架起柱子、找到兩個簷怪和一些二手風車機件的人就可以做這行。這陣子光吃頓飯就不斷看到有人每五分鐘就溜出餐廳，檢查最近的塔有沒有自己的訊息。至於那些不找人傳話，從擁擠的房間直接打信號給朋友的人，也造成了附近的人輕微擦傷……

威默斯搖搖頭。那真是無意義的訊息：無腦的腦波感應。

都知道陌生人踏進滿是雞蛋石的城裡只會發生一件事。

維繫爬下鴿籠，緊張地走向總部建築，小心走得俐落一點。主辦公室或多或少可說是空的。這陣子警衛似乎變少了。在這種寒冷的天氣，大家通常喜歡在室內遊手好閒，這會兒卻忽然都異常渴望走出科隆隊長的視線之外。

維繫上樓走到辦公室，敲敲門。

他又敲了一次。沒有回應，他便推開門，小心走到光潔晶亮的桌前，把訊息薄薄的紙塞到墨水瓶下，以免紙飄走——

「啊哈！」

維繫手一抖，墨水噴湧直上。他眼前飄過一陣藍黑色的雨幕，啪答一聲，濺到他身後的東西上。他像機器人一樣轉過身，看到科隆隊長要不是被墨汁潑上去的話，原本該是白白的臉。

「我了解了。」科隆說。「襲擊高階警官是吧？」

「那是意外，隊長！」

「喔，是嗎？那請你說說看，爲何要偷偷摸摸進我辦公室呢？」

「我以爲你不在這裡，隊長！」維繫急忙解釋。

「啊哈！」

「什麼？」

「偷溜進來看我的私人文件是吧？」

「不是，隊長！」維繫稍微恢復了些。「你爲什麼要站在門後呢，隊長？」

「喔？我不能站在我自己的門後，是嗎？」

這時，維繫警員犯了他下一個錯誤。他想擠出微笑。

負責在那裡洗衣服。問吉爾博·吉爾博也行。他似乎總是能掌握一切動態。」

小霹屁讀了訊息，然後看著威默斯。

「你確定嗎，長官？」她說。

「也許。一定要把描述寄出去。名字沒有太多意義。」

「我可以問你怎麼會覺得——」

「是他走路的方式。還有他沒有接柳橙。」威默斯說。「嗯嗯。」

維繫警員正清著老舊的鴿籠，訊息就從通訊塔傳來了。

他這陣子花越來越多時間和鴿子相處。這不是個搶手的工作，所以也沒有人剝奪，至少，這裡的大吼大叫和甩門聲都小得多了。

棲木閃閃發光。

維繫警員享受自己的工作。他在城裡朋友不多。坦白說，他在警衛隊朋友也不多。但這裡至少有人聽他說話，他對鴿子的傳教也頗有進展。

但現在這東西……

訊息是要給羅波隊長的。那代表現在可能該傳給科隆隊長，而且必須親自送去，因為科隆隊長覺得由氣動管送給他的訊息都被人監看。

維繫警員一直都處於安全地帶，直到現在。全教教徒的專長是不會質疑命令，即使是毫無道理的也一樣。維繫因為自幼規規矩矩受教，不論有多瘋狂，他直覺尊重權威。他有相當足夠的時間擦亮盔甲。不知何故，把盔甲擦洗明亮在警衛隊忽然成爲相當重要的事。

雖然如此，要走進科隆的辦公室需要極大的勇氣，如角頭主教要進入雞蛋石之城一般，大家

常會迷失在任何超過三個字的詞彙中。其實，他就功能上來說是識字的。換言之，他認為閱讀和書寫就像靴子——這東西不可或缺，但並不好玩，能夠從中得到樂趣的人總是引人疑心。

當然，威默斯的書桌一直疊著高高的文書，但科隆有想到，也許威默斯和羅波之間發展了一套方法，能分辨出事情孰輕孰重，藉此掌控文書的進度。對科隆來說，那一切簡直神秘得令人迴腸寸斷。文件包含申訴、備忘事務和邀請，很多信件需要「您幾分鐘的時間」以及待填表格，另外還有報告要看，再加上「圖謀不法」和「即刻匡謬」等詞彙，簡直有如驚滔駭浪般震盪著他的思緒，作勢要壓到他身上。

科隆的理智核心納悶著，身為警官，是否不應該夾在中士和這狗屁——不，這令人詬病的文書工作之間，好讓中士繼續盡好中士之責。

科隆隊長一面顫抖，一面深深吸了口氣。從另一方面想，若是有人在偷糖塊，也難怪事情會一塌糊塗！把糖塊搞定，其他一切都會順利！

有道理！

他轉頭，眼睛瞄到角落一大疊令人心虛的文書。也瞄到了空空的火爐。

這就是當警官最重要的事，不是嗎？下決定！

實習警員維繫沮喪地走入主辦公室，正值換班時刻，辦公室都是人。所有人都聚在一張桌子旁，上面放著看來稍微沾了泥的石之司康。

「咬腿警員在賽皮街找到的，就在街上。」壯臂中士說。「竊賊一定是怕了。」

「不過，離博物館滿遠的。」休伊說。「爲什麼要大老遠把司康拖到城的另一頭，又扔在注定會絆到別人腳的時髦城區？」

「嗯，確實有一點奇怪，長官——」

「你是在暗示我有點奇怪嗎，警員？」科隆隊長說。「我有哪一點你覺得好笑嗎？」

維繫望著滿是點點墨水的斑駁臉龐。「完全沒有，長官。」

「你工作表現算差強人意，警員。」科隆說話時，站得有點太靠近維繫。「因此，我不打算對你太嚴苛。沒有人能說我爲人不公正。你貶職爲實習警員，懂嗎？你的薪水會有所調整，回到基本薪資。」

維繫敬禮。這或許是唯一能活著出去的方法。科隆的一隻眼在抽動。

「不過，你可以戴罪立功。」科隆說。「只要你告訴我是誰一直在偷，我說偷，我的糖塊。」

「長官？」

「我知道昨晚有四十三塊。我相當仔細地算過了。今天早上只剩四十一塊，警員。而且糖是被鎖在辦公桌裡的。你能解釋嗎？」

若是維繫有自殺傾向，做人又忠厚老實，他就會說：嗯，隊長，我當然認爲你有許多優異的特質，但我其實心裡有數，你連數自己的手指兩次，答案都會不一樣。

「呃……老鼠嗎？」維繫無力地說。

「哈！你走吧，實習警員，去想想我說的話！」

沮喪的維繫走了之後，科隆隊長坐到他又大又乾淨的桌前。

恐懼的感覺麻木了思緒，如濃霧般籠罩他的頭。濃霧中，腦袋若隱若現的小小部分仍閃現了合理的想法，並告訴科隆，他已超出了自己的深度，那裡的魚鼻頭上都有燈了。

沒錯，他確實有一張乾淨的辦公桌。那是因爲他把所有文書都丟了。

科隆並非不識字，只是他需要思考，需要一點熱機時間才能應付比一張清單更長的東西，他

「那什麼意思？」諾比問。

「嗯，大概翻譯一下，」壯臂說。「我的屁股當屁股很久了，但我不必聽它有什麼話好說。」

「他因為占老百姓便宜罰我半塊錢。」劈膝說。「佛瑞德·科隆誒！他巡邏時根本是提著購物袋！我不過就是在『一串葡萄』酒館免費喝了一品脫的酒，而且我因此發現石豪·瓦利最近手頭突然闊綽起來。這事值得一探。我記得剛進來時和科隆去巡邏，我們一經過咖啡店，他根本就是自動把餐巾塞到下巴下。對方會說：『喔，不用了，科隆中士，我作夢都不願看到你付錢。』以前啊，店家看到他轉過街角就會把桌子備妥了。」

「每個人都會這樣。」壯臂說。

「羅波隊長從來不會。」諾比說。

「羅波隊長他……很特別。」

「可是我要拿這個怎麼辦？」維繫揮著墨跡斑斑的訊息說。「威默斯先生亟需這個資訊，他說的！」

壯臂把紙拿過來看，說道：「好，這應該不難。奇果伯利街的老傢伙沃西·史爹好幾年來都是那裡的工友，他欠我個人情。」

「如果我們要傳訊給威默斯先生，應該跟他說司康和桑奇的事。」休伊說。「你們知道他留了話，要我們讓他知道最新情況。我寫好報告了。」

「何必呢？他都在好幾百公里外了。」

「他知道的話，我會比較開心。」休伊說。「因為我很擔心這件事。」

「那傳訊給他又有什麼幫助？」

「噢，我真命苦啊，我嫩掉了。」維繫警員說。他覺得自己很可悲，變得不如這群（當他不要自己的兩條腿時，會稱之爲的）異教之徒。

「變嫩可能是通風好的關係。」諾比下士說，這人幾乎毫無同理心。

「我是說，我被降職爲實習警員了。」維繫說。

「什麼？爲什麼？」壯臂中士說。

「我……不確定。」維繫說。

「這真是夠了！」矮人壯臂說。「他昨天在桃莉姊妹區開除三名警員。哼，我才不要等到這種事落到我頭上。我要去史多百歲國了，那裡一直在找受過訓練的警衛。我是中士。我可以自己爭取身價。」

「可是，說來，小威默斯也常說這種事啊。我有聽他說過。」諾比說。

「是啊，可是那不一樣。」

「怎麼說？」

「那是威默斯先生。」壯臂說。「記得去年在輕鬆街的暴動嗎？我倒在地上，暴徒拿棒子追打我，威默斯先生徒手用手臂擋住，一拳打在那人頭上。」

「對啊。」另一個矮人劈膝警員說。「你毫無退路時，威默斯先生就在你身後。」

「可是老佛瑞德……你們都知道老佛瑞德·科隆，大伙兒。」諾比好說歹說，同時拿起辦公室爐火上的水壺，把滾水倒入茶壺中。「他對於當警察這件事，從裡到外都清清楚楚。」

「那是他所認定的那種警察，對。」劈膝說。

「我是說，他警察當得比隊上任何人都還久。」諾比說。

一個矮人用矮人語說了些話。幾個比較矮的警員臉上都泛起笑意。

諾比敬禮。「沒有長官！也許那是隱形的繩子，長官。畢竟他們若能在繩子上消失，或許也可以讓繩子消失。顯然如此。」

「有道理，下士。」

「說到道理，長官。」諾比順水推舟。「您忙碌的行程中，可有撥冗想一下升遷新中士的事？」

「有，其實，這件事已想得差不多了。」

「很好，長官。」

「我將你說的每一句話都納入了考量，人選簡直就在我面前直直盯著我瞧。」

「是的長官！」諾比挺胸敬禮說。

「我只希望不會影響士氣。有人升職很可能影響士氣。所以若有任何這類的問題，我希望偷糖塊的人馬上向我自首，懂嗎？」

「是的長官！」諾比的腳幾乎要離地了。

「而且我要全權仰賴你，下士，若打火石中士有任何問題，馬上讓我知道。」

「打火石中士。」諾比小小聲說。

「我知道他是山怪，但我不會讓人說我爲人不公正。」

「打火石中士。」

「我知道我可以信賴你，下士。」

「打火石中士。」

「那就這樣了。我一小時後必須去見爵爺大人，需要一點時間思考。那就是我的工作，思考。」

「因為那樣一來，他就會開始擔心這件事，我就可以不必擔心了。」

「諾比下士！」

「他在門口偷聽，我敢發誓。」壯臂說。「我要走了。」

「來了，隊長！」諾比大喊。他拉開他那髒兮兮破爛書桌的底層抽屜，拿出一包巧克力餅乾，放了一些到盤子上，擺盤相當講究。

「看到你這樣我真的好難受。」壯臂朝其他矮人眨眨眼，繼續說。「你天生適合做個貨真價實的爛警察，諾比。看到你那天分全拋到一旁，決定成爲一個貨真價實的爛女服務生，我心都碎了。」

「哈，哈，哈。你等著瞧吧，我只能這麼說。」諾比抬高音量。「馬上來了，隊長。」諾比進隊長辦公室時，房中有一股刺鼻的燒紙味。

「沒什麼比一爐好火更能提振一天的精神了，我總這麼說。」他把托盤放到桌上說。但科隆隊長絲毫沒有注意。他從鎖上的抽屜拿出糖碗，把方糖塊排成一排。

「你覺得這些糖塊有問題嗎，下士？」他靜靜說。

「嗯，從你每天拿的地方來看是有點髒——」

「有三十七塊，中士。」

「很遺憾，隊長。」

「維繫一定是趁他進來的時候偷走了。他一定用了某種異國的神奇詭技。他們辦得到，你曉得吧，爬到繩子頂端就消失不見，這類的技倆。」

「他有繩子嗎？」諾比說。

「你在取笑我嗎，下士？」

狗無辜地抬頭望著他。大家都知道狗不會說話。

「汪？吠？嗚？」牠說。

「牠訓練有素。」騎馬者說。

「對，最好是。」農場主人身後的聲音說。他現在感到一股無法抗拒的欲望，一心想看這人離開的背影。那微笑開始令他毛骨悚然，這時話語總算傳到他耳中。

「我不知道牠們怎麼進去的。」他說。「門門上了……」

「而且狼通常不會留下錢，對不對？」騎馬者說。

「你究竟是怎麼知道的？」

「原因不少，先生。首先我不禁注意到，你一聽到我的聲音，拳頭便扣得緊緊的，因此我猜你發現——我看看——有三塊錢放在你的雞舍。在安卡·摩波，三塊錢能買六隻上好的雞。」

農場主人張開拳頭，無言以對。錢幣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可是……可是我在城門賣十便士而已！」他哭喊。「誰想買只消問一聲就好了啊！」

「可能不想打擾你吧。」騎馬者說。「既然我都來了，先生，你能賣我一隻雞的話我會由衷感謝——」

農場主人後方的狗說：「汪汪！」

「——兩隻雞，我不會再占用你太多時間。」

「汪汪汪。」

「三隻雞。」騎馬者疲倦地說。「在我照料馬時，你把雞清好、料理好的話，我會樂意一隻付你一元。」

「汪、汪。」

「打火石中士。」

「是的。我是你的話，我現在會去跟他報告。」

白色的雞羽毛散布在原野上。農場主人站在雞舍門口，搖著頭。他抬頭，一個騎著馬的人朝他靠近。

「白天好，先生！你遇上麻煩了嗎？」

農場主人張嘴，想說出什麼聰明話，或至少是凶惡的回應，但有一件事阻止了他。也許是騎馬者背上所掛的劍，也許是那男人淡淡的笑容。莫名的是，那笑容比劍更加嚇人。

「呃，有東西吃了我的雞。」他抖膽說。「狐狸吧，我想。」

「我覺得是狼。」騎馬者接口。

農場主人本來想開口說：「別傻了，這時節我們這裡沒有狼的。」但是又一次，對方充滿自信的微笑令他猶豫了。

「吃了不少雞，對不對？」

「六隻。」農場主人說。

「那麼牠們是從哪裡進來……」

「嗯，這就是奇怪之——嘿，叫那狗滾遠一點！」

一隻瘦小的雜種狗從馬鞍跳下，四處聞著雞舍。

「牠不會惹麻煩的。」騎馬者說。

「我換作是你就不會太囂張，老兄，這人現在心情不好。」農場主人身後傳來一個聲音。他馬上轉身。

牠擺好了心中幾乎是無意識歸類為「保持警戒的忠實伙伴」的姿勢，無聊了。牠心不在焉地抓了抓自己，蜷起身子，擺出眾所皆知的「忠實伙伴蜷曲身子把鼻子壓在屁股下」的姿勢*，沉沉睡去。

牠不久就醒來了，因為牠聽到了人聲。農舍方向也依稀傳來烤雞的香味。

蓋斯普翻過身，看到農場主人和另一個在馬車上的人講話。牠聽了半晌，坐起，困在一道形而上的難題中。

最後，牠舔羅波耳朵叫他起來。

「呖嘶鳴……什麼？」

「你一定要答應會先去拿烤雞，好嗎？」蓋斯普語氣急迫地說。

「什麼？」羅波坐起。

「拿了雞，然後我們就走，好不好？你一定要答應。」

「好，好，我答應你。發生什麼事了？」

「你聽過一個叫史坎卡喇的鎮嗎？」

「我想離這裡差不多十六公里遠。」

「農場主人的一個鄰居剛才告訴他，他們在那裡抓到一隻狼。」

「死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但獵狼人……這地區有獵狼人，對，因為山丘上有羊，然後……他們

* 世上沒有任何其他生物會採用這個姿勢。

「其中兩隻不要加蒜或其他調味，麻煩你。」騎馬者說。

農場主人無言地點點頭。一元一隻雞可不是雞毛蒜皮的小數目。這價碼你不會無端拒絕的。但最重要的是，你無法違抗那個面帶淡淡微笑的人。那笑容彷彿不會動，也不會變。看到如此的微笑，你會希望這笑容能維持越久越好。

他馬上到禽欄拿他最好的雞，伸手去選最肥的……然後停了下來。畢竟，一個瘋到付一元買一隻好雞的人，可能只要一隻尚可的雞就會心滿意足了。他起身。

「只接受最好的，先生。」

他轉身，除了那隻髒兮兮的小狗，那裡沒有人，狗狗跟著他來到雞舍，牠搔抓身體時，四周揚起一片沙塵。

「汪？」牠說。

他朝牠扔了一塊石頭，牠慢慢走開。接著，他選了三隻相當肥美的雞起來。

羅波躺臥在一棵樹下，正將鞍囊上的腦袋位置調整舒適。

「你有看到她想把灰塵中的足跡抹掉的痕跡嗎？」

「有。」羅波閉上眼說。

「她每一次都會付雞的錢嗎？」

「對。」

「爲什麼？」

羅波翻過身。「因爲野獸不會。」

蓋斯普看著羅波的後腦勺。整體來說，牠很享受說話這不凡的天賦，但羅波發紅的耳朵告訴他，這時要採取的是更少見的天賦：沉默。

「大人啊！」

「劇院老闆覺得四個角落的黃色巨夾和這建築物所謂的『調性』不合。當然，巨夾的確讓他無法把劇院開走。」

「大人啊！」

「沒錯。我想這案子建議你可能要多斟酌一下，代理隊長啊！」

「一定要當其他人的模範，大人啊！」

「啊，對。」貴族老大用拇指和食指精心拿起另一張紙，彷彿那是某種稀有的古怪生物。

「其他的話……我看看我記不記得，有一些事確實令我耿耿於懷，所以……啊，對了……另外還有三棟建築、六座噴水池、三尊雕像和沒這條街的絞刑架。喔，還有我自己的宮殿。」

「我完全了解您是因事暫停的，大人啊！」

爵爺頓了頓。他發現很難和科隆說話。他每天交手的都是在對談上處心積慮的人，宛如一場複雜的遊戲。至於和科隆談話，他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思慮，以免複雜到過了頭。

「我追蹤了一下你近期的職業生涯表現，不得不說，我真是越看越感到大為驚奇，因此我想問你，爲什麼警衛隊現在似乎只有二十名人員？」

「大人啊？」

「你不久之前有大約六十人，我相信。」

科隆擦了擦臉。「除去冗才，大人啊！讓警衛隊更精實、更有效率，大人啊！」

「我了解了。你對於手下紀律問題的指控……」說到此，貴族老大拿起更厚的一疊文件。

「……似乎有些過量了。就我看，例如，至少一百七十三件眼睛瞪人、耳垂瞪人和鼻孔瞪人。」

「大人啊！」

必須先訓練狗記得你答應過我雞的事！」

十一點正整，維提納利門口傳來瀟灑輕敲聲。他疑惑地朝木門皺了眉，最後說：「進來。」科隆困難重重地進門。維提納利看了科隆好幾下子，最後就連他也心生憐憫。

「代理隊長，你不需要每一分每一秒都維持立正。」他好心地說。「我允許你放鬆到可以好好轉動門把的程度。」

「是的，大人啊！」

維提納利舉起一隻手掩著耳朵。「你可以坐下了。」

「是的，大人啊！」

「你也可以小聲一點。」

「是的，大人啊！」

維提納利爵爺把注意力撤退到辦公桌。「容我稱讚你光潔的盔甲，代理隊長——」

「吐口沫擦洗乾淨，大人啊！無可取代的方法，大人啊！」汗水從科隆的臉頰涇涇流下。

「喔，很好。顯然你購買了特別多的唾液。那現在，我看看……」爵爺從面前一小疊文書中抽出一張紙。

「好了，代——」

「大人啊！」

「沒錯。我這裡又有一張扣車執法過當的申訴信。我相信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造成嚴重的交通堵塞問題，大人啊！」

「確實如此。這點眾所周知。但其實，你們扣的是歌劇院。」

「所以，桑奇活著嗎？」

「呃……被人發現已死，大人啊！」

「謀殺嗎？」

「大人啊！」

「怪怪。許多人不會覺得這是小事，代理隊長。桑奇，就是其一。」

「可是，大人啊，不是每個人都認同他所做的事，大人啊。」

「我們說的該不會是瓦利斯·桑奇吧？橡膠製品的製造商？」

「大人啊！」

「就我看來，靴子和手套似乎不會有認同的問題，代理隊長。」

「是，呃，其他的東西，大人啊！」科隆緊張地咳嗽。「他製造橡膠小玩意兒，大人啊。」

「啊。保險措施。」

「很多人不苟同那一類的東西，大人啊。」

「那我就了解了。」

科隆再次立正站好。「不自然，我的看法是如此，大人啊。我個人不喜歡不自然的東西。」

維提納利看起來一臉疑惑。「你是說，你吃生肉，睡在樹上？」

「大人啊？」

「喔，沒事、沒事。最近優柏瓦德似乎有人對他感興趣。如今他死了。我作夢都不敢頤指氣使干預警衛隊辦案，這個自然。」

他仔細望著科隆，看這句話他有沒有領會。

「我說，在這喧喧擾擾的城市中，要調查什麼全由你決定。」他提示。

「鼻孔瞪人，代理隊長？」

「大人啊！」

「喔。我還看到，啊對了，其中有項指控是針對休伊警員『讓手臂以叛逆的方式落下』。威默斯司令向我報告時，這位警員的表現向來十分耀眼。」

「他是狡猾的傢伙，大人啊！你不能相信死人！」

「似乎也不能相信大多數活著的人。」

「大人啊！」科隆前傾，臉糾結成一副城府甚深的可怕表情。「這我們私下說，威默斯司令對他們簡直鬆軟到不行。他有太多地方讓他們心存僥倖了。沒有一顆糖是安全的，大人啊！」

維提納利眼一眯，但科隆行星的望遠鏡倍率實在太低，無法察覺他的情緒。

「我確實記得他曾提過幾位警員不守時、行爲不檢和遊手好閒，給其他警員做了糟糕的示範。」貴族老大說。

「這就是我的重點。」科隆意氣風發地說。「一顆爛蘋果壞了整桶蘋果！」

「我想現在只有一籃蘋果了。」貴族老大說。「而且是很淺的扁籃吧，我想。」

「你不用擔心，爵爺大人！我會扭轉這局面。我很快就會整頓他們的！」

「我相信你天生擁有能讓我繼續跌破眼鏡的潛質。」維提納利向後一靠。「我絕對會好好注意你，把你當作要密切關注的人。好了，代理隊長，你有其他事要報告嗎？」

「一切都很好、很平靜，大人啊！」

「但願如此。」維提納利說。「我只是在想，是否有什麼事跟這城市裡任何叫……」他低頭看另一張紙。「……桑奇的人有關？」

科隆差一點吞下了舌頭。「不重要的小事，大人啊！」他設法擠出了話。

十六公里的路了，尤其烤雞香味教牠聞得到又吃不到。

現場看來像在辦市集，折磨狼的活動似乎成了壓軸之類的閉幕儀式。那裡大略架了一圈籬笆。眾人抓著狗的項圈——巨大、笨重、凶狠的狗，牠們野性畢露，滿心興奮、瘋到發癲。

籬笆旁有個籠子。蓋斯普走過去，隔著木欄探看陰影中那一團暗淡的灰毛。

「看來你身陷騷動之中難以脫身了，朋友。」牠說。

和傳說恰恰相反（狼有許許多多的傳說，雖然內容談的大多是人類對狼的看法），受困的狼通常易於哭訴乞憐，而不會憤而野性大發。但這隻一定是豁出去了，牠泡沫滿齧的嘴咬著木欄。

「那你其他的狼兄狼弟呢？」蓋斯普問。

「沒兄弟，矮個兒！」

「啊。孤狼啊，嗯？」最糟的那種，蓋斯普心想。

「犧牲烤雞太不值得了。」牠嘟囔，並且大聲吠著：「你在附近有看到其他狼嗎？」

「有！」

「很好。你想活著離開這裡嗎？」

「我會殺光牠們！」

「好、好，可是牠們有十幾隻，你看。你一點機會都沒有。牠們會把你撕碎。狗比狼多了。」

陰影中，狼眼眯了起來。

「你爲什麼要跟我說，小狗？」

「因爲我是來幫你的，懂嗎？你照我說的話做，半小時就能脫身。不然，你明天就會是別人地上的地毯。你自己決定。當然，你剩下的部分可能還不夠做地毯。」

科隆彷彿手無地圖，迷失在陌生的國度。「謝謝你，大人啊！」他咆吼。維提納利嘆了口氣。「好了，代理隊長，我相信你還有許多事必須去忙。」

「大人啊！我已經計畫好——」

「我是說，我不耽擱你了。」

「喔，那沒關係的，大人，我時間很多——」

「再見，代理隊長科隆。」

走出會客室，科隆在原地僵了一會兒，等待心跳聲從唉唉叫至少變成嗚嗚叫。大體而言，一切算是順利。非常順利。不可思議地順利，其實。爵爺大人真的對他滿懷信心。他稱他為「要密切關注的人」。

科隆納悶他多年來為何如此害怕當警官。根本沒什麼，其實，只要打鴨子上烤架，熟能深咬。早知道他好幾年前就該開始了！當然，威默斯的閒話他是不會說的，威默斯此刻身處危險異地，一定早已自顧不暇……但是，嗯哼，佛瑞德·科隆在山姆·威默斯是菜鳥時就是中士了，不是嗎？這麼多年來都只是因為天生順從，才令他對為官之路感到卻步。等山姆·威默斯回來時，貴族老大替他美言幾句，佛瑞德·科隆絕對會站上晉升之梯。

當然，只要當到正式隊長就好，他一邊想，一邊趾高氣揚走下樓梯——動作格外小心，因為下樓時通常無法趾高氣揚。他才不想升得比羅波隊長高。那樣就……不對了。

這點顯示，不論人對權力多麼渴望，總是會心存一絲尋求自保的本能。

他先拿烤雞了，蓋斯普左彎右繞穿過群眾的腳，心想。太神了。

不過，他們沒有停下來享用。蓋斯普被塞到另一只馬鞍袋中，牠這輩子可不想再像那樣奔波

「真的？你這麼在意這匹狼的下場嗎？」

再次引來哄堂大笑。副市長覺得自己被耍了。「我說的是你的狗，先生。」他聳聳肩說。那小狗吠了一聲。

「不夠有趣的話，不如這樣，我們來賭一磅牛排。」羅波說。那狗又吠了一聲。

「兩磅牛排。」羅波更正。

「喔，我覺得事情本身就夠有趣了。」副市長說。那笑容開始令他毛骨悚然了。「好吧，大伙兒，把狼抓過來。」

那狼被拖到圍欄之中，口水亂流，不住咆哮。

「不，不用綁住牠。」一人正要把韁索綁在柱子上時，羅波說道。

「我們不綁的話牠會逃走的。」

「牠不會有機會逃的，相信我。」

他們望著那笑容，便自動把口套從狼身上解下，逃到安全處。

「好了，爲免你對我們的協議後悔，」蓋斯普說。「我建議你看一下那個騎馬者的臉，好嗎？」

狼抬頭看。牠看了到騎士臉上狼獾般的笑容。

蓋斯普吠了一聲。那狼叫了一聲，然後倒地。

眾人等待。然後——

「就這樣？」

「對，通常是這樣的。」羅波說。「那是一種特別的吠聲，你知道。會讓死者所有的血液在

狼聽著狗吠聲。牠們的意圖不言而喻。

「你有什麼打算？」牠說。

幾分鐘後，人群微微開出一條路，羅波騎馬緩緩接近圍欄。騷動漸漸歇止。馬上的一把劍總能令人心生敬畏。騎在馬上的人通常只是細微末節的事，但這次不然。警衛隊所謂的茁壯和精實最終全長在羅波的肌肉上。

還有那淡淡的笑容。那是你會遠離的那種淡笑。

「大家好。誰負責這裡的？」他說。

大家面面相覷一會兒，衡量彼此的地位，然後一名男子謹慎地舉起手說：「我是副市長，大人。」

「這是什麼活動？」

「我們正要折磨一匹狼，大人。」

「真的？我自己正好有隻力量超凡、勇猛擅戰的獵狼犬。能讓我試著用牠來對付這匹狼嗎？」

觀眾中傳出一些低語，大家的共識是：可以啊！總之，那笑容有點……

「照您意思吧，大人。」副市長說。

羅波手指放到嘴上吹了聲哨。全鎮人民瞠目結舌，只見蓋斯普從他們雙腿之間走出，就地坐下。然後，人群中傳出了笑聲。

沒多久，笑聲就停了，因為那淡笑仍在。

「有什麼問題嗎？」羅波說。

「牠會被一條腿、一條腿五馬分屍的！」

威利金會比威默斯的馬車早一個小時到旅館，以威默斯從來不敢擺出的傲氣，占下好幾間房，並且硬是把威默斯自己的廚子送進廚房。威默斯向斯金墨抱怨過此事。

「但您知道的，公爵大人，您在這裡不代表個人，而是代表安卡·摩波。大家看您時，他們就看到這座城市，嗯。」

「真的啊？那我是不是該停止洗澡？」

「那真是相當幽默，公爵大人。但您懂的，公爵大人，您和城市是一體的。嗯。您受侮辱的話，安卡·摩波就受到侮辱。您與人為友，安卡·摩波就與人為友。」

「真的？那我去上廁所會發生什麼事？」

「決定權在您，公爵大人。嗯，嗯。」

隔天早餐時，威默斯切開水煮蛋的上端，心想：安卡·摩波切下了水煮蛋，我若把烤吐司切成士兵的形狀，我們可能就開戰了。

喜洋洋·小霹屁小心地進門敬禮。「你的訊息有人回覆了，長官。」她給他一張紙條。「是壯臂中士回傳的。我已替你解碼了。呃……博物館的司康找到了，長官。」

「嗯哼，那就是我所謂風雨欲來的風雨。」威默斯說。「我還擔心了好一會兒。」

「呃，其實休伊警員對此感到不安。」小霹屁說。「他說的話有點難以理解，但他好像覺得有人做了個複製品。」

「什麼？複製品的複製品？那有什麼用？」

「我真的也說不上來，長官。你的另一個……假設是正確的。」

威默斯看了一下紙條。「哈。謝了，喜洋洋。我們馬上下去。」

「你在哼歌，山姆。」西碧兒過了一會兒說。「那代表有人要倒大楣了。」

一瞬間凝結，全是恐懼使然。」

「那吠聲光聽也不覺得恐怖啊！」

「『覺得恐怖』，」羅波說。「那有什麼意義嗎？」

他下了馬，穿過人群走到圍欄中，抬起狼的身體，把牠橫放上馬鞍。

「牠發出哼聲！我聽到了——」有人開口。

「那可能是屍體排出氣所造成的。」羅波說著，笑容仍絲毫不減。此話已極其隱晦地表示，羅波聽過上百具屍體臨死前的嘆息。

「對，沒錯。」群眾中傳出一個聲音。「那件事大家都知道。那現在，獎勵勇敢小狗的牛排怎麼辦？」

大家回頭看是誰在說這句話。無人低頭，因為狗不會說話。

「牛排我們就算了。」羅波上馬說。

「不行，我——不行，你不可以這樣。」那聲音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裡到底是誰冒著生命危險在做事，我倒想知道。」

「來吧，蓋斯普。」羅波說。

一邊抱怨，一邊嘟囔，小狗從人群中走出，尾隨著馬走了。

一直等到他們走到市鎮廣場邊緣，人群中才有人說：「喂，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一刻，剛才的魔力隨之解除。但一馬一狗已經飛也似地跑遠了。

威默斯討厭且鄙視身分地位所賦予的特權，但地位還是有那麼一點好處：至少，擁有特權代表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討厭且鄙視特權。

「金黃？有啊。」威默斯說。「就在貓頭鷹身上，還有犀牛的項圈上。」

「我的意思是，」斯金墨說。「安卡·摩波的本色不會走樣。」

「說不定我們會找到新的染料。」威默斯說。「好啦、好啦。我知道你的意思。但聽好，有危險的話，我不會讓僕人身陷險境。這點沒什麼好商量的，懂嗎？他們可以待在這裡，明天再搭郵車過鞍部。現在已經沒有人會攻擊郵車了。」

「我建議西碧兒女士也留在這兒，公爵大人。嗯。」

「絕對不行。」西碧兒說。「我不同意。如果對山姆來說不會太危險，對我來說就不會。」

「我是你的話，我不會跟她爭。」威默斯對斯金墨說。「我真的不會。」

狼對於被拴在樹上不是相當高興，但正如蓋斯普所說，絕對別相信任何人。

他們在離鎮八公里的樹林中稍歇。不會停太久，羅波說。廣場上有些人看起來不只是缺乏幽默感，還很珍惜這項特質。

又吠又叫了幾聲之後，蓋斯普說：「你一定要了解，那邊那傢伙在當地狼社會中是受排擠的那種，有點是那個，啊哈哈，孤狼……」

「所以呢？」羅波從鞍袋拿出烤雞。蓋斯普目光緊盯著。

「但牠晚上有聽到嗥叫。」

「啊，狼會交談？」

「基本上，狼嗥只是在樹上尿尿的另一種方式，表示這是你他媽的樹，但總會連帶透露其他消息。優柏瓦德發生了糟糕的事。牠不知道是什麼。」蓋斯普聲音放低。「私下來說，我們這朋友腦袋被人賣了都不會知道。拿狼來比人的話，牠就像臭老朗。」

「很棒的東西，科技這玩意兒。」威默斯在烤吐司上塗奶油，說道。「我看這東西的確有它的用處。」

「當你笑得那麼亮眼，就代表有人搞小技倆，卻不曉得你骰子都擲出六點了。」

「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親愛的。大概是鄉下的空氣令我神清氣爽而已。」

西碧兒放下茶杯。「山姆？」

「是的，親愛的。」

「現在恐怕不是提起此事的最佳時機，但你記得我去找滿婷老太太的事嗎？嗯，她說——」門口又傳來另一聲敲門聲。西碧兒嘆氣。

這次進來的是斯金墨。「我們該啓程了，公爵大人，方便的話。我希望我們在午餐時抵達斯列克，天黑前過威利納鞍部，嗯嗯。」

「我們一定得這麼趕嗎？」西碧兒嘆道。

「鞍部……有一點點危險。」斯金墨說。「稍微算是不法之地，嗯嗯。」

「只有稍微嗎？」威默斯說。

「只是……先過了那地方，我心情上會好一點。」斯金墨說。「請第二輛馬車跟近一些，最好麻煩手下保持警戒，公爵大人。」

「維提納利爵爺的政治辦公室教了你戰略，對不對，斯金墨？」威默斯問。

「只是一般常識而已，嗯嗯，公爵大人。」

「爲什麼我們不等到明天再過鞍部？」

「恕我直言，公爵大人，我建議不要。因爲一方面，天候漸漸變糟了。而且我相信有人在注意我們。我們一定得表現出安卡·摩波旗幟毫無驚惶的樣子，嗯嗯。」

在哪裡，大家都是一樣的。」蓋斯普說完思量了一會兒，補上一句話：「即使狼也是。」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

「而且她的氣味不對。狼對這種事非常敏感。」

「再跟我說關於狼嗥的事。」

「喔，那就像那個傳訊旗號一樣。消息能傳到好幾百公里外的地方。」

「狼嗥聲之中，有提到……她伙伴的事嗎？」

「沒有。你想知道的話，我會問屁——」

「我比較喜歡用別的名字，你覺得沒差的話。」羅波說。「那種字眼不怎麼好聽。」

蓋斯普翻白眼。「在我們天生四足行走的種族中，這名字完全沒有問題。我們是相當嗅覺取向的。」牠說著嘆了一口氣。「『流浪漢』怎麼樣？就意思來說，呃，算是居無定所的工作者？牠是自由的殺雞狼，這可以吧？」

牠轉向狼，用狗話說：「好了，流浪漢，這人類是個瘋子，相信我，瘋子我見多了。他現在嘴裡口水直流，你若不老實，他會剝下你的獸皮釘到樹上，懂嗎？」

「你跟牠說什麼？」羅波說。

「解釋說我們是朋友。」蓋斯普說完，對那畏怯的狼吠叫：「好吧，他可能不管怎樣都會剝你的皮，但我可以跟他說話，所以你唯一的機會就是一五一十告訴我們——」

「我什麼都不知道！」那匹狼哀叫。「她跟一隻來自優柏瓦德的大公狼在一起！來自『聞起來像這樣』家族！」

蓋斯普嗤了一聲鼻。「那牠離家滿遠的。」

「牠是匹禍狼！」

「牠叫什麼名字？」羅波若有所思地說。

蓋斯普看了羅波一眼。誰在意一匹狼叫什麼名字？

「狼的名字很難解釋。比較像是敘述，懂嗎？不像你自稱叫熊寶寶或瘋狗，你知道……」

「對，我懂。所以牠的名字是什麼？」

「總之，你想知道牠的名字？」

「對，蓋斯普。」

「所以，其實，這匹狼的名字就是你想知道的名字？」

「沒有錯。」

蓋斯普不自在地移了移身子。「屁洞。」牠說。

「喔。」蓋斯普打從心底訝異，羅波居然臉紅了。

「那基本上是摘要，但已經算翻譯得不錯了。」牠說。「我原本不打算說的，但你執意要問……」

蓋斯普不說話了，嗚叫了一會兒，想表達因為沒吃到雞，牠快失去聲音了。

「呃，狼嗥聲透露了許多關於安谷娃的事。」羅波似乎不懂牠的暗示，牠只好繼續說。「呃，牠們覺得她是禍害。」

「爲什麼？她畢竟一路上都變作狼形了。」

「狼討厭狼人。」

「什麼？那一定是搞錯了！她變作狼形的時候，就像狼一模一樣！」

「所以呢？她化爲人形她就跟人一模一樣。那跟事情又有什麼相干？人類不喜歡狼人。狼不喜歡狼人。大家不喜歡狼能像人類一樣思考，不喜歡人可以像狼一樣行動。這剛好告訴你，不論

可能稍微有強盜活動。」

「稍微有強盜活動？」威默斯說。

「是的，公爵大人。」

「你是說他們起床，決定再睡個回籠覺那種活動？還是只搶一杯咖啡錢就好的那種？」

「非常幽默，公爵大人。他們惡名遠播，專抓人質——」

「我並不害怕強盜。」西碧兒說。

「容我——」斯金墨開口。

「斯金墨先生。」西碧兒女士挺起她完整的全身，說道。「我剛才確實明確跟你說了我們要做的事。請你留意，謝謝。領事館有僕人在，是嗎？」

「有一個僕人，我相信——」

「那我們就會樂意盡我們所能將就一下。是不是，山姆？」

「當然了，親愛的。」

他們離開時雪已下大，如羽的雪花大量落下，伴隨潮濕的淡淡嘶響，淹沒了其他所有聲音。馬車沒停的話，威默斯絲毫不知道他們已到了鞍部。

「載您……手下的馬車應該開在前面。」斯金墨說。他們站在雪中，一旁的馬匹呼出蒸氣。「我們應該緊隨在後。我會和馬車夫一起，以防萬一。」

「好讓你在我們被攻擊時，提供政治情勢懶人包給他們嗎？」威默斯說。「不，你要和西碧兒女士待在車內，我會坐在馬車夫座位上。一定要保護好人民，你說是吧？」

「公爵大人，我——」

「但我個人對你的建議感到十分欣賞。」威默斯繼續說。「你坐車內，斯金墨先生。」

「跟牠說會有烤雞犒賞牠。」羅波說。

蓋斯普嘆氣。口譯員的生活真辛苦。「好吧。」牠咆哮。「我會說服他把你鬆開。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告訴你。他給你雞的話不要拿，因為上面會下毒。畢竟是人類啊，嗯？」

羅波看著那匹狼逃走。「奇怪。」他說。「原本以為牠一定餓了，對不對？」

蓋斯普從烤雞中抬起頭。「畢竟是狼啊，嗯？」牠直覺說。

那一夜，他們聽到遙遠的山中有狼群嗥叫。蓋斯普聽到嗥叫之中有一聲單一、孤獨的狼嗥。

通訊塔隨他們深入山中，但是，威默斯注意到，建造方式有些不同。平原通訊塔或多或少就只是一個木製高台，底下有個遮蔭，但這裡雖然設計一樣，一看就知道是臨時搭起的。一旁還有工人在建築石基——是加強工程。他發現，這代表他真的已來到法外之地。當然，嚴格說來，他一離開安卡·摩波就已踏出了自己的法律範圍之外，但只要有人願意遵守的地方，就有所謂的法律。這陣子，城市警衛隊的警徽至少能在平原四方贏得些許尊重，就算對方並不是真的合作。但是來到山上，那只是個難看的別針。

結果斯列克這地方只有一間圍著石牆的馬車旅館，沒別的東西。威默斯發現，旅館窗上設有非常厚實的擋板，火爐那裡也有他原以為是奇怪鐵鍋的東西，後來才認出那是什麼，類似用來封住煙囪的鐵閘門。這地方是預設要抵禦圍攻的，包括能飛的敵人。

他們下車時天下著冰雹。

「暴風雨來了，嗯嗯，嗯嗯。」斯金墨說。「我們得快點。」

「爲什麼？」西碧兒說。

「鞍部可能會關閉好幾天，夫人。我們要是等下去，甚至可能會錯過加冕典禮。而且，呃，

光是知道巨石屑在路上，街上清空的速度比任何武器飛得都還快。

「我有許多判斷。」巨石屑說。

「你拿那東西要小心點。」威默斯說。「你可能會傷到人。」

一行人再次上路，穿過呼嘯的風雪。威默斯在行李中弄個舒服的位子，點了根雪茄。等他確定馬車聲蓋過了所有聲音，便在防水布深處翻找一陣，拿出斯金墨廉價而破爛的皮箱。

他從口袋拿出一小捲黑布，攤在膝上。精緻的開鎖小工具在馬車燈映照下閃了閃。厲害的警察必須能夠如罪犯一般思考。威默斯是個非常厲害的警察。

他也是個生龍活虎的警察，他打算繼續活下去。這就是爲什麼，當箱鎖發出「喀」一聲時，他把皮箱放到搖晃的馬車頂，讓箱蓋背向他，然後他向後倒，小心翼翼用靴子頂開箱蓋。

一柄長刃彈出。那足以對一般盜賊的消化器官造成永久傷害。顯然，有人預期這趟旅行中的旅館保全相當糟糕。

威默斯小心將刀刃安回彈簧槽中，看著箱中的物品。他臉上露出不怎麼快樂的笑容，小心拿起某個東西，那東西閃耀著銀光，設計細緻、精工打造，極其小巧而邪惡。

他心想：有時誤解別人也不錯。

蓋斯普知道他們現在位於山腳高處，買食物的地方越見稀少。在那些孤立農莊，不論羅波敲門敲得再怎麼小心，最後都落得只能跟躲在床底下的人說話。這裡的人不習慣遇上真的只是想買東西的配劍壯漢。

結果到頭來，一般比較快的方法是直接走進去，看一看食品儲藏室的東西，在桌上放些錢，等人從地窖出來就拿得到了。離開最後一間農舍至今已兩天，而且那裡的東西少得可憐，於是羅

斯金墨張開嘴。威默斯眉毛一抬。

「沒有問題，公爵大人，但這是極爲——」

「好傢伙。」

「不過，我想把我的皮箱從馬車頂拿下來。」

「當然可以。查點資料你就不會胡思亂想。」

威默斯走向另一個車廂，探頭進去說：「我們要被突襲了，大伙兒。」

「辣有趣了。」巨石屑一邊轉著十字弓的絞盤，一邊輕哼。

「喔。」喜洋洋·小霹靂說。

「我不覺得他們想殺我們。」威默斯繼續說。

「辣代表不能殺他們嗎？」

「你自行判斷。」

巨石屑的目光沿著一捆厚厚的箭向前瞄準。那是他的主意。既然他巨大的十字弓能在城下以鐵箭射穿大門，他覺得只射一個人太浪費了，於是改造成能夠一次射出一捆，亦即數十支箭的十字弓。箭加速射出時，捆住箭的線應該會斷。事實也確實如此。箭往往經不起巨大的壓力而在空中粉碎。

他稱之爲「和平死者」。說到底，他只試過一次。威默斯曾目睹目標消失。也包括在目標兩旁的一切和武器前方的土壤，以及如雲般捲起的羽毛，那是在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的幾隻海鷗的遺骸。這次，錯誤的地點正位於巨石屑上方。

現在沒有其他警衛願意和巨石屑一起巡邏，除非他們能待在他身後至少九十公尺處。但武器測試效果如期，因爲安卡·摩波就是有人能目睹一切。擊中目標後發生的事情不逕而走，如今，

我們要什麼都可以拿。」

「他們說的是拜託將一切全帶走，只求饒他們一命。」

「對。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明明一直對他們微笑。」

傳出一聲狗嘆息。

「問題就是，瞧，你原本可以用馬載我，但這是深雪，我又是一隻小狗。我的問題就是比較接近地面。我希望我不用明說。」

「我行李中有一些多的衣服，或許可以幫你做一件……外套——」

「外套沒有用。」

另一聲狼嗥響起，這次很近。雪降得更快了。火堆的嘶嘶聲轉爲滋滋作響。然後火熄了。

蓋斯普對雪不熟。牠平常不必面對從天而降的東西。城市中，只要你熟門熟路，永遠都有溫暖之處。總之，雪只會維持一、兩個小時，然後化作棕色爛泥，最後被踩成街上的泥漿。街上。

蓋斯普真的想念街上。牠在街上很聰明。在這裡，牠和泥巴一樣笨。

「火熄了。」他說。

羅波沒有回答。

「火熄了，我說……」

這次傳來了鼾聲。

「嘿，你不能睡！」蓋斯普哀叫。「現在不行。我們會凍死。」

下一聲嗥叫似乎近在幾棵樹之外。蓋斯普覺得牠在無盡的雪簾中看到黑暗的身影。

「……幸運的話。」牠咕噥道，舔舔羅波的臉，這動作通常會使被舔的人拿起掃把，在街道

上追打蓋斯普。此時只傳來另一聲鼾聲。

波不顧蓋斯普的嫌惡，直接留了些錢下來。

森林變濃密了。赤楊樹變成松樹。每晚冰雪陣陣。星星是霜凍中的針孔。而且，隨日落而升，日益冷冽又淒厲的就是那狼嗥。

嗥聲四起，穿透冰凍森林的悲慟巨嗥。

「距離近到我都聞得到牠們了。」蓋斯普說。「牠們如影隨形好幾天了。」

「至今從未有過狼無緣無故襲擊成年人類的真實案例。」羅波說。一人一狗蜷縮在披風下。

過了一會兒，蓋斯普說：「那是好事，是嗎？」

「什麼意思？」

「就這就是，當然我們狗腦只有一丁點，但就我聽來，你剛才說的話，差不多是在說『不會有有緣有故的成年人類活著回來回報』，對吧？我是說，你說的狼只是必須確定，殺人要挑個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安靜地方，對吧？」

披風上積了更多雪。披風又大又重，紀念著在安卡·摩波雨中度過的不少漫漫長夜。披風前火堆搖曳，嘶嘶作響。

「我希望你沒說這些話，蓋斯普。」

雪花又大又急。冬季迅速籠罩了山區。

「你希望我沒有說？」

「但是……不，我相信沒有什麼好怕的。」

吹雪幾乎覆蓋了披風。

「你在最後那邊不該用馬交易雪鞋的。」蓋斯普說。

「那匹可憐的馬已累壞了。總之，那根本不算交易。那些人都不從煙囪下來。他們確實有說

好吧，那就這樣吧。牠會成爲別人人口中背水一戰而名留犬史的蓋斯普、護主犧牲的英烈之犬、忠犬小蓋……可惜沒有人會活下來傳述這個故事……

牠咆哮：「是我的！我的！」牠邊跳邊吼地衝向最近的黑影。

一隻從天而降的巨爪重擊到牠身上，以大字形將牠壓倒在雪中。牠抬頭看到白色的狼牙和長鼻口，再望到那看似熟悉的眼睛。

「是我的。」那狼吠著。是安谷娃。

馬車在路上慢到像走路一般，路上顛簸，坑洞滿布，大雪不斷，黑暗中每一個坑都是破壞輪子的陷阱。進入鞍部幾公里後，威默斯看到路旁閃出火光，他自顧自點點頭。舊時土石流留下的石堆如岸夾道，石堆再過去是一片森林。

他靜靜跳到馬車後，消失在黑影之中。

前馬車停了下來，一條木頭橫擋在路上。四周有些動靜，然後馬車夫跳進泥巴中，死命拔腿往回奔下鞍部。人影在樹中移動。其中一人停在第一輛馬車門口，伸手轉門把。

一時間，世界屏息。那群人一定感覺到了，因爲門口那人已跳到一旁，裡面傳出一聲「喀」，然後整扇門和周圍的框全向外噴成一團木屑。

說到火光，威默斯有一次注意到，只有白癡才會跑到火光和拿著兩千磅膂力拉張的十字弓的山怪之間。地獄之鬼還沒有被放出來。那只是巨石屑而已。但從幾公尺外，你分不出差別。

* 不過，對於明天才會餵你的手，要忍住不咬就難上太多太多了。

蓋斯普的思緒快速運轉。當然，牠是隻狗，狗和狼……嗯，是一樣的吧？大家都知道。所所以，內心不可靠的聲音說，也許仔細說來，並非蓋斯普和羅波都遇到麻煩。也許只有羅波有麻煩了。對，上吧，兄弟！我們一起狂野地在月光下奔馳吧！但首先讓我們吃了這隻猴子！

換隻爪子想……

牠有硬足掌病、軟足掌病、傷猛炎、舔尾炎、癩疥和後頸牠碰不太到的奇怪東西。蓋斯普絲毫無法想像狼會說：嘿，牠是我們一伙的！

而且，儘管牠乞憐打鬥、偷拐搶騙樣樣精通，牠從來不曾真的是一隻「壞狗」。要接受這個結論，必須幾經明晰的理論思辨，尤其考量到屠夫的石板上，不知曾有多少香腸和上等肉排消失不見，現場只留下一道灰色模糊飛影和一塊尿騷味十足的地毯。但即使如此，蓋斯普腦中清楚知道，自己從未越界，牠僅止於是隻「調皮的狗」。牠從來沒咬過餵牠的手*。牠從來不會在地毯上「那個」。牠從來不推卸「責任」。真是倒楣透了，但就是這樣。那就是狗的使命。

牠哀鳴一聲，眼看四周的黑影圈子越繞越小。

一雙雙眼睛發著光。

看不見的死之毒牙包圍了牠，牠又哀鳴一次，然後吠聲一轉，化爲咆哮。

這吼聲顯然沒嚇到誰，甚至蓋斯普也自覺無奇。牠緊張地搖著尾巴，以愉快到糾結的語氣說：「只是經過！沒礙到任何人！」

牠扎扎实實地感覺到，雪花後的陰影越來越擁擠。

「所以，你們放過假了嗎？」牠尖叫。

這句話似乎也不被理睬。

「有點冷，山姆。」

「妳沒受傷吧？」

「沒有，山姆。」

「手放在我看得到的地方，威默斯公爵！」

「你能答應我一定會放她走嗎？」

一道火光在威默斯臉附近搖曳，黑暗中出現一池亮光，他點起了雪茄。

「拜託，威默斯公爵，我又何必這麼做呢？但我相信安卡·摩波會付一大筆錢贖你的身！」

「啊。我就知道。」威默斯說著搖熄火柴，雪茄尾端的光亮了一會兒。「西碧兒？」

「什麼事，山姆？」

「躲。」

有一秒鐘，全場只聽到吸氣聲，然後西碧兒向前趴下時，威默斯的手從身後劃一道弧伸向前，伴隨如絲般的破風聲，那人的頭應聲後倒。

斯金墨跳上前，趁那人十字弓掉下時將它拿起，舉起開火。另一人中箭搖晃。威默斯一面注意別處的騷亂，一面抓著西碧兒，扶她回馬車上。斯金墨消失了，但黑暗中的尖叫聽起來不像威默斯認識的人。

然後……四周只剩雪落於火焰時的嘶嘶聲響。

「我……覺得他們走了，長官。」小霹屁的聲音說。

「不會比我們快！巨石屑？」

「長官？」

「你還好嗎？」

另一個身影手伸上第二輛馬車的門，威默斯馬上從黑暗中發射十字弓，正中那人肩膀，發出屠夫切肉聲。然後斯金墨跳出窗口，落地時優雅地翻身，不若書記官模樣，他在一名強盜身前站起，手刀劈過去，擊中那人的脖子。

威默斯以前就看過這招。手刀通常會讓人生氣，偶爾會讓人失去力量。他從未見過這招能砍斷人頭。

「所有人不准動！」

西碧兒被推出馬車。她身後的人走出來。他拿著十字弓。

「威默斯公爵！」他大叫。字在峭壁間迴盪。

「我知道你在這裡，威默斯公爵！而且這是你的夫人！我們有不少人！出來，威默斯公爵！」

雪花遇火嘶嘶作響。

空中傳來一聲低響，緊接著傳出第二聲鐵刺入肌肉的聲音。一個披著帽子的人跌進泥中，抱著腳。斯金墨慢慢站起。拿著十字弓的男人似乎沒有發現。

「這就像下棋，威默斯公爵！我們已奪下山怪和矮人的武器，王后也在我手中了！你要是敢射我，你能確定我沒有時間把箭射出嗎？」

火光映照著夾道的扭曲樹林。

好幾秒過去。然後威默斯的十字弓落在光環之中，發出相當大的聲響。

「幹得好，威默斯公爵！現在請現身，麻煩你了！」

斯金墨認出光線邊緣出現的人影，那人雙手舉高。

「妳沒事嗎，西碧兒？」威默斯說。

噙樂音。

威默斯扶西碧兒從馬車下來。「妳現在感覺如何？」

她虛弱微笑。「看來這件洋裝必須送給清潔工了。」她說完看到他的表情，又多笑了一點。

「我知道你會有什麼行動，山姆。你走得又慢又冷冰冰的，那代表真的很可怕的事情要發生了。我不怕。」

「真的？我操——超級怕的。」威默斯說。

「斯金墨先生怎麼了？我記得他翻著他的皮箱咒道——」

「我猜伊尼哥·斯金墨活得好好的。他周圍的其他人可就不一定了。」威默斯嚴肅地說。

旅館大廳一片沉默。有一對男女，應該是旅館主人和他妻子，兩人身體平貼著吧台後的牆。

十幾名其他房客排在牆邊，手舉在空中。啤酒從幾個打翻的酒杯滴下。

「一切正常又安寧。」巨石屑轉身說。

威默斯發現大家都盯著他。他低頭。他的衣衫破爛。泥血沾滿衣裳。融雪從他身上滴下。他渾然未覺自己右手仍握著十字弓。

「路上遇到了一點麻煩。」他說。「呃，你們知道是怎麼回事。」

沒有人動。

「喔，老天啊。巨石屑，把那鬼東西放下，可以嗎？」

「好，長官。」

山怪放下十字弓。二十四個人全都再次恢復呼吸。然後骨瘦的女人從吧台後繞出來，朝威默斯點點頭，小心從他手中接過西碧兒的手，指向寬大的木梯。威默斯不解她為何朝他皺眉。

這時，他才發現西碧兒全身在顫抖。淚水從她臉上流下。

「感覺我的手腕相當圓滑，長官。」

「你們兩個駕那輛車，我來駕這輛，我們趕快逃出這裡，可以嗎？」

「斯金墨先生在哪裡？」西碧兒說。

樹林中又傳來另一聲尖叫。

「別管他了！」

「可是他——」

「別管他了！」

他們駕車爬上鞍部，雪又下得更大了。深雪拖著輪子，一片白茫茫中，威默斯唯一可見的只有馬匹較深的黑影。然後雲一度稍散，他看一眼就巴不得雲不要散，因為這下子他才知道，自己左側的黑暗再也不是岩壁，而是陡峭的懸崖。

到了鞍部頂，大雪中透出旅館的燈火。威默斯將馬車開進庭院。

「巨石屑？」

「長官？」

「我負責殿後。確定這地方的安全，可以嗎？」

「是的長官。」

山怪跳下車，將新的一捆箭放入「和平死者」的溝槽。威默斯及時注意到他的意圖。

「門用敲的就好，中士。」

「沒問題，長官。」

山怪敲門進去。裡面嗡嗡談話聲戛然而止。威默斯聽到門後傳來模糊聲響：「辣個安卡·摩波的公爵要進來了。有人有問題嗎？直管說。」同時傳來和平死者弓弦緊拉，發出顫弦的輕微嗡嗡

威默斯托起西碧兒的下巴。「妳還好嗎，親愛的？」他說。

「對不起我讓你失望了，山姆。」她低聲說。「可是真的好可怕。」

大自然設計威默斯時，將他打造成一個無法在大庭廣眾下親吻妻子的人，因此他無能為力地拍拍她的肩膀。她覺得她讓他失望了。這令人無法承受。

「妳就……我是說，小霹靂會……我會……把事情解決馬上過去。」他說。「我們會選個好房間，我想。」

她點點頭，頭仍低著。

「然後……我只是出去透透氣。」

威默斯走到外面。雪暫時停了。月被雲半遮面，空氣滿是霜味。

人影從屋簷跳下時，威默斯轉身將那人的身體頂到牆上，對方訝異萬分。

威默斯眼紅地看著斯金墨映著月光的臉。「我他媽——」

「向下看，公爵大人。」斯金墨說。「嗯嗯。」

威默斯發現他感得到依稀有刀尖輕刺著他的肚子。「向下看多一點。」他說。

斯金墨向下看，吞了口口水。威默斯也有一把刀。「看來，您真的一點兒也不是紳士。」

「忽然來個動作，你同樣也紳士不起來了。」威默斯說。「現在看來，我們陷入了科隆中士堅持要喚作『殭屍菊花』，簡稱僵局的狀態。」

「我向您保證我不殺您。」斯金墨說。

「那我知道。」威默斯說。「但你不曾試著殺我嗎？」

「不。我來這裡是爲了保護您的，嗯嗯。」

「維提納利派你來的，是嗎？」

「還有，呃，我妻子有點受到驚嚇。」他無力地說。「小霹屁下士！」他大喊，掩飾自己紊亂的心緒。

喜洋洋·小霹屁從門口走進來。

「和西碧——」

他話沒說完，因為現場一片譁然。有人伸手指著，有人大笑。小霹屁停住，低頭向下看。

「怎麼了？」威默斯用氣音問。

「呃，是我，長官。安卡·摩波的矮人時尚還沒有傳到這裡，長官。」小霹屁說。

「裙子？」威默斯說。

「是的，長官。」

威默斯環視眾人的臉。他們似乎震驚大於憤怒，不過他看到角落有一、兩個矮人對此絕對不是很高興。

「和西碧兒女士一起過去。」

「那可能不是非常好的主——」小霹屁開口。

「去你媽的！」威默斯忍不住大罵。眾人沉默。一個衣衫襤褸、滿身鮮血又手持十字弓的人，就是能引起別人注意。罵完，他身體發顫。他現在只想要一張床，但他在睡前最想要的，望眼欲穿的，就是喝他個一杯酒。而他不能喝。他很久以前就了解，一杯之後就不只一杯了。

「好吧，跟我說原因。」他說。

「所有矮人都是男的，長官。」小霹屁說。「我是說……傳統上來說。在這裡大家都是這麼想的。」

「好，站在門外，或……或閉上眼之類的，可以嗎？」

基本上，那是個彈射裝置。畢竟十字弓的原理也不過如此。

「這東西上箭也太歹毒了。」威默斯說。「我抵著石頭上箭差點射穿自己。一次只能上一支箭。」

「但那一箭無人能預料，嗯嗯。」

威默斯點點頭。你甚至能把這東西藏在褲子裡。不過一想到那彈簧圈力量靠身體如此之近，就需要鋼鐵般的意志，發生不幸的話，也會需要鋼鐵般的別的。

「這不是武器。這是殺人用的。」他說。

「呃，大多武器都是殺人用的。」斯金墨說。

「不，不是。武器之所以為武器，其實是讓你不必殺人。武器的意義在於……擁有。展示給人看。警告用的。這不屬於武器。這是深藏在身上，等你拿出來暗中殺人的。另一個東西呢？」

「公爵大人？」

「掌心刀。別想對我說謊。」

斯金墨聳聳肩。某個銀色的東西隨此動作從他袖中射出。那是一把形狀精緻的刀，一邊是護柄，沿著他手側滑出。他外套裡發出「喀」一聲。

「老天啊。」威默斯吸了口氣。「你知道人們曾試過刺殺我幾次嗎，嗯？」

「知道，公爵大人。九次。公會懸賞您頂上人頭六十萬元。上次提案時公會成員無人自願。」

「嗯。」

「哈！」

「順便一提，當然非官方之請，若能知道可敬的尤斯塔·巴辛利哥爾遺體的下落，我們感激不盡，嗯。」

「您知道我們向來不會暴露——」

「這倒是真的。你們這些人情操真的相當高尚。」威默斯說完呸了一聲。「在那方面。」兩人都放鬆了一點。

「您留我一人身陷敵人之中。」斯金墨說，但語氣絲毫不含責備之意。

「我爲什麼要在意一群強盜的下場呢？」威默斯說。「你是刺客。」

「您怎麼發現的？嗯？」

「警察會看人走路的方式。克拉奇人說，腳是人的第二張臉，曉得嗎？你那有點斯文，傳達出『我好無害』的走路方式，實在完美到過於虛偽。」

「您是說您光從我走路的方式——」

「不。你沒有接柳橙。」威默斯說。

「別開玩笑——」

「不，一般人要麼會接，要麼會躲。你則是判斷出那沒有危險。我手拉住你時，感覺得到你衣服下有鐵器。於是我寫下你的外型描述，傳訊回去。」

他放開斯金墨走向馬車，暴露自己的後背。他從馬車夫座位拿了個東西下來，走回來，拿那東西朝斯金墨揮一揮。

「我知道這是你的。我從你行李偷拿出來的。我在安卡·摩波不論在任何時候，若抓到誰帶這種東西，必定會用唯有警察才懂的辦法，讓他這一輩子都過得極爲悲慘。這點清楚了嗎？」

「您若曾抓到誰在安卡·摩波有這種東西，公爵大人，嗯，他們仍會慶幸不是刺客公會先抓到他們，嗯。這東西在城內列爲我們的禁物。但我們現在離安卡·摩波相當遙遠。嗯。」

威默斯在手中把那東西翻來覆去。看起來依稀像長柄鐵鎚，或也許是個怪模怪樣的望遠鏡。

「一定要有規則，否則只會變得毫無秩序。嗯。您有您的準則，我們有我們的準則。」
「而你被派來保護我？」

「我也有其他技能，不過……對。」

「你哪一點覺得我需要你？」

「嗯，公爵大人，在這裡他們沒有規則。嗯。」

「我大半輩子都在和沒有規則的人打交道！」

「對，這個自然。但您殺他們時，他們不會再站起來。」

「我從來沒有殺過人！」威默斯說。

「您射了那盜賊的喉嚨。」

「我瞄準的是肩膀。」

「對，那東西的確會向左偏。」斯金墨說。「您是說您從來沒有試圖殺過任何人。反之，我有。而在這裡，猶豫恐怕不是個選項。嗯。」

「我沒有猶豫！」

斯金墨嘆氣。「在公會，公爵大人，我們不會……大出風頭。」

「大出風頭？」

「那點雪茄的事……」

「你是說，我閉著眼，他們必須在黑暗中注視火光的事？」

「啊……」斯金墨猶豫。「但是他們可能當下就會射死您。」

「不。我不構成威脅。而且你聽到他的聲音了。我經常聽到那種聲音。他不會太快射殺人，不會白白浪費了那份樂趣。我想，你沒有簽下要殺我的合約？」

威默斯搔搔鼻子。「他是那個想在我刮鬚泡下毒的傢伙嗎？」

「是的，公爵大人。」

「嗯，除非他是個超級長泳高手，不然應該還在行經恐怖角到嘎特的船上。」威默斯說。

「我另外也付了船長一千元，要他在抵達塞賓勾之前別解開鐵鍊。那樣一來就得花上漫長的時間徒步穿過克拉奇叢林，我相信他的稀有毒藥知識在那裡能大大派上用場，不過也許不比解藥的知識更 useful。」

「一千元！」

「嗯哼，他身上有一千兩百元。我把剩下的錢捐給陽光病龍收容所。對了，我有收據。你們這些人很在意收據，我想。」

「您偷他的錢？嗯嗯。」

威默斯深吸一口氣。他的聲音傳出來時平緩而冷靜。「我不會浪費我自己任何一分錢。更何況他之前還想殺我。就把那場鍛鍊當投資，爲他身體健康好。當然，他若有機會特地來找我，我一定會確定他得到應得的一切。」

「我十分……驚異啊，公爵大人。嗯嗯。巴辛利哥爾的劍術相當高超。」

「真的？我向來沒有耐心去發現這類的事。」

斯金墨露出他的淡笑。「兩個月前，有人發現理查·李德理爵士被綁在創始人廣場的噴水池，全身被漆成粉紅色，身上還插上一支旗，就在——」

「我覺得我很仁慈了。」威默斯說。「不好意思，我不玩你們那一套遊戲。」

「暗殺不是遊戲，公爵大人。」

「你們那群人玩暗殺是有自己的一套。」

「該起床了。」牠大叫。

羅波睜開眼，眨眼甩開雪，然後試著移動身子。

「你可以躺著別動嗎？」蓋斯普說。「想像牠們是非常重的羽絨被子，如果有幫助的話。」羅波微微掙扎。堆在他身上的幾匹狼換個姿勢。

「讓你保暖身子。」蓋斯普露出緊張的笑容說。「狼毛毯，懂嗎？當然，你身體會發臭一陣子，但癢總比死掉好，嗯？」牠勤快地用後腳抓抓耳朵。一匹狼朝牠叫。「不好意思。食物馬上就來了。」

「食物？」羅波咕噥。

安谷娃出現在羅波的視線中，她穿皮衣和綁腿褲。她站著低頭看他，雙手插腰。一旁的蓋斯普十分驚訝，羅波還真的設法用手肘撐起自己，移開了好幾匹狼。

「妳在跟蹤我們？」他問。

「不，是牠們在跟蹤你們。」安谷娃說。「牠們覺得你真是有夠蠢的。我從狼嗥聲中聽到的。而且牠們沒錯！你們三天以來毫無進食！山上的冬天不會拖一個月，不會先出現什麼轉冷的跡象。冬天一晚上就來了！你們爲何這麼笨呢？」

蓋斯普四望這片空地。安谷娃已重新生起火。蓋斯普若非親眼見到肯定不會相信，但貨真價實的狼爲她拖著貨真價實的落木。然後另一匹狼出現時，抓了一隻小鹿，秋天剛過仍肥嘟嘟的。他聞到烤鹿的味道流起口水。

羅波和安谷娃之間出現了人類的某種複雜情結。聽起來像爭執，但聞起來不像。總之，最近的所有事件對蓋斯普來說都完全合理。母的跑走，公的追她。就是這麼一回事。其實通常是約莫二十個大小不一的公的，但顯然，蓋斯普承認，人類就有點不同了。

「沒有錯。」

「你仍會發誓嗎？」

「我以身爲刺客的榮譽發誓。」

「好。」威默斯說。「當然，我很難接受這說法。而且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斯金墨，但你的動作不像一般刺客。爵爺這個、大人那個的……紳士所就讀的學校就是公會，可是你——天知道我沒有任何不敬之意——不完全算——」

斯金墨摸摸額髮說：「我是拿獎學金的孩子，公爵大人。」

我的天哪，果然，威默斯心想。你在每一條街上都找得到外行的普通刺客。他們大多精神錯亂、爛醉如泥，或其實是辛苦了一天的可憐女人，回到家再也無法忍受丈夫舉起的手，二十年來受的氣忽然湧上心頭。人在殺害陌生人之際，能夠不帶惡意或滿足感，只有工匠完美造出作品的驕傲之情，這可是相當罕見的天賦，軍隊都得花上好幾個月努力灌輸，年輕的士兵才能意會。要殺害從未見過的人，大多數人會避開來。

公會一定要有一、兩個像斯金墨的人。某個哲學王八蛋不是曾經說過，政府需要屠夫，也需要牧羊人？威默斯拿起小十字弓說：「好吧，拿去。但你可把這句話記好，我只要哪一次、哪一次在街上看到一把，擁有者就會發現這玩意塞到了太陽照不到的地方。」

「啊。」斯金墨說。「那是在藍塔山上的藍科那兒，有個名字很可笑的地方，對不對？離這裡只有八十公里左右，我相信。嗯嗯。」

「放心，我會找到捷徑的。」

蓋斯普又試著吹羅波的耳朵。

「我來的地方，我們都吃像你一樣的東西。」牠說。

「有道理、有道理。」蓋斯普咕噥著退開。「我不懂，待人和和氣氣，結果卻是這樣的下場……」

火堆附近的人類情緒越來越複雜了。蓋斯普坐倒，然後趴下。

「妳可以跟我說的。」羅波正開口。

「那就太花時間了。你總是想把事情搞清楚。總之，這不關你的事。這是我們家的事。」羅波手朝狼一揮，問道：「牠是妳親戚？」

「不是。牠是……朋友。」

蓋斯普耳朵一擺，心想：噢喔。

「牠以狼來說體型非常大。」羅波緩緩說著，彷彿在整理新的訊息。

「牠是一匹非常大的狼。」安谷娃聳聳肩說。

「狼人？」

「不是。」

「只是狼？」

「對。」安谷娃酸酸地說。「只是狼。」

「牠的名字是……？」

「牠不會反對你叫他戈文。」

「戈文？」

「牠曾吃下一個叫戈文的人。」

「什麼，吃整個人？」

不久，牠覺得，羅波會注意到火堆旁坐著的大公狼。到時候狼毛會飛起來。人類是吧，嗯？蓋斯普不確定自己的身世。有一點獐犬，有一些長耳犬，可能還混著別人的腳，雜種狗特質最多。但牠有著一點信心，相信所有狗都有一丁點的狼血，而牠的狼血現在緊急告訴他，坐在火堆旁的狼是你甚至不敢直視的那種。

倒不是說那匹狼一臉凶惡。牠不需要。牠就連坐在那裡不動，都散發出擁有堅強實力的沉著。蓋斯普若非贏家，好歹也是多場街頭打鬥的倖存者，因此，即使有幾頭獅子和一名手持斧頭的人撐腰，牠也絕對不會對抗這匹狼。

於是，牠側身溜到一匹傲慢地望著火的母狼身旁。

「唷，狗娘。」

「那嘶啥？」

蓋斯普重新擬定策略，試探道：「嗨，狐媚的……嗯……：：：狼女士。」

氣溫驟降，代表這句話也沒成功，牠只好又懷抱希望說：「哈囉，小姐。」她鼻子轉過來對著他，雙眼一眯。「你嘶啥？」話語冰冷滑過每一絲音節。

「蓋斯普是我的名字。」蓋斯普吠著，語帶狂喜。「我是狗。就是某一種狼。所以，那妳叫什麼名字呢？」

「走開。」

「我沒有冒犯之意。對了，我聽說狼會找伴相伴一生，對吧？」

「所以呢？」

「真希望我可以。」

蓋斯普全身僵住，因為那匹母狼的口在他鼻子前方三公分猛然一咬。

「我從來沒那麼想。我是說，妳會覺得狼和狼人——」

「就是這樣。」安谷娃嘆氣。

「妳說這是妳家的事。」羅波說，彷彿一一清點腦中的清單。

「我是說那是個人的事情。戈文大老遠跑進安卡·摩波來警告我。牠爲了趕路，白天甚至都睡在送木材的馬車上。你能想像那需要多大的膽量嗎？這跟警衛隊沒有關係。這跟你沒有關係。」

羅波環視四周。雪又下了起來，在火上化爲雨。

「我現在在這裡。」

「走開。拜託。我自己可以解決。」

「然後妳會回來安卡·摩波？解決之後？」

「我……」安谷娃遲疑了。

「我想我應該留下來。」羅波說。

「聽好，城市需要你。」安谷娃說。「你知道威默斯全靠你——」

「我辭職了。」

一時間，蓋斯普覺得牠聽得到每一片雪花落地的聲響。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跟老石臉怎麼說的？」

「嗯，沒有說。他已經啓程去優柏瓦德了。」

「威默斯要來優柏瓦德？」

「當然不是。只是足以確定那人不會再設下更多狼陷阱。」安谷娃笑了。「戈文牠……滿不一樣的。」

羅波看著那匹狼微笑。他拿起一塊木頭，輕輕拋向牠。狼咬住木頭，如狗一般在空中接住。「我相信我們會成爲朋友。」他說。

安谷娃嘆氣。「等一下。」

身爲無人注意的旁觀者，蓋斯普看著戈文目光不離羅波，相當緩慢地把那塊木頭咬成兩半。

「羅波？」安谷娃溫柔地說。「別再這麼做了。戈文跟這些狼甚至不是同一個血族的，牠直接接掌了整批狼群，無人敢吭一聲。牠不是狗。而且牠是殺手，羅波。喔，別露出那表情。我不是說牠會撲向四處遊蕩的孩子，或吃掉古怪的老奶奶。我是說，當牠覺得一個人類該死，那個人類就死定了。牠永遠、永遠都在戰鬥。牠就是如此，相當單純。」

「牠是個老朋友？」羅波說。

「對。」

「一個……朋友。」

「對。」安谷娃翻白眼說，語調起伏而諷刺。「有一天樹林裡下起大雪，我掉進一個古老的陷阱坑，被一群狼給找到，原本要殺了我，但戈文出現，降服了牠們。別問我爲什麼。人有時就是會做出一些事。狼也會。就這樣。」

「蓋斯普說狼和狼人處不來。」羅波耐著性子說。

「牠說得對。如果戈文不在這裡，牠們可能已經把我分屍了。我可以看起來像匹狼，但我不是狼。我是狼人！我也不是人類。我是狼人！懂嗎？你知道人們是怎麼形容的嗎？嗯哼，狼不會說話，牠們直接咬喉嚨。狼對氣味相當敏銳。你騙不了牠。你騙得過人類，但騙不過狼。」

「可是，七個？巨石屑殺了一個，然後……我殺了一個，有幾個受傷了，接著斯金墨殺了……一個……」威默斯聲音逐漸變小。

他望著斯金墨。他坐在餐廳另一端擁擠紛亂的大眾桌。威默斯和西碧兒附近一片荒涼。西碧兒認為就順斯金墨的意吧。那瘦小的男人在乾淨、自成一格的小世界中喝湯，四周手臂揮舞、手肘互架。他下巴下甚至還塞了條餐巾。

「他們……死得非常徹底。」小霹屁低聲說。

「喔，這真是……有趣。」西碧兒說著，嬌柔地擦擦嘴。「我從來不會在早餐的湯裡喝到香腸。這叫什麼，喜洋洋？」

「旨方湯，夫人。」小霹屁說。「意思是『脂肪湯』，我們已接近史魔脂堡的油脂層了，而且其實，湯不但營養，也能禦寒。」

「真是非常有趣。」西碧兒女士看向丈夫。他目光仍停在斯金墨身上。門打開，巨石屑躲了進來，把雪敲下他指節。

「辣天氣不算太糟。」他說。「他們說早點出發是好主意，長官。」

「我確信是如此。」威默斯說完心想：他們不希望像我這樣的人在附近逗留。誰知道下一個死的是誰。

好幾張他昨晚依稀留下印象的臉，現在都不在了。有些旅者甚至更早啓程，這代表消息可能已傳出去了。他搖搖晃晃進來，渾身是血和泥，手持十字弓，而且你知道嗎，他們回去尋找，竟發現七具死人屍體。這種故事只要傳到十五公里之外，他手上就會多出一把斧頭，現場變成三十個死人外加一條狗。

外交生涯確實有個好的開始，是吧？

「對。參加加冕典禮。」

「他捲入這件事了？」安谷娃說。

「捲入什麼事？」

「喔，我家人最近……很愚蠢。我不確定我知道所有的事，但狼族都很擔心。狼人惹出亂子時，真正的狼總是深受其害。人類會撲殺任何有毛皮的生物。」安谷娃望著火一會兒，然後硬打起精神說：「所以現在誰負責發號施令？」

「我不知道。佛瑞德·科隆資歷最深。」

「哈，對。他的惡夢。」安谷娃猶豫了一下。「你真的離開了。」

「對。」

「喔。」

蓋斯普又聽了一陣落雪聲。

「好吧，你現在自己一個人也走不遠。」安谷娃起身說。「再休息一小時。然後我們會穿過黑森林。那裡還沒有降下太多雪。我們要趕的路不少。希望你能跟上。」

隔天清晨早餐時，威默斯注意到，其他房客都離他遠到不行，根本是已經攀到牆上了。

「外出的大伙兒大約半夜回來了，長官。」小霹屁輕聲說。

「有抓到嗎？」

「嗯……算是有，長官。他們找到七具屍體。」

「七具？」

「他們覺得其他人可能逃走了，有一條路可以攀上岩石。」

的東西，嗯。」

啊，威默斯心想，我們這位刺客書記，他的情緒倒不是真的那麼毫無起伏。

「安卡·摩波一直想和其他國家維持良好關係。」西碧兒說。「嗯，至少這陣子。」

「我覺得我們說不上有在努力，親愛的。」威默斯說。「只是我們發現——馬車爲什麼停下來？」

他拉下窗子。「發生什麼事了，中士？」

「等勒些矮人，長官。」山怪朝下喊。

好幾百位矮人，四個一排，踏步穿過白色的原野走向他們。他們有著……威默斯心想，某種相當毅然決然的氣勢。

「巨石屑？」

「是的長官？」

「想辦法看起來不要太像山怪，拜託了？」

「死命在試，長官。」

縱隊一和他們並行，有人便大吼命令隊伍停下。一名矮人從隊伍中出來，走向馬車，怒吼道：「噠嗝爾的茲克?!」

「你希望我來處理嗎，公爵大人？」斯金墨說。

「我他媽的才是大使。」威默斯說著下了車。

「早安，矮人（語帶貶意地），我是警花的工頭威默斯。」這是他自以爲說得通的矮人語。西碧兒聽到斯金墨發出小聲的哀嘆。

「喀爾茲？噶爾噠薩喀呀德？」

一行人上馬車時，他看到車門側邊卡著一個小飛鏢。金屬製，有著一葉葉的金屬刀片，光是看著就能感受到飛鏢速度，彷彿一碰就會燙傷手指。他繞到馬車後面。那裡有另一個更大的箭頭高插在木板上。

「他們在上坡時想追上你們。」斯金墨在他身後說。

「你殺了他們。」

「有些人逃走了。」

「我可真是訝異。」

「我只有兩隻手，公爵大人。」

威默斯抬頭看著旅館的招牌。板子上粗糙地漆著一顆巨大的紅頭，有著象鼻和象牙。

「這間是第五元象旅館。」斯金墨說。「等我們行經藍科，你就可以把法律拋到後頭了，公爵大人。在這裡，知識最重要。你留下的，就是你能留下的。你擁有的就是你戰鬥得來的。適者生存。」

「安卡·摩波也滿無法無天的，斯金墨先生。」

「安卡·摩波有許多法律。只是大家不遵守而已。而那個啊，公爵大人，就好比是另一碗油脂的事了，嗯嗯。」

他們在護衛下出發。巨石屑坐在帶頭的馬車頂，那輛車已少了一扇門，那一側幾乎全毀。四周是一片廣闊、平坦而一成不變的白色雪景。過了一會兒，他們經過一座通訊塔。從石基上的燒痕看來，有人覺得沒消息就是好消息，但天光中，旗號開關打著信號。

「全世界都在看。」威默斯說。

「但世界從不關心。」斯金墨說。「直到現在。現在世界倒想掀開這國家的蓋子，拿走下面

回部隊。

命令吼出。矮人再次出發，他們離開大路，前往森林。

「好了，似乎全都解決了。」斯金墨說著回到馬車上。「小霹屁小姐的事有點爭執不下，但矮人確實相當尊重複雜的文件。有事情出問題了，但他不肯明說。他想搜馬車。」

「最好說搜就搜。爲什麼？」

「誰知道？我說服他我們有外交豁免權。」

「那你怎麼跟他說我的？」

「我設法說服他相信你是個十足的白癡，公爵大人。嗯嗯。」

「喔，真的嗎？」威默斯聽到西碧兒忍著笑。

「那是必要的，相信我。街上的矮人語不適用，公爵大人。但我一指出你是貴族，他——」

「我不是——嗯，我並不真的是個——」

「對，公爵大人。可是請容我向你建言，許多外交手段的關鍵就在於，表現得比你真正的自己更笨。你已經有個好的開始，公爵大人。現在我想我們最好繼續移動，嗯嗯。」

「很高興看到你不再那麼恭敬拘束的，斯金墨。」他們再次上路時，威默斯說。

「喔，對啊，公爵大人。我現在更了解你了。」

那一晚接下來的事，蓋斯普的記憶有點混亂。狼群移動很快，牠發現狼都跑在羅波前面，把雪踩平。可是對蓋斯普來說還不夠平。最後有匹狼叼住牠的頸背，一面帶著牠走，一面口齒不清地抱怨著臭味。

雪一會兒停了，雲後透出一絲月光。四周，或遠或近都有狼嗥。狼群不時停下，在空地或山

「等一下，等一下，這我知道……我相信你是道德淪喪的矮人。我們握個手就算談妥了吧，矮人〔語帶貶意地〕。」

「沒錯，那就差不多沒問題了，我想。」斯金墨說。「嗯嗯，嗯嗯。」

年長矮人鬍子下看得見的臉龐漲紅起來。其餘矮人部隊對馬車裡的東西更感好奇。

矮人頭頭深吸一口氣。「噠克啦哈？」

小霹屁跳下馬車，裙襬在風中飛舞。

不約而同，部隊每個人的頭全轉過來看她。他們的頭頭眼睛凸了出來。

「布噹？喀啦啊！德喀啦嘎『哈啊喀』！」

威默斯看到小霹屁圓圓小臉上的表情。

他上方傳來鏗鏘一聲，巨石屑把上膛的和平死者架到馬車邊，大聲告訴全世界：「我知道辣個罵她的話。辣不是好話。我不想再聽到辣句話。」

「喔，這一切真的相當愉快，嗯嗯，嗯嗯。」斯金墨下車說。「好了，大家請放輕鬆一點，我們才有可能活著離開這裡，嗯。」

威默斯伸出手，小心將巨石屑的十字弓頭推到比較沒那麼具威脅性的方向。

斯金墨說話相當快，聽在威默斯耳中，就像一連串流利而標準的矮人語，不過他確定自己不時聽到「嗯」的聲音。他打開皮箱，拿出幾張巨大的蠟封文件。矮人一臉懷疑地查閱，並指著小霹屁和巨石屑。斯金墨一手不耐煩地揮舞，這是世界共通的手勢，代表「那不重要」。矮人查閱了更多文件。

最後，矮人以更為共通的肢體語言傳達「我可以讓你倒大楣，但現在懶得理你」，並揮揮手叫斯金墨走開，再瞪了威默斯一眼，表示不論眼前事實為何，威默斯就是矮他一截，接著大步走

「我不想，你知道，擔心你或什麼的。」蓋斯普哀嚎。「可是我們四周不完全都是友善的朋友，懂我意思嗎？我們的戈文不打算贏得『對人類搖尾巴獎』，不論在哪裡都一樣。」

「他最後睡覺是什麼時候？」安谷娃從狼群中擠過來，追問道。

「真的不知道。」蓋斯普說。「我們這幾天都在快速行進。」

「沒睡覺、沒食物，沒有保暖的衣服。」安谷娃怒吼。「白癡！」

戈文附近有些狼發出吼聲和抱怨。蓋斯普在羅波的頭旁邊坐下，看安谷娃……爭執。

牠無法說純正的狼語，而且狼溝通時，姿態和肢體動作比狗來得更為重要。但再笨也看得出来事情不太順利，現場氣氛絕對隱含著更多「氣氛」。蓋斯普感覺到，事情若急遽走樣，一隻小狗能存活的機率等同於一只巧克力做的壺放在炙熱鍋爐上。

抱怨和吼聲不斷。一匹狼（蓋斯普在心裡給牠取名為「尷尬」）不怎麼高興。有幾匹狼看似也同意。還有一匹狼朝安谷娃露出牙齒。然後，戈文站了起來，搖下身上的一些雪花，漫不經心地環視四周，走向尷尬。

蓋斯普感覺牠身上每一絲狗毛都豎到底了。

其他狼蜷縮向後。戈文不理會牠們。牠離尷尬幾公尺遠時，頭一歪，說：「哼嚕嚕嚕？」

那可說是個愉快的聲音。但蓋斯普骨子深處都迴盪起一段樂音，意思是：現在，我們可以有兩個方法。一是簡單的方法，真的非常簡單。

你不會知道難的方法是什麼。

尷尬和牠四目相交一會兒，然後低下頭。

戈文吼了些什麼。六匹狼由安谷娃領著，大步奔向森林。

牠們二十分鐘後回來。安谷娃又化爲人類（起碼是……蓋斯普糾正自己，化爲人『形』），

脊潔白之處加入。

蓋斯普拖著腳走向安谷娃，嗥聲在他們四周響起。「這是爲了什麼？」牠問。

「政治。」安谷娃說。「談判。我們正越過別人的領土。」

蓋斯普看向戈文。牠沒有加入嗥叫，只是坐在稍遠之處，莊嚴地望著羅波和狼群。

「牠必須請求別人許可？」蓋斯普問。

「牠必須確定牠們會讓我通過。」

「喔。那會造成牠的困擾嗎？」

「沒有牠咬不開的事。」

「喔。呃，嗥叫聲有說到任何關於我的事嗎？」

「『瘦小、噁心、臭烘烘的狗』。」

「啊，是了。」

他們幾分鐘後再次出發，通過了一長段月光下白雪覆蓋的山坡，前往森林，蓋斯普看到幾個黑影斜斜地穿過雪地，迅速朝他們而來。一時間，他被兩隊狼群夾在中間，一舊一新。然後他們原本的護衛離開了。

所以我們換了可敬的新護衛啊，牠跑在模糊的灰腳牆之中，心裡想著。是我們之前沒見過的狼。我只希望狼嗥中有句話是「嘗起來不好吃」。

後來，羅波倒在雪地裡。他花了些時間把自己再次撐起。狼群不知所措地圍在四周，不時瞄向戈文。蓋斯普趕上羅波，笨拙地跳過雪地。

「你還好嗎？」

「跑……不……動……」

他又數了一次。二十六，門口傳來一聲敲門聲。

門向內撞開，科隆心懷鬼胎地跳起。「啊哈！來打斷我啊，嗯？喔……」

那聲「喔」是因為敲門的是陶偶剃夫警員。他比門還高，強壯到能把山怪撕成兩半。他從來不這麼做，因為他是一個嚴守道德的生命體，但就算是科隆也不願跟雙眼是發光紅洞的傢伙爭論什麼。

陶偶通常不會傷人，因為他們頭中有咒文，命令他們不這麼做。剃夫頭中沒有咒文，但他不會傷人，因為他認定那不道德。這留下了一絲疑慮，因為假如惹他惹過頭，他可能會重新考慮。

陶偶身旁的人是休伊警員，他俐落敬禮，說：「我們來拿薪水請款單，長官。」

「薪什麼？」

「薪水請款單，長官。月薪單。然後我們會上呈到宮殿，領回薪水，長官。」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昨天把那張單子放到你桌上了，長官。維提納利爵爺簽了名。」

科隆藏不住他飄移的眼神。如今，火爐那黑灰已溢得滿地。休伊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

「我不曾看過那種東西。」科隆說著，臉上的血色有如被吸乾的冰棒。

「我確定我看過，長官。」休伊警員說。「我不會忘記這種事，長官。其實我清楚記得曾告訴維繫警員：『老頑固，我這就去把這——』」

「聽好，你看得出來我是個大忙人！」科隆厲聲說。「去找一位中士解決這件事！」

「除了打火石中士之外沒剩任何中士了，長官。而且他所有時間都花在四處問人他該做什麼。」休伊警員說。「總之，長官，請款單一定要由高階警官來簽——」

科隆站起，指節抵在桌上大吼：「喔，我『一定要』，是不是？這話還真敢講！『一定』是

六匹狼套上轡頭，拉著一個巨大的狗雪橇。

「從山上村落人家借來的。」雪橇滑到羅波身旁停下時，她說。

「他人真好。」蓋斯普決定不要深究這事。「不過我很訝異能看到狼戴轡頭。」

「嗯，簡單的方法就是這個。」安谷娃說。

真怪，蓋斯普在雪橇上躺在羅波身旁，心裡想道。羅波聽到流浪漢聊到狼嗥，說是訊息能傳進山裡的時候，不是很感興趣嗎，我這狗要是疑心病重，我會懷疑他是不是知道他若真的身陷險境，她會爲他回來，他是不是決定把一切賭在上面……

牠從毛毯下探出頭。雪扎著牠的雙眼。距離羅波只有幾公尺遠處，跑在雪橇旁，在月光下發出閃閃銀光的，正是戈文。

這就是我，蓋斯普心想。卡在人和狼之間。這就是狗命。

這就是生活，代理隊長科隆心想。現在幾乎沒有任何文書會傳上來這裡了。努力地又壓又擠之下，他完全清掉了過去累積的工作。這裡也安靜多了。

威默斯在這裡的時候（科隆忽然發現自己思考「威默斯」三個字時，已不會加上「先生」），主辦公室全都吵吵鬧鬧的，紛紛擾擾，你幾乎聽不見自己說話。完全沒有效率，就是這樣。怎麼能期待有人會好好辦事呢？

他又數了一次糖塊。二十九。他在茶裡用了兩塊，數量沒有錯。硬派作風奏效了。他走去把門打開一條縫，好能稍微看到辦公室。能用這招抓他們把柄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安靜。也乾淨。每一張桌子都很乾淨。跟以前的一團糟比起來好太多了。

他走回辦公桌數糖塊。二十七個。啊哈！有人想把他搞瘋。哼，你想玩我就陪你玩。

鋼郊不如威默斯所預期。其實他發現很難解釋他原本預期的樣子，但總之，這裡不是。

鋼郊座落在一座狹窄的山谷，一條潔白的河流蜿蜒其中。城有城牆。城牆不像安卡·摩波那樣，起初是爲了限制擴張，後來變成石材來源。此處的城牆有內有外。山丘上有城堡。這地區的山丘上大多有城堡。路上有高聳的城門。

巨石屑敲敲車廂。威默斯探出頭。

「路上有辣些人。」山怪說。「他們有雞。」

威默斯從窗外望去。那裡有六名警衛，他們手上確實拿著戟。

「他們要幹什麼？」他問。

「我想他們也想看看我們的文件，搜索一下馬車。」斯金墨說。

「文件是一回事。」威默斯下了車說。「但沒人能翻我們的東西。我懂這招。他們沒有要找什麼，只是想來個下馬威。你跟我來幫忙翻譯。」他又補充：「別擔心，我會展現外交手腕。」

兩個擋住路的人確實戴著頭盔，手持武器，但他們的制服不符合制服的制式模樣。警衛啊，威默斯心想，都不應該穿紅藍黃才對。大家會注意到他們的出現。威默斯喜歡可以混在人群中的制服。

他拿出警徽高舉，笑臉迎人地向前，提高聲音說：「就這樣翻譯，斯金墨先生：哈囉，警官同志，如你所見我是威默斯司——」

刀鋒劃了過來。若威默斯不停下，他就會撞上去。

斯金墨向前，皮箱已打開，一手拿著好幾張莊嚴的文書，嘴已不停道出適宜的句子。一名警衛接過那幾張文書，凝視著。

吧？你們這些傢伙，有人願意給你們工作就算走運了！一群殭屍、瘋子、草坪裝飾、石頭！我已經受夠你們了！」

休伊身子向後彎，躲到口沫範圍之外。「那我恐怕必須將此事稟告警衛隊公會了，長官。」

「警衛隊公會？哈！打從何時開始有這警衛隊公會了？」

「不知道。現在幾點？」諾比下士從容走進辦公室。「起碼一定有幾個小時了。早上的事，隊長。」

「你跑來這裡幹嘛，諾比？」

「請叫我諾比先生，隊長。既然你問了，我就告訴你，我是警衛隊公會主席。」

「才沒有那鬼東西！」

「全部合法，隊長。在宮殿申請登記過的。大家也一股勁兒地加入了，相當神奇。」他拿出他骯髒的筆記本。「有幾件事要跟你談一談，你有空的話。嗯，我說幾件事——」

「我不會忍受這種事！」科隆醬紅著臉，怒吼道，「這是嚴重背叛！你們全都被解雇了！你們全——」

「我們全部在罷工。」諾比冷靜地說。

「我解雇你們的話，你們就無法罷工！」

「我們罷工總部在微光街的酒桶酒吧後包廂。」諾比說。

「嘿，那是我的酒館！我禁止你們在我自己的酒館罷工！」

「你想談判時我們都會在那裡。來吧，兄弟們。我們現在正式進入罷工抗爭。」

他們大步走出去。

「走了就不要回來！」科隆在他們身後大叫。

拜託就讓他知道何時該收手吧，他祈禱。

他耳邊聽到警衛彼此交頭接耳。他聽到「威利納」這個詞。

隊長後退敬禮。「他爲造成這一切不便道歉，並希望你享受待在他美麗城市的時光。」斯金墨說。「他特別希望你去一趟弗多尼王子廣場的巧克力博物館，他姊姊在那裡工作。」

威默斯敬禮。「跟他說我覺得他是個未來前途光明的警官。」他說。「這前途，我相信，很快會包括打開這他媽的城門。」

斯金墨才翻譯到一半，隊長就已朝手下點點頭。啊哈……

「問他的名字。」威默斯說。那人很聰明，他等這句話翻譯好之後才回答。

「坦突尼隊長。」斯金墨說。

「我會謹記在心。」威默斯說。「喔，跟他說他鼻子上有隻蒼蠅。」

坦突尼沒上當。他目光毫不游移。威默斯咧嘴笑了。

至於城鎮本身的樣子……就是個城鎮。屋頂比安卡·摩波來得斜，他們允許了一些手持線鋸的神經病爬上木建築亂搞自娛，漆的顏色也比安卡·摩波更繽紛。這點其實不代表什麼。很多有錢人之所以變得有錢，比喻上來說，全靠不漆房子²。

馬車搖晃壓過鵝卵石路。不是對的那種鵝卵石，當然。威默斯知道。

馬車又停了。威默斯從窗口探出頭。這次是兩名衣容不整的警衛擋住了路。

「啊，這我認得。」威默斯冷冷地說。「我想這次我們剛好遇上了科隆尼斯柯和諾比斯基。」

編譯註

2 在碟形世界，不漆房子在古時是「違法」行為。

「這是故意侮辱。」斯金墨努力保持笑容，偷偷從嘴角說話。「有人想看看你的反應，嗯，嗯，嗯。」

「他們？」

「不是。我們被人看著呢。」

文件遞了回來。接著是一段簡短扼要的對談。

「警衛隊長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他必須搜索馬車。」斯金墨說。

「不行。」威默斯說著，同時領會了對方隊長那張白臉上的表情。「有人耍小技倆我最清楚，因為我自己就做過。」

他指著馬車門說：「有看到嗎？跟他說那是安卡·摩波紋章。這是一輛安卡·摩波馬車，屬於安卡·摩波財產。他們要是敢碰，就形同向安卡·摩波宣戰。」

他看到斯金墨翻譯時，對方緊張地舔了舔嘴唇。可憐的傢伙，他心想。這也非他所願。他原本可能期盼今天能寧靜地看守大門，上頭卻下達了命令。

斯金墨說：「他說他非常抱歉，但他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他由衷理解大人會希望向高層表達抗議，嗯，嗯，嗯。」

一名警衛伸手轉開馬車門。威默斯砰一聲關上。

「告訴他戰爭即刻開始。」他說。「然後戰事會慢慢擴大。」

「公爵大人！」

警衛看向巨石屑，若無其事地拿著和平死者不是一件輕鬆的事，而且他甚至不是裝出來的。

威默斯和警衛隊長四目相交。那人如果還有理智，他就會了解，巨石屑一發射那玩意兒，他們就會全體陣亡，馬車還會高速飛出去。

威默斯讓自己再次快速掃了一眼聚集的沉默群眾。他看到拿戟的警衛眼中閃著恐懼。他們不想這麼做，跟那隊長一樣。

「不如這樣吧，斯金墨。」他說。「跟警衛說安卡·摩波大使體恤他們的辛勞，也讚賞他們的衣著品味，並且將馬上遵守他們的命令。這樣應該可以吧？」

「當然，公爵大人。」

「那現在把馬車調頭，巨石屑。走吧，斯金墨？」

斯金墨的神色倏地一變。

「我們大概在回頭十五公里處會行經一家旅館。」威默斯繼續說。「天黑前應該到得了，你覺得呢？」

「可是你不能走，公爵大人！」

威默斯轉身，動作相當緩慢。「你可以再重複一次剛才那句話嗎，斯金墨先生？」

「我是說——」

「我們要走了，斯金墨先生。當然，你要怎麼做你自己決定。」

他坐進馬車。對座的西碧兒握拳說：「幹得好！」

「對不起，親愛的。」馬車調頭時，威默斯說，「那間旅館看起來不太舒適。」

「他們自作自受，這群小惡霸。」西碧兒說。「你讓他們好看了。」

威默斯望出去，在群眾邊看到一輛有暗窗的黑色馬車。他從窗中黑影看得出有人在那裡。倒楣的警衛正看著那輛馬車，像在等待指令似的。一隻戴著手套的手懶倦地揮了揮。他開始默默讀秒。十一秒後，斯金墨追上馬車，跳上腳踏板。

「公爵大人，看來警衛行為未經許可，會受到懲罰——」

他下車走向他們。「怎麼？」

兩人中比較胖的那個猶豫了一下，然後伸出手說：「訃照。」

「斯金墨？」威默斯頭也不轉地輕聲說。

「啊。」斯金墨和他們交談幾句之後說。「現在問題似乎出在巨石屑中士。看來在白晝期間，山怪不得出現在這個城區，除非他們的……主人替他們簽辦護照。呃……鋼郊唯一能出現的山怪是戰俘。他們必須攜帶身分證件。」

「巨石屑是安卡·摩波公民，也是我的中士。」威默斯說。

「可是，他是山怪。也許爲了外交考量，你能寫個短——」

「我需要訃照嗎？」

「是護照……不用，公爵大人。」

「那他也不用。」

「可是，公爵大人——」

「沒有可是。」

「但請容我建議——」

「也沒有建議。」

其他警衛慢慢靠了過來。威默斯注意到四周的注目。

「他可能會被武力驅逐。」斯金墨說。

「這倒是我不想錯過的實驗。」威默斯說。

巨石屑喃喃開口說：「我不介意回去，如果——」

「閉嘴，中士。你是自由的山怪，這是命令。」

「靠我大拇指的刺痛感。」威默斯小心地擺出面無表情的樣子說。「我有非常奇特的拇指，尤其刺痛感更是一絕。」

「真的？」

「噢，千真萬確。」

狗的性生活比人類簡單太多了，蓋斯普判定。那會是值得期待的事，只要牠先設法找到伴。不會在這裡發生，這是絕對的。牠一旦靠得太近，母狼就會張嘴朝牠咬，而且不只是作勢警告。牠踏出的每一步都要相當謹慎。

不過，人類的性關係真正的奇特之處在於，就算衣服穿得好好的，對坐在火堆兩端，仍能一直持續下去。一切全在於他們說出口，又盡在不言中的話，以及他們對望又別開目光的方式。

一夜之間，狼群又換了。山更高了，雪更脆了。狼群大多和羅波生的火相隔一段距離——遠近恰到好處，剛好能宣示自己是孤傲的野生動物，不必依賴火堆這種東西，但還是能稍微取暖。

更遠之處是戈文，牠來回看著兩人。

「戈文牠們憎恨我家人。」安谷娃說。「我跟你說過，當狼人的力量太過強大，受苦的永遠是狼群。狼人比較聰明，躲得掉獵人追捕。那就是為什麼狼比較喜歡吸血鬼，吸血鬼不會理牠們。狼人的話，有時還會獵狼。」

「我很訝異。」羅波說。

安谷娃聳聳肩。「為什麼？狼人也獵捕人類，不是嗎？我們不是好人，羅波。我們全都都很恐怖。不過我哥哥狼邦比較特別。父親懼怕他，母親也是，她只是不承認而已。但她覺得狼邦能讓家族更強大，所以放縱他。他逼走了我另一個弟弟安椎，還殺了我妹妹。」

「不對，他們是經過許可的。我一直注意著他們。他們有接到指令。」威默斯說。

「可是，外交上，最好接受這個解——」

「所以那些可憐蟲會遭到吊拇指酷刑虐待？」威默斯說。「不行。你只管回去，告訴下達命令的那個誰說，我們所有人在這座城市都能自由來去，知道嗎？不論長得是什麼樣子。」

「我不覺得你真能要求這點，公爵大人——」

「那些傢伙拿著老舊的勃雷·壯臂牌武器，斯金墨先生。出產自安卡·摩波。大門的那些人也是。這是交易，斯金墨先生。這不就是外交的重點之一嗎？你回去跟黑色馬車中那個誰談一談，談完最好請他們借你一匹馬，因為我想我們可能已經走得有點遠了。」

「或許你能等——」

「想都別想。」

後來馬車都走到了城外，斯金墨才再次趕上。

「你的兩項要求都沒有問題。」他喘著氣說，臉上似乎閃現了一絲欽佩之情。

「好傢伙。叫巨石屑再調頭，麻煩你？」

「你在笑，山姆。」威默斯坐回來時，西碧兒說。

「我只是在想，我可能會喜歡外交生活。」威默斯說。

「還有別的事。」斯金墨上了馬車說。「有關某個……矮人擁有的歷史文物，有些傳言說——」

「石之司康是多久前被偷的？」

斯金墨的嘴開了好一會兒。然後他闔上嘴，眼睛一眯。

「你究竟到底是怎麼知道的，公爵大人？嗯？」

「妳能怎麼辦？」羅波說。「若妳父母都無法控制他——」

「我們年輕時會打架。『大混戰』，他這樣說的。但我光是吼就能嚇跑他。狼邦不喜歡覺得有人能打敗他，所以我想我出現他不會太高興。他都計畫好了。優柏瓦德的這個區域能夠一直，嗯……順利運作，是因為沒有人太過強大，但如果矮人自己開始分裂，狼邦那傢伙就能占盡便宜，帶著他愚蠢的手下和愚蠢的旗幟。」

「不過，我不想看到妳打鬥。」

「那你就不要看！我沒有叫你跟來！你以為我爲此而自豪嗎？我有個弟弟是牧羊犬！」

「冠軍牧羊犬。」羅波誠懇地說。

蓋斯普看到了安谷娃的表情。那是你從來不會在狗臉上看到的表情。

「你是真心的。」她最後說。「你真的是真心的，對不對？你真心這麼想。你遇到他，你也不會覺得在意，對不對？對你而言，所有人都是人。我一個月有七天必須睡在狗籃裡，你也不會在意，對不對？」

「對。妳知道我不會在意。」

「應該要在意！不要問我爲什麼，但應該要在意！你真的是……盲目的人好！女生遲早會受夠你人太好！」

「我沒有刻意裝得人很好。」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希望你……噢，我不知道……抱怨一下。好吧，也不能說是抱怨。起碼嘆個氣什麼的。」

「爲什麼？」

「因爲……那樣子我會好受一點！唉，很難解釋。可能是狼人的問題。」

「怎麼——」

「據他說法，那是意外。可憐的小艾莎。她是個『因努克』，跟安椎一樣，就是不能變形的狼人，你知道嗎？我記得我有說過。我的家人偶爾會提起他們。狼邦和我是同一胎中唯一的標準雙形狼人。艾莎的外貌一直是人類，即使滿月也一樣。安椎則一直是狼形。」

「妳是說妳有個人類妹妹和狼弟弟？」

「不是，羅波。他們倆都是狼人。但那個，嗯，他們體內的小……開關……沒有作用。你懂嗎？他們維持在同一形態。古老時期，家族會馬上殺死因努克，這種骯髒事狼邦特別遵循傳統。他說他們害血緣變得不純了。你知道，因努克會離去，成爲人類或成爲狼，但身上仍帶著狼人的血，然後他們會結婚、生子……或生小狼……然後，唉，童話裡的怪物就是這麼來的。就這樣誕生了有一點狼性的人，以及沾染人性，變得格外殘暴的狼。」她嘆了口氣，看了戈文片刻。「但艾莎很善良。她死後，安椎不願坐等這一切發生在自己身上。他現在是博洛瓜維亞的一隻牧羊犬。做得不錯，我聽說。贏了好幾座比賽冠軍。」她酸溜溜地補了一句。

她漫不經心地撥著火堆。「一定要阻止狼邦。他跟一些矮人在策畫著什麼陰謀。戈文說他們在森林裡碰面。」

「以一隻狼來說，牠聽起來相當見多識廣。」羅波說。安谷娃聽了差點要吼他。

「牠不笨，你知道嗎？牠懂得的單字超過八百個。很多人類懂的還比牠少！而且，牠對氣味幾乎跟我一樣敏銳！狼什麼都懂。如今狼人一直往外跑，到處追捕人類。我們稱之爲『玩遊戲』，害得狼被牽連進來。看來他們破壞了協議，還一直召開會議，地點就在森林中，以爲能躲過眾人耳目。一聽就知道有些矮人在計畫什麼齷齪的陰謀。他們竟然請狼邦幫忙！那簡直就像找禿鷹幫你剔牙。」

「安棉先僧恐怕不見了。我原本還希望您會知道他發僧了色麼嘶。」

「我們？」斯金墨說。「嗯嗯，嗯嗯！我們以為他在這裡！」

「他兩週前相當匆忙地離開了。」伊戈說。「他沒向我明唆他要去哪裡。請進來，我會處理您的行李。」

威默斯抬頭。此刻已飄下一點雪，但天光還夠，看得到上方有一張鐵網橫越整個後院。上面有加鎖的門，建築四周都有鐵網牆，他們在籠子裡。

「只嘶古早嘶代留下來的遺跡。」伊戈愉快地說。「沒色麼好擔心的，大人。」

「真是很好的一個人啊。」他們走到屋內時，西碧兒疲倦地說。

「不只一個人，從外觀看來。」

「山姆！」

「對不起。我相信他懷著一顆好心。」

「很好。」

「或別人的好心，總之。」

「山姆，真是的！」

「好啦，好啦，但妳不得不承認他長得確實有點……怪。」

「長相是與生俱來的，我們每個人都無能為力，山姆。」

「他看起來好像想要——這什麼啊……」

「喔，天啊。」西碧兒說。

威默斯不反對打獵，只是安卡·摩波除了沿河的大老鼠，沒什麼別的好獵。但新大使館的牆上所出現的景觀，可能足以讓最熱衷打獵的獵人都後退一步大喊：「我的媽啊，等一下……」

「對不起——」

「還有不要一直對不起！」

蓋斯普身子蜷臥得離火太近，牠都冒出蒸氣了。牠在心中認定，做狗比做人好太多了。

作為大使館的建築座落在離開大路之後一條寧靜的小巷。他們隆隆開過拱門，開進一座小後院，那裡有幾間馬廄。威默斯想起了馬車旅館。

「目前其實只是領事館。」斯金墨翻了翻文件說。「我們應該會見到……啊，對了，枉多。安棉。他在這裡好幾年了，嗯哼。」

馬車後面一扇門用力關起。傳來門門扣回門鎖的沉重聲音。威默斯眼前的鬼怪拖著腳走向馬車門。

「看來他是另一種『牠』。」

「喔，我不覺得這位是——」

「晚上好，主人，夫人……」那身影說。「歡迎來到安卡·摩波。我嘶伊戈。」

「伊戈……姓什麼？」斯金墨問。

「就伊戈，大人。向來如此……就伊戈。」伊戈一面靜靜說，一面拉開腳踏板。「我嘶打雜的。」

「真的假的？」威默斯目不轉睛地說。

「你出了什麼嚴重的意外嗎？」西碧兒女士說。

「我今天早上嘶把茶潑到了衣服喪。」伊戈說。「謝謝您關心。」

「安棉先生呢？」斯金墨說。

巨石屑站著思考了一會兒，然後打開都是汗漬的木箱，裡面放的全是他覺得必須帶的東西。「畢竟，勒國家很古老。」他說。「所以如果能讓妳感覺好一點的話……」

他拿出一個更小的箱子，翻著裡面似乎是一顆顆石頭和布的東西，最後他找到某個黃棕色、圓圓的物品，像個淺碟。「早該扔掉。但勒是我唯一能回憶奶奶的東西。她在裡面放東西。」

「那是一片人頭骨，是嗎？」威默斯終於說。

「對。」

「誰的？」

「有人問過牆上辣個山怪他叫什麼名字嗎？」一時間，巨石屑的聲音透露出一絲脾氣。接著他小心把碗收好。「以前是以前。現在你們不砍我們頭，我們不剝你們皮當鼓。一切都沒問題了。我們知道勒個就好。」

他又拿起了箱子，跟著西碧兒走向樓梯。威默斯又望了一眼山怪頭的標本。牙齒確實比真正的山怪長太多、太多了。獵人必須非常勇敢、非常幸運才能和山怪打鬥並存活下來。去找一個老山怪就容易多了，之後再把磨損的殘牙換上尖銳的長牙。

我的天啊，我們人類做的事……

「伊戈？」打雜工伊戈又背了兩袋東西蹣跚走過，威默斯叫道。

「嘶的，大死大人。」

「我這下是大使大人了？」威默斯問斯金墨。

* 巨石屑的腦袋主要由砂所組成，他和大多數山怪一樣，對溫度改變異常敏感，在極度低溫下，可能會變得異常聰明。

前一任住戶熱衷於打獵、射箭和釣魚，而且，爲了用獵物覆蓋每一寸牆面，以上三件事他想必是同時進行。

在巨大壁爐的火光中，上百雙玻璃眼令人作嘔地活生生展示著，眼睛全盯著威默斯。

「這就像我祖父的書房。」西碧兒說。「那裡有一顆鹿頭，以前總是快嚇死我了。」

「這裡幾乎什麼都有。喔，不……」

「我的天啊。」西碧兒低語。

威默斯趕緊四顧。巨石屑才剛進來，提著一些行李箱。

「站到那前面。」威默斯小聲說。

「我沒那麼高，山姆！也沒那麼寬！」

山怪抬頭望向他們，然後看著那些獵物標本，咧嘴一笑。這裡比較冷，威默斯心想，他的理解力會提升*。連諾比都不會想在冬天跟他玩撲克牌。靠！

「有什麼問題嗎？」巨石屑說。

威默斯嘆氣。有什麼意義？他遲早會看到。

「我對此感到很遺憾，巨石屑。」他站到一旁說。

巨石屑看著那可怕的獵物標本點點頭。

「對，從前的老日子裡有很多勒種事。」他冷靜地放下行李說。「他們辣當然不是真的鑽石牙。他們把牙拔起來，放大玻璃上去。」

「你不在意嗎？」西碧兒說。「那是山怪頭！有人真的把山怪頭裱框，放到牆上耶！」

「不是我的。」巨石屑說。

「可是這好可怕！」

「那三怪呢？」

「山怪特別要拿下。好好處理。」

形容伊戈雙耳間的五官彷彿全垮了下來原本可謂十分恰當，但其實他那張臉本來就早已崩塌殆盡了。

「您希望怎麼處理它們，主人？」

「你決定就好。也許丟到河裡。山怪的事問巨石屑……也許應該埋葬？有晚餐嗎？」

「有新鮮的挖喇糕*、弄奇餃†、斯克喇麵包‡、豬肉體和『箱牆』。」伊戈口水噴得快淹死人了。他一邊說，一臉還在為標本的事難過。「若嘶夫人吩咐，我明天會去買菜。」

「豬肉體跟豬肉是一樣的東西嗎？」威默斯問。受乾旱所苦的人，爲了久旱逢甘霖，會不惜付一筆錢請伊戈唸出「香腸」這個詞。

「對。」斯金墨說。

「那香腸裡有什麼？」

「呃……肉？」伊戈說，他看起來好像迫不及待想逃走了。

「好。我們就吃吃看。」

威默斯上樓，跟著對話聲走，最後他到了一間臥房。西碧兒把衣服放在尺寸有如一個小國家的床上。小霹屁在一旁幫她。牆上木板滿是雕飾。床上木板滿是雕飾。瘋狂的浮雕師傅在這裡也

* 用窗簾做的酥皮糕點。

† 蕎麥餃，餡就是餡，不要問。

‡ 防風草根做的麵包，許多人覺得比一般大麥製的風味更豐富。

「是的，公爵大人。」

「我也仍然是公爵大人？」

「是的，公爵大人。你是尊貴的安卡·摩波公爵大使威默斯爵士司令，公爵大人。」

「等一下、等一下。公爵比爵士大，可以略過不提，這我知道，就像撲克牌拿了王牌，就能吃掉別的牌。」

「嚴格來說是沒錯，公爵大人，但是在這裡，地位由頭銜而定，所以最好打滿手上整副牌，嗯嗯。」

「我在學校曾當過板弟。」威默斯犀利地說。「當了一整個學期。這有幫助嗎？方婷老師說我擦黑板的技術天下一絕。」

「這個技能相當有用，公爵大人，可能在牌面平手的時候能派上用場，嗯嗯，嗯嗯。」斯金墨小心保持一臉空白的神情說。

「我們伊戈家族向來喜歡稱『主人』。」伊戈說。「您的吩咐是？」

威默斯比了一下覆蓋所有牆面的頭顱，說：「請盡快拿下來。我可以下達這項命令吧，對不對，斯金墨先生？」

「你是大使，大人。嗯嗯，嗯嗯。」

「好吧，那就拿下來。全部。」

伊戈露出「聞到樟腦」乘以「憂心忡忡」的神情。「連劍魚也嘶嗎？」

「連劍魚也是。」威默斯堅決地說。

「還有雪豹？」

「兩個都要，對。」

半個小時之後，他肯定身在此處的證據出現了，全放在晚餐桌上。

威默斯切開香腸盯著看。「這裡頭是什麼？這些……粉紅的東西？」他質問。

「呃，那是肉，公爵大人。」斯金墨從桌子另一端說。

「好，那肉的紋理在哪裡？那些白色、黃色，還有你總會盼望是調味香草的綠色部分呢？」

「公爵大人，對這裡的美食家來說，安卡·摩波的香腸不會稱作香腸，嗯嗯，嗯嗯。」
「喔，真的嗎？那他們是怎麼稱呼的？」

「肉糜卷，公爵大人，也可能稱爲炭木棒。在這裡，屠夫的香腸若非全由肉所製成，可能會被吊死，除此之外，肉一定要是叫得出名字的家畜，而且請容我補充，我說的名字可不是幫動物取名爲『點點』或『元氣』，嗯嗯，嗯嗯。我相信公爵大人若偏好道地的安卡·摩波口味，伊戈可以去做些硬麵包和木屑等小菜。」

「謝謝你的愛國點評。」威默斯說。「不過，這些……算是可以了，我想。只是剛才稍稍被嚇到了，如此而已。不要！」

他把手蓋在杯子上，阻止伊戈倒啤酒進去。

「有色麼問題嗎，主人？」

「水就好，謝謝。」威默斯說。「不要啤酒。」

「主人不喝……啤酒？」

「對。而且，可以把水倒在上面沒有臉的杯子裡嗎？」他又看了一眼啤酒杯。「對了，上面爲什麼有個蓋子？怕雨滴進去嗎？」

「這我從來就不太確定。」斯金墨說，而伊戈快步離開。「不過，透過觀察，我相信杯口設計是爲了在舉杯高歌時，不讓啤酒灑出來，嗯嗯。」

十分不遺餘力。只有地板不是木頭。地板是石頭，散發著寒意。

「有點像住在布穀鳥鐘裡，對不對？」西碧兒說。「喜洋洋自願暫時當我的女僕。」
喜洋洋·小霹屁敬禮。

「不錯啊。」威默斯說。經過這幾天，女僕就算臉上蓄著長鬍子，看來也完全正常。

「不過地板有點冷。明天我會請人丈量，訂些地毯。」西碧兒語氣肯定。「我知道我們不會在這裡久待，但我們該留些東西給之後來的人。」

「是的，親愛的。那會是個好主意。」

「這裡過去有間浴室。」西碧兒朝那裡點著頭說。「看來附近有溫泉，他們用管子接過來了。你洗個熱水澡，感覺就會好多了。」

十分鐘之後，威默斯欣然同意。水的顏色很詭異，聞起來有點像他會委婉稱之的臭蛋味，但水很舒服、很熱，他感得到溫泉吸走了肌肉的緊繃。他躺下時，回鍋烤豆的惡臭隨之濺起。巨大浴缸的另一邊有塊浮石，他剛才用來刮腳的死皮，浮石隨他身子一沉撞到了浴缸邊。威默斯望著那石，視而未見，腦中整理著一天的思緒。

事出蹊蹺，像洗澡水一樣耐人尋「味」。石之司康被偷了，對吧？現在出現巧合了。

原本一直好比是黑夜中的孤注一擲。但說到黑夜中的目標，他最近都滿走運的。之前有人偷了司康複製品，現在真正的司康不見了，安卡·摩波一個擅長做橡膠模具的人死了。用不著巨石屑在吹雪中的腦就能察覺其中關連。

有個回憶煩著他。有人說了什麼，他那時覺得很怪，但後來另一件事發生了，他就忘記了。是關於……來鋼郊的歡迎，只是……

好吧，他人在這裡了。無庸置疑。

「馬鹿？」威默斯嘟囔。

「絕對是駝鹿。」

過了一會兒，傳來掩住口鼻的尖叫和撞擊聲，還有像極了巨大木尺壓在書桌上彈動的弦響。
「劍魚。」山姆和西碧兒異口同聲說完，繼續睡覺。

「你應該把你的國書給鋼郊統治者過目。」斯金墨早上說。

威默斯望向窗外。兩名穿著彩虹般制服的警衛僵直立正站在大使館外。

「他們在那裡幹什麼？」他說。

「守衛。」斯金墨說。

「有誰好守？又有何好防？」

「只是一般警衛，嗯。我想，大家都覺得對一棟重要建築來說，警衛就像畫龍點睛的最後一筆。」

「你剛才說關於國書的事是什麼？」

「國書只是維提納利的一些正式信函，確認你的會面對象。嗯嗯……有點複雜，但目前的順序是未來的低王、瑪格洛塔女士，以及優柏瓦德男爵。當然，每個人都會假裝你沒去拜見另外兩人。這稱為不成文的規矩。這套體系雖然笨拙，但起碼能維持和平。」

「我理解正確的話，」威默斯說話時仍看著警衛。「在至高無上的優柏瓦德時代，這他媽的整場秀是由狼人和吸血鬼主導，其他人都是餐點。」

「稍微太簡化了點，但大體上正確，嗯。」斯金墨說著，拍了拍威默斯肩上的塵土。

「然後事情全鬧翻了，矮人變得十分強大，因為矮人遍布整個優柏瓦德，彼此之間還會往來

「啊，大口狂飲是老問題了。」威默斯說。「這主意真聰明。」西碧兒拍拍他的膝。「你已經不在安卡·摩波了，親愛的。」她說。

「現在沒有別人了，公爵大人。」斯金墨靠近說。「我相當擔心安棉先生的事。代理領事，你記得嗎？他似乎消失了，嗯，嗯。他有些個人用品也不見了。」

「渡假？」

「不會選在這時間，大人！而且——」

伊戈再次進房時，傳來了木頭撞木頭的聲響，他直直拿著一個折梯，彷彿戳向前方。斯金墨坐回位子。

威默斯不由自主打了呵欠。「我們最好早上再談。」他說話時，梯子拖向了可怕的打獵標本。「今天很漫長，事情一件又一件來。」

「當然可以，公爵大人。」

床上的墊子柔軟到威默斯陷進去都感到緊張，害怕頭會被埋在裡面。但那也還好，問題最大的是枕頭……嗯哼，大家都知道枕頭是一袋飽滿的羽毛，對不對？不是像這種薄羽絨。

「就先把它摺起來疊高吧，山姆。」西碧兒從床墊深處說。「晚安。」

「晚安。」

「山姆……？」

山姆·威默斯那裡傳來了鼾聲。西碧兒嘆氣，翻過身。威默斯被樓下撞擊聲吵得醒了幾次。

「雪豹。」他喃喃說，又昏沉沉睡去。

傳來更大一聲碰撞。

「駝鹿。」西碧兒喃喃說。

根本不存在。」

「我以為他站在好人這邊！」

「公爵大人，這一路上，我確實聽到你對安卡·摩波不少負面的評述，嗯嗯。」

「對，但我住在那裡！我有權抱怨！那是愛國精神的展現！」

「這整個世界上啊，公爵大人，有件事令人費解。所謂『好人』的定義，嗯嗯，嗯嗯，不會自動等同於『喜歡安卡·摩波』。你會發現的，我保證。面對另外兩人會輕鬆許多。昨晚想利用警衛做些小動作可能是瑪格洛塔女士。總而言之，就是她吩咐我叫你回來的。她邀你去喝飲料。」

「喔。」

「她是吸血鬼，嗯嗯。」

「什麼？」

斯金墨嘆了口氣。「公爵大人，我以為你了解。吸血鬼純粹是優柏瓦德的一部分，這裡是他們的歸屬。這點恐怕你必須設法妥協。我了解他們現在……透過協調好的管道取得鮮血。有些人……會尊重頭銜，公爵大人。」

「老天啊。」

「的確如此。不論如何，你是安全的。記得你有外交豁免權，嗯嗯。」

「那天在威利納鞍部我沒見到豁免權有什麼用。」

「喔，他們只是一般的強盜。」

「真的？你那個叫安棉的人出現了嗎？你沒向這裡的警衛隊報案嗎？」

「這裡沒有警衛隊，你了解這裡的事。你看過他們了。他們是……大門警衛，是城鎮統治者

交流……」

「他們的體系確實在政治劇變中存活下來了，沒錯。」

「那……稍早提到的『吃蟲晚宴』又是什麼？」

「蟲宴，嗯。『宴』這發音在優柏瓦德代表『會議』，『蟲』則是上游過去一座重要的城鎮，以亞麻製酥皮糕名聞遐邇。所有人都遵守……不成文的規矩。沒有人會和其他人開戰，大家因此能和平度日。無須種大蒜，不必開採銀礦。狼人和吸血鬼也答應不會需要那些東西。嗯。」

「似乎有點太輕信別人了。」威默斯說。

「這方法顯然運作順利，嗯。」

「人類對這一切有何想法？」

「嗯，人類在優柏瓦德歷史中，向來有點像是背景音，公爵大人。」

「但是，那對不死族來說一定有點無聊。」

「喔，明智的人就知道過往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嗯哼，關鍵就在這裡，對吧？要找到明智的人。」威默斯把頭盔戴上。「那麼矮人呢？」

「大家都覺得未來的低王滿聰明的，公爵大人。嗯。」

「他對安卡·摩波立場如何？」

「他可以接受安卡·摩波，也可以撒手不理，公爵大人。總結來說，我相信他不怎麼喜歡我們。」

「我以爲不喜歡我們的是奧博契？」

「不，公爵大人。奧博契是樂意看到安卡·摩波燒成灰燼的那個。至於理思，他只希望我們

「公爵大人啊，在圓環海岸國家，確實是這麼回事。但在這裡，他們可能有不同的方式。」

「比聲明更犀利的東西？」

「沒錯。嗯。」

跟著大使威默斯的其中一名警衛是坦突尼隊長。他起先有一點點不願意，但癥結點是，既然要守衛威默斯，他可能該待在威默斯所在之處，於是他終究被說服了。坦突尼痛苦的臉上寫著：誰教我是個明理人。

他一直好奇地瞄著威默斯，馬車隆隆開出鎮。他身旁坐著小霹屁，她雙腳擺盪。雖然威默斯一般而言不會發覺這種事，但他注意到她胸甲的形狀隱約改變了，可能是安谷娃的甲冑師傅施的巧手，代表胸甲下的胸部不是和，例如，諾比下士的胸部同樣形狀，不過當然，這世上可能沒有人的胸部形狀和諾比相同。

她還穿著她的高跟鐵靴。

「聽著，妳其實不用來。」他朗聲說。

「要，我要去。」

「我是說，我可以改找巨石屑。雖然我想我帶山怪進矮人礦坑的話，後果可能更加不堪設想。我是說，比起帶一個……一個……」

「女生。」小霹屁幫他說。

「呃，對。」雖然他們尚未離開城鎮，威默斯卻感覺馬車慢慢停了下來。他向外望。

他們面前，小廣場再過去有個堡壘似的建築，但就大小看來，上面有一道大得出乎意料的門。威默斯望著門，門從裡面打了開來。裡面是個坡道。整座堡壘的構造僅有四面城牆，加上中間的巨大斜坡地道。

的軍力，嗯，不是執法人員。但我會去詢問。」

「這類會面，西碧兒女士要跟我去嗎？」威默斯說完心想：我們原本也是那樣的警衛，不久之前……

「通常由新任大使和他的警衛去就可以了。」

「好，巨石屑待在這裡保護她，可以嗎？她今早說她真心覺得這地方該好好鋪些像樣的地毯，她量尺寸的心情一來，誰也擋不住。我會帶喜洋洋和外面一個警衛，做做樣子。我想你也一起來？」

「我不需要，大人。嗯。新的馬車夫知道路。畢竟，安卡·摩波語是官方外交語言，而且……我應該會去詢問安棉的下落。」

「敏感嗎？」

「確實如此，公爵大人。」

「他被殺的話，算是宣布開戰嗎？」

「是也不是，公爵大人。」

「什麼？安棉曾——現在也是我們的人！」

斯金墨看起來有點尷尬。「這要取決於……他究竟在哪裡、他做的是什麼事……」

威默斯一臉茫然，接著名為「領悟」的錢幣一落，腦袋的機械運轉起來，他終於恍然大悟。

「間諜行動？」

「獲取資訊。這每個人都會做，嗯。」

「對，但要是發現外交人員做得太過火，你只會送上一紙犀利的警告聲明，把他遣送回國，不是嗎？」

文件馬上還了回來。他們的肢體語言不若平常那麼明顯，但威默斯看得懂：這問題可能代價昂貴，兩名守衛決定把問題留給薪水比他們高的人。

一人扯了門邊的拉鈴。過了一會兒，門打開，裡面是個小房間。

「我們必須進去，長官。」小霹屁說。

「可是裡面沒有其他門！」

「沒關係的，長官。」

威默斯走到裡面。矮人關上門，留他們在房裡，裡面只有一根蠟燭。

「類似等待室嗎？」威默斯問。

遠處傳出「鏗」一聲。地板顫動一會兒，然後隨之移動，威默斯心中一陣惶然。「房間會動？」他問。

「是的，長官。大概會向下好幾公尺。我想這全靠平衡錘機關運作。」

他們默默站在原地，不確定要說什麼，四周牆面嘎吱地沉吟作響，伴隨著隆隆聲，經過一陣重量感，房間停了下來。

「不論我們去哪裡，耳朵要張開。」威默斯說。「事情出問題了，我有預感。」

門打開。威默斯望向夜空，地底下的夜空。他身旁全是星斗……在他下方……

「我覺得我們下到太深的地方了。」他說。後來，他的腦袋終於弄清楚眼睛所見的一切。移動的房間帶他們來到某個巨大山洞的邊緣。他望著的一千根蠟燭的光點，散放在山洞的地面和其他地道。此刻，他的視線已能分辨物體的規模，這才發現許多光點在移動。

空中充滿上千人聲集結成的巨大聲響，聲音來來回回響再回響。偶爾聽得出一聲大喊或大笑，但大多只是無盡的聲浪之海，拍打著耳膜之岸。

「矮人住在城底下？」他說。外面的光漸漸被稀疏的火炬取代，但火炬中清楚可見馬車隆隆駛過很長、很長一排停妥的馬車。一盞盞光圈映出馬匹和成群交談的馬車夫。

「優柏瓦德許多地方的地底都是如此。」小霹屁說。「這只是最近的入口，長官。我們可能必須停一下，因為馬不喜歡——啊。」

馬車又停了，馬車夫敲了敲車廂側邊，表示這是隊伍最後面。馬車隊伍彎下另一個地道，但他們的大馬車停在一個小山洞，山洞上有一道大門，兩個矮人在那裡等待。他們背後掛著斧頭，就矮人標準而言，這只稱作「合乎禮儀」，而非「重裝備戰」，但他們的態度傳達了各處守門人的國際通用語言。「山姆·威默斯司令，安卡·摩波警——安卡·摩波大使。」威默斯說著，將文件遞給其中一個矮人。至少，在矮人面前裝出高人一等的樣子並不難。

出乎他意料，矮人仔細檢閱了文件，一名矮人轉頭看另一名矮人，指出有趣的條款，並審慎檢查了官方印鑑。

一名守衛指向小霹屁。「喀啊克？」

「這是我的警衛。」威默斯說完又主動補充：「包括在第二頁所寫的『相關單位人員』。」

「一咳定要搜索你咳的馬車。」守衛說。

「不行。外交豁免權。」威默斯說。「跟他們說，喜洋洋。」

他們聽著小霹屁急迫的矮人語。另一名守衛面露他發現了什麼的表情，跳上跳下的，用手肘頂了頂他的伙伴，把他拉到一旁。接著是一連串滔滔不絕的低語。威默斯聽不懂，但他抓到了「威利納」這個地名。不久，又聽到「呵嗝啦噶」，意為矮人語的「三十」。

「喔天啊。」他說。「外加一隻狗嗎？」

「你猜對了，長官。」小霹屁說。

「出問題了嗎？」威默斯問，同時跟上快速移動的帝伊。

「我們沒有問題。」

哈，他已經在對我說謊了，威默斯心想。我們已經在「搞外交」了。

威默斯跟著矮人通過更多山洞。或是地道……難以分辨，因為黑暗中，威默斯只能靠四周的空間感來辨識。偶爾他們通過有照明的入口，進入另一個山洞或地道。好幾名頭盔上有蠟燭的警衛站在某一個入口前。

訓練有素的警察雷達不斷對著他響。事態嚴重了。他聞得到那份緊張感，沉默的驚慌感，空氣中濃濃的都是。偶爾會有其他矮人匆忙經過，心煩意亂，有要務在身。事態非常糟。大家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只好用盡了所有辦法。在這之間，重要的官員必須暫停手邊的工作，因為某個來自遠方城市的白癡要給他看一張紙。

終於，黑暗中一道門開啓。門後是一個巨大、約莫呈橢圓形的山洞，牆上排列著書，桌上散落文件，看來是一間辦公室。

「請坐，司令。」

一根火柴燃起。點亮了一根蠟燭，在黑暗中迷惘又孤獨。

「我們想讓貴賓感到賓至如歸。」在書桌後手忙腳亂的帝伊說道。他脫下尖帽，威默斯訝異地發現，他戴上了一副深色墨鏡。

「你有帶文件嗎？」他問。威默斯把文件拿過去。

「上面寫『公爵』。」矮人帝伊讀了一會兒之後說。

「對，那是我。」

「還有個爵士。」

「我以爲你們矮人住在小礦坑。」威默斯說。

「嗯，我原本以爲人類住在小農舍裡，長官。」小霹屁說著，從門旁的大架子拿了一根蠟燭點燃，「後來我才見到了安卡·摩波。」

光線移動的方式有種熟悉感。一團星星之火正前往一面隱形的牆，此刻那裡正映著光，隱隱約約看得出來是一個巨大地道口。地道前方有一排燈火。

可以想成是，一大群人正前往某個物品的所在之處，那裡有一排人在……守衛著它。

「這裡的人不快樂。」威默斯說。「我覺得那是一群暴民。看，從他們移動的方式就看得出來。」

「威默斯司令？」

他轉身。昏暗中，他看到好幾名矮人，每個人的頭盔上都附有一根蠟燭。他們身前想必站著另一個矮人。他在安卡·摩波曾見過這樣的矮人，但他們總是匆忙離去。這是地底矮人。

他穿的長袍是一片片皮革交疊而成。他頭上戴的不是威默斯一直以爲矮人與生俱來的小圓鐵頭盔，而是尖尖的皮帽，四周垂著更多皮邊。正前方那片皮革被綁起，讓戴的人得以觀看這世界，至少是看到地底下的部分。外觀效果來說，就像個會移動的圓錐桶。

「呃，對，我是。」威默斯說。

「歡迎來到史魔脂堡，大使閣下。我是低王的『亞爾啊喀哈嘎』，用你們的語言就叫——」他正要繼續說，但威默斯嘴唇動得很快，努力翻譯：「想法……試吃者？」

「哈！那樣說也可以，沒錯。我的名字是帝伊。請你跟著我好嗎？應該不會太久。」人影甩頭就走。一個矮人輕輕點了點威默斯，示意他跟上。深處的聲音加倍了。有人在吼叫。

帝伊的手指在桌上敲。「大使大人，我曾花了一段充足的時間生活在你的……城市中，大致洞悉了你們的處事方式，但我覺得你在開我玩笑。」

「能容我直話直說嗎？」

「就我所聽說，板弟大人，你通常都是直話直說的。」

「你們找到石之司康了嗎？」

帝伊臉上的表情告訴威默斯，他得分了。而且，不出所料，接下來矮人說的一定是另一個謊言。

「這種謠言實在是詭異又不實啊！司康完全不可能被偷！這件事已徹底澄清了！我可不想再聽到這個謊言。」

「你是說我——」威默斯用力說道。聽起來，門後現在大打出手了。

「所有人在加冕典禮都會看到司康！這不干安卡·摩波或任何人的事！你此舉是介入我國的私事，我表達嚴正抗議！」

「我只是——」

「我們也沒有義務讓任何好奇的鬧事者看到司康！司康是神聖信譽之物，受到嚴密保護！」

威默斯保持沉默。帝伊比「俺幹的」安甘德還會說溜嘴。

「每一個離開司康之洞的人都受到嚴密監管！司康不可能被偷走！司康是完全安全的！」帝伊現在大吼著。

「啊，我了解。」威默斯靜靜地說。

「很好！」

「所以，那代表你們還沒找到。」

「那也是我。」

「還有個大使。」

「恐怕是如此。」威默斯眼一眯。「我也當過板弟一陣子。」門後遠方傳來一陣憤怒的聲音。

「『板弟』是做什麼的？」帝伊扯著嗓子問。

「什麼？呃，我負責在下課時擦黑板。」

矮人點點頭。聲音變得更大、更激烈。矮人語真是個令人惱怒的好語言。

「擦掉已學得的知識！」帝伊大吼著，不然聽不到。

「呃，對！」

「這項任務只能交付給值得信任的人！」

「大概是吧，對！」

帝伊把信摺起，交還回來，稍微瞄了一下小霹屁。

「好吧，這一切似乎符合規定。」他說。「你離開前要喝點什麼嗎？」

「不好意思？我以為我必須參見你們的低王。」門另一邊的咒罵聲好似逼著要燒穿那木門。

「喔，沒有必要。」帝伊說。「目前來說，他不該煩這些——」

「——瑣事？」威默斯說。「我以為這是他的本分之事。我以為矮人向來依本分做事。」

「目前來說……不建議這麼做。」帝伊提高聲音，好蓋過門外的噪音。「我相信你了解。」

「就當作我非常笨好了。」威默斯說。

「我向你保證，大使大人，我看到的，低王都看得到，我聽到的，低王都聽得到。」

「目前來說，絕對聽得一清二楚，不是嗎？」

威默斯耳際聽到的聲響表示，並非所有在場的矮人都不懂安卡·摩波語。幾個矮人已逼人地朝他們走來。

帝伊含糊激動地說出一串矮人語，同時，其他矮人跟上張大了嘴的奧博契，沉默但堅定地將他帶離，但後來，其中一名矮人對想法試吃者低語了幾句話。

「那個，呃，低王希望能見你。」他嘟囔。

威默斯望向門口。更多的矮人匆忙穿過，有些人穿著威默斯認定為「正常」的矮人服裝，其他人則穿著地底矮人的沉重黑皮革。經過時，所有人都瞪著他。

接著就只是空蕩蕩的地道，一路通向門。

「你也會來嗎？」他問。

「除非他要我進去。」帝伊說。「祝你好運，板弟大人。」

門後是一間滿是書櫃的房間，書架向上延伸，也向後延伸。各處的一根根蠟燭只是改變了黑暗的密度。不過，房中有許多燭火，標示著距離。威默斯心想，這房間一定有大到——

「這裡保存了所有紀錄，包括所有的婚姻、出生和死亡，以及矮人在礦坑之間的每一次遷移、每一任礦坑王的繼承、每一個矮人通過『卡薩嘎啦』的進度、礦坑所有權、著名斧頭的歷史……和其他值得記錄的事。」他身後有人說。「也許最重要的是，一千五百年來，根據矮人法所下達的每一個決定，全在這間房中化爲文字，瞧。」

威默斯轉身。一個矮人站在他身後。就算以矮人標準來說，他也不算矮。他似乎等著他回應。

「呃，每一個決定？」

「喔，是的。」

「呃，都是好的決定嗎？」威默斯問。

帝伊張開嘴，又閉了起來，然後跌坐到椅子裡。「我想，公爵大人，你最好——」

山洞另一端的門轉開。另一名長袍呈錐狀的矮人大步踏出，他停下來瞪著四周，又穿過門走回去，改變主意似地朝門後不知道是誰大吼，正準備走出房間，卻差點一頭撞上威默斯，於是又停了下來。

矮人頭一歪，抬頭看他。上面沒有真正的臉，只在皮片之間隱約看到憤怒眼眸所發出的光。

「安卡·摩波？」

「對。」

威默斯聽不懂接下來的話，但語氣惡劣，這點肯定無誤。重點是保持微笑。這是圓滑的外交手腕。

「是啊，謝謝你。」他說。「我說這個——」

矮人發出一聲哼聲。他看到小霹屁了。

「哈啊喀！」他大叫。

威默斯聽到有人倒抽一口氣。其他矮人全聚到門口。然後他低頭看小霹屁。她閉上雙眼，正在顫抖。

「這矮人是誰？」他對帝伊說。

「這是奧博契·奧博契森。」想法試吃者帝伊說。

「第二名那個？」

「對。」帝伊啞著嗓子說。

「那請你告訴這傢伙，若他在我或我手下任何人員面前再說一次那個詞，以外交術語來說，會引起一些反彈。跟他說清楚，用外交辭令詮釋一下，可以嗎？」

得那有點不公平。他只對一個國王動手，又不是把這件事當興趣。」

「你不喜歡國王。」矮人說。

「我遇過的國王不多，陛下。」威默斯說，心裡希望這答案算是展現了外交風範。低王似乎很滿意。

「我去過安卡·摩波一次，當年我還是個年輕的矮人。」他一面說，一面走向堆滿紙卷的長桌。

「呃，真的？」

「草坪公仔，他們這樣叫我。而且……那怎麼說的……啊，對了……短腿哥。有些孩子朝我丟石頭。」

「我很遺憾。」

「我希望你能跟我說，那種事如今不再發生了。」

「沒那麼常發生了。但總能找到幾個不懂得與時俱進的笨蛋。」

低王犀利地看著威默斯。「確實。時代啊……但現在，『時代』指的永遠是安卡·摩波的時代，懂嗎？」

「不好意思？」

「所謂的『我們一定要與時俱進』，真正的意思是『你必須照我們的方式做事』。有些人會說安卡·摩波是……一種吸血鬼。它會咬人，咬了之後，被咬的會變成它的複製品，同樣爛透了。我們最好的人似乎都去了安卡·摩波，在那裡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你放任我們枯萎。」

威默斯眼前一片茫然。坐在長桌的小小身影此刻顯然比之前亮得多了，但是無論如何，他感覺光線仍昏暗得彷彿廉價蠟燭的亮度。另外，低王顯然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睡覺了。他決定實話

「重要的是，決定都已經決定了。」低王說。「謝謝你，年輕的……矮人，你可以起身了。」

小霹屁躬身敬禮。

「不好意思，我也要這麼做嗎？」威默斯說。「你……不是低王，對吧？」

「還不是。」

「我，我這個，不好意思，我原本預期會是一個更，呃……」

「請說。」

「……一個更……像王的人。」

低王嘆氣。

「我是說……我是說，你看起來就像一般的矮人。」威默斯無力地說。

這次，低王笑了。他比一般矮人略矮，身著平常幾乎當作制服的皮甲和自家鍛造的鎖子甲。他看起來很老，但矮人五歲左右看起來就開始變老，三百年後仍看起來一樣老，他說起話來停頓有所節奏，威默斯想起來自「土關它關」那裡的矮人。若他在金礫全食酒館請威默斯幫忙拿一下番茄醬，他不會多看他一眼。

「這外交的事。」低王說。「你擅長嗎，你覺得？」

「不算容易，我不得不承認……呃，陛下。」

「我相信你到目前為止一直是安卡·摩波警衛？」

「呃，對。」

「而且你有個知名的祖先，我相信，他是個弑君者？」

來了，威默斯心想。「沒錯，老石臉·威默斯。」他盡量平心靜氣地說。「不過，我一直覺

低王把文件一古腦推給威默斯。「你的指派信，大使先生。其中內容我已過目！」那就是叫我閉嘴，威默斯心想。

「不過，我要問你一件事。」低王繼續說。

「什麼事，陛下？」

「真的是三十個人和一條狗嗎？」

「不。只有七個人。我殺了其中一個，因為逼不得已。」

「其他人怎麼死的？」

「呃，情勢所逼的受害者，大人。」

「好吧，那……你的秘密我不會告人。早上好，小霹屁小姐。」

小霹屁一臉震驚。

低王簡短朝她一笑。「啊，個人的權利，這可是安卡·摩波著名的發明，至少眾人是這麼說的。謝謝你，帝伊，大使先生正要離開。你可以叫銅頭代表團進來了。」

威默斯隨人離去時，看到另一群矮人聚集在接待室。他們一一進去時，有一、兩個人朝他點頭。

帝伊轉向威默斯。「我希望你沒多令陛下勞心。」

「別人已經在這麼做了，就他氣色看來。」

「這段日子令人廢寢難眠。」想法試吃者說。

「司康找到了嗎？」威默斯純真地問。

「大使大人，若你執意要維持這種態度，我們馬上向維提納利爵爺提出控訴！」

「他確實相當期待。這是出口嗎？」

實說。

「這我真的無法回答，陛下。」他採用平常「對維提納利說話」之多元策略的其中一種。
「不過……」

「什麼？」

「我在想……你知道，如果我是國王……我會思考爲什麼人民活在水深火熱的安卡·摩波會比待在家鄉來得快樂……陛下。」

「啊。你現在是在跟我說我該怎麼想，是嗎？」

「不是，陛下。只是說說我是怎麼想的。安卡·摩波四處都有矮人酒吧，挖礦工具都綁在牆上，每晚都有矮人在裡面大口喝酒、唱著悲傷的歌，訴說他們多想回到山中挖金子。但若跟他們說『好，大門是開的，你去吧，記得寄明信片回來』，他們會說『喔，嗯哼，好啊，我很想去，可是我們剛建好新的打鐵鋪……也許明年再回優柏瓦德吧』。」

「他們都是臨終前才回來山上。」低王說。

「他們生活在安卡·摩波。」

「這又是爲什麼，你覺得？」

「我說不上來。因爲沒有人告訴他們該怎麼過日子，我想。」

「如今，你想要我們的金礦和鐵礦。」低王說。「我們什麼都不能留下嗎？」

「那我也不知道，陛下。我受的訓練不是來處理這件事的。」

低王喃喃用矮人語說了一些話，接著提起聲音說：「我無法幫上你什麼忙，大使先生。如今時局艱困，你知道。」

「但我真正的會做的事是找東西。」威默斯說。「若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

「現在去見他媽的吸血鬼。」他說。

「別擔心，長官。」小霹屁說。「她最糟能怎麼辦？咬下你的頭？」

「謝謝妳這麼說，下士。告訴我，有些矮人所穿的長袍……我知道他們在地表上穿是爲了不被骯髒的陽光汙染，但爲什麼在地下還要穿呢？」

「那是傳統，長官。呃，穿的人是……嗯，就是你會稱之爲『探路人』的人，長官。」

「他們是做什麼的？」

「嗯，你知道沼氣嗎？那是有時會在礦坑遇到的氣體。沼氣會爆炸。」

小霹屁解釋著，威默斯同時在腦中看到了畫面……

礦工會淨空那區域，幸運的話。探路人會穿著一層又一層的鎖子甲和皮革進到裡面，背著他的柳編籃，裡面裝了碎布和油。還得帶著他的長杆，以及彈弓。

在礦坑中，獨自一人，他會聽到敲擊聲。阿吉·鎚賊和其他會發出聲音的所有東西，都深深在地底之下。不能有光，因爲光代表忽然、轟然的死亡。探路人在漆黑中摸索向前，在距離地表遙遠之處。

礦坑中住著一種蟋蟀。沼氣出現時會唧唧大作。探路人會放一隻在盒子裡，綁在帽子上。

蟋蟀一叫，非常有自信或想玩命的探路人會向後退，點燃杆子一頭的火把，刺向前方。更小心心的探路人會後退多一點，以彈弓將燃燒的破布球射入看不見的死亡。不論哪一種方式，他都必须相信厚重的皮衣能保護他，經得住最慘烈的爆炸。

一開始，這危險的一行就不是家族世襲的，因爲誰會嫁給探路人？他們根本形同行屍走肉。但有時年輕的矮人會要求成爲探路人。他的家人會驕傲地揮手向他道別，往後提起他的時候，就當作他早已死去，因爲這樣比較容易。

這是威默斯說的最後一句話，接著，他和警衛回到馬車上，重回天日的門已在他們前方敞開。

威默斯眼角看到小霹屁在顫抖。

「一定是著涼了，地底下還溫暖，出來冷風一吹……」他擠出一句話。

小霹屁咧嘴一笑，放鬆了不少。「對啊，確實是這樣。」

「這人似乎滿講理的。」威默斯說。「當我說我受的訓練不是如此，他喃喃說了什麼？」

「他說『誰又是了？』，長官。」

「聽起來差不多。所以那一切爭執……並不像是坐在王位上說：『做這個，做那個』。」

「矮人非常好辯，長官。當然，許多矮人不同意這點。但沒有一個矮人大族對此感到高興。

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銅頭家族不希望奧博契登位，史魔脂堡不支持任何叫葛洛森的人，原因我也不懂，安卡·摩波的矮人分成兩派，理思出身『士關它關』附近小小的煤礦家族，對任何人來說都不足為重……」

「你是說他當上低王不是因為大家都喜歡他，而是因為沒有人夠討厭他？」

「沒錯，長官。」

威默斯看了一下低王塞入他手中皺皺的信。白晝之光下，他看到角落淡淡的筆跡。上面只有兩個字。

半夜？

他哼起了歌，把那張紙撕了，揉成紙球。

輪子嘎答嘎答壓過吊橋木板。

以城堡而言，這一座城堡看來似乎由一小隊不算精良的士兵就能拿下。建築師沒有思考過防禦工事。他深受童話故事影響，可能也受到花俏的蛋糕所啟發。那座城堡是拿來看的。至於防禦，在頭上放塊布恐怕還稍微安全一點。

馬車停在院子中。威默斯驚訝地看到穿著破爛黑大衣的熟悉身影慢吞吞走來開門。

「伊戈？」

「嘶的，主人？」

「你來這裡是要幹什麼？」

「呃，我來打開這散門，主人。」伊戈說。

「可是爲什麼你不——」

然後威默斯漸漸發覺，伊戈不太一樣。這個伊戈兩隻眼睛顏色相同，有些疤痕在不同的位置。

「不好意思。」他喃喃說。「我以爲你是伊戈。」

「喔，您嘶說我堂兄弟伊戈。」伊戈說。「他在大死館工作。他過得怎麼樣？」

「呃，他看起來……這個，」威默斯說。「滿……好的。對。」

「他有提到伊戈過得怎麼樣嗎，大人？」伊戈說。他拖著腳步走的速度之快，威默斯必須跑步才跟得上。「只嘶我們都沒有聽唆他的消息，就連伊戈也嘶，他們倆一直相當親近。」

「不好意思？你們整個家族都叫伊戈嗎？」

「喔，嘶的，大人。以免混淆。」

「會嗎？」

不過，有時，探路人回來了。而且活下來的會繼續存活，因為存活是需要練習的。有時，他們會述說在深深的礦坑中獨自一人時，他們聽到的一些聲音……死去的矮人想回到世上，答答無止境的敲鎚聲、阿吉·鎚賊遙遠的笑聲、把世界馱在背上的那隻大海龜的心跳。

探路人成了矮人的王。

威默斯張大嘴聽著，心想矮人究竟是為什麼相信自己沒有宗教和祭司。身為矮人本來就是一種宗教。人走入黑暗之中，為家族的利益著想，然後聽到一些事，改變了，回來跟大家說……

然後，五十年前，一名在安卡·摩波焊鍋子的矮人發現，在燈籠火焰簡單放上網格，火焰遇瓦斯會燒成藍色，但不會爆炸。這項發現價值連城，對矮人族利益影響甚鉅，無獨有偶，這樣的發現幾乎總是會立刻引發戰爭。

「後來就分為兩種矮人。」小霹屁悲傷地說。「銅頭，他們全用燈和創新的瓦斯爆炸器，而史魔脂堡人則遵循古法。當然我們全都是矮人。」她說。「但關係相當……緊張。」

「我想也是。」

「噢，不是，所有矮人都了解低王的必要性，只是說……」

「……他們不懂探路人的勢力為何仍如此強大？」

「這一切全都非常哀傷。」小霹屁說。「我跟你說過我弟弟史諾利去當探路人嗎？」

「我記得沒有。」

「他喪生於博洛瓜維亞的一起地底爆炸中。但他做的是他想做的事。」過了一會兒她又老老實實說：「嗯，直到他被炸到的那一刻。在那之後，我猜他就不想了。」

如今，馬車隆隆開上城鎮一頭的山上。威默斯低頭看著身旁圓圓的小頭盔。說來好笑，你怎能自以為完全了解別人呢，他心想。

他發現她正有禮地等著他，便僵硬地敬個禮。

「喔，請別拘泥那些了，麻煩你。」瑪格洛塔女士說。「請坐。」她走到櫥櫃，打開櫃門。「你想喝杯公牛血嗎？」

「是調有伏特加的飲料嗎？因為——」

「不是。」瑪格洛塔靜靜地說。「這個，恐怕是另一種。不過，沃們有個共同點，是不是？沃們兩人都喝……酒。沃相信你原本酒精成癮，威默斯爵士。」

「不。」威默斯徹底大吃一驚地說。「我只是個酒鬼。要酒精成癮必須比我更有錢才行。」
「啊，說得好。沃有檸檬水，請別客氣。小霹屁小姐呢？沃們沒有啤酒，相信妳聽到這件事會很高興。」

小霹屁驚訝地望著威默斯說：「呃，也許來杯雪莉酒？」

「當然好。你可以退下了，伊戈。他真是個寶，是不是？」伊戈退下後她補了一句。

「他看起來確實像是剛剛才被挖掘出來。」威默斯說。這一切已無法照他心中打好的草稿進行了。

「喔，所有伊戈看起來都是那副模樣。他在家族裡已經快兩百年了。總之，大部分的他是這樣。」

「真的？」

「極受年輕女士歡迎，不知爲何。所有的伊戈都是。沃覺得最好別去臆測爲什麼。」瑪格洛塔朝威默斯燦然一笑。「好啦，敬你來到此地，威默斯爵士。」

「妳知道很多關於我的事。」威默斯無力地說。

「大多是好事，沃向你保證。」她說。「不過，你總是忘記文書工作，容易激動，太過於多

「會的，大人。優柏瓦德的人不論嘶誰作夢都不敢請伊戈以外的僕人。啊，我們到了，大人。夫人等著見您。」

他們走過一道拱門，伊戈打開一道門，門上的釘飾數量絕對超過了適量範圍。門後是一條走廊。

「妳確定妳想來嗎？」威默斯告訴小霹靂。「她是吸血鬼。」

「吸血鬼我不擔心，長官。」

「妳真幸運。」威默斯說。他看向沉默的坦突尼。那人看起來很緊繃。

「跟我們那位朋友說他不用跟來了，在馬車上等我們就好，那個幸運的小惡魔。」他說。「但不要翻譯最後一句。」

伊戈打開裡面的門時，坦突尼幾乎是跑出走廊。「公爵大死到——」伊戈宣布。

「啊，威默斯爵士。」瑪格洛塔女士說。「請進。沃知道你不喜歡被稱爲公爵。不覺得很厭倦嗎？但不得不這麼做，是不是？」

這一切不如他所預料。吸血鬼不該戴珠寶，也不該穿粉紅色毛衣。在威默斯的世界，他們也不會穿著合宜的平底鞋，更不會在客廳每一件看得到的家具都鋪上印花布。

瑪格洛塔看起來像一個母親，不過兒子可能接受著昂貴的教育，也許還有一匹叫布安的小馬。她走路的姿態看起來像是已長年習慣自己的身體，而且總體言之，她符合威默斯所聽聞關於「一位有年紀的女人」的形容。他從來就不太確定那到底是多大年紀。

但……不太對勁。粉紅色毛衣上繡有蝙蝠，而且家具的擺設有種……蝙蝠感。戴項圈的小狗蜷臥在地毯上，看起來不像狗，倒像老鼠。不過，這點威默斯比較難以確定。無論如何，這種狗天生就有點像老鼠。看到牠，感覺就像讀了樂譜，卻從未聽過樂曲實際彈奏出來。

「他們說沒有。」威默斯說。

「你相信他們嗎？」

「不相信。」

「加冕典禮沒有司康不能舉行，你知道嗎？」

「必須等到他們烤出另一個？」威默斯說。

「不。不會再有低王了。」瑪格洛塔說。「合法性，你曉得吧。司康代表從巴倫·血斧一脈相承的傳統。他們說他坐在上面時司康仍是軟的，可謂留下了他的印記。」

「妳的意思是，王位傳承是由屁——臀部傳給臀部？」

「人類崇信王冠，不是嗎？」

「對，但至少王冠是戴在身體另一端！」

「那寶座也一樣啊。」瑪格洛塔嘆氣。「大家都很重視這種奇怪事。王冠。紀念物。大蒜。總之，統治者的事會引起內戰，奧博契一定會勝出，他會終止和安卡·摩波的貿易。你知道這件事嗎？他覺得那地方很邪惡。」

「我知道安卡·摩波很邪惡。」威默斯說。「我住在那裡。」

「沃聽說他打算宣布那裡所有的矮人都是德啦啦喀。」吸血鬼繼續說。威默斯聽到小霹屁倒抽一口氣。「意謂『非矮人』。」

「那真虧他相當有野心。」威默斯說。「我覺得我們的人不會感到擔心。」

「嗯。」小霹屁說。

「滿擔心的喔。那兒的年輕女士看來很擔心，你最好聽聽她的說法，威默斯爵士。」

「不好意思。」威默斯說。「但這一切對妳有什麼意義？」

愁善感，你後悔自己缺乏教育，又不相信他人的學識，你爲自己的城市自豪不已，而且，你懷疑自己可能是階級叛徒。沃在……安卡·摩波的朋友查不出什麼非常糟糕的事，相信沃，他們最會挖掘這些有的沒的。另外，你也憎惡吸血鬼。」

「我——」

「相當可以理解。沃們是一群很可怕的人，大致來說。」

「可是妳——」

「沃努力往好的一面想。」瑪格洛塔說。「不過，話說回來——你喜歡低王嗎？」

「他相當……安靜。」外交大使威默斯說。

「不如說狡猾。他從你身上看到的，比你從他身上看到的多太多了，沃相信。你要來片餅乾嗎？沃自己是不吃的，當然，但城鎮裡有個瘦小的先生做的巧克力很美味。伊戈？」

「嘶的，夫人。」伊戈說。威默斯手中的檸檬水差點潑出去。

「他剛才出房間了！」他說。「我看著他出去的！我聽到門關上了！」

「伊戈有他神奇的方法。麻煩給威默斯爵士一條餐巾，伊戈。」

「妳說低王很狡猾。」威默斯說，同時擦拭著馬褲上的檸檬水。

伊戈放下一盤餅乾，慢吞吞地走出房間。

「有嗎？沒有，沃不覺得沃可能說出那樣的話。那可不符合外交之道。」瑪格洛塔圓滑地說。「沃相信沃們全都支持新的低王，支持矮人界普遍的選擇，就算他們自以爲選了個傳統主義者，其實卻選出了不知打著什麼心眼的人也一樣。」

「剛才最後一句妳有說嗎？」威默斯說，這會兒他被外交之海和濕褲襠沖刷著。

「當然沒有。你知道他們石之司康遭竊了嗎？」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小霹屁？」馬車再次開下山時，威默斯說。

「哪一部分，長官？」

「基本上是全部，說真的。爲什麼安卡·摩波矮人聽到有人說他們不是矮人，就要反對？他們自己知道他們是矮人啊。」

「他們不會隸屬於矮人法律之中，長官。」

「我不知道他們原本有。」

「我是說，就像……你是怎麼活過這輩子的，長官。婚姻、喪禮那一類的。婚姻不會合法。年長的矮人無法被獲准葬在家鄉。那會很可怕。每一個矮人都夢想年老回鄉，經營小礦坑終老。」

「每一個矮人？就連那些出生在安卡·摩波的也是嗎？」

「家鄉可以代表各式各樣的意義，長官。」小霹屁說。「還有其他事。契約無效。矮人喜歡依循實在的規則，長官。」

「我們在安卡·摩波也有法律。多多少少。」

「矮人之間喜歡用他們自己的法律，長官。」

「我猜如果這件事發生的話，銅頭矮人不會喜歡。」

「是的，長官。矮人會分裂。然後就是另一場戰爭了。」她嘆氣。

「但爲什麼她一直提喝酒的事？」

「我不知道，長官。」

「我不喜歡他們。從來就不喜歡，永遠不會喜歡。」

「是的，長官。」

「你真的完全不喝酒，威默斯爵士？」

「對。」

「連烈酒也不喝？」

「對。」威默斯加重語氣。「這點妳知道的，如果妳有打聽——」

「但你在最底層的抽屜放了半瓶酒作為永久考驗。」瑪格洛塔說。「這樣啊，威默斯爵士，代表有個人內心裡頭總是負荊苦行。」

「我想知道這些話是誰說的！」

瑪格洛塔嘆氣。威默斯覺得自己好像又有一項測試沒通過。「沃很富有，威默斯爵士。吸血鬼通常如此。你不知道嗎？維提納利爵爺啊，沃知道他相信資訊就是貨幣。但每個人都知道貨幣向來代表資訊。錢不需要說話，錢只要聽就好。」

她不說了，坐下看著威默斯，彷彿她忽然決定要好好聽。威默斯被她不動的目光看得心慌，動了動身子。

「海夫拉克·維提納利好嗎？」她問。

「貴族老大？喔……很好。」

「他現在一定滿老的了。」

「我從來不曾真的確定他的年紀。」威默斯說。「跟我差不多，我想。」

然後她突然起身。「這真是一場有趣的會面，威默斯爵士。沃相信西碧兒女士安好？」

「呃，對。」

「很好。沃十分高興。相信沃們會再見面的。伊戈會帶你出去。代沃向男爵問好，你見到他的時候。替沃拍拍他的頭。」

「你看得到怒火在他的耐性後方層層累積。沃不知道他能被逼到什麼地步？」

「我把靈車叫來了，夫人。」

「噢，這麼晚了嗎？那沃們最好動身了。沃錯過聚會的話，大家都會很失望，你曉得。」

山谷另一端的城堡比瑪格洛塔女士的糖果屋看起來堅固不少。即使如此，城門卻大大敞開，看來似乎不常關閉。主大門看來高大沉重。唯一說不上是標準城堡建築設計的，只有城門上幾公尺高處一扇較小的窄門。

「那是幹什麼用的？」威默斯說。「就連矮人都會撞到頭。」

「我想那得看你走進去時是什麼形態。」小霹屁陰鬱地說。

威默斯才把手放上狼頭門環，主大門就打開了。但他這次有備而來。

「早安，伊戈。」他說。

「日安，大死大人。」伊戈敬禮說。

「伊戈和伊戈請我代他們向你問好，伊戈。」

「謝謝您，大死大人。既然您提了，我可以在您馬車裡放個給伊戈的包裹嗎？」

「你是說在大使館的伊戈？」

「我剛才就嘶這麼唆的，大人。」伊戈耐著性子說。「他請我幫忙他找個『人叟』。」

「好，這沒有問題。」

「好。人叟已包好，又好又保鮮。請您往這邊走？主人正在更衣。」

伊戈蹣跚走入寬敞的大廳，大廳一側布滿了火爐，他躬身退出。

「他剛才說的是我所想的嗎？」威默斯說。「關於人手啊，冷凍啊的事。」

「妳有看到那老鼠嗎？」

「有，長官。」

「我覺得她在嘲笑我。」

馬車再次駛過鋼郊街道。

「多大的戰爭？」

「會比五十年前那場更慘烈，我想。」小霹屁說。

「我不記得有人談論過那場仗。」威默斯說。

「人類大多不知道。」小霹屁說。「大多在地底下發生的。掏空通道、挖掘侵略坑道等等。」

也許有幾棟房子曾掉到神秘的洞裡，人類煤礦因而短缺，但大概就僅止於此。」

「妳是說，矮人想直接讓礦坑崩塌，活埋其他矮人？」

「喔，是的。」

「我以爲你們都很守法？」

「喔，是的，長官。相當守法。只是不太仁慈而已。」

老天喔，馬車開過城鎮中間的橋時，威默斯心想：我不是被派來參加加冕典禮，我被派來參加一場尚未開打的戰爭。他抬頭看。坦突尼緊張地看著他，但馬上別開頭。

吸血鬼瑪格洛塔看著馬車開到城門。她站在離窗一段距離之處。天氣多雲，但保險起見的習慣難改。

「他真是一個相當憤怒的男人啊，伊戈。」

「嘶的，夫人。」

「嗯，我到這裡才不到五分鐘。」威默斯說。「我可能不算是『大家』。」此刻，他高興地發現，她看來一臉疑惑。

「我們……只是聽說出了一點問題。」她說。

「喔，總之……新任低王，還有個加冕典禮要辦……總會出現一些問題。」他說。哼哼，他自付，所以這才叫搞外交。就像說謊一樣，但對象只限上層階級的人。

「沒錯。這個自然。」

「安谷娃過得很好。」威默斯說。

「你確定你不喝點什麼？」賽拉芬馬上起身說。「啊，我丈夫來了——」

男爵一進來就像一陣風，掃起了好幾隻狗。牠們在他前面跳著，圍著他跑來跑去。

「哈囉！哈囉！」他轟然大喊。

威默斯看著那魁梧的男子——不胖、不高，只是可能比一般尺寸大上十分之一。與其說他有張滿面鬍鬚的臉，不如說他有一叢鬍鬚，殘存的臉塞在眉鬚之間的小縫裡。他衝向威默斯，四周一團亂，有跳個不停的身體、飛揚的毛髮和一股老地毯的騷味。

威默斯握手時已做好準備，但即使如此，當他的手骨受力一擠，仍忍不住扭曲著臉。

「你能來真好，嘿？聽說好多關於你的事啊！」

但是聽得還不夠，威默斯心想，同時懷疑自己的手將來還能不能用。手仍握在男爵手中。狗的注意力現在轉移到他身上。在他旁邊東嗅西嗅。

「向安卡·摩波致上最大的敬意，嘿？」男爵說。

「呃……好。」威默斯說。血頂多只能流到手腕了。

「坐吧！」男爵吠著。威默斯實在不想用「吠」這個字，但這正是他說話的方式——簡短、

「不是聽起來那樣吧，長官。」小霹屁說。

「但願不是。我的天啊，看那他媽的鬼東西！」

巨大的紅旗掛在屋椽。中間是個黑狼的頭，牠嘴中布滿固定的閃雷圖案。

「是他們的新旗幟，我想。」小霹屁說。

「我以為只有雙頭蝙蝠的紋章而已？」

「也許他們覺得該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了，長官——」

「啊，大使大人！西碧兒有跟你來嗎？」

進來的女人是安谷娃，但臉上多了歲月的足跡。她穿著一身鬆垮的綠色長禮服，以安卡·摩波標準看來相當過時，但有些風格只要穿的人對了，就能永不退流行。她撥著頭髮一路走過來。

「呃，她今天留在大使館。我們一路上滿辛苦的。相信妳就是優柏瓦德男爵夫人賽拉芬？」

「而你是山姆·威默斯。西碧兒的信裡提到的全都是你。男爵一會兒就下來了。我們一起去打獵，玩到忘了時間。」

「我想出去一趟滿累的，要隨時注意馬。」威默斯有禮地說。

賽拉芬笑容僵了一下。「哈。對。」她說。「我叫伊戈幫你倒杯酒？」

「不用了，謝謝。」

她在又軟又厚的椅子上坐下，朝他眉開眼笑的。「你見過新任低王了嗎，大使大人？」

「今天早上。」

「我相信他遇上了一些麻煩。」

「妳怎會這麼想？」威默斯問。

賽拉芬一臉驚訝。「我以為大家都知道呢。」

「你們真幸運，有溫泉可以洗。」威默斯說。這也是搞外交，他心想，你一面讓嘴不著邊際地說，一面看著眾人的眼睛。就像當警察一樣。「西碧兒想去『瘋呂』引水——」

他身後，男爵那邊隱約傳來吼聲，他看到賽拉芬臉上閃過一絲惱怒。

「我說錯話了嗎？」他純真地說。

「我丈夫現在身體有點不適。」賽拉芬說。那是妻子專用的語氣，威默斯曉得這句話代表：「他現在覺得自己沒事，但等我和他獨處他就知道了。」

「我想我最好把我的指派書給你們過目。」威默斯拿出信說。

賽拉芬迅速伸出手，從他手中接過。「我會看的。」她笑容親切地說。「當然這只是形式上。大家都聽過威默斯司令。我沒有別的意思，當然，但我們之前有一點意外，因為貴族老大——」

「維提納利爵爺。」威默斯替她更正，語氣在末兩個字稍微強調了一下，果然隨之聽到一聲吼聲。

「對，是的……說你要來。我們原本期待是更……有經驗的……外交人員。」

「喔，我最會招待大家小巧的黃瓜三明治了。」威默斯說。「而且說到把巧克力小金球堆成堆，找我就不會有錯。」

她茫然地緩緩望向她。「不好意思，大使大人。」她說。「安卡·摩波語不是我的母語，恐怕我們不小心誤解彼此的意思了。就我所知，在現實生活中，你是警察？」

「在現實生活中，沒錯。」威默斯說。

「我們鋼郊向來反對警力。」男爵夫人說。「我們覺得那會干涉個人自由。」

「嗯哼，我以前確實也聽過這個論點。」威默斯說。「當然，要看妳所說的個人是妳自己，

尖厲的句子，每一聲都用喊的。

他被帶向一張椅子。然後男爵放開他的手，自己倒在巨大的地毯上，興奮的狗兒堆到他身上。賽拉芬發出妻子專用的譴責聲，介於怒吼和「嘖！」之間。男爵乖乖推開狗，倒入一張椅子。

「這種事見怪不怪。」賽拉芬說，皮笑肉不笑的。「我們這個家一直非常不得體。」

「這裡是個非常不錯的地方。」威默斯無力地說。他環視寬敞的房子，動物標本掛在牆上，但至少沒有山怪。也沒有武器。沒有矛，沒有鐵鏽的古劍，甚至沒有斷弓，這根本違反了城堡的家具布置之道。他又望著牆，然後望向火爐的雕刻。接著，他的目光往下。

其中有一隻狗（威默斯必須先釐清這點，他說「狗」只是因為牠們在室內，而室內通常不會用到「狼」這個字）在看他。他從來沒見過動物擺出端詳人的表情。牠在打量他。

牠的毛呈白金色，類似鬃毛，令人感到有些熟悉。其實，看起來滿像安谷娃的，但又更加濃密。而且還有另一個差別，差別不大，但相當關鍵。牠如安谷娃一般，靜止時有種動感。安谷娃總是一副想逃走的姿態，反之，這隻看起來卻想撲上來。

「大使館住得還慣嗎？那裡原本是我們的，你知道，後來我們賣給了維……維……」

「維提納利爵爺。」威默斯說著，不甘願地把目光從那匹狼身上移開。

「當然，你們的人改變了不少布置。」她繼續說。

「我們也做了一些改變。」威默斯說，同時想起獵物標本丟掉後牆上一塊塊嶄新的木板。「我不得不說，我真的很欣賞廁——不好意思？」

男爵那裡傳來一聲可說是狗叫的聲音。賽拉芬瞪著她丈夫。

「對。」她犀利地說。「我知道有一些有趣的布置。」

「喔，對。」

馬車答答啓程，威默斯望向窗外。金毛狼來到了階梯上，望著他離開。

馬車開出城堡，他躺靠在椅子上，閉上眼。小霹屁很聰明，她仍不發一語。

「牆上沒有武器，妳發現了嗎？」他過了一陣子說。他的眼睛仍閉著，彷彿在看眼後的畫面。像那樣的城堡，武器大多會掛得到處都是。」

「嗯，他們是狼人啊，長官。」

「安谷娃有提過她的父母嗎？」

「沒有，長官。」

「他們不想提到她，這點是肯定的。」威默斯睜開眼說，「矮人？我跟矮人一向處得很好。至於狼人……嗯，和狼人也從沒什麼問題。那為什麼今早唯一不想把我轟出去的是那嗜血的吸血鬼？」

「我不知道，長官。」

「他們的壁爐相當大。」

「狼人夜晚喜歡在火前睡覺。」小霹屁說。

「男爵坐在椅子裡看起來絕對不太自在，我看得出來。那巨大爐台上刻的格言是什麼？」
『Homini……』。」

「『Homo Homini Lupus』，長官。」小霹屁說。「意思是『人對他人來說皆為狼』。」

「哈！我為什麼沒讓妳升官啊，喜洋洋？」

「因為我不好意思吼其他人，長官。你有發現他們掛在牆上的標本有個耐人尋味之處嗎？」

威默斯又閉上眼。「鹿、熊、某種山獅……妳想問什麼，下士？」

還是爬出浴室窗……」他注意到她臉一糾。「……口，帶了一袋家中銀器在身上的人。」

「真慶幸，保全對我們來說從來不是問題。」賽拉芬說。

「不訝異。」威默斯說。「我是說……因為城牆啊，城門啊這一切。」

「我衷心希望你晚上帶西碧兒來接待晚宴。但我知道我耽擱你了，我知道你一定有好多事情要做。伊戈會帶你出去。」

「嘶的，夫人。」伊戈在威默斯身後說。

威默斯感覺腦中的河堤後方漲起憤怒之流。「我會告訴安谷娃中士妳向她問好。」他起身說。

「好的。」賽拉芬說。

「但現在，我真期待好好洗個令人放鬆的澡。」威默斯說，然後心滿意足地看到男爵和男爵夫人畏縮了一下。「再見。」

小霹屁跟隨在他身旁，他們走過走廊。

「我們出去之前什麼話都別說。」威默斯低聲說。

「長官？」

「因為我想趕快離開這裡。」威默斯說。

好幾隻狗尾隨他們出來。牠們沒有吼叫，沒有齜牙咧嘴，但牠們絕非漫無目的。威默斯從來不曾想過，在聞你胯下的尋常動物身上會看到那副模樣。

「我把包裹放在馬車裡了，大死大人。」伊戈說著打開馬車門，敲了額頭。

「我會確實轉交給伊戈。」威默斯說。

「喔，不嘶伊戈，大人。這嘶要給伊戈的。」

「他們自己還未親身體驗過的方法，就不會試在別人身上。」

威默斯決定探索這一切的恐怖極限。他腦中不再想那消失的標本。「世界上有任何……母伊戈？女伊戈？」

「嗯，任何伊戈都很擅長追求年輕女人……」

「真的？」

「而且他們的女兒通常相當有魅力。」

「雙眼長在同樣高度，那一類的？」

「喔，是的。」

但是等他們急急敲了門之後，門後出現的不是伊戈曲折的身形，而是巨石屑十字弓銳利的彼端，這感覺相比之下又更糟糕了些。

「是我們，中士。」威默斯說。

十字弓移開，門多打開了一點。巨石屑說：「不好意思，長官，但你說我要戒備。」

「沒有必要——」

「伊戈受傷了，長官。」

伊戈坐在寬敞的廚房，頭上裹著繃帶。西碧兒女士在他身邊小題大作。

「我幾小時前去找他，然後他就在那裡，癱倒在雪中。」她靠向威默斯說。「他記得的不多。」

「你記得你當時在做什麼嗎，老傢伙？」

伊戈目光矇矓地望著他。「嗯，大人，我去卸下另一輛馬車喪的料理嘶材，我才拿了個東

「你有注意到那些動物底下的東西嗎？」

「我想想……我想下面那邊只有空位而已。」

「是的，長官。上面有三個鉤子。你知道是怎麼回事。」

威默斯遲疑了一下，小心地說：「妳是說，三個鉤子原來可能掛著標本，但被移開了？」

「差不多就是那種鉤子，長官，是的。也可能只是頭還沒有掛上去。」

「山怪頭？」

「誰知道呢，長官？」

馬車開進城鎮。

「喜洋洋，妳仍帶著妳以前穿的那件銀鎖子甲嗎？」

「呃，沒有，長官。我不穿了，因為感覺有點像是背叛了安谷娃，長官。怎麼了？」

「只是剛好想到。喔，老天，椅子底下是伊戈的包裹嗎？」

「我想是的，長官。可是我跟你說，我懂伊戈的事。如果那是真的手，原本的主人留著也沒有用，相信我。」

「什麼？他砍下死人的肢體？」

「總比砍活人好，長官。」

「妳懂我的意思！」

「長官，此舉被視為一種善意。若其中一個伊戈曾幫過你，你的遺囑就該註明他們可以拿取任何……部位，只要能幫助別人。他們移植器官從來不求薪資。大家身上只需帶張小小的捐贈卡。伊戈在優柏瓦德相當受到尊敬，擁有精湛的解剖刀和針線功夫。其實那是一種天職。」

「可是他們全身都是疤和縫線！」

威默斯看著袋子和箱子，然後又看了一次。東西隨便亂丟一地，從馬車卸貨不是這樣的，除非你匆忙中想找什麼東西。誰會大費周章偷食物？

「沒有掉東西……」他摸著下巴。「是誰把貨物包裝載上馬車的，巨石屑？」

「不知道，長官。我想只是夫人命令他去買許多東西。」

「我們走得也有點急……」威默斯不說了。最好到這裡打住。他有個想法，但，說真的，證據呢？你是能說：該在的東西都在，所以一定是不該在那裡的東西被拿走了。不。目前來說，這點只能先放在心上。

他們走回門廳，威默斯目光落在門邊小桌上的一堆卡片。

「來了不少人。」巨石屑說。

威默斯隨手抓了一些起來。有些卡片鑲了金邊。

「辣些外交人都要請你吃大屎宴和雞歪腳。」山怪好心補充。

「雞尾酒，我想這詞你之後就懂了。」威默斯一一讀過紙卡。「嗯，克拉奇……蒙他……熱

努亞……藍科……藍科？那是個彈丸小國！他們在這裡也有大使館？」

「沒有，長官，他們頂多只有一個信箱。」

「我們全部的人塞得下嗎？」

「他們為加冕典禮租了間房子，長官。」

威默斯把邀請卡放回桌上，說：「我覺得我現在無法面對這種東西。一個人能喝的果汁就這麼多，能聽的爛笑話也有個限度。最近的通訊塔在哪裡，巨石屑？」

「往軸心山方向約二十五公里，長官。」

「我想知道安卡·摩波正發生什麼事。我想今天下午我和西碧兒女士會在鄉間寧靜地兜風，

西，所有光就熄滅了，大人。我想我一定跌倒了。」

「或有人打你？」

伊戈聳聳肩。一瞬間，他的雙肩總算齊平了。

「馬車上沒有東西值得偷！」西碧兒說。

「除非有人超想吃指節三明治。」威默斯說。「有東西被拿走嗎？」

「我檢查夫人給我的勒張清單，長官。」巨石屑說，威默斯轉身。「沒有掉東西，長官。」

「我親自去看一下。」威默斯說。

他們來到外面，威默斯走向馬車，看了看四周的雪地。四處都看得到鵝卵石。然後他抬頭看車窗的格網。

「好吧，巨石屑。」他說。「說說看。」

「只是個感覺，長官。」山怪低沉地說。「我知道『憨厚』是我的小名……」

「我連你有大名都不曉得，中士。」

「我不覺得勒是不小心意外發生的辣種意外。」

「他可能卸貨時從馬車上掉下來。」威默斯說。

「辣我可能就是煤渣仙子，長官。」

威默斯感到驚豔。這可是巨石屑低溫思考的反應。

「往街道的門是開的。」巨石屑說。「我想伊戈打擾到偷東西的人了。」

「但你說沒有掉東西。」

「也許竊賊怕了，長官。」

「怕什麼，因為看到伊戈？有可能啞……」

「我想，在鋼郊有個通訊塔就輕鬆多了。」

「議會堅決反對，大人。」

「你呢？」

「我的觀點相當現代，大人。」

眼前通訊塔聳立在不遠處。塔前六公尺左右是石做的，設有具格擋的狹小窗戶，那裡還有寬闊的平台，平台之上就是主塔。合理的設計。敵人會發現塔很難攻破，也難以放火，遭到圍攻的話，儲藏空間也足以撐一段時間，敵人還會發現，攻擊開始的三十秒內，裡面的人就會發訊號求救。造塔的公司很有錢。他們在這方面就像馬車公司，與利益掛勾。任何一座塔失效，就會有人來問取貴得「要命」的代價。這裡沒有法律，會來的只有那種想向世界留下一則訊息的人：不准碰通訊塔。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點，因此看到巨大的信號臂動也不動，實在古怪。

威默斯脖子上寒毛盡豎。「待在車廂裡，西碧兒。」他說。

「出事了嗎？」

「我不確定。」威默斯說，但其實他很確定。他下了車，朝伊戈點點頭。

「我要去裡面看看。」他說。「有什麼……問題的話，你就帶西碧兒女士回大使館，好嗎？」威默斯身子又彎進馬車，目光避開西碧兒，掀起其中一個座位，拿出他藏在那裡的劍。

「山姆！」她責備道。

「不好意思，親愛的。我原本是想帶來備用的。」

塔門旁有個拉鈴。威默斯扯了一下，聽到塔上方傳來「噹」一聲。沒有回應，他試了一下門。門打了開來。

好讓她拋開這一切。」

然後他心想，我會等到半夜再說，知道嗎？

而現在還只是午餐時間。

最後威默斯請伊戈當司機和嚮導，並請坦突尼和他一直覺得叫科隆尼斯柯的人當警衛。不管斯金墨去做了什麼惡毒凶狠的勾當，他人一直沒有回來，威默斯如果留大使館無人駐守，那就太該死了。

但「外交」換句話說，威默斯沉思，就是「間諜」。唯一的不同是當地政府知道你是誰。這場遊戲的目的是以智取勝，大抵如此。

陽光很溫暖，微風冷冽，山上空氣清澈，在威默斯看來，每一座山峰都彷彿伸手可及。城外雪覆著葡萄園，農場倚著石坡。這石坡是安卡·摩波會稱爲「牆」的斜度，但過了一會兒松林越來越密。轉彎處不時能看到遠方下面的河流。

馬車夫座上的伊戈低吟著悲歌。

「他跟我說伊戈恢復得相當快。」西碧兒說。

「他們不得不如此。」

「斯金墨先生說他們是天賦異稟的外科醫生，山姆。」

「也許美容手術除外。」

馬車慢了下來。

「你經常上來這裡嗎，伊戈？」威默斯問。

「安棉先僧以前常叫我每週駕車來這裡一次搜取訊息，主人。」

「專人來維修也要好幾個小時，我猜。」威默斯回來時，斯金墨說。

「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斯金墨？」

「我會說住在這裡的人不得不離開了，嗯嗯，嗯嗯。在混亂之中。」

「但這是一座防禦工事完善的高塔！」

「所以呢？他們必須去砍木柴啊。喔，公司是有規定，然後他們就派三個年輕人到一座孤伶伶的高塔，好幾週才輪班一次，並期待他們按表操課。看到控制室的地板門嗎？那應該是隨時都要上鎖的。如今你，公爵大人和我也是，因為我們是……是……是……」

「王八蛋？」威默斯接話。

「嗯，對……：：：：：我們一定會自以為設計好一套系統，規定除非地板門是關的，不然通訊塔連運作都不行，對不對？」

「聽起來滿像樣的，對。」

「然後我們一定會在規定中寫明，任何人來高塔也一定要，嗯嗯，自動向鄰塔稟報。」

「可能吧。那是基本該做的。」

「既然如此，我想不管是誰，只要一臉善良，又帶著新鮮好吃的蘋果派，肯定會受到熱烈歡迎。」斯金墨嘆氣。「他們輪兩個月的班。除了樹也沒什麼好看，嗯嗯。」

「沒有血跡，也沒有掙扎的痕跡。」威默斯說。「你檢查過外面了嗎？」

「馬廄原本應該有匹馬。不見了。我們多多少少算是觸了礁。有狼跡，但這附近到處都是狼跡。風吹雪。足跡也已經……：：：：：不見了，公爵大人。」

「你確定那些人是讓人從門進來嗎？」威默斯說。「任何人只要能降落在平台上，不一會兒就能進入這些窗。」

「哈囉？」

一片沉默。

「這是警——」威默斯不說了。不是警衛隊，對吧？在這裡不是。警徽沒有作用。他只是個好管閒事、非法入侵的王八蛋。

「有人在嗎？」

塔裡袋子、箱子和桶子堆得高高的。一條木梯通往下一層樓。威默斯爬進臥室和餐廳。那裡有兩個鋪位，床簾都拉開了。一把椅子倒在地上。桌上有一盤餐點，刀叉放得十分謹慎。爐上鐵鍋燒乾了。威默斯打開爐門，空氣「呼砰」一聲灌入，焦炭又燒了起來。

接著，上面傳來「叮」的金屬聲。

他看著通往上一層的樓梯和地板門。不論誰爬上去，頭都會處在一個適合用刀或靴——

「棘手的情況，對不對，公爵大人？」他上方有人說。「你最好上來一下，嗯嗯，嗯嗯。」

「斯金墨？」

「安全無虞，公爵大人。這裡只有我。嗯嗯。」

「那就叫安全，是嗎？」

威默斯爬上樓梯。斯金墨坐在桌前，翻著一堆堆文件。

「塔員呢？」

「那個啊，公爵大人。」斯金墨說。「是個謎了，嗯嗯，嗯嗯。」

「那些是——？」

斯金墨朝樓梯點點頭說：「你自己去看吧。」

信號臂的控制機關已完全被砸毀。木板條和繩線淒涼地垂掛在複雜的支架上。

「嗯？」

「老天啊！你該不會是在想——」

「不，我不會思考，大人，我是公僕。我負責建議別人，嗯。然後由他們去想。我的建議是等一、兩個小時無傷大雅，大人。我的建議是你和西碧兒女士現在回去。我天一黑就會發射火焰彈，然後自己回大使館。」

「等一下，我才是司令——」

「在這裡不是，公爵大人。記得嗎？你在這裡算是公民，嗯。我在這裡安全無虞——」

「塔員就不安全。」

「他們不是我，嗯，嗯。為西碧兒女士著想，公爵大人，我建議你現在離開。」

威默斯猶豫了，斯金墨是對的，而且他雖然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思考，實際上卻在思考著他該思考的事，這點威默斯一想到就覺得討厭。拜託，他不是應該和妻子去午後兜風的嗎？

「嗯，好吧。不過，就一件事。為什麼你在這裡？」

「安棉最後一次被人看到時，他正帶著訊息在前來此處的路上。」

「啊。你那位安棉先生不完全是那種端黃瓜三明治招呼人的外交人員？」

斯金墨淡笑。「沒錯，大人。他是……另一種。嗯。」

「你那種。」

「嗯。現在走吧，公爵大人。太陽很快就下山了。嗯，嗯。」

警衛隊公會主席兼召集人諾比下士審視他的軍隊。

「好了，再一次。」他說。「我們要什麼？」

「吸血鬼，嗯嗯？」

「也是個想法，對吧？」

「這裡沒有血跡……」

「浪費食物太可惜了。」威默斯說。「想想蒙他那個國家窮苦飢餓的孩子。這是什麼？」他從下鋪底下拉出一個箱子。裡面有好幾根管子，約三十公分長，一端是通的。

「『巴傑諾毛，安卡·摩波製』。」他朗聲讀。「『火焰彈發射器（紅色）』。點燃引線。請勿置於口中」。這是煙火，斯金墨先生。我在船上看過。」

「啊，這裡有個東西……」斯金墨翻開桌上一本書。「若有重大問題，他們可以發射緊急火焰彈。沒錯，最靠近安卡·摩波的塔會派幾個人過來。平原通訊站也會有一隊較大的軍隊上山。他們相當重視塔被攻陷的事。」

「對啊，畢竟這會使他們虧錢。」威默斯望著發射器的射孔說。「我們必須讓這座塔運作，斯金墨。我不喜歡被困在這裡。」

「路況還不算太糟。他們或許明天晚上能趕到。我認爲你不能這麼做，大人！」威默斯把火焰彈從管子拿出來。他疑惑地看著斯金墨。

「這樣不會發射啦，除非你點燃基座的引線。」他說。「很安全。而且拿這當武器就太蠢了，再怎麼瞄準也沒屁用，因爲不論如何，這只是紙板做的。來吧，我們到屋頂上。」

「等到天黑再說，公爵大人，嗯嗯。那樣一來可以看到兩側的兩、三座塔，不會只有最近的看得到。」

「但如果最近的塔有在注意，他們絕對會看到——」

「我們不知道那裡現在有沒有人在注意，大人。也許這裡發生的事情也發生在那裡了？嗯」

「啊，這樣的話，」諾比堅定地說。「舉牌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有金屬圓桶，在裡面燒碎木。」

「爲什麼？」休伊說。

「一定要圍著大圓桶，在上面把手烤暖。」諾比說。「這樣人家才知道你是專職舉牌員，不是一群流浪漢。」

「但我們的確是一群流浪漢啊，諾比。總之，大家覺得我們是流浪漢。」

「好吧，但我們要當身體暖的那種。」

威默斯的馬車從通訊塔出發時，太陽距碟形世界的盤緣只有一根指頭寬。伊戈提鞭甩了一下馬。威默斯看向窗外，看著路的邊緣，只差幾公尺，再過去好幾百公尺下方，是一條河。

「爲什麼要這麼快？」他大叫。

「一定要在日落前回到家！」伊戈大叫。「那是傳統。」

紅色的巨陽穿過一片片雲朵。

「喔，隨他吧，親愛的，如果能讓那可憐的靈魂安寧的話。」西碧兒說著關上窗。「好了，山姆，塔裡發生了什麼事？」

「我真的不想令妳擔心，西碧兒。」

「好，現在你令我真的很擔心了，你乾脆跟我說。好嗎？」

威默斯放棄，解釋了他僅知的事。

「有人殺了他們？」

「可能。」

罷工會議已經過了一段時間，會議開在酒吧之中。警衛隊員已經有點健忘了。

砰砰警員舉起手。「呃……適當的投訴程序、申訴委員會、徹底修正升等機制……呃……」

「食堂要用好一點的陶瓷。」有人補充。

「終止竊盜蔗糖的無根據控訴——」又有人說。

「終止七天七夜連工——」

「增加靴子津貼——」

「祖母喪假每年至少可請三日下午——」

「不需付自己的鴿子飼料錢——」

「再來一杯。」最後一個要求大伙兒都同意。

休伊警員站起。他下勤之後還兼任死權運動的負責人，他知道這種事要怎麼做。

「不、不、不、不。」他說。「你們一定要把口號變得更簡單一點。一定要有活力。還

有節奏。像是這樣：『我們要什麼？咕噦咕噦。什麼時候要？此時此刻！』懂嗎？你需要簡單的

訴求。我們再試一次。我們要什麼？」

警衛隊員面面相覷，沒有人想當第一個。

「再一杯？」有人自願說。

「對！」有人在後面附和。「什麼時候要？此時此刻！」

「好，這似乎有效。」眾警員都圍上了吧台，諾比趁勢說道。「我們還需要什么，休伊？」

「抗議要舉的標語。」休伊警員說。

「我們要舉牌？」

「喔，是的。」

你除了制服盔甲還有其他東西能穿嗎，中士？」

「沒有，長官。」

「好吧，去找伊戈。他勉強算是我見過會用針線的人了。妳呢，喜洋洋？」

「我確實，呃，有件晚禮服。」小霹屁害羞地低頭說。

「真的假的？」

「是的，長官。」

「喔。是喔。好。我也會把你們列入大使人員表。喜洋洋，妳是……妳是軍事專員。」

「喔。」巨石屑失望地說。

「然後，巨石屑，你是文化專員。」

山怪笑逐顏開。「不會令你後悔的，長官。」

「我相信如此。」威默斯說。「現在，我希望你跟我來。」

「勒是關於文化的事嗎，長官？」

「廣義來說。也許。」

威默斯帶山怪和西碧兒走上階梯，進了辦公室。他停在一面牆前。

「這面牆？」他說。

「對。」他妻子說。「除非測量房子，不然很難發現，但這牆真的相當厚——」

威默斯手沿木牆板摸，尋找任何可能「喀啦」啟動的機關。然後他向後退。

「給我你的十字弓，中士。」

「這裡，長官。」

沉重的十字弓令威默斯狼狽了一下，但他最後仍設法指向牆。

「在峽谷伏擊我們的也是同樣的人嗎？」

「我覺得不是。」

「結果這不怎麼算是假期，山姆。」

「我不爽的是我什麼都無能為力。」威默斯說。「在安卡·摩波……哼，我有關係，有聯絡人，有類似地圖的東西。我覺得這裡每個人都，嗯，隱瞞著什麼。新任低王覺得我是個傻瓜，狼人把我當作貓抓進來的鬼東西。唯一還算文明有禮的居然是吸血鬼！」

「不是貓。」西碧兒說。

「什麼？」威默斯一臉迷糊說。

「狼人討厭貓。」西碧兒說。「我記得很清楚，狼人絕對不是愛貓人士。」

「哈。不是。是愛狗人士。他們也不喜歡『洗澡』或『獸醫』之類的詞。如果朝男爵丟根棒子，他就會從椅子跳起來去接——」

「我想我應該告訴你地毯的事。」馬車搖搖晃晃駛過街角時，西碧兒說。

「什麼事，他沒有訓練在室內大小便嗎？」

「我是說大使館的地毯。你知道我要量一下尺寸的事？嗯，一樓量起來不太對勁……」

「我不是不耐煩，但是親愛的，這是聊地毯的好時機嗎？」

「山姆？」

「什麼事，親愛的？」

「暫時拋開身為丈夫的思考方式，像……警察一樣好好聽，好嗎？」

威默斯走進大使館，喚來巨石屑和小霹靂說：「你們倆今晚要和我們去晚宴。需盛裝打扮。」

「那不是搞間諜、那不是搞間諜！那只是『接收訊息』。如果不曉得街上發生什麼事，我們就不能工作了！」

「可是，也許海夫拉克也只是這樣想，只是……他的街道比較大，親愛的。」

「這裡還有一大堆亂七八糟的。看。手稿，更多的碎礦石……這是什麼鬼東西？」

那是個長方形物體，約菸盒大小。一面有個玻璃圓鏡，一側有幾個拉桿。威默斯按了其中一個。一扇小門打開，他有生以來看過會說話的最小的頭說：「有？」

「我知道辣個！」巨石屑說。「辣是奈米惡魔！一隻就要一百元！牠們的很小！」

「已經整整十五天沒人餵我了！」奈米惡魔尖叫。

「那是小到可以放進口袋的造像盒。」威默斯說。「間諜用的……跟斯金墨他媽的單發十字弓一樣邪惡。而且看來……」

樓梯向下。他小心地一階一階走著，打開樓梯尾的小門。濕悶的熱氣撲向他。

「幫我拿蠟燭過來好嗎，親愛的？」他說。透過燭光，他看向又長又濕的地道。老舊的管子沿著遠端牆面延伸，每個接縫都噴著蒸氣。

「還有他出去和進來都不會有人看到的一條路。」他說。「我們住在多麼下流的世界……」

雲遮住了天空，風在塔的四周吹起大雪，斯金墨在方形大信號板下的平台設好了紅色火焰彈發射器。他點了幾根火柴，還來不及用手遮住，風就把火掩住了。

「靠。嗯嗯。」

他溜下階梯，進到溫暖的塔中。最好在這裡過夜，他一面想，一面在抽屜翻找。夜晚並未對他造成太多驚恐，但這陣風暴感覺會帶來另一場大雪，山路可能不久就會變得危險難行。

「這樣好嗎，山姆？」西碧兒說。

威默斯後退瞄準，地板在他腳下移動。牆上的木板輕輕轉開。

「你把它嚇開了，長官。」巨石屑忠厚地說。

威默斯小心把十字弓還給他，想裝作一副本來就打算這麼做的樣子。

他原本以為會是秘道。但這是一間小工作室。架上小罐子標著「二十一區新脂層」「大洞A級油脂」。一塊塊碎石上貼有小片標籤，寫著「十字鎬礦坑，九號礦井，第三層」這類的註記。

那裡有一組抽屜。裡面滿滿都是化妝用品，包括一套小鬍子。

威默斯一言不語，他打開一疊筆記本中的其中一本。第一頁有一張鉛筆畫的鋼郊街道圖，上面劃有一條條紅線。

「老天，看這個。」他吸一口氣，繼續翻。「地圖。圖畫。有好幾頁關於油脂礦層的分析。嗯，看這裡：新脂層，起初很有希望，目前察覺疑似含有高量『脆部』，可能很快就會用盡。這裡寫道：司康遺失的混亂未息，隨之而來的狼人叛亂顯然是計畫好的……K回報許多較年輕的狼現在都跟隨W，W改變了遊戲的本質……」這東西……這是在搞間諜。我還納悶維提納利怎麼老是一副知道很多事情的樣子！」

「你覺得他是作夢夢到的嗎，親愛的？」

「可是這裡有一大堆細節……關於人的紀錄、矮人礦產的許多資料、政治謠言……我不知道我們在做這種事！」

「你一直在用間諜，親愛的。」西碧兒說。

「我沒有！」

「喔，那麼像臭老朗、沒門·荷斯和崩潰麥可這些人呢？」

除非他們稍微有那麼一點時尚品味，她不得不承認。問題其實就是……好吧，她必須把她們當作新矮人女性，她們的形象尚未確立。

西碧兒自己通常會穿淡藍色的晚禮服，一定年紀和腰圍的女士通常會選這個顏色，達到低調指數無限大，能見度無限小的風格。但矮人女孩曾聽說過亮片，而且她們似乎打從骨子裡決定，若要一反幾千年的地下傳統，她們在這段過程中，身上打死都不會少掉兩件式搭配和珠寶。

「紅色很好。」西碧兒真心地說。「紅色是個非常不錯的顏色。那是一件很不錯的紅色禮服。呃。還有羽邊。呃。放斧頭的袋子，呃——」

「不夠閃亮嗎？」小霹靂問。

「不是！不是……在外交場合，我背上如果背著大斧頭，我也會希望斧頭閃閃發亮。呃。當然，那真是一把非常大的斧頭。」

「妳覺得換把小一點的或許會更好嗎？以晚宴穿著而言？」

「那算是個開始，對。」

「也許斧頭柄再鑲些紅寶石？」

「對。」西碧兒無力地說。「可以啊，怎麼不行？」

「我呢，夫人？」巨石屑低聲問。

伊戈確實大展身手。他從大使館衣櫃找出好幾件西裝，並使用了他劃時代的手術技巧，過去，這項技術是用在不幸的伐木工和其他離線鋸太近的人身上。如今他只花九十分鐘就在巨石屑身上打造了一件服裝。那絕對是晚禮服。你大白天不可能穿這樣到外面。山怪看起來彷彿是一面戴領結的牆。

「感覺怎麼樣？」西碧兒回應，她走安全路線。

終於，他想到一個主意，他打開爐門，用火鉗拿出悶燒的木炭。

拿到塔上面時，木炭冒出了火焰，他把木炭湊到管子基座的點火孔。火焰彈發出「噗咻」一聲，然後聲音消散在風聲中。火焰彈本身則搖搖晃晃飛入雪中不見蹤影，接著幾秒鐘之後，在上方三十公尺處爆炸，在森林上投射出短暫的火紅光芒。

斯金墨才剛回到塔中，就傳來敲門聲，是一樓那裡的門。

他停了下來。這層有窗和小拉門。塔樓設計師至少知道，能朝下看到誰在敲門是個好主意。沒有人在那裡。

他爬回塔裡，敲門聲又響了。

威默斯走了以後，他沒有鎖上門。他發現現在後悔有點晚了，但伊尼哥·斯金墨可是受過訓練的人，一旦讀過那所學校，人生的千「敲」百鍊都變得像玩沙坑一樣。

他點了一根蠟燭，在黑暗中爬下樓梯，影子在一堆堆補給品上梭巡舞動。

他把蠟燭放到箱上，從大衣內拿出單發十字弓，費了點勁，靠牆上好了箭。然後他彎起左臂，感覺掌心刀輕鬆就位，再特別敲了一下腳跟，感覺小刀片從腳趾滑出。

斯金墨靜下來等待。他身後有東西吹熄了蠟燭。

他轉身，十字弓箭旋入黑暗中，掌心刀割空時，斯金墨才想到，在門的內外都可以敲門。他們真的非常聰明……

「嗯嗯，嗯——」

小霹靂轉了一圈，起碼是試著轉了一圈。這並不是矮人天生就會的動作。

「妳看起來非常……不錯。」西碧兒說。「衣服修長就地。我認為沒有人會覺得不妥。」

「總之，我們最好出發——天啊，那是喜洋洋嗎？」

「是的，長官。」喜洋洋·小霹屁緊張地說。

好吧，威默斯心想，她出身的家族爲了面對遙遠的太陽爆炸，可是會穿上奇裝異服的。

「非常不錯。」他說。

威默斯之前覺得是鋼郊市中心的地方，此時整條地道一路都點亮了燈。矮人警衛一看到安卡·摩波的紋章，就揮手讓馬車通過。巨大電梯那裡的警衛比較不確定。但威默斯透過觀察西碧兒學到了不少。她沒有故作姿態，但她天生就是如此，她生來就在一個態度向來如此的階級：一副彷彿不可能有人阻止或質疑的樣子走遍世界，通常那些情況也就完全不會發生。

電梯隆隆向下，裡面還有其他人。他們大多是威默斯不認識的外交官，但此刻在電梯以繩子圍起的一個角落，矮人四重奏音樂家演奏著悅耳又微微惱人的音樂，樂聲一面啃蝕著威默斯的頭，電梯一面無止境地下降。

門打開時，他聽到西碧兒抽了一口氣。

「我以爲你說下面看起來像一夜星空，山姆！」

「呃，他們確實卯『燭』全力……」

巨大的山洞裡，數以千計的蠟燭在牆面各處懸掛的籃中燃燒，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水晶燈。數十盞水晶燈吊在那裡，每盞至少四層樓高。威默斯向來喜歡了解表象背後的道理，所以他馬上看到在起重台工作的矮人，也看出一籃籃新蠟燭是從天花板的洞降下來的。如果第五元象不是神話，今晚的陣仗起碼燒掉了牠一整根腳趾。

「公爵大人！」矮人帝伊穿過人群走來。

「勒裡勒個地方滿緊的——勒個地方怎麼說？」

「我真的不知道。」西碧兒說。

「讓我不穩。」巨石屑說。「可是我覺得非常適合外交場合。」

「不過，不要帶十字弓。」

「她有斧頭。」巨石屑反駁。

「大家已經接受矮人斧頭是文化武器。」西碧兒說。「我不知道這裡的禮儀，但我想你可以帶根棒子。」畢竟，她自忖，倒也不會有誰想把棒子搶下來。

「十字弓不文化？」

「恐怕不是。」

「我可以貼，像亮片什麼的。」

「恐怕不足以——喔，山姆……」

「什麼事，親愛的？」威默斯走下樓梯說。

「那只是你警衛隊的制服！你的公爵華服呢？」

「哪裡都找不到。」威默斯無辜地說。「我想袋子一定是在鞍部掉下馬車了，親愛的。但我有一頂鑲有羽毛的頭盔，伊戈正巧把胸甲擦到照得清楚他的臉了，雖然我不確定這是爲什麼。」他看到她的表情，心裡一毛。「公爵是軍銜，親愛的。沒有一個軍人會穿緊身褲上戰場。就算他覺得自己可能被俘虜也一樣。」

「我覺得這件事大有蹊蹺，山姆。」

「巨石屑可以替我作證。」威默斯說。

「沒錯，長官。」山怪低沉說。「你明確指示我說辣——」

之，我知道這場仗歷時五百年之久，所以雙方顯然都沒有努力打。」

「最最高層會表達抗議！」

威默斯嘆氣道：「還來？」

「有人說安卡·摩波故意在低王面前炫耀其墮落！」

「低王？」威默斯春風滿面地說。「他還不完全算是低王，對不對？要等到加冕典禮之後，也就是需要某個……東西……」

「對，但那當然只是形式上的問題。」

威默斯靠近他，輕聲說：「但不只是如此，對吧？關鍵就在這裡，一切的關鍵盡在此處。沒有那神奇的東西，就不會有國王。只會有像你一樣的人，自命不凡地下著命令。」

「一個叫威默斯的教我忠誠的道理？」帝伊悲慘地說。

「沒了那東西，所有賭盤都破局了。」威默斯說。「會有一場戰爭。地下爆炸。」微小的聲響傳出，他拿出錶打開。「哎呀，半夜了。」他說。

「跟我來。」帝伊咕噥。

「要帶我去看什麼東西嗎？」威默斯說。

「不，大使大人。要帶你去看東西不在的地方。」

「啊。那我想帶著小霹靂下土。」

「那個？絕對不行！那會是褻瀆——」

「不，不會。」威默斯說。「原因是，她不會跟我們來，因為我們沒有要去，對不對？你絕對不會信任潛在敵方勢力的代表人員，並洩露你手中那副牌底少了一張，對吧？當然不會。我們的對話沒有發生。接下來一小時左右，我們會在這裡吃珍品小點。我剛才甚至沒說過這句話，你

「啊，想法試吃者。」矮人過來時，威默斯說。「容我向你介紹安卡公爵夫人……西碧兒女士。」

「啊……呃……對……是的……很高興見到妳。」帝伊喃喃說，他一時被魅力攻勢打得措手不及。「可是，呃……」

西碧兒接收到他的暗號了。威默斯憎惡「公爵夫人」一詞，所以當他使出這四個字，就代表他希望她以公爵夫人之姿鎮壓全場。她愉快地以公爵夫人之仁籠罩帝伊尖尖的頭。

「帝伊先生，山姆跟我說了好多關於你的事！」她顫聲說。「我知道你這人可說是——」

「——矮人。」威默斯輕聲說。

「——你這矮人可說是陛下的左右手！麻煩你，一定要告訴我這裡如此美妙的燭光是怎麼辦到的！」

「呃，靠大量的蠟燭。」帝伊瞪著威默斯，喃喃說道。

「我想帝伊想跟我討論一些政治事務，親愛的。」威默斯圓滑地說，一隻手同時卡上矮人的肩膀。「妳先帶其他人過去，我很快就會跟上，我確定。」他知道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西碧兒一路橫掃到接待處。這女人真能橫掃天下。她橫掃之處無一倖免，一時間全場癱瘓。

「你帶了個山怪，你帶了個山怪！」帝伊低聲說。

「而且他是安卡·摩波的公民，記好。擁有外交豁免權和一件滿難看的西裝。」威默斯說。

「即使如此——」

「沒有什麼『即使如此』。」威默斯說。

「我們和山怪在交戰！」

「嗯哼，那就是外交的重點，不是嗎？」威默斯說。「外交不就是停止交戰狀態的方法？總

下子。政治啊……」

他匆忙離去，小霹屁跟在他身後。

帝伊帶路走過一條條漆黑的地道。歌劇開始時成了遙遠的低吟，仿若古老貝殼中的海息。

最後，他們停在一條水道邊，水波拍打著闇黑的岸。一條小船繫在那裡，旁邊有一名警衛待命。帝伊要他們上船。

「重要的是你必須了解你看到的一切，公爵大人。」帝伊說。

「根本看不到。」威默斯說。「而且我以為自己夜視力不差。」

昏暗中傳來「叮」一聲，一盞燈籠點起。警衛撐船過拱門，划入一小池湖水。除了入口之外，四周牆面都十分陡峭。

「我們是在井底嗎？」威默斯問。

「這麼說也很對。」帝伊在座位下摸索。他拿出一個彎彎的金屬號角，吹起單音，聲音隨石牆回響。

幾秒鐘後，另一聲單音從上方飄下。噹啷聲傳來，彷彿是沉重古老的鐵鍊聲。

「跟山上有些地方比起來，這算是短程了。」帝伊說話時，鐵盤緩緩蓋起，封住了入口。

「有的高達二點五公里，一次能送一隊駁船。」

船邊的水翻騰。威默斯看到牆開始下沉。

「這是通往司康的唯一方式。」帝伊在他旁邊說。

現在船在冒泡的水中搖晃，牆面成了一片模糊。

「水是從靠近頂峰的水壩引下來的。然後就是簡單的開關水閘，懂嗎？」

「懂。」威默斯含糊道，昏眩和暈船全寫在他鐵青糾結的臉上。

也沒有聽到我說。但小霹屁下士是我手邊最好的犯罪現場調查警員，我希望她能跟我們來。」

「你解釋得很清楚，大使大人。活靈活現的，一如往常。那就帶上那女孩吧。」

威默斯發現小霹屁和巨石屑背靠背，或說是背靠膝蓋地站在一起。他們被一圈好奇的人圍住。巨石屑每次抬起手喝飲料，附近的矮人就會急忙向後跳。

「我們要去哪裡，長官？」

「不存在的地方。」

「啊，那種地方啊。」

「不過事情漸入佳境了。」威默斯說。「帝伊找到第二性了，雖然他的口氣不是很好。」

「山姆！」西碧兒說著從人群走來。「他們要表演《血斧和鐵鎚》！是不是太棒了？」

「呃……」

「是齣歌劇，長官。」小霹屁悄聲說。「屬於鈷婆丁人的傳奇故事，是歷史。每個矮人都倒背如流。關於我們怎麼有法律、低王……和司康的故事，長官。」

「我們學校的畢業表演，我負責唱鐵鎚那段。」西碧兒說。「當然不是演出長達五星期的完整版。能在這裡觀賞這齣劇真是太美妙了。這真是史上最偉大的羅曼史。」

「羅曼史？」威默斯說。「就像……愛情故事。」

「對。當然了。」

「血斧和鐵鎚兩人都是……呃……都是……」威默斯開口。

「兩個都是矮人，長官。」小霹屁說。

「啊。這個自然。」威默斯放棄。所有矮人都是矮人。你若是以人類角度來理解，一切都不太對勁。「那，呃，妳就好好欣賞，親愛的。我必須去……低王要我去……我只是去別的地方一

「啊。」

「這職位責任非常重大。」

「我看過水晶燈了。他多常進來這裡？」

「他以前每天都會進來。」

「以前？」

「他再也不做這工作了。」

「因為他是主要嫌疑犯？」威默斯問。

「因為他死了。」

「那是怎麼發生的？」威默斯緩慢地一字一句說。

「他……奪去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很確定，因為我們必須撞破他山洞的門才進得去。他當蠟燭隊長已經六十年。我覺得他無法忍受自己沾上了嫌疑。」

「對我來說，他聽起來確實像涉案嫌疑犯。」

「他沒有偷司康。這我們知道。」

「但你們矮人穿的長袍基本上什麼都能藏。有搜他的身嗎？」

「當然沒有！不過……我來示範。」帝伊說著，走上金屬地板的狹窄走道。「你看得到我嗎，大使大人？」

「當然看得到。」

帝伊回來時，地板隆隆作響。「好，這次我會拿個東西……你的頭盔麻煩借我好嗎？只是示範用。」

威默斯把頭盔給他。想法試吃者走回地道。他走到一半，「噹」一聲巨響，兩道金屬格柵

牆慢了下來。船不再搖晃。水平順地將他們抬到井口，進到一個小峽灣，那裡有個碼頭。

「下面有任何警衛嗎？」威默斯設法出聲，踏上老天保佑穩固的石頭上。

「通常有四個。」帝伊說。「今晚我……負責安排這一切。警衛能體諒，但沒有人以此爲豪。我一定要跟你說，我個人最反對這件事。」

威默斯環視眼前的新山洞。一、兩個矮人站在突出的石塊上，俯瞰已平靜下來的池水。看來，他們是操作機器的矮人。

「我們繼續吧？」矮人說。

山洞連著一條地道，踏進去就立刻變窄了。威默斯有一段幾乎是半彎著身子走。一度，他腳下的金屬盤鏗鏘作響，他感覺金屬盤微微移動。然後他又再次幾乎直起身子，通過另一道拱門，那裡……

矮人若不是挖入了這巨大的晶洞，就是小心地將石英水晶排滿這小山洞，直到山洞每一個表面都反射著中央沙地兩根柱子上的兩根小蠟燭。經過地道的黑暗之後，效果連威默斯也目眩神馳。

「看。」帝伊黯然說。「司康該在的地方。」

一塊圓平石放在兩根蠟燭中央，只有幾公分高，上面顯然空無一物。

石頭後方，水從自然的池中冒出，水一分爲二，繞石而流，再次消失在另一個石道。

「好吧。」威默斯說。「把一切都告訴我。」

「三天前獲報失竊。」帝伊說。「達盹·長指來換蠟燭時發現的。」

「他的工作是……」

「蠟燭隊長。」

「這封信能加速你們的搜查嗎？」帝伊說。「上面有寫。那就是我們所謂的……跡象，或許能幫上你們的忙。」

威默斯看著遞過來的紙。棕色，質地很硬，上面都是符號。「我，呃，不會讀這種字。」

「那是一種技能。」帝伊嚴肅地說。

「我可以，長官。」小霹靂說。「讓我來？」

她接過紙讀。「呃，看來是一張勒索信，長官。是……『阿吉·鎚賊的兒子們』寫的。他們說他們手上有司康而且會……他們宣稱會破壞司康，長官。」

「錢的事呢？」威默斯說。

「他們說理思一定要宣布放棄低王繼承權。」帝伊說。「僅有這項要求。信出現在我的辦公桌上。但這陣子每個人都會把文件放到我桌上。」

「『阿吉·鎚賊的兒子們』是誰？」威默斯看著帝伊說。「爲什麼你之前沒跟我說這件事？」

「我們不知道。這只是胡謔的名字，據我們猜測，是一群不滿現狀的人。而且據我所知，是你要問我問題才對。」

「可是這已經不算是真正的犯罪了，對吧？」威默斯說。「這是政治。國王爲何不能就放棄繼承權，把司康拿回來，然後說他反悔了？如果是迫於威脅——」

「我們對儀式十分看重，大使大人。理思放棄王位的話，他不能隔天反悔。如果他讓司康被毀，王位自此就不再具有合法性，然後會造成——」

「——問題。」威默斯說。而且問題會蔓延到安卡·摩波，他在心裡補了一句。目前還只是混亂而已。

「他放棄的話誰會成爲低王？」

從天花板落下。幾秒鐘之後，警衛出現在遠端的格柵旁，疑心地往裡面看。帝伊向他們說了幾句話。臉消失在另一端。過了一會兒，格柵慢慢升起。

「機關很複雜，很老舊，但我們仍有保養，能順利運作。」他把頭盔還給威默斯說。「你出來時如果比進去重，警衛會想知道爲什麼。躲不掉，幾十克仍能精準測出，也不會侵犯個人隱私。唯一能避開的方式就是飛。盜賊能飛嗎，大使大人？」

「得看是哪一種。」威默斯心不在焉地說。「誰會進來這裡？」

「每六天我會和兩個警衛親自來檢查。上次檢查是五天前。」

「有任何人進到裡面嗎？」威默斯說。他注意到小霹屁抓起地上一把米白色的沙，讓沙從指間流瀉。「最近沒有。新低王加冕時，當然，司康通常會拿來典禮使用。」

「你們白沙只在這裡有嗎？」

「對。那很重要嗎？」

威默斯看到小霹屁點點頭。「我不……確定。」他說。「告訴我，司康本質上價值多少？」

「本質？司康是無價之寶！」

「我知道以象徵意義來說相當值錢，但司康本身價值多少？」

「無價！」

「我在想爲什麼盜賊會想偷司康。」威默斯盡量耐著性子說。

小霹屁抬起圓平石，檢查下面。威默斯噘起嘴。

「那個……女的……她在幹什麼？」帝伊說。「她」這個字淌著憎惡。

「小霹屁下士在找線索。」威默斯說。「那就是我們所謂的跡象，或許能幫上忙。那是一種技能。」

「你想達盹可能在袍子下帶沙袋，對不對，長官？」小霹屁說。

不，威默斯心想，我沒有。但現在我知道矮人會怎麼解決機關的事了。

「可能吧。」他朗聲說。「骯髒的白沙不算罕見。可以每天加一點沙，對吧？剛好不會觸動機關的量。最後你就有……司康多重？」

「大約七公斤，長官。」

「好。把沙倒到地上，把司康塞到袍子裡，然後……可能就成功了。」

「那很冒險，長官。」

「但沒有人覺得有誰真的想偷司康。妳想告訴我，坐在那一小間警衛屋，十二小時輪一班的四名警衛，每分每秒都提高警覺嗎？那時間都夠玩撲克牌了！」

「我想他們可以根據有沒有船上來，判斷是否要警戒，長官。」

「沒錯。這點犯了大錯。妳知道爲什麼嗎？我敢打包票，船剛走的時候是他們最鬆懈的時候。喜洋洋，如果人類可以來這裡，就能進入司康之洞。絕對要是身手矯健、能潛善泳的人，但倘若真是如此，他們就一定辦得到。」

「大門的警衛滿敏銳的，長官。」

「嗯，沒錯。警衛總是如此，尤其竊案發生之後。聰明如狐，犀利如刀，以免誰懷疑是不是他們在不對的時間睡著了。我是警察，喜洋洋。我知道警衛有多無聊。特別是心知自己守衛的東西根本沒人會偷的時候。」他用靴子磨著沙。

「他們今早仔細檢查過進出的馬車。但那是因爲司康被偷了。在這種情勢下，一切行動都非常正式、非常有效率、非常無謂。別告訴我他們上星期也會打開每一桶貨物，戳每一捆乾草，甚至搜索進城的東西？妳看得到帝伊嗎？他在看我嗎？」

「奧博契·奧博契森，眾所周知。」

「那也會有問題。」威默斯說。「就我聽說，會引發內戰。」

「就低王所說，」帝伊靜靜說。「他無論如何都傾向下台。寧可有個人當王也不要一片混亂。矮人不喜歡混亂。」

「不過，不管怎麼做都會一片混亂。」威默斯說。

「過去一直都有叛軍反抗低王政權。矮人王國從中存活過來。王位代代相承。教訓口耳相傳。司康仍在。有個……合情合理的規則依循。」

喔，我的天啊，威默斯心想。死了幾千個矮人，但沒關係，只要一塊石頭倖存就好。「我在這裡不是警察。我能怎麼辦？」

「這沒有發生過！」帝伊尖叫著，神經快斷了。「但每個人都知道安卡·摩波來的外國人自己的事不做，就愛好管閒事！」

「啊，你是說……考慮到你不想讓人知道這件事……你若表現得太興奮，面子就掛不住，但要是笨警察到處插手，你也管不著？」

帝伊雙手在空中一揮。「這不是我的主意！」

「聽好，你們這裡的保全連小孩的存錢筒看了都會覺得是一種羞辱。我可以想出兩、三種把司康帶出去的方法。這山洞的秘道在哪？」

「我不知道什麼山洞秘道！」

「喔，太好了。至少我們排除了一點。去船旁邊等著。小霹屁下士和我有些事情要談。」帝伊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威默斯等到矮人走過地秤，到另一邊的燭光之中。

「真是一團糟。」他說。「密室之謎原本還好，難是難在門沒鎖好。」

在他「發現」之前就把司康帶出來。他差不多可以爲所欲爲。守衛那東西的方式是個笑話。諾比和科隆都能看守得更嚴密。嚴密太多了，他糾正自己，因爲他們有著一顆邪惡的小腦袋，不然怎麼會來當警察？司康的警衛是榮譽矮人，那是你最最不能交付任何事的傢伙。這種工作得找最刁鑽的人負責。

但這沒道理啊。他就是主要嫌疑犯。威默斯對矮人法不熟悉，但他覺得對一名主要嫌疑犯而言，實在難以想像有什麼光明的未來，尤其是在毫無其他破案線索的情況下。

也許他換了六十年的蠟燭，受夠了？那聽起來不太對。誰能忍受這種工作十年，或許就可以勝任一輩子。總之，達盹如今進入了天堂的偉大金礦坑，或地底下，或不管矮人相信的是什麼都好。總之，達盹已無法回答任何問題。

他能解決這案子，威默斯告訴自己。他需要的一切都在那裡，只要他問對問題，想對方向。但威默斯獨有的直覺想告訴自己，事情不單純。

這是一樁犯罪（持他人財產勒索嚴格說來就是犯罪），但不是那種犯罪。這裡還有另一種罪。他懂，就像漁夫憑水上漣漪就能見到魚群。

舞台上的打鬥繼續，然後逐漸慢下來，因爲每次拿斧頭小心互劈之後，必須配合歌曲停下來，可能是關於金子的歌。

「呃，那是關於什麼？」他說。

「快結束了。」西碧兒悄聲說。「其實他們只演出烤司康的那段，但至少唱了贖金詠嘆調。劇中在斯考特的幫助下，鐵鎚逃獄成功，偷了阿吉隱匿的真相，一併烤入司康之中，把真相隱藏起來，再說服血斧營區的守衛讓他通過。矮人相信真相是一個……東西，某種究極稀有的金屬，其實，最後一點金屬就在司康之中，擁有一種讓守衛無法拒絕的純粹力量。歌曲唱的是愛，愛和

小霹屁在威默斯四周彎身看。「沒有，長官。」

「很好。」威默斯走到地道，背靠牆深吸一口氣，腳抵到對面的牆上，然後緩緩移動到地秤的金屬盤上方，用腳和肩胛骨慢慢前進，膝蓋每一次抗議都令他痛到眨眼，最後他落地，走向正在和警衛說話的帝伊。

「你怎麼——」

「沒什麼。」威默斯說。「就當作是因為我身子比矮人長，怎麼樣？」

「你解決了嗎？」

「沒有。但我有個想法。」

「真的？這麼快？」帝伊說。「什麼想法？」

「我還在想。」威默斯說。「但低王要我找我真是幸運，帝伊。我發現了一件事：矮人都不能給你正確的答案。」

威默斯溜到西碧兒身邊時，歌劇已近尾聲。「我錯過了什麼嗎？」他問。

「非常好看。你剛才去哪裡了？」

「妳不會相信的。」

他望著舞台卻視而不見。幾個矮人小心翼翼地演著打鬥的戲。

那好吧。如果這是政治，那就是……嗯，政治。政治的事他無能為力。所以，把這想成是犯罪……

簡單的方法是什麼？最好從警察辦案的第一原則著手：懷疑受害者。不過，威默斯不太確定此案的受害者是誰，只好先懷疑目擊者。那是另一個良好的原則。目擊者是已故的達盹。他可以

生了什麼事的人，只是覺得應該給點鼓勵。

帝伊和一個身著黑衣、身體強壯的年輕男子說著話，威默斯依稀認得他的樣子。對他來說，威默斯一定也有點面熟，因為他朝他點頭，以免過於無禮。

「啊，威默斯公爵。」他說。「你喜歡剛才的歌劇嗎？」

「喜歡，尤其是關於金的那一段。」威默斯說。「你是——」

那人作勢跳起，腳跟一併。「優柏瓦德的狼邦！」

威默斯腦門「叮」一聲。他的眼睛捕捉到細節——略長的門牙，頸邊濃密金髮的樣子——

「安谷娃的哥哥？」他問。

「是的，公爵大人。」

「狼幫的狼邦，嗯？」

「謝謝你，公爵大人。」狼邦神情嚴肅地說。「還真是好笑呢。真的，對！我上次聽到這笑

話已有一段時間了。你們安卡·摩波的幽默！」

「可是你的……制服上有銀飾。那些……徽章。狼頭咬閃電……」

狼邦聳聳肩。「啊，警察就是會注意到這種事。但這是鏤做的！」

「我不認得這團體。」

「我們比較像一種……運動。」狼邦說。

* 他發現性和烹飪有點相像：兩者都令人著迷，大家有時會購買充滿複雜秘訣和有趣圖片的書，偶爾真的很飢餓的時候，會用想像力創造大型盛宴——但最後，他們會開心地安於享用簡單的蛋和薯條。只要煮得好，也許加片番茄也不錯。

真相一樣，永遠會顯露出來，就像司康中真相的顆粒讓一切化爲真實。這真是世上最美的一首歌。幾乎完全沒有提到金。」

威默斯呆看著。他只聽得懂（奶油凍哪裡去了（果凍就是不一樣）？）這種名稱的歌謠，聽到任何更複雜的歌，他就會一臉迷糊。

「血斧和鐵鎚。」他喃喃說，注意到身旁的矮人都皺眉瞪他。「哪一個是——」

「喜洋洋跟你說了。他們兩個都是矮人。」西碧兒厲聲說。

「啊。」威默斯生硬地回答。

他遇到這種事總是沒辦法。世上有男人，世上有女人。他很清楚。詩人說什麼「愛的清單」，威默斯在這方面就是很單純*。他知道在影子區的某些地方，大家會採用更多元的方式。威默斯將這一切視爲一個遙遠的國度，他從來不曾到過的國度，所以那不是他的問題。他十分驚訝，大家把時間花在手居然就能變出那麼多花招。

他只是覺得很難想像一個教人摸不清的世界，好比沒有地圖一樣。不是說矮人忽視性，而是那對他們來說似乎真的不重要。人類如果也這麼想，他的工作就會簡單多了。

台上似乎演到一場臨終的戲。威默斯只懂零碎的安卡·摩波街頭矮人語命令，因此劇情對他來說有點難解。有人要死了，旁人非常難過。兩名主唱的大鬍子都能藏進一隻雞。他們根本沒怎麼在演，只是不時朝另一名歌手的方向揮手。但他身旁的一堆人都在啜泣，偶爾還有人用力擤鼻子。就連西碧兒的下唇也在顫抖。

這只是一首歌，他想到，這不是真實的。犯罪和街頭和追逐……那些才是真實的。歌曲在緊要關頭不能助你脫身。在安卡·摩波朝持武警衛揮舞巨大的麵包，看你能撐多久……

表演後，他擠過人群，現場的人如常給出溫暖佳評，其實評論的總是那種真的看不懂台上發

「所以他每天不是在同一時間去的。好。警衛什麼時候換班？」

「每天早晚三點。」

「他是在警衛換班前，還是換班後進去？」

「那就要看——」

「喔，天啊。警衛沒有寫什麼紀錄嗎？」

帝伊看著威默斯。「你是在說他一天可以進去兩次嗎？」

「非常好。但我是說有人可能這麼做。一個矮人獨自坐船出現，帶著兩根蠟燭。警衛會起疑心嗎？如果另一個矮人帶兩根蠟燭，趁著新警衛換班，大約在一小時後出現……嗯哼，真會有任何風險嗎？就算我們的騙子被發現，他只要咕噥一些……噢，蠟燭品質不好什麼的，或是燭芯受潮，都可以。」

帝伊目光茫然。「風險還是很大。」他最後說。

「我們說的這個賊如果注意到警衛換班時間，知道真正的達盹人在哪裡，這就值得一試，不是嗎？爲了司康？」

帝伊聳聳肩，然後點點頭說：「早上我們會仔細偵訊警衛。」

「我來。」

「爲什麼？」

「因爲我知道什麼樣的問題能問出答案。我們會在這裡設個辦公室。我們會查明所有人的行蹤，約談每一名警衛，可以嗎？連大門警衛也一樣。我們會查出有誰曾進去和出來。」

「你已經覺得你知道些什麼了。」

「我們不如說是有些想法而已，好嗎？」

他的姿態也是安谷娃的感覺。那是泰然自若、或打或逃的表情，彷彿全身是個彈簧，渴望解脫，但「逃」卻不在他的選項之中。安谷娃心情不好時，在她面前，大家不知何故會想拉高領口。但他的眼神不同。那雙眼睛不像安谷娃。那雙眼甚至不像狼眼。

動物不會有那樣的眼睛，但威默斯偶爾在安卡·摩波一些比較不健康的飲酒場所曾見過，那些地方走出門還沒喝到瞎掉就算幸運了。

科隆叫那種人「一打酒瓶」，諾比喜歡稱之為「見鬼的瘋子」，但不管名字是什麼，威默斯對於撞頭、挖眼、卑鄙無恥的王八蛋，只要一眼就認得出來。打架的話，你別無選擇，只能把他打昏或砍倒，不然他會奮不顧身殺了你。多數酒吧鬧事者通常不會那麼誇張，因為弒警對殺人犯和任何認識他的人來說都是個壞消息，但真正的瘋子一點也不擔心，因為他打鬥時腦袋擺在別的地方。

狼邦笑了。「有問題嗎，公爵大人？」

「什麼？沒有。只是……在想事情。我覺得我曾見過你……」

「你今早才來拜訪我父親。」

「啊，對。」

「我們通常不會爲了訪客變形，公爵大人。」狼邦說。現在他眼中散發橘光。在那之前，威默斯一直以爲「發亮的雙眼」這說法只是形容詞而已。

「不好意思，不過我必須和想法試吃者說一下話。」威默斯說。「政治的事。」

帝伊跟他進到安靜之處。「什麼事？」

「達盹每天都是在同一時間去司康之洞嗎？」

「我是這麼認爲的。視他別的工作而定。」

有時，一個矮人會停下來瞪一眼，然後匆忙離去。

「我們該進去吃晚餐了，親愛的。」西碧兒說。她的意思是，人潮正走向燈火通明的山洞。

「喔，親愛的。大口喝酒，妳覺得如何？插在木叉上的鼠肉？巨石屑呢？」

「在那裡，他和熱努亞的文化專員聊著天。就是那個神情呆滯的人。」

他們走近，威默斯聽到巨石屑解釋的聲音火力全開：

「然後辣裡有大廳，全是勒個椅子，牆紅紅的，柱子上都是大大的金娃娃在爬，不過別擔心，因為他們不是真的金娃娃，只是用石膏或什麼做的……」巨石屑停下來思考一下。「還有我也不覺得是真金，不然的話小偷早就來偷了……前面有辣個舞台，辣有個大洞，音樂家全部坐裡面。辣個廳差不多就勒樣。另一間大廳，辣裡有勒個大理石柱，地板上有紅地毯——」

「巨石屑？」西碧兒說。「我真希望你沒打擾到這位先生。」

「沒有，我在跟他說我們安卡·摩波的勒些文化。」巨石屑快活地說。「我剛好對歌劇院的每一寸都很了解。」

「對。」文化專員用震驚的聲音說。「我不得不說，我尤為期待能去藝廊看看……」他顫抖一下。「〈勒女人的辣張畫，我不覺得辣藝術家懂得怎麼描繪笑容，但辣框一定值個幾塊錢〉這幅畫作。聽起來像是一生一定要欣賞的作品。祝各位今晚愉快。」

* 威默斯有一次和羅波討論艾菲比國對於「民主」的想法，對每個人[†]都有一票這點相當感興趣，後來卻發現，如果他，威默斯也有一票，就規定上而言，絕無任何人能阻止諾比也擁有他的一票。威默斯立刻發現了民主制度的缺點。

† 除了女人、小孩、奴隸、白癡和不算是我們這種人的人。

「我會……處理那些事。」

威默斯挺直身子，走回西碧兒身旁，她站在那裡，彷彿矮人海中的一座島。她活潑地和好幾名矮人說著話，威默斯依稀認得他們是歌劇的演員。

「你在打什麼主意，山姆？」她問。

「政治，恐怕是如此。以及相信我自己的直覺。妳能告訴我有誰在看我們嗎？」威默斯說。

「喔，那種遊戲啊，是嗎？」西碧兒說。她開心微笑，語氣彷彿在聊不著邊際的瑣事：「基本上所有人都在看。但要我選的話，我會選你左邊一小群人中那個神色尤為悲傷的女士。山姆，她有尖牙，還戴著珠寶。那可不光是裝飾品。」

「妳看得到狼邦嗎？」

「呃，沒有，經你這麼一提。好奇怪。他不久前還在啊。你害別人不高興了？」

「我覺得我可能讓別人對自己感到不高興了。」威默斯說。

「幹得好。你最會做這種事了。」

威默斯半轉過身，貌似只想隨意看看現場。人類賓客之中，矮人移動聚集。五、六個人會走在一起，活力十足地談天。然後有一個人會離開，加入另一群人。可能會有人取代他原本的位置。有時整群人會散開，像是爆炸的碎片，每個人都走向另一群人。

威默斯覺得這一切背後有某種結構，某種緩慢而目的明確的資訊交流方式。礦井會議，他心想。一個個小團體，因為空間也容不下更多人了。談話也不能太大聲。然後，等團體達成決議，每個人都成了促成決議的大使。消息一個圈一個圈傳出去。社會運作的方式就像搞八卦。

他忽然想到，如果用這個方式，二乘二的答案就會經過爭論、評估、思考和討論，最後變成四又一點點，可能還加顆蛋*。

不是什麼好主意。穿著正式長袍的國王，看起來更加……難以親近，也更加難以取悅。

等一下，他告訴自己。他們確實是安卡·摩波的公民。他們沒有做錯什麼事。然後他又自辯：以安卡·摩波的標準而言，他們的確沒做錯什麼。

隊伍向前。他們一行人幾乎占盡眾人目光。持武的矮人現在全看著巨石屑，按著斧頭的力道稍微沒那麼輕鬆了。看來巨石屑沒有發現。

「勒地方甚至比歌劇院更有文化。」他敬佩地四處張望。「辣水晶燈一定重達一噸。」他伸手摸摸頭，然後看著自己的手指。

威默斯抬頭。溫暖如奶油雨的東西滴到他臉頰。他把那東西擦掉時，看到影子在移動……一切發生得十分緩慢，如糖漿般濃稠。他看著一切，彷彿在一段距離外看著自己。他看到自己粗暴地推開小霹靂和西碧兒，聽到他自己叫著什麼，看見他撲向低王，把那矮人抓起來，一柄斧頭同時「噹」一聲砍到他的背甲。

然後他滾動著，懷中抓住憤怒的矮人，水晶燈此時落了一半，燭火流瀉，巨石屑站在那裡高舉雙手，臉上一副審慎評估的表情……

山怪接住有如山崩的燭火時，一切瞬間靜止，鴉雀無聲。接著物理動能恢復了，矮人、碎片、蠟油和冒著烈焰的滾動蠟燭全爆開來。

威默斯在黑暗中醒來。他眨眼，然後摸摸眼睛，確定雙眼是張開的。

接著他坐起，頭重重撞上石頭，這時光出現了，轉瞬間，劇烈的黃、紫光芒充滿了他的生命。他躺下來，直到光消失。

他在自己身上巡了一圈。他的大衣、頭盔、劍和盔甲全都不見了。他只穿著上衣和馬褲，這

「你知道，我不覺得他懂很多文化。」那人大步走了之後，巨石屑說。

「妳覺得我們偷溜大家會想念我們嗎？」威默斯看了看四周說。「今天已經很漫長了，我想要思考一些事——」

「山姆，你是大使，安卡·摩波是世界強國。」西碧兒說。「我們不能就這樣溜走！人家會講話。」

威默斯發出呻吟。所以斯金墨是對的：威默斯一打噴嚏，安卡·摩波就開始擤鼻子。

「大使大人？」

他低頭看到兩名矮人。

「低王現在想見你。」一人說。

「呃……」

「我們必須正式介紹。」西碧兒悄聲說。

「什麼，巨石屑也是嗎？」

「對！」

「可是他是山怪！」這一切本來還挺有趣的。

威默斯注意到人群在巨大山洞中緩緩漂移。人潮流向山洞一端，有一定的移動方向。其實別無選擇，只能加入其中。

低王坐在一座水晶燈下的小王座，上方有個金屬遮頂，上面已結滿了鐘乳石般驚人的蠟。他身旁有四個矮人看著群眾，他們以矮人來說算高，在墨鏡下看起來相當具威脅性。每個人手上拿把斧頭，每分每秒都用力瞪著人。

低王正和熱努亞大使說話。威默斯斜眼偷瞄小霹屁和巨石屑，忽然間覺得，帶他們來此似乎

厚石板上有個枕頭，優柏瓦德製。威默斯頭一轉，枕頭發出幾不可聞的一聲「叮」。這聲音他怎麼想都不可能跟羽毛扯上關係。

黑暗中，他拿起麻布枕，以牙齒設法在厚厚的布上撕了一個洞。

從中拿出的東西如果會長在一隻鳥身上，威默斯不會想遇到那隻鳥。感覺非常像斯金墨的單發十字弓。威默斯相當謹慎地把一根手指伸入尾端，發現十字弓也上了膛。

只有一箭，他謹記在心。但那是一般人無從預料的一箭……換言之，把它放到枕頭裡的可能不是牙仙，除非她最近面對的都是一些特別難搞的小孩。

他注意到燈光靠近，於是把弓塞進麻布枕。光極為微弱，照出門上有個鐵窗，另一端出現了黑色人影。

「你醒著嗎，公爵大人？這真的非常遺憾。」

「帝伊？」

「是的。」

「你是來告訴我這一切是個嚴重的錯誤嗎？」

「唉，不是的。當然，我相信你是無辜的。」

「真的嗎？我也是。」威默斯吼道。「其實，我深信到甚至不曉得你說我無辜的是什麼事情！放我出去不然——」

「——不然你恐怕也只能待下來。」帝伊說。「這扇門相當堅固。你人不在安卡·摩波，公爵大人。我自然會盡快向維提納利爵爺通知你目前的困境，但據我了解，通訊塔已遭嚴重破壞——」

「我的困境就是你把我關起來了！爲什麼？我救了你們的低王，不是嗎？」

地方雖然溫度不到冰冷，但濕氣已漸漸滲入他骨子裡。

好……

他不確定花了多久時間才對牢房產生了大致的感覺，但總之是個感覺。他一寸寸移動，在身前揮動雙臂，像是對著黑暗練打沉緩的功夫套路。

漆黑之中，就連感官也變得不可靠了。他小心摸著牆，摸著另一面牆，又摸到牆不見了，他用指尖摸出一道小門，上面有個門把，然後摸到一面牆上有塊厚石板，那就是他醒來的地方。

這一切更困難的地方在於，他必須將頭縮到胸部。威默斯不是個非常高的人。身高高的話，他剛才可能一起身就撞破了頭殼。在毫無其他幫助之下，他以警察的腳步計算牆的長度。他明確知道，自己雙腿輕鬆擺盪，越過銅橋走回家要花多久時間。需要費點時間迷迷糊糊地計算，但最後，他判斷牢房是三公尺乘三公尺。

威默斯向來不會高喊「救命！救命！」。他人在牢房中。所以是有人把他關進牢裡。可以合理假設，不管此人是誰，對方並不在乎他的意見。

他再次摸索著走向石板，躺了下來。這時有個東西沙沙響了。

他拍拍口袋，伸手拿出，那東西感覺上、聽起來都非常像一盒火柴。裡面只剩三根。所以……現有資源：他全身上下的衣服和幾根火柴。現在要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記得自己看到水晶燈。他覺得自己看到巨石屑著實接住了那東西。現場一片尖叫、吼叫、跑竄，他懷中的低王朝威默斯咒罵著矮人才罵得出口的話。然後有人打他。

他背上盔甲彈開斧頭之處也在痛。他一想起就感到一絲糾結的國家榮耀。安卡·摩波的盔甲頂住了劈擊！坦白說，盔甲原本可能是來自優柏瓦德的矮人在安卡·摩波鑄造的，用的是優柏瓦德煉製的鋼鐵，但這仍是他媽的安卡·摩波盔甲，總之都一樣。

得，是嗎——

帝伊一定看到了他的表情。「的確如此。的確如此。一切都會經過審慎調查。無辜的人無須恐懼。」

此話一出，世上所有無辜的人內心絕對會升起一絲恐慌。

「你對西碧兒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公爵大人？怎麼可能啊。我們不是野蠻人。我們從你夫人那裡沒聽到什麼不好的消息。當然，她很難過。」

威默斯呻吟一下。「巨石屑和小霹靂呢？」

「嗯，當然他們是由你指揮的，公爵大人。一個是山怪，另一個則是……標新立異到危險的地步。因此，正根據上述原因，他們軟禁在你們自己的大使館。我們確實尊重外交傳統，我們也不會容許眾人說我們有失公允，惡意迫害。」帝伊嘆氣。「然後，當然，還有另一件事——」

「你也要控告我偷竊司康嗎？」

「你對低王出手。」

威默斯瞪他。「啊？一噸的蠟燭都快砸到他身上了！」

「這點之前有說過——」

「我被關是因為我從自己計畫的刺殺行動中救了他？」

「是嗎？」

「不是！聽好，那東西掉下來了，我又能怎麼辦？拉地毯想辦法把他拖走嗎？」

「是、是，我了解。但是關於這點，歷史先例已清楚闡述。一三四年，那時的低王落入湖中，部下奉規定沒有一人敢碰他，事後發現他們的行為是正確的。不准碰觸低王。我當然向矮人

「事情有一些……爭議。」

「有人讓水晶燈墜落！」

「是的，沒錯。看來是你其中一名部下。」

「你知道那不是真的！巨石屑和小霹靂那時都跟我在一起——」

「斯金墨先生是你的部下嗎？」

「他……對，可是……我……他不會——」

「我相信你們在安卡·摩波有一個稱爲刺客公會的組織？」帝伊冷靜地說。「我說錯的話請告訴我。」

「他在通訊塔上！」

「遭破壞的塔？」

「他抵達之前塔就遭人破壞——」威默斯不說了。「他爲何要搗毀一座塔？」

「我沒有說他這麼做。」帝伊說話時，仍保持全然冷靜。「然後，公爵大人，據說，就在那東西掉下來之前，你打了個暗號……」

「什麼？」

「手放到臉頰上什麼的。由此看來你是整起事件的關係人。」

「那燈在晃！聽著，讓我跟斯金墨說話！」

「你有通靈能力嗎，公爵大人？」

威默斯愣了一下。「他死了？」

「我們相信他弄斷水晶燈索時被捲入了絞盤機關。他身旁死了三名矮人。」

「他不會——」威默斯又不說了。他當然不會。就因爲他是我們公會的成員，所以你絕對曉

影。你看得到四周的樣子，不會撞到牆，但這差不多就是極限了。

一箭，無人預料的一箭。那也許能讓他逃出這門。進到走廊。置身地底。那裡全是矮人。另一方面來說，如果眾人有意，所有證據都能不利於你，十分神奇。

總之，威默斯是個大使！外交豁免權到哪兒去了？可是面對一群手持武器、生性單純的人，他實在百口莫辯。因為對方可能想不擇手段試驗看看，你說的是不是真話。

無人預料的一箭……

稍頃，鑰匙聲傳來，門門拉開。威默斯看出了兩名矮人的身影。一人拿斧頭，一人拿托盤。持斧矮人示意威默斯後退。威默斯心想，拿斧頭不是個好主意。矮人總會選斧頭，但在狹窄空間用起來並不理想。

他舉起雙手，另一名矮人謹慎地走向石板，威默斯讓他們走到他脖子後面。這些矮人在他周圍很緊張。他們也許鮮少有機會見到人類。他們會記得這次的。

「想看個把戲嗎？」威默斯說。

「噶爾滋噠克？」

「看這個。」威默斯說著雙手舉到身前，閉上眼睛，點燃火柴。

他聽到斧頭落地的聲音，那人伸手摀住臉。真是個意想不到的驚喜，但眼下已沒空去感謝保佑絕望男人的神祇了。威默斯撲向前，用盡全力踢過去，聽到「嗚」一聲悶哼。然後他跳入另一名矮人所在的黑暗中，找到一顆頭，扭過身子，把頭撞向看不見的牆。

第一個矮人想站起來。威默斯在黑暗中摸索著他，揪著他的上衣把他抓起，粗聲粗氣說：「有人給了我武器。他們希望我殺了你們。好好記著。我原本可以殺了你們。」

他在矮人肚子上打了一拳。現在不是照扇尾侯爵拳擊規則來的時候。

秘會解釋過這並非安卡·摩波的處事方式，但這裡不是安卡·摩波。」

「我不需要每個人來提醒我這點！」

「調查過程中，你仍會是……我們的貴賓。食物和飲水將持續提供。」

「光呢？」

「當然。請原諒我們的疏忽。麻煩離門遠一點，謝謝。跟我來的警衛都持有武器，而且他們是……單純的人。」

門上的鐵窗拉開。窗台上放了一個發光的籠子。

「這是什麼？生病的螢火蟲？」

「這是一種甲蟲，是的。你不久就會發現牠挺亮的。我們很習慣黑暗。」

「聽好。」鐵窗再次關起，威默斯說。「你明知道這一切都很荒謬！我不知道斯金墨的死亡現場如何，但我他媽想調查清楚！還有司康竊案，我相當確定我即將解開那件案子。你就讓我回大使館就好，我又能跑去哪裡？」

「我們不想知道。你可能會覺得在安卡·摩波過得比較快活。」

「真的啊？現在關在這，我們又要怎麼回去呢？」

「你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朋友幫助你。」

威默斯想到了枕頭中那邪惡的小武器。

「你不會受到不良的對待。這是我們的方式。」帝伊說。「我有消息會再回來。」

「喂——」

但帝伊的身體在昏暗、微乎其微的光線中隱隱淡去。

在威默斯的牢房中，發光甲蟲盡全力發出光亮，但它唯一做到的，卻只是把漆黑化爲一片綠

把粗木槌入其中。他試踏了一、兩根，木頭似乎夠穩固。小心的話，他就能爬上……

他已經爬了好長一段，結果一根木頭斷了。他雙手一揮，抓住下一根木頭。他的手在濕木上慢慢滑動。發光甲蟲消失在下方，威默斯岌岌可危地攀著木，前後擺盪，望著昏暗的綠光縮小成一點，然後消失。

他漸漸明白了一件事：他絕對無法把自己拉上去。他的手指麻木了，但他整個人剩餘的生命，全看上方扣在濕滑木階上的手指能撐多久。

就算一分鐘吧，也許。

一分鐘能做很多有益的事，但掛在黑暗深淵邊緣，雙手不得動彈時，大多做不到。

他手抓不住了。過了一會兒，他撞上下方螺旋梯的下一輪木階，木頭和牆分離，人和木頭又落到下一輪木階。威默斯「砰」一聲橫身撞上一根木頭，肋骨都要彎了，一旁其他的階梯也斷了。他的身體在那根頑強的木頭上輕輕搖擺，聽著落下的木頭不斷落到井底的「砰、咚」聲響。

「——！」威默斯想罵，但落下來時一口氣已放盡。他掛在那裡，像一件對摺的舊褲子。

他上次睡眠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在厚石板上做的不算是睡覺。通常睡覺起來時也不會覺得嘴巴彷彿灌進了膠水。

不過是今天早上，安卡·摩波的新大使才大步前去奉上他的國書。也不過是今天晚上，安

* 扇尾侯爵年輕時打過不少架，多數是因為大家一知道他是扇尾侯爵就想打他。他寫了一系列規則，稱之為《互毆的高貴藝術》，內容多半是關於其他人不能打他的地方。許多人深受其作品所感，此後挺起高貴的胸膛，秉持正直的男子氣概，握緊拳頭，對抗那些沒有讀過扇尾侯爵的書，卻熟稔如何用椅子將人打到不醒人事的人。被扇尾侯爵所害的人為數驚人，遺言一致皆為：「叫那他媽的扇尾侯爵閉——」

然後他轉身，抓起裝著發光甲蟲的小籠子，走向門口。那裡有一種通道的感覺，向兩端延伸。等臉上感覺到氣流，威默斯便朝那個方向走去。

不遠處掛著另一個籠子，裡面有另一隻發光甲蟲。牠照亮了……不曉得「照亮」的涵義是否包括「僅將漆黑變得不那麼黑」，總之，牠照亮了一個巨大的圓形空地，風扇在空地上慢慢轉著。

風扇旋轉得很慢，威默斯穿過扇葉，走進後方深紫色的洞穴。

有人真的想要我死，他心想。他緩緩沿附近看得見的牆移動，靠臉部感覺氣流。他們無人預料的一箭……但有人預期這件事會發生，對不對？

想讓犯人逃獄，就要給他鑰匙或銼刀。你不會給他武器。鑰匙可以讓他逃出去，武器可能害他被殺。

他停下來，一隻腳懸空。發光甲蟲照出地板有個洞，深到好像會把人吸進去。他用牙齒咬住發光甲蟲的籠子，後退幾步，然後完全誤判了距離。他每一根肋骨都撞上了洞的另一側，雙臂平貼在地面上。

一絲淡淡的安卡·摩波幽默從他齒縫中吐出。

他掙扎爬上山洞地面，喘一下氣，然後從口袋拿出單發十字弓，朝地面發射後，扔進了洞口（十字弓喀啦喀啦作響，聲音迴盪了一會兒）。他繼續向前，臉朝著寒冷的空氣移動。

已經不是地道了。這裡是天井的底部。但綠色的光照亮了中間某個成堆的東西。

威默斯抓起一把雪，抬起頭，雪花在他臉上融化。他在黑暗中咧嘴笑了。甲蟲的光剛好照到岩石上的螺旋梯邊緣。說是「梯」，後來才發現這麼說太抬舉了。挖井時，矮人在岩石中鑿洞，

是……打從骨子裡。但換作是沃，此時此刻，沃會問自己……沃這輩子都恨他們嗎？」
她伸出一隻手。

「只要咬一口，我的麻煩就會結束，是嗎？」威默斯咆吼。

「一口之後就不只一口了，山姆·威默斯。」

木頭斷裂。她抓住他的手腕。

威默斯若是曾稍微想像過眼前的畫面，他原本預期自己會垂掛在吸血鬼身上。結果，他反而只是單純地飄浮在空中。

「別想放手。」他們輕輕升上天井時，瑪格洛塔說。

「一口之後就不只一口？」威默斯說。他認得這改編的咒語。「妳在……戒血？」

「至今已經四年了。」

「完全沒有吸血？」

「喔，有。動物的。對牠們來說比宰殺好，你不覺得嗎？當然，牠們會變得很溫馴，但老實說，母牛也不可能贏得金頭腦大獎。沃滴血不沾，威默斯先生。」

「滴酒。我們是說滴酒。」威默斯無力地說。「這麼說……動物可以取代人血？」

「就像是以檸檬汁代替伏特加。相信沃。不過，腦袋聰明就找得到……替代品。」天井兩側消失了，他們身在空中曠、冰凍的空氣中，寒氣刺入威默斯的上衣。他們向側邊浮了一下，然後威默斯落入及膝的雪中。

「沃們的矮人有個優點，他們通常不會試新把戲，也從來不會放棄舊東西。」吸血鬼盤旋在雪上方說。「要找到你不難。」

「我在哪裡？」威默斯環視積滿雪的岩石和樹。

卡·摩波警衛隊司令前去解決一樁簡單的小竊案。現在他吊掛在冰冷天井的半途，身子中間卡著幾公分老舊不穩的木頭，離下一個世界的旅程不遠。

他唯一希望的是，整段人生的麻煩事不要在他眼前一一跑過。有些部分他不想記起來。

「啊……威默斯爵士。運氣太糟了。原本多順利啊。」

他睜開眼。上方淡紫色的光照出了瑪格洛塔女士的輪廓。她憑空而坐。

「沃能載你一程嗎？」她說。

威默斯昏昏沉沉地搖頭。

「能讓你心裡好過一點的話，沃其實不喜歡這麼做。」吸血鬼說。「這就像是……：：：：理應做的事。喔，完了。那腐朽的老木頭看起來不怎麼——」

木頭斷了。威默斯大字形落在下一輪木階，但只撐了一下子。好幾段樓梯斷去，他又向下掉了一輪。這次他抓住了一根木頭，再次在空中擺盪。

瑪格洛塔女士尊貴地降臨。下方遠處，斷木轟然一響。

「好吧，理論上來說，這可能算是回到下面的存活方式。」吸血鬼說。「可惜的是，落下的木頭恐怕砸壞了底下好幾根木頭。」

威默斯移了移。他手似乎抓得很穩。或許剛好可以把自己拉上去……

「我知道妳暗中策畫了這一切。」他喃喃道，設法活絡肩膀的肌肉。

「不，你才不知道。不過你知道司康沒有被偷。」

威默斯盯著靜靜浮在空中的身影。「矮人料想不到——」他開口。他手扣住的木頭壞心地動了一下，彷彿向不幸的旅人宣布，木頭即將向下降落。

瑪格洛塔移近一些，說：「沃知道你恨吸血鬼。以你的個性來說，這很正常。討厭的程度

那裡有一條類似小徑的路，至少是一段更寬、更平順的雪地。威默斯跟著那條路走，基本上，他也沒有其他合理的選擇。自由的溫暖光輝維持不了多久。

威默斯擁有城市之眼。他看著手下的警員培養出那雙眼。瞄過街道一眼的受訓警員只能算是在學習階段，不學快一點的話，會累積很多找死的經驗。在街上混過一陣子的人會注意看，察覺細節，留意陰影，掃過背景、前景，也會注意設法「不在」現場的人。安谷娃看街道就像那樣。她會細心思考。

長年的警員，甚至像諾比，他一天巡邏，只要看一眼街道就夠了，因為他們看到了一切。也許這裡有……鄉下之眼。森林之眼。威默斯看到樹、土堆、雪，大概就這樣。

風變強了。風開始在樹中咆嘯。雪現在變得刺人。

樹。樹枝。雪。

威默斯踢了踢小徑旁的土堆。上面的雪滑落下來，露出被重雪拖下的深色松針枝。他四肢就地，鑽了進去。

啊……

天仍冰冷，枯松針上有些雪，但受重垂下的樹枝於樹幹旁展開，如帳篷一般。他把自己拉進去，恭喜自己。這裡無風，而且和常識相反，他上方的雪毯似乎讓這裡更暖了。甚至聞起來也很溫暖……有種……動物的味道……

三匹狼懶懶地圍躺在樹幹旁，興味十足地看著他。

威默斯僵了，但不只是凍僵。狼似乎沒被嚇到。

狼！

言盡於此。就像說「雪！」或「風！」一樣合理。此刻上述三者都會要你的命。

「山裡，鎮在反方向繞過去滿遠的地方，威默斯先生。再見。」

「妳要把我留在這裡？」

「不好意思？你才是逃獄的人。沃絕對不在場。沃，一個吸血鬼，干涉矮人的事情？難以置信！但沃們不如這樣說……沃喜歡人人機會平等。」

「這裡凍死了！我連件大衣都沒有！妳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你擁有自由，威默斯先生。大家不是都想要自由嗎？自由不是能帶給你美好溫暖的光輝嗎？」

瑪格洛塔消失在雪色中。

威默斯顫抖。他剛才沒發現地底下有多溫暖。也沒注意時間。天邊依稀稀有光，相當昏暗的光。剛剛日落嗎？還是快日出了？

雪花堆在他的濕衣上，受風吹捲。

自由會害死人。

遮蔽……那是生存的當務之急。一天的確切時間和所在的确切地點對死人來說沒有用。他們永遠曉得自己死去的時間地點。

他離開天井口，蹣跚走到樹林中，那裡雪沒那麼深。雪發出光，比生病的甲蟲還微弱，彷彿雪落下時莫名從空氣中吸收了一點光。

威默斯對森林不熟悉。森林會出現在地平線。若他腦中曾出現過森林的畫面，他只是想像著許多樹像杆子一樣立在那兒，底下呈棕色，上方茂密蔥綠。此處地面不時有凹凸起伏，坑坑洞洞，積雪壓得黑色的樹枝嘎吱作響。雪嘶嘶落在他身旁。有時上方會滑下一堆東西，樹枝彈回去時，冰寒的結晶又淋得他滿頭。

梅冬禧峽灣國的人不是都這麼做嗎？他聽說過傳言。他們會洗溫泉，然後在雪地中奔跑，拿樺木條互打，對不對？這類的事。外國人沒什麼神經事做不出來的。

天啊，感覺太舒暢了。熱水就是文明吶。威默斯感覺到僵硬的肌肉在暖意中融化。過了一段時間，他嘩啦上了岸，翻了翻衣服，找到乾癟的雪茄盒，經過這二十四小時的折騰，裡面有幾根看起來像樹枝化石的東西。

他有兩根火柴。好吧，管他的。誰都可以用一根火柴生起火。

他躺到水中。那是個好主意。他感覺自己再次提振起來，身體隨進出的熱氣凝聚成形——

「啊。公爵大人……」

優柏瓦德的狼邦坐在對岸。他全身赤裸，身上冒出了一小團蒸氣，彷彿剛才用了不少力。晶亮的肌肉彷彿抹了油。可能真的有抹吧。

「雪中逃亡感覺真不賴，對不對？」狼邦愉快地說。「你到優柏瓦德還真是入境隨俗，公爵大人。西碧兒女士平安活著，鞍部通了之後，她就能自由回到你們的城市。我知道你會想知道這件事。」

其他身影從樹林中接近，有男有女，全都如狼邦一般，赤裸而不忸怩。

威默斯發現他即將命喪溫泉。他從狼邦的眼中看得出來。「早餐前泡個熱水澡再舒服不過了。」他說。

「啊，是的。我們也一樣，還沒吃早餐呢。」狼邦說著站起身，伸展一下身子，站姿起跳，躍過池子。他撿起威默斯的馬褲，檢查了一番。

「我把斯金墨那鬼東西扔了。」威默斯說。「我不覺得給我武器的人是我朋友。」

「這是一場很棒的遊戲啊，公爵大人。」狼邦說。「別責怪自己！強者生存，萬物本應如

他在別的地方聽說過，只要氣勢壓過狼，狼就不會攻擊你。問題是，他不久之後一定會睡著。他感覺到睡意爬上他的身體。他頭腦混沌，每寸肌肉都在發疼。

外面，風哀號。安卡·摩波公爵大人沉沉睡去。

他打了個鼾聲醒來，驚訝地發現他四肢完好。雪受他體溫融化，沁寒的水滴從遮頂正上方滴落，流下他的脖子。他的肌肉不再疼痛。他全身大多已經毫無知覺。

狼不見了。臨時的巢穴遠端有狼踩過的雪跡，四周光亮到他哼了一聲。

結果，那是晨光，晴朗的天比威默斯這輩子見過的都還藍，藍到頂端彷彿暗成了紫色。他踏入了白霜的世界，清脆閃耀。狼跡延伸到樹中。威默斯覺得，跟牠們走不是增加生存機率之舉。昨晚也許能理解為暫停，但今天是新的一天，牠們可能是去找早餐了。

陽光暖暖的，氣溫很冷，他吐出的氣息在前方飄蕩。

附近應該要有人，對不對？威默斯對鄉下的事懵懵懂懂，但不是應該有燒炭工、伐木工和……他努力想……小女孩帶好吃的東西去給奶奶嗎？威默斯小時候聽過的故事都提到，所有森林都熱鬧喧嘩、生氣勃勃，偶爾會有尖叫。但此地卻一片死寂。

他走向似乎是往下的方向，照常理判斷。食物很重要。他仍有兩根火柴，如果他不得不在這裡再過一夜，或許可以生個火，但接待晚宴的開胃小菜之後，他已經很久沒進食了。

這是安卡·摩波，向前跋涉，穿過雪地……

半小時後，他到了淺谷底，流離的冰岸間一條溪水飛濺。溪冒著蒸氣，水摸起來是溫的。

他沿岸走了一段路。岸邊交雜許多動物的足跡。水不時積成深池，味如臭蛋。周圍灌木無葉，覆著厚雪，蒸氣在上面凝結。食物之後再說。威默斯脫下衣服，走進較深的池中，熱到不自覺叫出聲，然後放鬆躺下。

「我們不如說，剛才我們彼此的觀點終於有所交集了，怎麼樣？」狼邦說。

威默斯眼角看到其他狼人散開，圍住水池。

「而你現在要陷害我。」他說。「就我看來，手法相當外行。但是令人欽佩，因為帝伊察覺我逼近真相之後，已沒剩多少時間了。這方法也行得通，畢竟群眾並不是好的目擊證人。我懂。他們會相信他們想看到的，或是大家說他們看到的。給我一把可惡的單發十字弓，這招不錯。他想必真心希望我殺人逃逸——」

「差不多是你出那……池子的時候了？」狼邦說。

「你是說洗完澡了？」威默斯說。有，他身子縮了一下。威默斯留意到了。噢，你抬頭挺胸，頭頭是道，老弟，而且看起來壯得像頭牛——但人和狼之間仍有一點點狗性，是不是？

「我們這裡有個古老的習俗。」狼邦別開頭說。「這習俗滿好的。任何人都能挑戰我們。就是一個小小的……追逐戰。盛大的遊戲啊！可說是一場競賽。誰贏了我們，就能得到四百克朗，數目可不小！一個人靠這錢可以經營小生意了。當然，我知道你懂，若他們贏不了我們，錢的事就不成問題了！」

「有人贏過嗎？」威默斯說。拜託快來，伐木工，大家需要木頭啊！

「偶爾。若他們受過訓練，熟悉鄉野的話！許多在鋼郊成功的男人靠我們小小的習俗劃下了他生命的起點。你的話，我們會給你，喔，一小時的逃亡時間。讓追逐更有趣！鋼郊在那個方向八公里處。傳統規則是你抵達之前不得進入任何建築物。」

「我不跑的話呢？」

「活動就會在極短時間內結束！我們不喜歡安卡·摩波。我們不希望你在這裡！」

「那真奇怪。」威默斯說。

此！」

「一切都是帝伊策畫的，是不是？」

狼邦大笑。「親愛的小帝伊？喔，他原本是有計畫。很不錯的小小計畫，不過稍微愚蠢了點。好在我們再也不需要那計畫了！」

「你希望矮人開戰？」

「有力量是件好事。」狼邦說著，有條有理地摺好威默斯的褲子。「但就像其他好事一樣，要好的話，就不能讓太多人享有。」他說完用盡全力把褲子扔得遠遠的。

「你希望我說什麼呢，公爵大人？」狼邦繼續說。「像是『反正你馬上要死了，所以我不如告訴你』，是這樣嗎？」

「嗯哼，這可能滿有幫助的。」威默斯說。

「你確實馬上就要死了。」狼邦笑了。「不如你來告訴我一些事？」

說話可以爭取時間。也許那些伐木工和燒炭工馬上就會來了。他們沒帶斧頭的話，大家麻煩就大了。

「我……很確定安卡·摩波的司康複製品爲何遭竊。」威默斯說。「我大概知道有人照複製品又做了一個，靠我們的馬車偷偷運進這裡。外交大使的車是不會被搜的。」

「幹得好！」

「可惜你的手下在那裡時，伊戈剛好去卸貨，對不對？」

「喔，要傷伊戈很難的！」

「你不在乎，對不對？」威默斯說。「一群矮人想要奧博契坐上王——司康，因爲他們想襲舊時的傳統，而你只想要矮人爭鬥。老奧博契最後搶回的甚至也不會是真的司康！」

威默斯走離狼人，慶幸他們看不到他的臉，而且完全意識到他背後的皮膚有多麼想躲到正面。他濕淋淋的內褲在霜凍的空氣中開始發出裂聲，他一直冷靜地走著，直到確定自己出了狼人的視線。

好，我們看看……他們力量比你大，他們熟知這片鄉野，還有，他們跟安谷娃一樣厲害的話，屁給臭鼬當早餐吞了他們都聞得到，而且他的雙腿已經開始發痛了。

所以還有別的吗？嗯，你還惹得狼邦怒氣沖天了。

威默斯拔腿就跑。

現在也沒什麼別的好說了，總而言之。

威默斯拔腿更加速跑。

遠方，狼開始嗥叫。

俗話說：「抗議有用的話還需要警察幹嘛。」

諾比下士，或者不如說是C·W·聖J·諾比公會主席省思著這句話。空中絲絲早雪飄到金屬桶上嘶嘶作響，照罷工慣例，金屬桶在警衛屋前發出紅熱的光。

就他看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們在一間除了警衛隊之外，無論如何都沒人想進去的建築前抗議，這點就哲學上來說本身就不太對勁。無人想進去的話，就無法將人阻擋在外面。真的不太可能。

口號沒有用。一個老太太給了他一便士。

「科隆、科隆、科隆！出來！出來！出來！」雷格·休伊揮動標語，開心地叫著。

「那聽起來不太對，休伊。」諾比說。「感覺像在動什麼手術。」

狼邦濃眉一皺。「什麼意思？」

「喔，只是我在安卡·摩波不管去哪裡，似乎都會遇到來自優柏瓦德的人，你曉得，矮人、山怪、人類都有。他們全都快樂地認真工作著，寫信回家說，來嘛，這裡很棒——這裡的人不會爲了一塊錢活生生把你吃了。」

狼邦嘴唇上捲，露出白亮的門牙。威默斯在安谷娃臉上曾看過這表情。這代表她那天毛髮毛躁。狼人的毛髮毛躁可是指全身上下。

他親手推動自己的運氣。運氣本身顯然太弱，動都動不了。「安谷娃過得不錯——」

「威默斯！文明先生！安卡·摩波！你一定得跑！」

威默斯希望雙腳撐得住自己，他爬上雪岸，動作盡量放慢。狼人中傳出笑聲。

「你穿衣服下水？」

威默斯低頭看看他流著水的雙腿說：「你從來沒見過內褲？」

狼邦的唇又捲起，意氣風發地望向其他人說：「瞧……文明啞！」

威默斯抽了抽雪茄，用盡他所有的傲慢，環視冰凍的樹林。

「你剛才說四百克朗？」他問。

「對！」

威默斯又鄙夷地望向森林。「那在安卡·摩波是多少錢，你知道嗎？大概一塊五？」

「多少錢不成問題！」狼邦咆哮。

「嗯哼，我可不想只夠在這裡花——」

「跑！」

「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問錢有沒有在你身上了。」

維提納利爵爺向後一靠，不禁笑了。

「呃，你是認真的嗎，大人？」坐他對面的壯納書記問道。

「當然。記得吩咐廚房三點左右送熱巧克力和麵包過去。匿名，這個自然。今天全無犯罪發生，壯納。相當不尋常。就連盜賊公會也無動作。」

「是的，大人。我想像不到爲什麼。貓出了城……」

「是的，壯納，但老鼠很樂天，牠們不受未來的恐懼所阻礙。反之，人類則會。他們知道威默斯一個星期左右就會回來，壯納。而且威默斯不會很高興。沒錯，他不會高興。警衛隊司令不高興的時候，他習慣拿把大鏟子把這份不高興毫不吝惜地潑出來。」

他又微笑了。「該是明眼人說亮話的時候了，壯納。我只希望科隆笨到讓一切繼續下去。」
雪下得更快了。

「雪多美啊，妹妹們……」

在她們寂寞的屋子裡，三個女人坐在窗前看著優柏瓦德的白色冬日。

「而且風多冷啊。」二姊說。

最年輕的三妹嘆了口氣。「沃們爲什麼總是要聊天氣呢？」

「還有什麼好聊的？」

「嗯，要麼冷到不行，不然就是熱到不行。沃是說，其實也不過如此而已。」

「那就是優柏瓦德大地之母的樣子。」最年長的姊姊緩緩厲聲說道。「風、雪和夏日蒸騰的

熱……」

「妳知道，沃打賭沃們把櫻桃園砍掉的話，就能打造一座溜冰場——」

他看向其他標語。剝夫拿著一塊寫得密密麻麻的巨大板子，上面鉅細靡遺寫下他們的不平之處，援引警衛隊章程，並引用了許多哲學佳句。另一方面，維繫警員身上的夾板則不明所以地聲明：「牛降價何以利國？」——《謎語書》第二集第三冊。」

不知何故，強而有力的控訴並未獲得城民支持。

聽到馬車靠近的聲音，他轉過身，抬頭看到馬車門上的紋章單單只有一面黑盾。上面，從窗口向外看的，正是維提納利的臉。

「啊，這可不是諾比下士。」維提納利爵爺說。

這一刻，諾比願付出一切代價，寧可自己是任何人也不要是諾比下士。

身為抗議的人，他不確定自己該不該敬禮。他還是敬禮了，基本上敬禮鮮少出問題。

「我看得出來你罷工了。」維提納利繼續說。「就你而言，我相信這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諾比不確定這句話的意思，但貴族老大似乎滿親切的。

「事關城市的安全我怎能袖手旁觀，大人。」他說話時，身上每個沒封住的毛孔都冒出憤憤不平的忠心情懷。

維提納利停了一會兒，讓這座大禍臨頭的城市尋常又和平的喧囂滲入諾比的意識中。

「嗯哼，當然我作夢也不敢去干預。」他最後說。「這是公會的事。我相信公爵回城之後會完全理解。」他敲了敲馬車側。「走吧。」

馬車走了。

好一段時間以來，一直煩著諾比的想法此時再次纏上了他。

威默斯先生會發瘋。他會抓狂。

「他要是輸了，妳父親會在樹林中拿他當晚餐。」

「謝謝你提醒我。」

「我不是好心提醒。」

「你可能有不知名的天分吧。」安谷娃說。「但是沒有人必須跑，我的重點是這個。我不會道歉。我在安卡·摩波是一名警衛，記得。城市之訓寫著：你可以不被殺死。」

「其實，應該是——」

「羅波！我知道。而且我們的家訓是 *Homo Homini Lupus*。『人對他人來說皆為狼』！真蠢。你以為他們說的是人都很害羞，不擅社交、忠心，只為填飽肚子而殺人嗎？當然不是！他們說的是人對待其他人的樣子，狼人越壞，越覺得自己真心喜歡當狼！人類討厭狼人，因為他們在我們身上看到狼性，狼討厭我們則因為牠們看到了人類的內心——而我不怪牠們！」

威默斯從農舍轉彎，衝向附近的穀倉。那裡面一定有什麼。就算是一、兩個麻布袋也行。內褲結凍後的摩擦力實在嚴重受到小覷。

他跑了半個小時，嗯，二十五分鐘，其實。另外五分鐘花在跛腳、喘氣、手緊抓著胸，心想要怎麼知道自己是不是心臟病發作。

穀倉裡……就像穀倉。有一堆堆乾草、積塵的農場工具……釘子上掛著兩個破爛的麻布袋。他抓下一袋，感激萬分。

他身後的門咿呀打開。他轉身，袋子緊抓在身上，看到三個穿著非常單調的女人小心翼翼望著他。其中一人顫抖的手中持著一把廚刀。

「你是來蹂躪沃們的嗎？」她質問。

「不行。」

「那溫室怎麼樣？沃們可以種鳳梨。」

「不行。」

「如果沃們搬到鋼郊，賣掉這裡的錢可以買間大公寓——」

「這是沃們的家，伊玲娜。」大姊說。「啊，這個幻滅和絕望的家……」

「沃們可以出去跳舞，自由自在。」

「沃記得沃們住在鋼郊那時候。」二姊迷濛地說。「那時一切有多好。」

「那時永遠比較好。」大姊說。

妹妹嘆氣，看出窗外。她倒抽一口氣。「有個男的跑過櫻桃園！」

「一個男的？他跑到這裡想要什麼？」

妹妹專注去看。「看起來他想要……一條褲子……」

「啊。」二姊迷濛地說。「那時褲子有多好。」

狼嗥迴盪在空中，趕路的狼群停在一座寒冷的藍色山谷。安谷娃慢慢跑回雪橇旁，咬起她一袋衣服，瞄了羅波一眼，消失在風雪中。過了一會兒，她又走回來，調整著上衣。

「狼邦又找來可憐鬼玩遊戲了。」她說。「我要去阻止這一切。父親讓這傳統延續下去已經夠糟了，但起碼他玩得公平。可是狼邦會作弊。他們永遠贏不了。」

「這是妳跟我說的那個遊戲嗎？」

「沒錯。但父親照規則玩。如果逃跑的人聰明又靈活，就能得到四百克朗，父親會請他到城堡吃晚餐。」

「我回去之後馬上直接送三張馬車票過來。」威默斯說，他腦中聽到雪地傳來腳掌加速奔跑的嘎吱聲響。「但是，親愛的女士們，如果能幫我把那些東西拿來——」

她們匆忙出去，只有最年輕的妹妹在門口逗留。

「安卡·摩波冬天會又冷又長嗎？」她問。

「通常只有汙泥和雪泥。」

「有櫻桃園嗎？」

「我恐怕不覺得我們有櫻桃園。」

她雙臂朝天一振。「太好了！」

幾分鐘後，威默斯獨自一人待在穀倉，穿著一件古老的黑褲，他用繩子把褲子繫在腰上，手中拿著一把鋒利得出乎意料的斧頭。他有五分鐘，也許。狼可能不必停下腳步擔心自己心臟病發。

單純一直跑沒有意義。狼跑得更快。他必須靠近文明和文明的產物，像是褲子。

也許時間是站在威默斯這邊的。安谷娃向來不多說關於她的事，但她說過，不管是哪個形態，狼人會慢慢失去另一種形態的技能。雙腳著地過後好幾個小時，她的嗅覺就從不可思議退化成還算不差。據威默斯了解，狼當了太久……就像喝醉酒，內心小小的一部分仍想下達指令，但剩下的部分會表現笨拙。人類的部分開始失控。

他又環視穀倉。有一條梯子通往上層平台。他爬上去，從玻璃窗望向覆蓋大雪的草地。遠方有條河，還有一座非常像船屋的建築。

好，狼人會怎麼思考？

狼人在建築旁慢下腳步。他們的領導望向副官，點點頭。他大步跑向船屋。其他人跟著狼邦

「小姐！我正遭狼人追殺！」

三個女人面面相覷。威默斯感覺到，那麻布袋似乎忽然間顯得太小、太小了。

「呃，那會花上你一整天的時間嗎？」其中一名女子說。

威默斯把袋子抓得更緊了。「三位女士！拜託！我需要褲子！」

「沃們看得出來。」

「還有武器，還有靴子，如果有的話！拜託？」

她們又縮成一團。

「沃們有萬尼亞舅舅那條黯淡無用的褲子。」一人猶豫地說。

「他很少穿。」另一人說。

「沃寢具櫃裡有把斧頭。」妹妹說。她心虛地看著另外兩人。「聽好，只是以防萬一，好

嗎？沃又不是要把什麼砍斷。」

「我會不勝感激。」威默斯說。他拜受了老舊但完好的衣物，以及生疏的禮儀，最後打出他手中唯一的牌。「我是安卡·摩波公爵，但我了解眼下並不能拿出證據——」

三人同聲讚嘆。

「安卡·摩波！」

「你們有壯麗的歌劇院和許多高貴的藝廊。」

「有著多麼美好的大道！」

「涵納文化、內斂、充滿優質未婚男子的地方，名副其實的天堂之都！」

「呃，我說的是安卡·摩波。」威默斯說。「安開頭、波結尾。」

「沃們一直夢想要去那裡一趟。」

「告訴船屋裡的那一個吧！」威默斯大叫，水流逐漸推起了船。

狼邦望著陰影一會兒，再次把手括在嘴邊說：「他一定會復元，威默斯先生！」

威默斯低聲暗罵，因為出乎他所預期，兩個狼人已從上游跳入水中，穩穩游向對岸。但那是狗會做的事，不是嗎？興高采烈跳進戶外的水中，一到浴缸就反抗得要死要活。

狼邦開始沿河岸走。水中的兩個狼人出現在遠端岸上，正在河兩岸跟著船走。但水流變得更湍急，船更快了。威默斯開始用雙手舀水。

「你不可能追得上河水的，狼邦！」他大叫。

「我們不用追上，威默斯先生！那不成問題！問題是，你游得出瀑布嗎？待會兒見，文明人！」

威默斯轉頭四顧。河遠方看起來短了一截。他凝神注意，偵察恐懼的內耳聽得到遠方傳來的轟然聲響。

他又抓起槳，想划向上游，對，是可以全速抵抗水流。但他不可能一直划得比狼跑得更快，而且有兩個狼人已經虎視眈眈等著他，在岸上一挑二不是個好選項。如果他現在朝瀑布去，可能比他們早些下到底。

不管他怎麼換句話說，那句話聽來都很不妙。

他手放開槳，拉起船索。我在身上打幾個圈，他心想，我可以把斧頭綁在背上——

他腦中想像一個人身上綁著金屬利器，縱身跳入瀑布下翻騰的池子會發生什麼事——

早安。

威默斯眨眨眼。一個身穿黑袍的高大身影正坐在船上。

「你是死神嗎？」

到穀倉裡面。最後一個短暫化爲人形，帶上門，扣好門門。

狼邦停在穀倉中央。乾草散落於地，鬆散堆成一堆。

他輕輕用腳掌刮過，乾草從原本緊繃的繩捆中鬆開。

狼邦深吸一口氣。其他狼人知道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一一別開頭。他不成形地掙扎了一陣子，才踏在兩腳上慢慢站起，眨眼迎向萌發的人性。

真是有趣，威默斯在平台上想。變身後一、兩秒鐘，他們尚未完全熟悉眼前情勢……

「喔，公爵大人。」狼邦看了看四周說。「陷阱？這真是相當……文明。」

他看到了站在高處窗邊的威默斯。

「這陷阱會怎麼樣，公爵大人？」

威默斯手伸向地上的油燈，說：「這應該是誘騙你們用的。」

他把燈甩到乾草上，接著把雪茄彈上去，然後抓起斧頭，爬過窗，此時潑出的油發出「轟」一聲，燒了起來。

威默斯落到深雪中，跑向船屋。往船屋的路上有其他足跡，不是人的足跡。他到門口時，猛力朝一進門的黑暗揮擊，黑暗報以一陣被攔腰斬去的吠聲。

小船停在搖搖欲墜的破屋中，船身有四分之一裝著黑水，但他現在還不敢去舀。他抓起覆滿灰塵的槳，使勁地划，船緩慢朝河水漂去。

他呻吟。狼邦大步走過雪地，其他狼群都跟在他身後，似乎毫髮無傷。

狼邦雙手括在嘴旁。「非常文明，公爵大人！但是你曉得，點燃一座全是狼的穀倉，牠們會驚慌失措，公爵大人！但是換作狼人，只要其中一人去開門就行了！你殺不死狼人的，威默斯先生！」

不，你們會死。這點無庸置疑。

「可是你說——」

對，這有點難以理解，對不對？顯然有個東西叫時間之褲，這點滿奇怪的，因為時間絕對不會——

船落下了瀑布。

威默斯遭到有如雷劈的重擊，先是砰然的水刀，接著是落入下方池中時，耳中的嗡嗡回響。他奮力游向他覺得是水面的地方，感覺水流拉扯著他，把他撞上岩石，接著一片白沫將他捲走。

他盲目亂揮，抓到另一塊石頭，身體轉進一片相對平靜的池水中。他使勁喘氣，看到灰色的身影從一塊塊石頭跳來，接著，另一道地獄之門開啓，狼落在他身旁，咆吼著。

他絕望地抓住牠不放手，牠則掙扎著咬他。一隻狼爪揮舞著去抓滑溜的石頭，然後在危急之際，牠自動反應……牠變身了……

彷彿在同一個空間、同一個時間，狼形變小，人形變大。兩種形態交疊時，有個恐怖扭曲的時刻，接著出現了他之前注意到的那一刻，一秒鐘的疑惑——

那一秒鐘已足夠讓他使出身上積累的每一分力量，把狼人的頭撞到石頭上。威默斯覺得他聽到了碎裂聲。

然後他把自己推入水流之中，順流而去，只是努力待在水面上。他從來沒有徒手殺死過人。老實說，他根本從來不曾蓄意殺人。有人死過，但那是因為想互相勒死對方的兩人從屋頂滾下來，最後落地時誰在上面純粹是運氣。可是那不一樣。他每晚上床睡覺時都這麼相信著。

他的牙齒打顫，豔陽刺目，但他覺得……很好。

他想擊胸厲吼，其實。

你是從鑷刀看出來的，對不對？大家總是會注意到鑷刀。

「我要死了嗎？」

可能喔。

「可能？你在人可能要死的時候就會出現？」

喔，對。這算是新的作法。都是因為不確定原理。

「那是什麼？」

我不確定。

「感謝你詳盡的解說。」

我想那表示人可能會死，也可能不會死。不得不說，這對我的行程來說真是自找苦吃，但我想盡量跟上時代。

轟然水聲越來越響。威默斯躺在船中，緊抓著兩邊。

我在和死神說話，他心想，是爲了讓自己不要胡思亂想。

「我上個月不是有看到你嗎？我在桃子派街追『大於小戴夫』的戴夫，掉下窗台那次？」
沒錯。

「但我落到馬車上了。我沒有死！」

但你「可能」會喪命。

「我還以爲每個人都有一個沙漏什麼的，顯示我們什麼時候會死？」
此刻那轟然巨響幾乎觸手可及。威默斯又把船抓得更緊。

喔，是的。你們確實有，死神說。

「但那時我們可能不會死嗎？」

之處，有座通訊塔。

……塔中有能鎖上的石牆和門……

他跌跌撞撞向前。腳下的雪漸漸變成粗草和苔蘚。如今空氣更熱了，但那是濕黏、發燙的熱氣。他環視四周才發現身在何方。

他前方有裸土和岩石，但各處不時移動，發出「撲嚕」的聲響。

他看到的四周全是油脂噴泉。看到這古老凝結的黃脂圈腐朽的程度，除非他真的餓昏了頭，不然就連威默斯也不會把他的烤吐司浸到裡頭。黃脂圍附在一座座滋滋作響的池邊，上面甚至有黑渣，仔細一看，竟是遲鈍到不識熱油脂的昆蟲。

威默斯回憶起伊戈說的一些事。有時矮人會在高地層工作，那裡的脂肪凝結成某種百萬年油脂，裡面會發現奇異的古老動物屍體，保存良好，但炸到酥脆。

可能……威默斯精疲力盡中笑了起來……可能是因為肉遭拍打致死。

毋哈哈哈哈。

雪現在下得很大，油脂池因此噴著汁。

他全身癱軟，跪了下來。他全身痠痛。不光是他的腦袋簽下身體無法兌現的支票，一切早已過猶不及。眼下他的腳在向他沒錢的腿借錢，他的背部肌肉在沙發軟墊下找零錢。

但他仍找不到任何辦法。狼群現在想必早已過了河？

然後他看到一匹狼。他幾乎可以發誓前一刻牠還不在的。另一匹狼從後方風雪中踏出。牠們坐下，看著他。

「來啊，快啊！」威默斯大吼。「你們還在等什麼？」

威默斯周圍的油脂池嘶嘶發泡。至少，這裡很溫暖。牠們不動的話，那他也不動。他凝神看

他們想殺他！

就讓他們化爲狼形吧，他內心的聲音低語。他們四腳走的時間越長，腦子就越不聰明。內心更深處的聲音響起，血紅又野蠻，源自心中更深、更深之處，說著：殺光他們！此刻憤怒沸騰，抵禦著寒冷。

他的腳碰到了底。

河在這裡變寬了，寬到足以稱爲湖。寬厚的冰層從岸邊突入到水中，上頭吹雪處處。霧飄過河面，是帶著硫磺味的霧。河另一頭仍有峭壁。一匹單獨的狼，如今順水漂流那狼人的伙伴，從附近的岸上看著他。雲滑過太陽，雪再次落下，大片殘碎的雪花。

威默斯涉水到一片冰旁，想把自己拉出水面，但冰一受重就不幸地嘎吱作響，表面呈鋸齒狀裂開。

狼靠得更近了，謹慎地移動。威默斯萬念俱灰之下再次鋌而走險，附近一片冰斷開斜起，他沉入水中。狼等了一下，又緩緩沿著冰移動了一點，爪掌下的冰呈星狀裂開時，牠提聲吼叫。

冰下方，淺水之中有道黑影在移動。水波四濺，呼氣聲大起，威默斯從狼下方破冰而出，抓住牠的腰，又倒了回去。

爪子劃著威默斯側邊，但他的手臂和腳用盡全力扣著狼，一人一狼在冰底翻攪。這是絕望的肺活量比拚，他知道。但方才把體內空氣擠出身體的可不是他。他撐著，水聲在他耳中嘩啦作響，狼在他身上亂扒亂抓，然後，等到不放手就要淹死的前一刻，他往上游向水面。

沒有人猛然攻擊他。他破冰上岸，四肢撐在地上嘔吐。嗥聲起，迴盪在山峰間。

威默斯抬頭。血從他雙臂汨汨流下。空氣充滿臭蛋的臭氣。聳立在山坡上約一點五公里左右

「不夠！」狼邦愉快地大喊。

威默斯咆哮。就連刺客都不該落得這樣的死法。「不久就日落了！」他大叫。

「對！我日落就不玩了！」

「嗯哼，那天亮時再叫我。我可以睡一覺！」

「你會冷死的，文明人！」

「太好了！」威默斯轉頭望向另一棵樹。就算他能跳到另一棵樹上，那裡也全是針葉樹，跳過去很痛，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啊，這一定就是遠近馳名的安卡·摩波式幽默了，是嗎？」

「不對，那只是諷刺。」威默斯大叫，一邊找著樹上的逃脫路線。「你要知道，當我開始展現遠近馳名的安卡·摩波式幽默，就是我開始說胸部和放屁的時候，你這自命不凡的王八蛋！」

所以，他有什麼選擇？嗯，他可以待在這棵樹上死去，或全力奔逃而死。兩害相權，死於全屍似乎好多了。

以你這年紀的人來說，你表現得非常好。

死神坐在更高的樹枝上。

「你現在是在跟蹤我還是怎樣？」

你聽過一句話叫「死神與他相伴」嗎？

「但我平時不常看到你！」

會不會是因爲你缺乏食物、睡眠和血，所以可能處於感官敏銳的狀態？

「你會幫我一把嗎？」

嗯……會啊。

著黃脂圈邊緣的一棵樹。樹稱不上活著，較長的樹梢都潑到了油漬，但那樹梢看來爬得上去。他專注看著樹，想算出距離和他現在能跑的速度。

狼人也轉頭去看。

另一隻從另一個地方出現在空地上。現在有三隻狼看著他了。

牠們要等他跑才會跑，他這下了解了。不然就不好玩了。

他聳肩，轉身背對樹……然後倏地轉身起跑。他跑到中途就怕自己的心臟要爬出喉嚨了，但他繼續跑，笨拙地跳躍，抓到低枝，手滑掉，掙扎站起，再次抓住樹枝，設法將自己拉上去，每一秒都預期如牙齒之類的微小尖刺刺穿他的皮膚。

他在油膩的樹上搖晃。狼人一動也不動，只是興味十足地望著他。

「媽的王八蛋。」威默斯大吼。

狼群站起，小心走向樹，慢條斯理的。威默斯又爬到更上面一點。

「安卡·摩波！文明先生！你現在武器跑哪去了，安卡·摩波？」

那是狼邦的聲音。威默斯凝望著四周風雪，下午時光漸逝，雪已添入了淡紫色陰影。

「我擺平了你們兩個同伙！」他大叫。

「對，晚一點他們頭會很痛！我們是狼人，安卡·摩波！要阻止我們沒那麼容易。」

「你之前說你——」

「你們的安棉先生跑得比你還快，安卡·摩波！」

「夠快嗎？」

「不夠！還有那個戴黑色小帽的人戰鬥也比你強！」

「夠強嗎？」

斯手肘」的射程範圍。

那五個字用括弧括起來毫不為過。「威默斯手肘」曾贏得多場街頭打鬥。威默斯在早年打鬥生涯就已學到，墳場中的人幾乎全都讀過扇尾侯爵的著作。打鬥的核心概念是盡快阻止對方打你，而非贏得傷疤。威默斯遭遇過的打鬥情境中，通常能自由用手就謝天謝地，但不可思議的是，手肘到位往往就能得分。

他手肘擊中狼人的喉嚨，贏得一陣恐怖的聲音。然後他抓起一把毛髮用力扯，放開手，接著手掌砰一聲甩上狼人的臉，瘋狂連擊，不給他時間多想。他沒有本錢好整以暇——他看得到那狼人的肌肉大小。

結果狼人反應了。

忽然出現一段形態不確定的時間。威默斯的拳頭才到中途，人鼻變成了獸吻，但在狼張開嘴，朝他衝來之際，兩件事發生了。

一是在這是在樹上，對於天生習慣四足著地、快速移動的動物來說，不是個穩當的位置。另一個則是地心引力。

「下面是狼族傳說。」威默斯喘氣說，狼爪在油膩的樹枝扒抓。「但踩在上面的是我。」他伸出手，抓住上方的樹枝，用他的腳向下踢。

他滑下，先是一聲吠聲，後來再傳來一聲吠聲，狼撞到下方另一根樹枝。

向下落到中途，狼想再次變回人形，結果降落的形態結合了不適宜待在樹上，也不適宜落到地面的所有特質。

「去死吧你！」威默斯厲叫。

森林中嗥叫四起。

「什麼時候？」

嗯，等到痛楚難以忍受的時候。死神遲疑了一下，然後繼續說。不過，我剛才一說出口，就發現這不是你期待的答案。

現在太陽已接近地平線，變得又大又紅。

和太陽賽跑……那是優柏瓦德另一項競賽，不是嗎？在日落前安全到家。

逾八百公尺，穿過鋪著深雪的上坡。

有人爬上了樹。他感覺到樹在搖晃。他低頭看。寒冷的藍色陰影中，一個赤裸的男人靜靜沿一根根樹枝向上爬。

威默斯勃然大怒。狼人不能這樣吧！

底下傳來哼聲，爬樹者滑了下去，現在重新爬上了油膩的樹枝。

你感覺如何，你自己？

「閉嘴！即使你真的是幻覺也一樣閉嘴！」

他一定能利用狼人的什麼特質才對。

他們變身時會有一秒鐘的時機，但他們知道他知道這點……

沒有武器。那是他在城堡中注意到的事。城堡裡總是會有武器。矛、戰斧、荒謬的盔甲、巨大老舊的劍……就連吸血鬼牆上都掛西洋劍。那是因為，有時就連吸血鬼都用得上武器。

狼人不用。就連安谷娃伸手取劍之前也會遲疑。對狼人來說，實質的武器向來是次要選擇。

狼人爬上來時，威默斯雙腿交扣，盪下樹枝。他打了狼人的耳朵一拳，狼人往上看時，他又設法在他鼻子上打了一記。

狼人賞了他一個耳光，一切原本在這裡就該結束，但狼人又把自己拉上樹，剛好湊進「威默

重量變輕。一雙手把狼從他身上拉下。

「這次真是差一點點，長官。」有個聲音愉悅地說。「其實啊，對他們最好別留情。」一根矛直穿過狼人。

「羅波？」

「我們會生火。先把木枝浸過油脂泉，就輕而易舉了。」

「羅波？」

「我覺得你應該還沒吃。比賽跑到離城鎮這麼近的人不多，但仍有一些——」

「羅波？」

「呃，是的，長官。」

「你他媽的在這裡幹嘛？」

「一切有點複雜，長官。讓我扶你起來——」

羅波要扶他站起時，威默斯甩開他的手，逼自己的腳撐住自己。「我都跑這麼遠了，謝謝，我想我有能力自己站起來。」

「看來你褲子掉了，長官。」

「對，這就是安卡·摩波遠近馳名的幽默。」威默斯怒吼。

「只是……安谷娃很快就會回來，而且……而且……」

「安谷娃中士的家族，隊長，剛好習慣在下著大雪的樹林中跑來跑去露了——全身赤裸！」

「對，長官，但是……我是說……你知道……這其實不……」

「我給你五分鐘去找間衣服店，好不好？不然——聽著，所有狼人到底跑哪兒去了，嗯？我原本以為要落入一堆吠叫的嘴中，現在你出現了，非常感謝，結果這裡一個狼人也沒有！」

他抓著的樹枝斷了。一時間，萬尼亞舅舅黯淡的褲子鉤到斷枝，讓他掛在空中。褲子古老的材質從他身上剝下，他掉了下去。

他落下的過程快了一些，因為狼人落下時撞斷了許多樹枝，但落地處軟多了，因為狼人才正要站起。

威默斯亂揮的手抓到了一截斷枝。

武器。

他手指握緊的一刻，思緒多少就停止了。腦中的通道不論被什麼所取代，全是從別的地方湧升出來的，累積了幾千年之久。

狼人掙扎起身，轉身攻擊他，接著直接被樹枝打中側腦。

山姆·威默斯爵士身上冒出蒸氣，搖晃向前，胡言亂語咆吼著。他再次以樹枝棍棒痛擊，並且大吼。吼聲不成文字。那聲音來自文字未創之時。若吼聲含有任何意義，便是在恨自己無法再帶給對手更大的痛苦……

狼呻吟、跌撞、滾動……然後變身。

人類向他伸出流血的手哀求。「求、求求你……」

威默斯高舉棍棒，猶豫著。

鮮紅的憤怒一瞬即逝。他站在冰雪刺骨的山坡，面對寒冷的日落，獨自一人被留下，他或許能趁現在逃進塔中……

一瞬間，狼移動中從人形化爲狼形躍了過來。威默斯向後倒入雪中。他感覺得到狼息和鮮血，但毫無痛楚——

爪子沒有撕、牙齒沒有扯。

威默斯聽到後方微小的聲音，於是轉過頭。

一匹大狼站在火光邊緣，專注地望著他。那不只是動物端詳食物／威脅／東西的感覺。那目光後頭有齒輪在運作。牠旁邊有一隻嬌小但格外自豪的雜種狗狂躁地搔著癢。

「那是蓋斯普嗎？」威默斯說。「總是徘徊在警衛屋附近的狗？」

「對，是牠……幫助我來這裡的。」羅波說。

「我實在是我不想問。」威默斯說。「但樹上該不會隨時開個門，然後佛瑞德和諾比就從裡面走出來吧？」

「但願不會，長官。」

戈文在離火一小段距離的地方躺下，開始望著羅波。

「隊長？」威默斯說。

「什麼事，長官？」

「你有注意到我沒有追問你和安谷娃為何在這裡嗎？」

「有，長官。」

「所以？」威默斯說。現在他覺得他認出戈文臉上的表情了，雖然那張臉出現在很不尋常的身形上，卻是紳士會有的神情。他會懶臥在河畔角落，看著世事來去，觀察那地方是怎麼運作的。

「我很欣賞你委婉的外交辭令，長官。」

「嗯？什麼？」威默斯說，他仍凝視著那匹狼。

「我很感謝你避不過問的方式，長官。」

安谷娃走進火光中。威默斯看她環視火堆旁的人，在雪中蹲下，位置不偏不倚就在羅波和戈

「戈文的手下把他們趕走了，長官。你一定有聽到嗥叫聲響起。」

「戈文的手下？好，那好極了！非常好！我很高興！幹得好，戈文！好，他媽的戈文又是誰？」

狼嗥聲從遙遠的山坡上響起。

「那就是戈文。」羅波說。

「狼？戈文是狼？從狼人手中把我救出來的是狼？」

「沒事的，長官。你仔細想想，比起從狼人手中被人救出來，其實真的沒什麼差別。」

「我仔細想，我覺得我也許最好躺下。」威默斯虛弱地說。

「我們過去雪橇那裡吧，長官。我原本想告訴你，我們找到了你的衣服，安谷娃就是這樣追蹤到你的。」

十分鐘後，威默斯坐在火堆前，身上圍著毛毯，世界似乎合理了一點。一片野味下肚，屠夫似乎是用牙齒切肉的，但威默斯餓到懶得管。

「狼監視著狼人？」他問。

「類似如此，長官。戈文爲安谷娃觀察情勢。他們是……老朋友。」

沉默的時間稍嫌太長了一點。

「感覺牠是隻非常聰明的狼。」威默斯一時想不出更有外交風範的說詞。

「不只如此。安谷娃覺得戈文可能有狼人血統，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嗎？」

「她是這麼說的。我跟你說過戈文千里迢迢來到安卡·摩波嗎？來到一座大城市，你能想像那是什麼感覺嗎？」

氣。「聽著，長官，我不是想找麻煩——」

「他一直在殺人！」

「是的，長官。但我母親只是個相當無知的勢利眼，我父親如今神智已走了一大半。他當狼的時間太久，幾乎再也知道怎麼當人了。他們沒有活在真實的世界裡。他們真的以為優柏瓦德可以維持原狀。這裡其實沒什麼東西，但仍然是我們的土地。狼邦是個愛殺人的傻子，他覺得狼人生來就該統治世界。問題就是，長官，他沒有違反傳統。」

「喔，拜託！」

「我猜他找不到充足的目擊證人證明他依循傳統，給予每個人公平的起跑點。那就是遊戲規則。」

「胡亂插手矮人的事呢？他偷了司康，或者掉包了……之類的，我還沒有想出答案，但因為這件事，一個可憐的矮人已經死了！喜洋洋和巨石屑被逮捕！斯金墨死了！西碧兒被關在某個地方！結果妳還說一切沒事？」

「這裡的情況不太一樣，長官。」羅波說。「一直到十年前，他們才以律師審問取代刑求，但也只是因為他們發現律師更心狠手辣。」

「我一定要回鋼郊。他們要是敢傷害西碧兒，我才不管他媽的什麼鬼傳統。」

「威默斯先生！你看起來已經累壞了！」羅波說。

「我會繼續向前。來吧。叫一些狼來拉雪橇——」

「你不能叫牠們來拉，長官。你得問戈文牠們願不願意。」羅波說。

「喔。呃，你可以向牠解釋現在的情況嗎？」

我站在寒冷的森林中，威默斯過一會兒心想，看一個貌美的年輕女子跟一隻望著她的狼低吠

文的中間。

「他們現在已在好幾公里外了。喔，哈囉，威默斯先生。」

又一陣沉默。

「有人要告訴我什麼事嗎？」威默斯說。

「我家族的人想重挫加冕大典。」安谷娃說。「他們跟矮人合作，那些矮人不想——他們想讓優柏瓦德與世界隔絕。」

「我想這點我已經明瞭。穿過冰冷的森林逃命能令人獲得一些洞見。」

「我不得不告訴你，長官，我哥哥殺了通訊塔的信號員。上面都是他的氣味。」
戈文喉嚨發出聲音。

「他還殺了另一個戈文不認識的人，不過他花很長的時間躲在森林中，監視我們的城堡。」

「我想那個人可能叫安棉。是我們的……探員。」威默斯說。

「他表現不錯。他設法登上下游幾公里處的一艘船。可惜有個狼人在裡面等著。」

「我是靠瀑布才甩掉狼人的。」威默斯說。

「我請求實話實說，長官。」安谷娃說。

「妳不是向來都這樣嗎？」

「他們想要的話隨時都能抓到你，長官。他們真的可以。他們想等你跑到通訊塔再正式攻擊。我猜狼邦覺得這是個好的象徵之類的。」

「我幹掉三個狼人！」

「對，長官。可是你無法同時對抗三個狼人。狼邦玩得很開心。他玩這遊戲向來如此。他很擅長深謀遠慮。他喜歡埋伏。他喜歡等可憐蟲跑到離終點幾公尺處，再撲向他們。」安谷娃嘆

一地。天曉得來揀東西的人以為這是什麼。

他把彈藥放回箱子。這東西斯金墨至少說對了。這種準度在穀倉內都射不到穀倉牆，絕對算不上什麼武器。但其他東西也散落一地。在這裡草草過日子的人留下了一些個人物品。繪片用圖釘釘在牆上。那裡有日記、菸斗、刮鬍用具。箱子被傾倒在地……

「我們最好上路了，長官。」羅波在階梯上說。

他們被殺了。他們被逼著奔入黑暗中，怪物在後方追趕，然後一些面色茫然的農夫袖手旁觀，來這裡拾去他們留下的小東西。

媽的！威默斯低罵，並把所有東西都放進箱子，拖向階梯。

「我們把這些都放到大使館。我才不要留任何東西給來揀貨的人。別想跟我爭論。」

「作夢都不敢，長官。作夢都不敢。」

威默斯頓了頓。「羅波？那狼和安谷娃……」他不說了。你他媽怎麼能繼續問完這句話？

「他們是老朋友，長官。」

「是嗎？」

羅波表情一如往常，全然坦率而真摯。

「喔……我們……那很好。」威默斯說。

一分鐘後，他們再次上路。安谷娃化爲狼形跑在雪橇前方遠處，在戈文身旁。蓋斯普蜷縮在毛毯下。

然後我又來了，威默斯心想，和日落賽跑。天曉得爲什麼。我與狼人爲伴，還跟一隻貌似更可怕的狼在一起，坐在狼所拉動的雪橇中，無從駕駛。人生指南手冊中有這種事嗎？

他在毛毯中打盹，眼睛半閉，看著太陽圓碟在松林中閃爍。

對話。這不是常見的事。總之，至少在安卡·摩波不常見。這種事在優柏瓦德可能天天有。

最後，有六匹狼願意拖雪橇，威默斯坐雪橇爬過山坡上了路。

「停！」

「長官？」羅波說。

「我想要武器！通訊塔中一定有什麼是我用得上的！」

「長官，你能用我的劍！而且還有……獵矛。」

「你懂獵矛怎麼用啊！」

威默斯踢開塔底的門。新雪吹入，鋪平了人和狼的足跡

他覺得昏沉沉的。腦袋斷斷續續運作，他的眼珠裡頭彷彿蒙上了毛巾布。他似乎只能依稀控制雙腳。通訊員想必會有些什麼吧？

連麻布袋和桶子都不見了。嗯，山坡上有許多農民，冬天要來了，這裡的人當然用不上食物了。就連威默斯也不會稱這為竊盜。

他爬到下一層樓。森林中節儉的人民也上來過這裡。但他們沒有帶走地板的血漬或斯金墨的小圓帽，他的帽子不可思議地楔入木牆中。

他把帽子取出，看到邊緣薄薄的地方已後收，露出刀鋒的利刃。是刺客的帽子，他心想。然後又想，不，不是刺客的帽子。他記得小時候看過街頭打鬥，對爛醉的人而言，赤手空拳搏鬥也只是花拳繡腿。有些人會在帽緣縫上刀刃，在混戰中可能有幫助。這帽子屬於永遠想取得優勢的那種人。

這裡行不通。

他把帽子扔地上，在黑暗中瞄到了一箱彈藥。就連那個也被洗劫一空，但彈管只是翻得散了

「只不過有件事，長官……」

「什麼？」

「你是逃亡中的罪犯，對不對？」

一時間，四周只剩奔跑於雪地的聲響。

「嗯、誒。」威默斯說。「這裡不是安卡·摩波，我知道。每個人都一直跟我說。可是隊長，不管你在哪裡，不管你去哪裡，警衛永遠都是警衛。」

窗裡點著一根燭火。科隆隊長坐在蠟燭旁，盯著空無。

規定寫說警衛屋二十四小時都要有人看守，他現在正照著規定做。

底下辦公室的地板嘎吱移動到新位置。好幾個月來，地板每一分每一秒都被人踩著，因為主辦公室裡從來不曾少於六個人。椅子向來也習於不斷接住屁股，加熱本身的溫度，如今椅子也輕輕降溫沉吟。

佛瑞德·科隆腦中只有一個想法嗡嗡作響。

威默斯先生一定會徹底出納³，他一定會痛罵「圖書館員屎」⁴。

他手伸下辦公桌，又自動收了回來，他目光直望前方不動。

喀啦一聲，一塊糖被吃了下去。

編譯註

3 此形容詞源自於隱視大學出納主任，原因無他，因為他是個瘋子。後來「出納」一詞在碟形世界衍伸為「瘋掉」「抓狂」之意。

4 大罵狗屎就夠嚴重，紅毛猩猩圖書館員屎還得了！這也是碟形世界專有的用詞。

你要怎麼從山洞中偷走司康？

他會說確實有好幾十種方式，但全都很有危險，靠的多半是運氣和愛暈的警衛。然而，這不像是仰賴運氣的犯罪。這是勢在必行的案子。

司康不重要。重要的是矮人最後要陷入紛爭——沒有低王，徒剩暗中激烈的爭辯和戰鬥，不會傳到優柏瓦德之外。關鍵似乎在於怪罪低王。畢竟，是他丟了司康。

不論計畫為何，一定得快點行動。嗯，通訊塔原本會大有幫助。狼邦說了什麼？「那些在安卡·摩波的聰明人」？不是矮人，而是人。

想到做橡膠的桑奇在他的大桶子裡漂浮……

把木手浸在裡面，就能從桶中拿出手套。手在手套裡……

重點不是放在哪裡，而是大家覺得東西在哪裡。那才是重點。那才是關鍵。他記得他看到小霹屁盯著司康之洞的地板時，腦中第一個出現的想法，於是威默斯腦中的小警察開口大喊。

「什麼，長官？」羅波說。

「嗯？」威默斯勉力睜開眼。

「你剛才大叫了，長官。」

「我叫了什麼？」

「你叫『那鬼東西從來就他媽沒被偷！』，長官。」

「王八蛋！我就知道我差一點破了案！只要別像矮人一樣思考，一切就全合理了！我們先確定西碧兒沒事，然後隊長，我們就去——」

「刺人臀部嗎，長官？」

「沒錯！」

「我們找另一條路進去。」安谷娃說。

街上幾乎空無一人，再次鋪上白茫茫的新雪，除了地上偶爾冒出蒸氣的格柵。看來在優柏瓦德，日落本身就是宵禁。這樣正好，因為戈文不斷低聲吠吼。

羅波從下一條街的轉角回來了。

「大使館四面都有矮人守衛。」他說。「看樣子他們不接受交涉。」

威默斯低頭。他們正站在一個地面格柵上。

鋼郊警衛隊坦突尼隊長對自己的職守感到不悅。他昨晚在歌劇院，後來覺得自己看到的事實，和市長所指稱的事實相違背。當然，該做的就是遵照命令行事。聽命行事就會安全。警衛隊的每個人都知道。但感覺上這並不是個安全的命令。

他聽說他們在安卡·摩波行事作風不太一樣。威默斯大人不論任何人都會逮捕，據他們說。

坦突尼在大使館大廳設好辦公桌，這樣才能監視主大門。他費心費力在建築內以他的人手設了哨。他不相信守衛在外的矮人。他們說他們受命看到威默斯就殺，這不合理。一定要經過某種審判，不是嗎？

樓上隱約傳來聲響。他小心站起，伸手拿十字弓。「史維茨下士？」

又有另一聲輕微的聲響。坦突尼走到樓梯底。

威默斯出現在樓梯上方。他的衣服上有血跡，臉側也沾了一點。隊長一時驚慌失措，因為他開始走下樓梯了。

「我真的會射你！」

「你奉命這麼做，是嗎？」威默斯說。

雪又下了。威默斯命名為科隆尼斯柯的警衛靠在警衛亭上，站在鋼郊往軸心山方向那道門旁。他這技藝可練成了精，簡直堪稱藝術——他能睜眼站著睡覺。這是在無止盡的夜晚所習得的技能。

他耳邊傳來一名女子的聲音說：「好了，我們現在有兩個方法可以選擇。」他姿勢不變。他繼續直直向前看。

「你什麼都沒看見。這是實話，對不對？點頭就好。」他點頭，點一下。

「很好。你沒有聽到我來，對不對？點頭。」點頭。

「你不想惹麻煩。點頭。」點頭。

「他們付的薪水根本不夠面對這種事。點頭。」這次頭點得特別有力。

「反正實際上，你值晚班拿的已經比正常薪水還要多多了。」科隆尼斯柯下巴都掉了。不管黑暗中站的是誰，此人顯然會讀他的心。

「很好。那你就站在那裡，確定沒有人偷溜過門。」

科隆尼斯柯小心繼續朝前方看。他聽到大門砰一聲打開，又咿呀關上。他發現那人其實沒有提到另一個方法是什麼，他為此鬆了一口氣。

「另一個方法是什麼？」他們匆忙穿過風雪時，威默斯問。

「我在安卡·摩波？」隊長說。

就算以威默斯目前的狀態，他覺得自己也聽得出那喜出望外的聲調。

「沒錯。」他手臂摟住他說。「這座城市啊，好巧不巧，警衛隊總是有職缺留給有能力的年輕人——」

坦突尼身子一僵。他把威默斯的手臂一推。「你在侮辱我，大人。這是我的國家。」

「啊。」威默斯注意到羅波和安谷娃在樓梯上方看著。

「我可不會親眼看著我的國家受辱。」隊長說。「這件事不對勁。昨晚我親眼看見發生了什麼事。你把國王撲倒，你手下的山怪接住水晶燈！後來他們說你意圖謀殺低王，接著你逃跑時殺了矮人……」

「你負責指揮這裡的警衛隊嗎？」

「不，那是市長的工作。」

「那他聽命於誰？」

「每個人。」坦突尼忿恚地說。威默斯點頭。略懂，他心想。略懂，這他也做過，還買了緊身衣……

「你要阻止我帶我的人離開這裡嗎？」

「你要怎麼出去？矮人包圍了我們！」

「我們要用……外交手腕。你只要告訴我大家在哪裡，我們馬上就出發。幫得上忙的話，我可以打你的頭，把你綁起來……」

「不需要。矮人和山怪在地窖。公爵夫人則是……我想男爵帶她走了。」

威默斯感到過熱的小冰滴滴入他的脊椎。「帶她走？」他啞著嗓子說。

「對！不准動！」

「但反正我橫豎都要被射了，我何必停下來，對不對？」威默斯說。「我不覺得你是會做那種事的人，隊長。你有腦袋。」威默斯扶著欄杆，穩住身子。「對了，你現在不是應該叫其他警衛來嗎？」

「我叫你不要動！」

「你知道我是誰。你要發射那鬼東西的話，現在就下手。不過首先，我建議你，為你相當光明的前途著想，可以先拉一下那裡的拉鈴。事情還能有多糟？你仍然拿著十字弓對準我。可是有件事你真的必須知道。」

坦突尼懷疑地看著他，卻同時向側邊移動幾步，拉下了繩索。

伊戈從柱子後面走出來。「嘶的，主人？」

「麻煩你告訴這個年輕人他在哪裡。」

「他在安卡·摩波，主人。」伊戈靜靜地說。

「懂嗎？」威默斯說。「別那樣瞪伊戈。他歡迎我來這裡的時候我沒聽懂，但這是真的。這裡是一棟大使館，孩子。」他再次向前走，繼續說道。「那代表正式來說是在本國的土地上。歡迎來到安卡·摩波。數千個優柏瓦德人民在我們城市裡生活。你不會想引起戰爭，對不對？」

「可是……可是……他們說……我奉上級命令……你是罪犯！」

「正式用詞是『嫌疑犯』，隊長。我們在安卡·摩波不會只因為誰有嫌疑就殺死他。呃，至少不是故意殺的。也不會因為有人叫我們殺就殺。」

威默斯從坦突尼毫不反抗的手中接下十字弓，然後朝天花板一射。

「現在把你的手下叫走。」他說。

們對你不錯，是不是？」

「他們叫我傻山怪。」巨石屑黯然地說。「有人踢我卵石。」

「是這個人嗎？」

「不是。」

「但他是他們的隊長。」威默斯說著走離坦突尼。「中士，我命令你：射死他。」

一瞬間，山怪把十字弓穩穩放上肩膀，目光順一大捆箭瞄準。坦突尼臉色慘白。

「好了，射啊。」威默斯說。「這是命令，中士。」

巨石屑放下弓。「我沒辣麼傻，長官。」

「我對你下了命令！」

「大石柱山怪把他辣袋碎石塞在哪，你辣命令就可以自己塞在哪，長官！當然，勒沒冒犯的意思。」

威默斯走過去，拍拍坦突尼顫抖的肩膀說：「只是在解釋我的重點。」

「不過，」巨石屑說。「你找到辣個踢我卵石的傢伙，讓我彈他一下耳洞，我會很高興。我知道是辣個。是走路一跛一跛，小隻的辣個，你說叫什麼比斯基的。」

西碧兒小心地喝著酒。嘗起來味道不是很好。其實，不少東西都不是很好。

她不是個好廚師。她從未學過正統的料理方式。她就讀的學校向來認定有其他人負責做菜，無論如何，那是給五十人享用的菜，而且至少要用上四種叉子。她熟悉的這種菜是桌布上的美饌。

但她為山姆煮飯，因為她依稀覺得妻子應該這麼做，何況，他的胃口完全符合她的廚藝。

「嗯，對。」坦突尼退離威默斯激動的表情。「她認識男爵夫人，大人！她說她們是老朋友！她說她們可以解決這一切！然後……」坦突尼看著威默斯的表情，聲音漸漸含糊，凋萎成沉默。

威默斯說話時，單音如矛般懾人：「你穿戴那光潔的盔甲和蠢頭盔和劍鋒沒半個缺口的劍和笨褲子呆站在那裡，然後你竟然跟我說你讓我老婆被狼人帶走了？」

坦突尼又向後踏了一步。「是男爵他——」

「你不跟男爵爭辯。對。你不會跟任何人爭辯。你知道嗎？我感到羞恥，一想到像你這樣的人叫警衛我就感到羞恥。現在把鑰匙給我。」

坦突尼惱羞成怒。

「你什麼命令都遵守。別……想……不……遵……守……這……命……令。」威默斯說。

羅波走到樓梯底，手放上威默斯肩膀說：「好了，威默斯先生。」

坦突尼目光在兩人身上來回，做出了改變一生的決定。

「我希望你們……能找回夫人，大人。」他拿出一串鑰匙，遞了過去。「我真心想望。」

威默斯仍喘著氣，無語把鑰匙給羅波。「放他們出來。」他說。

「你要去狼人的城堡嗎？」坦突尼喘氣說。

「對。」

「你們沒有機會的，大人。他們隨心所欲。」

「那我們就要阻止他們。」

「你不行。老的那個懂規則，但狼邦的話，他什麼都不遵守！」

「那就更有理由阻止他了。啊，巨石屑。」山怪敬禮。「你拿了你的十字弓，我有看到。他

桌子另一端，男爵拿起一塊肉，想用牙齒撕開。

「嗯，這當然。對。當然如此。」

西碧兒捏著她的鼻梁，她全心不覺得山姆犯了謀殺罪，真正的謀殺，就算有三個神作證，加上天空中浮現出一段預言，她還是不會信。但她確實聽過傳聞，迂迴傳回身邊的。山姆對一些事情會滿肚子火。有時他會一口氣將火全釋放出來。有一次，事情是關於桃莉姊妹區一個小女孩和那些男人不好的交易，山姆破門進入那些男人的住處，發現他們有人偷了她一隻鞋，她聽巨石屑說，如果當時他不在場，唯一能活著走出那間房的就只有山姆。

她搖搖頭說：「我真的想洗個澡。」

桌子另一端傳來喀答一聲。

「親愛的，你晚餐要在更衣間吃了。」男爵夫人頭也不回地說，並朝西碧兒淡淡笑了一下。「我們城堡裡其實沒有……沒有那個裝置。」她忽然想到一件事。「我們都洗溫泉。更衛生。」

「在森林裡？」

「喔，滿近的。在雪中快跑一下確實能增進身體健康。」

「我想我大概去躺一下就好了。」西碧兒堅定地說。「但還是謝謝妳。」

她走進她發霉的房間，像女孩子那樣生著悶氣。

她就是無法喜歡賽拉芬，這件事很驚人，因為西碧兒甚至連諾比也喜歡，那可是需要一定的修養。但狼人像挫刀似的刮著她的神經。她想起她以前在學校就從來沒有喜歡過她。

年輕的西碧兒背負了許許多多不必要的包袱，阻擋著她的人生，其中有一點就是禁止與人為善，禁止說鼓勵的話。大家會覺得這代表她不想思考。

她不喜歡賽拉芬談論矮人的方式。她叫他們「潛人類」。嗯，他們顯然大都住在地底下，但

他喜歡燒焦的香腸，喜歡炒蛋被叉子一叉就傳出啵啵的聲音。你給他吃魚子醬，他會希望做成糊狀。他是個很好養的人，只要家裡常備豬油就好。

但這裡的食物嘗起來，就像一個連料理都沒嘗試過的人煮的。賽拉芬帶她參觀城堡時，她看過廚房，廚房大小只夠小農舍用而已，反觀野味貯藏庫卻大得像穀倉。她從未見過那麼多死東西垂掛在空中。

只是她確定野味應該不能水煮，一旁的馬鈴薯不該酥脆。當然，如果那是馬鈴薯的話。馬鈴薯通常不是灰色的。就連山姆這麼喜歡馬鈴薯泥裡頭黑色結塊的人，對此都會多說兩句。但西碧兒教養很好。如果食物上找不到什麼好話能說，就找其他好話來說。

「這些盤子……真是非常有意思。」她善盡本分地說。「呃，妳確定沒有更多消息了嗎？」她設法避免去看男爵。男爵忽視西碧兒和他的妻子，現在正把盤中的肉推來推去，好像忘記刀叉是用來幹什麼似的。

「狼邦和他的朋友仍在搜索。」賽拉芬說。「但這天氣對逃亡的人來說很危險。」

「他沒有在逃亡。」西碧兒厲聲說。「山姆沒有犯任何罪！」

「當然、當然。所有證據都要依情況而定。這個自然。」男爵夫人安慰道。「好了，我建議只要他們一把鞍部疏通，妳和，呃，人員就可以在真正的冬天降臨之前，回到安卡·摩波安全的地方。這國家我們熟，親愛的。妳丈夫如果活著，我們馬上就能處理。」

「我不會讓他受到這般羞辱！妳看到他救低王了！」

「我相信他出手了，西碧兒。恐怕我當時在和我丈夫說話，但我不曾有過一分鐘不相信妳。他在威利納鞍部真的殺了那些人嗎？」

「什麼？可是他們是強盜！」

到瀑布之處，水就洶湧成一片白沫。這裡只能向前或是後退。

他重新檢視他的軍隊。不幸的是這花不上多久時間。就連警察也算得出「五」這個數字。然後還有戈文和牠的狼群，牠們潛伏在樹林中。最後，絕對是最後，就是蓋斯普，狗世界中的諾比下士，牠自己賴在不請自來的狼群中。

還有什麼是他有優勢的？嗯，敵人不喜歡用武器。這點優勢只要想起他們的身形便莫名蒸發，他們能隨心所欲地擁有凶狠的利牙和利爪。

他嘆口氣，轉向安谷娃說：「我知道這是妳的家人。妳猶豫的話我不會怪妳。」

「長官，我們等著看，好嗎？」

「我們要怎麼進去，長官？」羅波問。

「換作是你會怎麼進去，羅波？」

「嗯，我會先敲門試試看，長官。」

「真的？巨石屑中士。上前，謝謝。」

「長官！」

「轟了那鬼大門！」

「遵命長官！」

威默斯轉回羅波，山怪若有所思凝視著大門，開始多轉幾圈十字弓上絞盤，繃緊的彈簧反抗著他的力量，發出陣陣聲響。彈簧的反抗失敗了。

「這裡不是安卡·摩波，懂嗎？」威默斯說。

巨石屑把弓放到肩膀，向前一步。「迸」一聲。威默斯沒有看到箭捆離開弓。箭射出沒幾公尺大概就成了碎片。到門中途，一團碎片和空氣磨擦，爆破成焰。

西碧兒滿喜歡矮人的。賽拉芬說起山怪的時候好像把他們當作東西。西碧兒沒遇過很多山怪，但她認識的似乎都花一輩子養家育子，像其他人一樣工作糊口。

最糟的是，賽拉芬一廂情願地認為，西碧兒是位女士，所以自然會同意她的蠢看法。西碧兒沒學過這些道理，在以花藝為主軸的課程中，道德哲理不怎麼算是教學的主要核心，但她明確曉得，不管如何爭論，賽拉芬站的那一方絕對是錯的。

她寫那麼多信給她，只因為那是該做的事。寫信給老朋友是應該的，就算和對方關係不良也該寫。她坐在床上，盯著牆。後來大叫聲傳來，大叫聲一傳來她就知道山姆活得好好的，因為只有山姆能讓人那麼生氣。

她聽到鑰匙在鎖上喀啦一轉。

西碧兒反抗了。

她體型高大，心地善良。她不怎麼喜歡學校。女孩子的社會中，對體型高大、心地善良的人並不友好，因為大家傾向認為那是「笨蛋」，尤有甚者，會稱之為「聾子」。

西碧兒望向窗外。她在兩層樓高之處。

窗上有鐵，但那是設計來擋住外面的東西的。從裡面的話，鐵窗可以拆下。房間床上的床單和毯子雖有發霉，但十分厚實。這些東西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沒什麼意義，但是，待過專設給名門少女就讀、校規嚴格的學校的話，對於「逃跑學」技巧就會有精闢的見解。

五分鐘後，鑰匙一轉，房間窗上只剩一條鐵柵，鐵條在石牆上嘎吱扯動，代表細細綁在鐵條上的床單正承受著相當的重量。

火炬沿城堡牆流動。骸人的紅黑旗幟在風中飄蕩。威默斯望向橋側。水在下方深處，尚未流

安谷娃擠身向前說：「這邊。」

她帶他們上一截樓梯，試著推開通往城堡主樓的門。門緩緩向後打開。

大廳裡也有火炬。

「他們會給我們一條路逃跑。」她說。「我們狼人總會留下逃跑的路線。」

大廳遠端的雙扇小門推開。威默斯注意到門上沒有門把。爪掌不能開門把。

狼邦踏了進來。十幾個狼人跟隨著他，在大廳呈扇形散開坐下……癱臥下來，然後興味十足地望著闖進來的人。

「啊，文明人！」狼邦愉快地說。「你比賽贏了！想要再玩一次嗎？有人想再玩一次的話，我們會讓他殘廢！我們把他一隻腳咬下來！很好笑吧，嘿？」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安卡·摩波的幽默。」威默斯說。「我妻子在哪裡，你這王八蛋？」他仍聽得到巨石屑轉動絞盤的聲音。那就是大弓的麻煩之處。只有從地理學的角度看待，那才算是火力快速的武器。

「還有黛爾芬！看那隻狗拖了什麼進來！」狼邦說著逼向前，無視於威默斯。威默斯聽到又名黛爾芬的安谷娃喉嚨發出低吼，安卡·摩波眾多犯罪人口在暗巷聽到這聲音馬上就會變得乖乖的。戈文發出更低沉的吼聲。

狼邦停了下來。

「你沒料到這件事吧，小狼。」安谷娃說。「現在你不可能有辦法輕易脫身了。母親呢？」她環視懶洋洋躺臥的狼人。「哈囉，奧夫叔叔……希達阿姨……麥文……南西……幽尼提……全狼族都在這裡了？除了父親，我想他是窩在哪裡打滾吧。好個家族——」

「我要這些噁心的人現在馬上出去。」男爵夫人說著走進大廳，瞪著巨石屑。「妳豈敢把山

撞到門上的是一團憤怒而無人能擋的火球，宛如第五元象，速度相當於當地的光速，但視線仍可勉強捕捉到。

「天啊，巨石屑。」轟聲漸息，威默斯喃喃說。「那不是十字弓，那是國家緊急事態。」幾片焦黑的門崩塌到鵝卵石地上。

「狼不會進來，威默斯先生。」安谷娃說。「戈文會跟著我，但就算是爲了戈文，牠們也不會進來。」

「爲什麼？」

「因爲牠們是狼，長官。牠們在室內不自在。」

現場唯一的聲音只有巨石屑再次上弓的噦噦聲。

「管他去死。」威默斯說著拔劍走向前。

西碧兒把洋裝下襬從內褲拉出來，小心走過小小的庭院。據她所能判斷，她在城堡後方的某處。聽到聲響時，她盡力靠牆貼平身體，緊緊握住之前卡在窗邊的鐵條。

一匹大狼繞過轉角，嘴裡刁著一根骨頭。牠看來沒預料到她會出現在那裡，當然也沒預料到那根鐵條。

「喔，我真是非常抱歉。」牠倒在鵝卵石磚地上時，西碧兒不由自主地說。城堡另一端傳出爆炸聲。聽起來像是山姆造成的。

「你覺得他們有聽到我們嗎，長官？」羅波說。

「隊長，安卡·摩波的人大概都聽到我們了。所以那些狼人咧？」

「我聞得到恐懼。」安谷娃說。「從妳身上冒出來了，母親。」

「山姆？」

他們抬頭。西碧兒站在通往樓下的一截石梯最上方，一臉疑惑和憤怒。她握在手中的鐵條有一段是彎的。

「西碧兒！」

「她跟我說你在逃亡，還說他們都在救妳。事情不是這樣吧，對不對？」

毫不壓抑自己是一件可怕的事，但當兩個肩胛骨都緊緊靠在磚牆上，無路可退時，任何武器都具有殺傷力，現在，威默斯看到西碧兒火力全開，準備發射。

她和大家都處得很好。基本上從她會講話開始，就有人教她怎麼聆聽。西碧兒聽人說話時，她會讓對方覺得自己很不錯。這可能和她自己身爲一個……大女孩有關。她想讓自己變得渺小，從而讓身旁的人感到大一些。她幾乎像羅波一樣和大家都相處融洽。難怪就連矮人也喜歡她。

她在《積拜貴族名冊》有自己的那一頁，列祖列宗扎實追溯到遠古的過去。矮人會尊敬一個知道他們曾曾曾祖父全名的人。西碧兒不會說謊，她想的話，也見得到她臉紅發怒的樣子。西碧兒是塊石頭。她讓巨石屑看起來像海綿。

「我們剛才在樹林裡快樂地跑了一陣子，親愛的。」他說。「現在請妳過來吧，因爲我想我們要去見低王了。而且我要把一切全告訴他。我終於想通了。」

「矮人會殺死你。」男爵夫人說。

「我大概可以跑贏矮人。」威默斯說。「我們現在要走了。安谷娃？」

安谷娃沒有動。她的眼睛仍緊盯著她的母親，她仍在低吼。

威默斯認得這副模樣。每個星期六晚上在安卡·摩波酒吧就看得見。煩悶感升高，眾人順勢

怪帶進這間屋子！」

「好·了，全都上好了。」巨石屑愉快地說，並把嗡嗡作響的弓扛上肩頭。「我該往哪射，威默斯先生？」

「老天，別在這裡！這是密閉建築！」

「只要我扣下扳機就不是了，長官。」

「真是太文明了。」男爵夫人說。「太安卡·摩波了。你以為你只要威脅一下，少數族群就會退縮，嗯？」

「妳最近去看過妳的大門嗎？」威默斯說。

「我們是狼人！」男爵夫人厲聲說——的確是厲聲說的，一字字尖銳短促，彷彿是用吠的。像那種笨玩具嚇不倒我們。」

「但十字弓會讓你們慢下來一會兒。現在把西碧兒女士還來！」

「西碧兒女士在休息。你現在沒資格要求什麼，威默斯先生。這裡的罪犯可不是我們。」

威默斯嘴一張，她繼續說：「遊戲本身不違背傳統。那已經玩了一千年之久。你還以為我們做了什麼？偷了矮人寵愛的石頭？我們——」

「妳明知道石頭沒有被偷。」威默斯說。「而且我知道——」

「你什麼都不知道！你什麼都懷疑。你的腦袋就是那樣。」

「妳兒子說——」

「我的兒子啊，可惜他把身上每一條肌肉都鍛鍊得很完美，除了思考用的那條。」男爵夫人說。「我敢說你在文明的安卡·摩波可以闖入別人家中，到處搗毀東西，但在我們野蠻的窮鄉僻壤，傳統上，光靠一口咬定是不能給人定罪的。」

「嗯哼，事情不可能更糟了。」他說。

「喔，事情還有可能更糟，如果這裡有蛇的話。」西碧兒說。

羅波轉頭，因為他聽到威默斯嘆嗤笑了出來。

「長官？」

「喔，沒事，隊長。你眼睛盯好那群王八蛋，好嗎？我們可以晚一點再對付士兵。」

「只等你一聲令下，長官。」巨石屑說。

「你現在被困住了。」男爵夫人大吼。「警衛！盡好你們的職責！」

一人跑過橋，手中拿著火炬。坦突尼隊長來到威默斯身旁，瞪著他。

「讓開，大人。」他說。「讓開，不然老天在上，不管你是不是大使，我都會逮捕你！」

他們四目相交。然後威默斯別開頭。

「我們讓他過去。」他說。「那男人下定決心要善盡職守。」

坦突尼稍稍頷首，然後大步走過橋，走到男爵夫人前方幾公尺處。他敬禮。

「把這些人抓走！」她說。

「優柏瓦德的賽拉芬女士？」坦突尼面無表情地說。

「你明知道我是誰，搞什麼！」

「我希望跟妳談談我手邊目前關於妳的幾項控訴。」

威默斯閉上眼。喔，你這可憐的傻瓜……我沒有叫你真的——

「你什麼？」男爵夫人說。

「夫人，據說妳家族一名或多名成員涉及策畫一起陰謀——」

「你膽膽膽敢無禮！」賽拉芬尖叫。

而起，一有誰打破瓶子或眨個眼，情勢就一觸即發。

「我們要離開了，安谷娃。」他重複道。其他狼人站起，伸展身子。

羅波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臂。她轉身咆哮。一秒之內就停了，現實中她的頭幾乎還沒動，她就克制住自己了。

「所以嘖就嘶那個男孩？」男爵夫人含糊不清地說。「妳爲嘖東西背叛妳的族人？」她的耳朵變長了，威默斯確定。她臉上的肌肉也詭異地移動著。

「安卡·摩波還教了妳嘖麼？」

安谷娃顫抖了一下。「自我控制。」她低聲說。「我們走，威默斯先生。」他們退向階梯時，狼人慢慢圍了過來。

「不要轉身。」安谷娃平靜地說。「不要跑。」

「不用妳說。」威默斯說。他看著斜斜走過來的狼邦，他的眼睛緊盯著後退的一群人。

他們跟著我們過門時會聚成一團，他心想。他望向巨石屑。巨大的十字弓來回巡掃，巨石屑想把所有狼都納入射程中。

「發射。」安谷娃說。

「可是他們是妳的家人！」西碧兒說。

「他們很快就會復元的，相信我！」

「巨石屑，除非必要不然不要發射。」一行人朝吊橋前進時，威默斯下令。

「他現在一定要發射。」安谷娃說。「狼邦遲早會撲過來，其他人會——」

「有件事你應該要知道，長官。」小霹屁說。「你真的應該知道，長官。這真的很重要。」

威默斯望過吊橋。黑暗中出現大量人影。火光照映著盔甲和武器，擋住了路。

然後羅波踢他肚子一腳。

狼邦向後倒，但順勢後翻再前轉。他輕盈落地，跳回驚愕的羅波面前，打了他胸口兩拳。拳頭聽起來像鏟子擊中濕水泥。

狼邦抓住倒下的羅波，單手將他舉到頭上，把他重摔到安谷娃面前的橋上。

「文明人！」他大叫。「他在這裡，妹妹！」

威默斯聽到他身旁有個聲音。戈文專注看著，喉嚨發出急切的小聲響。威默斯內心深處有一個小小的他，憤世嫉俗又食古不化，那個他此刻心裡直想著：算了吧你。

狼邦身上冒著蒸氣。他在火炬中閃閃發光。金髮散在他肩上，閃爍如散落的光暈。安谷娃跪在羅波身旁，面無表情。威默斯等待著憤怒的厲吼。

他聽到她哭了。

威默斯身旁，戈文哀嚎。威默斯向下望著狼。他看安谷娃想抬起羅波，然後他望向狼邦。接著又回到狼。

「還有人嗎？」狼邦在橋面上前後跳，問道。「你怎麼樣，文明人？」

「山姆！」西碧兒低聲說。「你不能——」

威默斯拔劍。此刻已經沒有差了。狼邦不是在玩，他不會打了一拳又跑走。那雙手臂上的拳頭能穿進威默斯的肋骨再從另一邊穿出來——

肩膀高度閃過一道模糊的影子。戈文撲中狼邦的喉嚨，撞倒了他。他們滾過橋，狼邦再次變回狼形，尖牙對利嘴。兩匹狼分開、繞圈，又再次撲在一起。

夢幻般，威默斯聽到一個小聲音說：「他在安卡·摩波那樣打撐不到五分鐘的。那樣打的話，那蠢蛋會被打扁！叫可惡的扇尾侯爵閉嘴！」

狼邦撲了過來，未來變成一連串閃爍的畫面。他在空中化爲狼形。

威默斯抓住巨石屑的弓底，使勁向上抬，同時間巨石屑扣下扳機。

羅波在狼邦撲到坦突尼隊長胸口之前跑了過去。

弓弦聲響徹城堡，在那聲音之中，一千個飛旋的碎片劃過天際。

羅波橫撲到狼邦身上。他用肩膀頂開狼，兩人翻滾在地。

然後如某種幻燈表演，一切回復正常速度，現場瞬間炸開。

羅波站起身然後——

一定是因爲我們在國外，威默斯心想。他想規規矩矩把事情辦妥。

他朝狼人擺好架勢，握拳，姿勢直接取自《互毆的高貴藝術》書中的「圖一」，那樣子看起來正好能讓對方用酒杯打斷你鼻子。

羅波拳擊如鐵桿，他等狼邦起身後，重重打了他幾拳。

狼人似乎不痛不癢，比較像是疑惑。然後他變形，用雙手抓住拳頭，用力握住。威默斯驚恐地發現，他向前走，不費吹灰之力就逼得羅波向後退。

「別想亂來，安谷娃。」狼邦開心地咧嘴笑道。「不然我會掰斷他的手。噢，反正我大概終究會弄斷他的手！對！」

威默斯甚至聽到斷裂聲。羅波臉一白。握住斷手的人就能掌控一切。又一個白癡，威默斯心想。對手倒下你就不能讓他們站起來！媽的扇尾侯爵！理論上，先經雙方同意再執行警察職務，這是件好事，但你首先必須讓對方躺平。

「啊！而且他還有其他骨頭！」狼邦說著推開羅波，看向安谷娃。「後退、後退。不然我會再傷他！不，無論如何我都會再傷他！」

們會需要他們的。喜洋洋，拿個什麼蓋住羅波和那個人。幫他們保持溫暖。」

我希望有什麼能讓我溫暖，他心想。這念頭慢慢浮出，像冰水滴滴落下。他感覺他只要一動，冰就會從身上崩裂，他每走一步，腳下就有冰霜閃爍，他腦中全是薄脆的雪。

「好了，女士。」他轉身向男爵夫人說。「妳要把石之司康給我。」

「他會回來的！」男爵夫人嘶聲說。「從那掉下去不算什麼！他會找到你。」

「我說最後一次……矮人的石頭。狼在外面那裡等著。矮人在城裡等著。給我石頭，我們才能全部活下來。這是外交手腕。別讓我試別的方法。」

「我只要說句話——」

安谷娃開始低吼。

西碧兒大步走向男爵夫人，抓住她。「妳從來都沒有回我一封信！這麼多年來我寫了那麼多信給妳！」

男爵夫人驚訝地望著她，反應就像一般人被西碧兒突忽其來的尖銳話語嚇到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我們握有司康。」她對威默斯說。「那你一定知道那不是真的。但願這司康能給矮人帶來莫大幫助！」

「對，是妳叫人去安卡·摩波做的。安卡·摩波製！他們應該在底下印上了。但有人殺了製作司康的人。那是謀殺。違反法律。」威默斯朝男爵夫人點點頭。「那是我們才有的的一個東西。」

蓋斯普把自己從水中拖上岸，站在礫石上顫抖。牠感覺全身每一寸都受了傷，牠耳中有個不舒服的聲音嗡嗡作響。血流下一隻腳。

最後幾分鐘的事變得有點朦朧，但牠確實記得事關很多水，而且水如鎚頭般沖擊著牠。牠搖

蓋斯普身子坐得老直，粗短的尾巴顫動。

「神經病！狗打架要這樣才會贏！」

狼翻過一圈又一圈，狼邦撕著戈文的肚子時，蓋斯普又吼又吠，撲向狼人胯下的方向。

傳來一聲吠喊。蓋斯普的吼聲不知為何變得含糊。狼邦垂直跳起。戈文彈出。三者一起撞上橋的欄杆，撞開破碎的石頭，懸在橋邊吠吼成一團，然後落入轟然的白色河中。

這一切，從坦突尼過橋開始，全在一分鐘之內發生。

男爵夫人凝望著深谷。威默斯交代巨石屑，要他目光不要離開她。

「你確定狼人傷不了你，中士？」

「差不多，長官。總之，我弓又上好了。」

「進城堡去找住在這裡的伊戈。」威默斯冷靜地說。「有人想阻止你就射他們。連他們附近的人也一起射。」

「勒沒問題，長官。」

「我們可不是在家鄉面對講道理先生，中士。」

「沒聽到他敲門，長官。」

「那就去吧。安谷娃中士？」

她沒有抬頭。

「安谷娃中士！」

現在，她抬頭了。

「你怎麼能這麼……這麼冷靜？」她咆哮。「他受傷了。」

「我知道。去跟橋另一頭的警衛說清楚狀況。他們看起來很害怕。我不希望有任何差池。我

「不應該這樣的。」牠哀嚎。「你是人的話，他們會把你放在一艘乘浪的大船上，在上面點火，好讓大家都看得到。不應該只有你我兩個待在冰天雪地之中。」

還有件事也一定要做。牠骨子裡知道。牠爬回岸上，把自己拉上垂倒的柳樹樹幹。牠清了清喉嚨，然後高聲嗥叫。

一開始很不對勁，牠躊躇不前，但後來嗥叫聲提高，越來越強，越來越飽滿……牠停下來吸氣時，嗥聲繼續迴盪，透過一個又一個喉嚨傳送出去，穿越了森林。

嗥聲包圍了牠，牠滑下樹幹，蹣跚走向高處。嗥聲領著牠走過深雪。眾多聲音交織，捲繞在一棵棵樹上，化爲某種擁有獨立生命的東西。牠記得自己在想：也許嗥叫聲甚至能遠遠傳到安卡·摩波。

也許嗥叫聲能傳得比那更遠。

威默斯很佩服男爵夫人。她還在做困獸之鬥。

「我不知道有任何人死——」

森林傳來一聲狼嗥。那裡有多少隻狼？你從未見到牠們，然而牠們一旦開始嗥叫，彷彿每棵樹後都有一隻。狼嗥一聲接著一聲——聽起來像一聲哀號丟入一池空氣，在山中泛起漣漪，陣陣擴散出去。

安谷娃頭一仰，發出尖叫。然後她的呼吸透著牙嘶嘶作響，她走向男爵夫人，手指反折。

「給他……那鬼石頭。」她嘶聲說。「你們……有……人……敢對抗我嗎？現在？不然把石頭給他！」

「什麼嘶情這麼嚴重？」

搖身體。水在牠毛皮上結冰之處叮噠作響。

出於習慣，牠走向附近的樹，縮了一下，抬起一隻腿。

「真是」不好意思。

接著是一陣急急忙忙、有如反射動作的沉默。

「你剛才這樣做很不好。」蓋斯普說。

對不起。也許這不是個好時機。

「對我來說不是，絕對不是。你可能會造成我的身體損傷。」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樹通常不會回話。」蓋斯普嘆氣。「所以接下來要怎麼樣？」

不好意思？

「我死了，對吧？」

不是。我敢說沒有人比我更訝異了。但是看樣子你的時辰還沒到。

死神拿出一個沙漏，映著寒星看了一會兒，沿河岸走去。

「不好意思，你不可能可以載我，對吧？」蓋斯普掙扎地跟著他。

完全不行。

「只是，在深雪中對小狗的那個什麼來著不太好，你懂的話——」

死神停在一處小河灣。離河岸幾公分處隱隱躺了個身影。

「喔。」蓋斯普說。

死神彎腰。藍光一閃，然後他消失了。

蓋斯普發抖。牠涉水過去，用鼻頭推了推戈文濕透的毛皮。

雪橇藉本身的重量滑在通往鋼郊的路上，城裡的警衛跑在旁邊，偶爾推雪橇一下。他們的隊長倒下後，人人不知所措，心生迷惘，他們沒心情聽威默斯的命令，卻遵照安谷娃的吩咐做，因為安谷娃在傳統上是向他們下令的階級。

兩名傷者安置在毛毯上。

「安谷娃？」威默斯說。

「是的，長官？」

「有狼跟在我們身邊。我看到牠們跑在樹林間。」

「我知道。」

「牠們站在我們這邊嗎？」

「不如說牠們目前沒有站在任何人那邊，好嗎？牠們不太喜歡我，但牠們知道……戈文喜歡我，那是現在唯一重要的事。有些狼去找我哥哥了。」

「他撐得過去嗎？那谷很深。」

「嗯，至少不是火或銀，只有好幾公里的白水。可能會很痛，但我們復元能力相當好，長官。」

「聽著，我很遺憾——」

「不，威默斯先生，你不用遺憾。你不該遺憾。羅波就是不懂狼邦是什麼人。公平打鬥是贏不了他那種人的。我知道他是家人，可是……個人的事並不重要。羅波以前總是這麼說的。」

「他現在也是這麼說的。」西碧兒犀利地說。

「對。」

伊戈穿過破爛的大門東倒西歪走來，巨石屑跟在他後面。他看到兩個身影，於是趕緊過來，像隻身形巨大的蜘蛛。

「去拿石頭。」安谷娃怒吼道。「然後……我們……會離開。我聞得到。還是妳希望我去拿？」

賽拉芬瞪著她，然後腳跟一轉，跑進崩毀的城堡。其他狼人從安谷娃身邊縮開，彷彿她的目光是條鞭子。

「你要是幫不了這兩個人，」威默斯告訴跪在地上的伊戈。「未來就堪慮了。」

伊戈點點頭。「這個，」他指著坦突尼說。「是皮肉桑，我把他縫起來就好了，沒問題。這個的話，」他拍拍羅波。「……叟臂嚴重斷裂。」他抬頭。「狼邦主人又在玩遊戲了？」

「你能治好他嗎？」威默斯厲聲說。

「不，他今天走運了。」伊戈說。「我可以讓他變得更好。我剛才拿到一些腰子，健康的一小對腰子，年輕的奎潘昔主人的器官，烈酒幾乎一滴也沒沾過，跟雪崩埋起來的人一樣新鮮……」

「他會需要用到腎嗎？」安谷娃問。

「不用，但你永遠不該放棄能讓自己進步的機會，我向來嘶這麼唆的。」

伊戈咧嘴笑了。那是個奇怪的景象。他臉上亂爬的疤痕像毛毛蟲一樣。

「只要治好手臂就好。」威默斯堅決地說。

男爵夫人再次出現，兩旁跟著好幾個狼人。安谷娃一轉身，他們也退了開來。

「拿去。」賽拉芬說。「拿走這鬼東西。這是假的。沒有犯任何罪！」

「我是個警察。」威默斯說。「我永遠找得出罪名。」

力。真正值得珍惜的是控制。維提納利爵爺懂這點。當沉重的砝碼放在秤上平衡，關鍵就是知道自己的大拇指要放哪。

所有的控制都從自身開始。

她站起。他們望著她，表情有些擔心，但十分友善。

「沃的名字，簡稱是優柏瓦德的瑪格洛塔·亞瑪牙·凱特琳娜·阿桑塔·克拉辛娜女士，我是個吸血鬼……」

他們異口同聲說：「哈囉，優柏瓦德的瑪格洛塔·亞瑪牙·凱特琳娜·阿桑塔·克拉辛娜女士！」

「至今已快四年了。」瑪格洛塔說。「沃仍然一個晚上、一個晚上為基礎努力。脖子咬一口，就不只一口了。但……努力是有回報的……」

鋼郊大門沒有警衛，但雪橇停下時，大使館外有一群矮人。拉雪橇的狼緊張地扭動，朝安谷娃哀叫。

「我必須放牠們走。」她下來說。「牠們跑這麼遠只因為牠們怕我……」

威默斯不訝異。現在，什麼東西都會怕安谷娃。

即使如此，一隊矮人仍匆忙跑向雪橇。

威默斯想到，矮人得花幾秒鐘才能搞清楚狀況，這裡有市郊的警衛、一個伊戈和一個狼人了。他們不但會困惑，也會起疑。這空檔應該可以給他一丁點縫隙去鑽。再說，雖然下面這句話他說了都會臉紅，但是其實：「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他瞪著帶頭的矮人逼問：「你叫什麼名字？」

羅波睜開眼。「剛……剛才發生什麼事？」

「狼邦打了你。」安谷娃說。她摸著他的眉毛。

「用什麼？」羅波想把自己撐起，身子縮了一下，倒了回去。

「扇尾侯爵的東西我一直是怎麼跟你說的？」威默斯說。

「對不起，長官。」

森林遠方升起了明亮的東西。消失了，然後閃現一道綠光。過了一會兒才傳來火焰彈「砰」的一聲。

「通訊員到通訊塔了。」威默斯說。

「這鬼東西不能再快一點嗎？」安谷娃說。

「我是說，我們可以聯絡安卡·摩波了。」經過這一切，他莫名地感覺被鼓舞了。彷彿人類專屬的嗥叫建立起來了。如今他已不是在做努力掙脫束縛，而是在一條非常長的釣線尾端掙扎。兩者簡直天差地別。

這是位於鋼郊一家店樓上的公共小屋子，屋子屬於所有人，所以看起來彷彿不屬於任何人。角落積了灰塵，椅子目前參差排成了圓，當初選這些椅子純粹是看上它們方便堆疊，舒服則在其次。

瑪格洛塔女士朝聚集的吸血鬼微笑。她喜歡這些聚會。

其他人身分混雜，她心想不知道他們的動機是什麼。但或許他們至少擁有共同的信念——你天生樣貌是如何，不代表你必須如何，也不代表你未來會如何……

關鍵就是從小處開始。吸，但別咬破。一小步一小步來。然後你就會發現你真正想要的是權力，要得到權力有不少更有禮的方式。然後你就會發現權力是華而不實的。任何流氓都擁有權

矮人點點頭。

「他們可以到裡面接受治療？」威默斯問。

矮人又點點頭，目光仍望著比他頭還大的一捆箭。

「好。看我們光講話就處得多好？現在我建議你逮捕我。」

「你希望我逮捕你？」

「對。還有西碧兒女士。我們自願受你個人的管轄。」

「沒錯。」西碧兒說。「我要求被逮捕。」她起身走出來，正直和憤怒四射而出，如火堆一般，矮人不禁後退躲離這未爆的胸彈。

「因為逮捕大使的話，對安卡·摩波來說絕對會造成一些……問題。」威默斯繼續說。「我強烈建議你直接帶我們去見低王。」

好巧不巧，遠方通訊塔又射出另一發火焰彈。綠光照亮雪地一會兒。

「那是什麼意思？」矮人隊長問。

「那代表安卡·摩波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威默斯說，同時希望安卡·摩波真的知道。「而且我不覺得你想當引發戰爭的矮人。」

矮人和他身旁的矮人說話。第三個矮人加入他們。威默斯跟不上他們說話的速度，但小霹靂在他身後聽邊譯：「這他有點無法定奪。他不希望司康發生任何意外。」

「很好。」

矮人轉回威默斯。「那山怪呢？」

「喔，巨石屑會待在大使館。」威默斯說。

這點似乎使爭論莫名輕鬆不少，但看來仍相當激烈。

「你被逮——」

「你知道石之司康被盜了嗎？」

「你……什麼？」

威默斯手伸過去，從雪橇裡拿出一個麻布袋。

「火炬拿近一點！」他大叫。他命令的口氣代表此話不容質疑，必得遵守，於是他們真的聽命行事了。我有二十秒，他心想，不然魔力就消失了。

「現在看這個。」他說著把那東西拿出袋子。

好幾個矮人跪了下來。傳言喃喃散播了出去。另一種嗥聲，另一項謠傳……以他現在的精神狀態，他腦中布滿血絲的眼看得到深夜中的通訊塔，喀啦喀啦傳著旗號，已開始向熱努亞傳著和安卡·摩波傳來的一模一樣的消息。

「我想把這個拿去給低王。」他在一片寂靜中說。

「我們會拿去——」矮人開口，迎向前。

威默斯站到一旁。

「晚上好，小子們。」巨石屑說著從雪橇站起。

弓彈簧在異常壓力下發出的扭曲聲響，聽來彷彿某種金屬動物感到痛不欲生。矮人站在幾十支箭尖的幾公尺前。

「不如試試另一個方式吧，我們可以繼續談。你看起來像是喜歡講話的矮人。」威默斯說。矮人點點頭。

「首先，有任何理由不讓我這裡兩名傷者在傷重不治之前帶到室內治療嗎？」
巨石屑手中的弓猛抽了一下。

幾個人熱淚盈眶。

最後一個音漸歇，現場一陣靜默，然後忽然爆出轟然的斧頭敲盾聲。

「沒問題了！」小霹靂說。「他們在鼓掌！」

西碧兒辛苦地喘著氣，轉向她的丈夫。她在火炬下映著光。「你覺得還可以嗎？」她說。

「聽起來，妳就是個榮譽矮人啊。」威默斯把手伸向她說。「我們走吧？」

消息先來了一步。公爵和公爵夫人抵達時，矮人不斷湧進市中心的入口。

現在他們身後也跟著矮人了。他們被推著走。而且經過時，時時刻刻都有手伸出來碰司康。矮人跟他們擠進電梯裡。到了底下，威默斯一踏出來，手中高舉司康，隆隆的對話聲戛然而止。然後岩石回響起喝采，最後成了一聲震耳的歡呼。

他們甚至沒看到司康，威默斯心想。對大多數矮人來說，這只是個小白點。策畫陰謀的人對此了然於心，不是嗎？要威脅人，你不必真的把東西偷走。

「要把他們逮捕起來！」帝伊急忙向前，他身後站了更多警衛。

「還來？」威默斯說。他仍高高舉著司康。

「你意圖謀殺低王！你從牢中逃脫！」

「關於那件事，我們可以多聽一些證詞。」威默斯盡量平心靜氣地說。司康好重。「你不能一直把眾人瞞在鼓裡，帝伊。」

編譯註

5 在安卡·摩波，「克拉奇語」代表不好聽的話，詳情請複習第一集《來人啊！》第二〇五頁。

「現在發生什麼事？」威默斯悄聲問。

「這件事以前從來沒有任何先例。」小霹屁嘟囔。「你應該是個殺手，但你又回來見低王，而且你還拿著司康——」

「沒有先例？」西碧兒說。「屁啦，這當然有啊，原諒我的克拉奇語……」她深吸一口氣，開口唱歌。

「喔。」小霹屁驚訝地說。

「什麼？」威默斯說。

矮人全望著西碧兒，她聲音換檔，全力釋放歌劇唱功。以業餘女高音來說，她擁有驚人的穿透力和音域，專業舞台而言音高稍嫌不穩，但正是能令矮人驚豔的那種花腔女高音。

雪從屋頂滑下。冰柱顫動。老天，威默斯讚嘆不已地心想。穿上有刺的緊身馬甲，再戴上有翅膀的帽子，她就可以送陣亡的戰士一程，離開戰場……

「那是鐵鎚的〈贖金之歌〉。」小霹屁說。「每個矮人都知道！呃，翻得不好，總之……我來贖回我的愛，我帶著昂貴的禮物，此刻除了低王，無人有權面對我，阻擋我就違逆了世上所有法律，真相的價值更勝黃金……」呃，最後一句向來有些爭論，長官，但一般來說，若真相真的很重大，大家就能接受這說法——」

威默斯看向矮人。他們陶醉其中，有一、兩人嘴巴跟著歌詞動著。

「這會有效嗎？」他悄聲說。

「很難找到更強而有力的先例了，長官。我是說，這是歌中之歌！一切的最終歸依！這首歌根本幾乎是寫在矮人法之中！他們不能否絕。不然就……不算是矮人，長官！」

威默斯一邊看，見到一個矮人從口袋拿出細緻的鎖子甲手帕，濕答答擤了個響鼻涕。其他好

此時，威默斯和西碧兒在等待室，坐在對他們來說太小的椅子上，四周圍著這麼多矮人，他們自己也不確定是在護送囚犯還是光榮的護衛。其他矮人從門口偷看著。威默斯聽得到嗡嗡作響的興奮交談聲。他們沒浪費太多時間看他。他們的目光總是落在他放在大腿上的司康。顯然多數矮人以前甚至不曾看過。

你們這群可憐的小傢伙，他想。這就是你們相信的事，今天結束之前，你們就會知道這只是個爛假貨。你們會明白這是鍛造出來的。那幾乎會毀了你們的小世界，對不對？我被派去解決一樁犯罪，最後我自己倒犯了更大的罪。

我能活著出這裡就很幸運了，對不對？

門打開，兩個威默斯認定為壯碩的矮人進來，以官方的專業表情告訴大家：爲了你們的舒服和方便著想，我們已決定現在這一刻暫時不殺死你。

低王進來，摩擦著雙手。

「啊，大使先生。」他說「大使」兩字的發音聽起來純粹是表述事實，而非歡迎。「就我所知，你擁有屬於我們的東西。」

帝伊從門邊的群眾中走出來，說道：「我一定要提出嚴正控訴，陛下！」

「真的？那就帶這些人到法律審理室吧。當然，在護衛看守下。」

他說完一掃而去。威默斯望向西碧兒，聳聳肩。他們跟著低王，離開主山洞的喧喧擾擾。

威默斯再次進入那個架子太多、蠟燭太少的山洞。低王坐下。

「司康重嗎，大使先生？」

「重！」

「背負沉重的歷史，懂嗎？請格外小心將它放在桌上，麻煩你。然後……帝伊？」

「你絕對不能見低王！」

「那我就把司康扔下！」

「請便！那不——」

威默斯聽到他身後的矮人倒抽一口氣。

「不怎樣？」他輕聲說。「不重要？但這可是司康啊！」

一名從大使館跟著他們來的矮人大叫了些什麼，好幾個人附和。

「先例對你們有利。」小霹屁翻譯。「他們說，等你見完低王之後，總還是能殺了你。」

「嗯，跟我希望的情況不完全一樣，但只好將就了。」威默斯又看向帝伊。「你說你希望我找到司康，不是嗎？現在由我把司康交給正統擁有者，不是名正言順嗎……」

「你……低王在……你可以把司康給我。」帝伊伸手到威默斯胸口的高度，說道。

「當然不行！」西碧兒厲聲說。「鐵鎚把司康還給血斧時，會把司康交給斯刺坎嗎？」大家普遍異口同聲表示否定。

「當然不會。」帝伊說。「斯刺坎是個叛——」

他不說了。

「我想。」威默斯說。「我們最好去見低王，是不是？」

「你不能要求這種事！」

威默斯指著他們後方逼人的矮人，說：「因為待會兒是你要解釋給他們聽，所以這件事有多困難，你待會兒一定會嚇死。」

花了半小時他們才見到低王。要請他移駕。他必須更衣。低王不急。

矮人自己喃喃說了些話，然後，一個接一個，點了點頭。

威默斯一陣驚恐地看著，奧博契切了一小片司康下來，放進嘴裡。塑膠，威默斯心想。安卡·摩波新鮮出產的塑膠。帝伊憑這點就能脫身——

奧博契把那片東西吐在手上，抬頭望著天花板一會兒。他嘴巴嚼著。

然後他和低王目光交會，時間很久，意味深長。

「啪喀嘎。」奧博契最後說。「啊啪喀嘎啊……」

一時間，在此起彼落的喃喃聲中，威默斯聽到小霹靂翻譯他的話：「這就是『何物無雙，唯有——』。」

「好、好。」威默斯說。然後他心想：天啊，我們沒事了。安卡·摩波，我以你為豪。我們贗品做得比真正的鬼東西還好。

除非……除非我漏了什麼沒想通……

「謝謝你。諸位，」低王說著揮揮手。矮人不甘願地依序出去，回頭瞪了威默斯好幾次。

「帝伊？麻煩你去拿我房間的斧頭，可以嗎？」低王說。「請你親自去，謝謝。我不希望其他人處理。大使大人，請你和夫人留在這裡。不過，你的……矮人必須離開。警衛會站在門口。帝伊？」

想法試吃者動也不動。

「帝伊？」

「什……什麼事，陛下？」

「去做我叫你做的事！」

「陛下，這人的祖先曾殺了一位國王！」

「那……東西。」帝伊用手指指著說。「那東西是……假的，複製品，贗品！安卡·摩波製！我確定能證明威默斯大人涉嫌參與這起陰謀！那不是司康！」

低王把一根蠟燭拿近司康，從好幾個角度仔細檢視。

「我以前見過司康好幾次了。」他最後開口。「要我說啊，這就是『何物無雙，唯有司康』。」

「陛下，我要求——就是，我建議您請人仔細檢查，陛下。」

「真的？」低王和善地說。「好吧，我不是專家，是吧？但我們很幸運，奧博契·奧博契森正好來此參加加冕典禮，我想全矮人界都知道。他是首屈一指的司康和司康歷史權威。請召他過來。我敢說他就在附近。我想此刻差不多所有人都在那扇門的另一邊。」

「沒錯，陛下。」帝伊掠過威默斯身旁，他臉上勝利的表情簡直令人生厭。

「我想這下需要另一首歌來幫我們過這一關了，親愛的。」威默斯喃喃說。

「恐怕我只記得那一首，山姆。其他主要都是關於金的。」

帝伊帶著奧博契回來，後面跟著其他資深矮人，以及架子莫名的矮人。

「啊，奧博契。」低王說。「你有看到桌上這個嗎？有人說這並非『何物無雙，唯有司康』。我們尋求你的意見，請。」低王朝威默斯點點頭。「我的朋友了解安卡·摩波語，大使先生。他只是選擇不要說出口汙染空氣而已。只是他個人作風，懂嗎？」

奧博契瞪著威默斯，然後走到桌前。

他從好幾個角度端詳司康。他移動蠟燭，彎下腰，近距離檢查酥皮。他從皮帶拿了一把刀，拿刀拍了拍司康，凶惡而謹慎地聽著司康發出的聲響。他把司康翻過來。他聞了聞司康。

他向後站，一張臉糾結皺眉，然後說：「喝噶啦茲？」

「你們城市做東西的手藝還真是好，竟能騙過奧博契。這點你覺得是怎麼辦到的？」

「你想聽實話嗎，陛下？」

「當然如此。」

「有沒有可能奧博契也涉案？去查出錢流到誰手上，我的老中士以前常說。」

「哈。是誰說『有警察的地方就有犯罪』的？」

「呃，是我，陛下，可是——」

「讓我們查清楚吧。帝伊應該有時間可以思考了。啊……」

門打開。想法試吃者走了進來，拿著矮人斧頭。那是一把礦斧，一端是鶴嘴鋤，探礦用的，另一端是真正的斧刃，以免誰想阻止你的時候用的。

「叫警衛進來，帝伊。」低王說。「還有大使先生的年輕矮人。這些事應該有人目睹。」

喔，老天啊，其他人一一進來時，威默斯一面想，一面看著帝伊的臉。一定有本指南手冊教人做這種事。每個警察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你讓人知道你知道他們做錯事了，卻不明說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你也絕對不會告訴他們你知道多少，你讓他們慌張，你只是輕輕說話，然後——

「把你的雙手放到司康上，帝伊。」

帝伊轉過身。「陛下？」

「把你的雙手放在司康上。照我的話做。現在就做。」

你讓威脅迫在眉睫，但你從來不會明確說清楚，喔，絕對不會。因為你能對他們做的每一件事，他們的想像力都已經替你做了。你只是一直這樣，直到他們崩潰，或者，就我以前就讀小學校的經驗，就是嚇到他們靴子都濕了的時候。

身上甚至不會有拷問傷。

「我敢說他的家族已經改掉這個習慣了！現在照我的話做！」

矮人匆忙離去，他離開山洞時，轉身看了威默斯一會兒。

低王坐回座位。「坐下，板弟先生。夫人也是。」他一邊手肘靠在椅子把手上，手托著腮。

「現在，威默斯先生，告訴我真相。告訴我一切。告訴我比一點黃金更值錢的真相。」

「我不確定現在我還知不知道真相了。」威默斯說。

「啊。這開場不錯。」低王說。「那跟我說說看你的猜測吧。」

「陛下，我發誓那東西是假的，就像錫製的一先令硬幣一樣假。」

「喔。真的嗎？」

「真正的司康沒有被偷，而是被毀了。我覺得是被砸碎、磨成粉，並和山洞中的沙混在一起。你知道，陛下，大家看到東西不見了，然後你拿了另一個看起來很像的東西，他們就會想：

『這一定就是那個，一定是，因為那東西不在原本我們以為在的地方』。大家會這麼想。東西不見了，有個很像的東西在別處出現，他們一定會覺得不知何故，原本的東西從這裡跑到那裡去了……」威默斯捏了捏鼻子。「不好意思，我最近沒怎麼睡……」

「以一個夢遊的人來說，你到目前為止表現非常好。」

「那個……盜賊和狼人合作，我覺得。他們就是『阿吉·鎚賊的兒子們』案件的幕後黑手。他們想恐嚇你退位。嗯，這你肯定知道了。他們要讓優柏瓦德留在黑暗中。你若是不下台，就會引發一場戰爭，你下台，奧博契就會拿到假司康。」

「你覺得你還知道什麼？」

「嗯，贗品是在安卡·摩波做的。我們很擅長做東西。我認為有人把製作者殺了，但我要回去才能知道更多。我必定會查個清楚。」

「我什麼都不知道——」

「警衛，把他的雙手緊緊按在司康上。」
他們走向前。一人按住一隻手。

「再一次，帝伊。誰下的令？」

帝伊雙手不住扭動，彷彿在發燙。「我……我……」

威默斯看到矮人雙手泛白，使勁想抬離石之司康。

可是那是假的。我敢發誓他一定把真的給毀了，所以他一定知道那是假的，不是嗎？那只是一塊塑膠，可能中間都還沒乾！威默斯努力思考。真正的司康在洞裡，不是嗎？是嗎？不是的話，司康在哪裡？狼人覺得他們拿的是假的，從那時開始司康絕對沒有離開他的視線。他好想搞清楚這一團迷霧。

他有一次半信半疑，納悶矮人麵包博物館的那個是不是真正的司康。放在那裡會很安全。沒有人會偷大家都知道是贗品的東西。整件事就宛如第五元象，表面上看到的都不是真的，一切全是一團霧。

哪一個才是真的？

「誰下的令，帝伊？」低王問。

「不是我！我說他們得採取所有必要步驟來保密！」

「你是跟誰說的？」

「我不能把名字告訴你！」

「晚一點，你會的。我向你保證，小傢伙。」低王說。「狼人呢？」

「男爵夫人建議的！是真的！」

「告訴我蠟燭隊長長指先生死的事情。」帝伊一臉茫然又恐懼地碰觸司康時，低王便說。句子脫口而出：「喔，我跟您說過，陛下，他——」

「你若不把手按住司康，帝伊，我會幫你確定兩隻手都牢牢固定在上面。再告訴我一次。」
「我……他……自殺了，陛下。出於羞恥。」

低王拿起他的斧頭一轉，讓長鋤頭這端向外。「再告訴我一次。」
威默斯聽到帝伊的呼吸聲，又短又快。

「他自殺了，陛下！」

低王朝威默斯微笑。「有個古老的迷信，大使先生，因為司康含有真相之源，摸司康的人若是說謊，司康會發紅發燙。當然，現在時代更進步了，我覺得應該沒有人相信這件事。」他轉向帝伊，輕聲說：「再告訴我一次。」

斧頭微動，反射著斧刃旁的燭光。

「他是自殺的！真的！」

「喔，是的。你說過了。謝謝你。」低王說。「那麼你記得嗎，帝伊？斯刺坎送假消息給鐵鎚，說血斧在戰爭中身亡，害鐵鎚悲痛尋短，是誰的罪？」

「是斯刺坎，陛下。」帝伊立刻說。威默斯覺得這答案是直接從課程中死背的。
「對。」

低王讓話音懸在空中一段時間，然後繼續說：「殺死安卡·摩波的工匠是誰下的令？」
「陛下？」帝伊說。

「殺死安卡·摩波的工匠是誰下的令？」低王的語調不變。聲音同樣不疾不徐，如吟如誦。聽起來，他彷彿會不停問著這個問題，直到永遠。

「這確實是真的司康？」

「你不確定？」

「帝伊很確定！」

「帝伊……此刻心緒紊亂。」低王望著天花板。「我想我告訴你是因為，大使先生，我真的不希望你接下來這段時間一直問蠢問題。對，這是真正的司康。」

「可是怎麼可能——」

「等一下！那個也是，對，帝伊她……瘋狂之中在山洞磨成沙的司康也是。」低王繼續說。

「還有……我想想……這之前的五個也是。一千五百年仍未受時間摧殘？我們矮人太浪漫了吧！即使是最好的矮人麵包在幾百年後也會碎去。」

「贗品？」威默斯說。「全部都是贗品？」

忽然，低王再次拿起他的礦斧。「這把斧頭啊，大使，是我家族代代相傳的。我們擁有這把斧頭九百年了，嗯。當然，有時斧頭得換上新斧刃，有時需要新手把，金屬工法要有新設計，雕紋要來點新花樣……但這難道不是我家族代代相傳九百年的斧頭嗎？正因它隨時間稍微改變，至今仍是一把相當好的斧頭，你曉得，相當好。你要告訴我這也是贗品嗎？」他又坐下。

威默斯記得奧博契臉上的表情。「他知道。」

「喔，是的。有幾名……比較資深的矮人知道。真相會在家族內流傳。最初的司康三百年後

編譯註

6 圓形世界裡，納粹德國的勞工組織「德意志勞工陣線」之中，有一個由國家主導的休閒組織，稱為「力量來自歡樂」(Kraft durch Freude)，在一九三〇年代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旅遊業組織，於二戰爆發後便解散了。

「屬於狼人的優柏瓦德。啊，是的……『歡樂來自力量』⁶。我猜他們什麼都答應你了。你可以把雙手拿下司康了。我不希望再為難你。但是，為什麼？我前任低王對你讚譽有加，你是個有權力和影響力的矮人……結果你讓自己淪為狼人的爪牙。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能不受懲罰？」帝伊厲聲說，聲音緊繃到破了音。

低王望向威默斯。「喔，我猜狼人會後悔他們——」他開口。

「不是他們！那些……在安卡·摩波的！化妝、穿洋裝還有……還有可惡的東西！」帝伊指著小霹屁說，「哈啊喀！你怎麼看得下去！你讓她這女的，」威默斯很少聽到一個詞能溢出這麼多惡意。「讓她炫耀，在這裡！而且到處都出現了，就因為大家不夠堅定，不夠落實，才讓古老傳統動搖！到處都有人回報。她們腐蝕了每一絲矮人傳統，穿著她們……她們柔軟的衣服、帶著妝容、舉止野蠻。你當低王怎麼能容許這一切？她們到處都這樣，而你卻什麼都不做！為什麼她們可以這麼做？」帝伊說到啞泣了起來。「我卻不行！」

威默斯看著小霹屁，他驚訝發現她眨眨眼，吞著眼淚。

「我懂了。」低王說。「好吧，我想那就算是解釋了。」他朝警衛點點頭。「帶……這女孩走吧。有些事情必須等一、兩天。」

小霹屁忽然敬禮。「請允許我陪她一起走，陛下。」

「有什麼意義呢，年輕的……年輕的矮人？」

「我覺得她會想找人說說話，陛下。換作是我，我就會。」

「真的？看來妳的指揮官不反對。那妳就去吧。」

警衛帶囚犯和囚犯新的心理諮商師離去時，低王向後一靠。

「怎麼樣，大使先生？」

威默斯眨眼。他的腦袋終於放棄了，只剩下一片空白。他不確定自己還站不站得起來。他記得兩個字。

「油脂。」他茫然道。

「啊哈。第五元象。你確定嗎？現在有一些不錯的鐵。鐵令你變強。油脂只令你滑溜。」

「油脂。」威默斯機械般地重複，他覺得黑暗逼近。「大量的油脂。」

「嗯哼，當然了。每桶價格是安卡·摩波幣十分錢，但是，大使先生，因為我漸漸認識你了，我覺得也許——」

「一級高品質一桶五分錢，二級三分錢，濃油脂一桶十分錢，安全送抵安卡·摩波。」西碧兒說。「全照史魔脂堡品質量測標準，以鐵皮公司所製的秤為準。我對於大尖牙礦井長期的品質感到有所疑慮。」

威默斯設法專注地望向妻子。她的距離似乎莫名遙遠。「什麼？」

「呃，我在大使館讀了一些東西，山姆。是那些筆記。不好意思。」

「你想害我們破產嗎，女士？」低王雙手向上一揮說。

「我們在運送上可以再談。」西碧兒說。

「克拉奇至少願付九分錢買一級貨。」低王說。

「但克拉奇大使沒有坐在這裡。」西碧兒說。

低王微笑。「也沒有娶妳，夫人，真是損失大了。六、五、十五。」

「六，量超過兩萬桶降價到五，二級運到邊界三點五分。濃油脂我可以給你十二。」

「尚可接受，但白濃油脂要算我十四，我們找到新的白板油會算妳七分錢。那些能做出合格的蠟燭，怎麼樣。」

在低王觸碰時碎掉了。我的祖先是當時目睹的警衛，嗯。他馬上快速晉升，可以這麼說。我相信你懂我的意思。之後，我們就稍微有所準備。無論如何，我們每隔五十年左右就會找一個新的。我很高興安卡·摩波這麼大的一座矮人城市能做出一個司康，如果這司康能歷久彌新，我也不會有絲毫訝異。看，他們連上頭的小葡萄乾都做得維妙維肖，是吧？」

「但奧博契可以舉發你！」

「舉發什麼？他不是低王，但如果等到時機成熟，他的家族未來卻不再有人登基，我會非常驚訝。塵歸塵，土歸土，伊戈常說。」低王傾身。

「你一直在誤解中打轉，我發現。你覺得因為奧博契不喜歡安卡·摩波，而且他的想法……比較過時，他就是個壞矮人。但我認識他兩百年了。他為人正直可敬……更勝於我，我相信。五百年前他會是個好低王。今天，也許不是。也許……哈……我祖先的斧頭該換手把了。但如今我是低王，他全心接納一切，因為若是不接受，他就會覺得自己不是矮人，懂嗎？當然，如今他反對我的每一個決策。當低王從來就不是容易的工作，但是，用你們的比喻來說，我們全坐在同一艘船上漂流。我們當然可能想把彼此推下船，但只有像帝伊這樣的瘋子才會在船底鑿洞。」

「小霹靂下士覺得會有一場戰爭——」威默斯無力地說。

「嗯，總是有魯莽的人。但在我們吵著該由誰駕船的時，我們不否認這是一趟重要的航程。我覺得你累了。讓你溫柔的夫人帶你回家吧。不過，爲了令你安眠……安卡·摩波想要的，大使先生，到底是什麼？」

「安卡·摩波想要犯人的名字。」威默斯含糊地說。

「不，那是威默斯司令想要的。安卡·摩波想要的是什麼？金子？通常是金子。或者也許是鐵？你們用了不少鐵。」

他換個姿勢，馬上後悔。他身體每一寸肌肉都尖聲抗議。他躺著不動，等背上的火平息。

他腦中這兩天的一點一滴聚集了起來，身子不禁縮了一、兩下。他真的熬過了那冰層嗎？山姆·威默斯真的挺身對抗狼人，無視於那怪物壯到能把劍彎成一個圈嗎？西碧兒真的從低王那兒贏得一大堆油脂嗎？而且……嗯，此刻他在溫暖舒服的床上，從味道聞起來，早餐也快好了。

另一段記憶浮現。威默斯呻吟著，逼他的雙腿下了床。不，狼邦不可能活下來，絕對不可能。全裸的他搖搖晃晃進到廁所，轉開巨大的水龍頭。又熱又酸的水衝出來。一分鐘後，他再次全身舒展。水有點太燙，但他記得雪的滋味，也許從現在起，再熱他也不會嫌了。

有些疼痛被洗去了。

有人敲敲門。「是我，山姆。」

「西碧兒？」

她進來，拿著兩條相當大的毛巾和一些乾淨的衣服。

「看到你再次醒來真好。伊戈烤了香腸，但他不喜歡。他覺得應該水煮。他正在做貧民派、費孔魚和落魄布丁。我不想浪費食物，你曉得。真不想待完剩下的慶祝活動。」

「我懂妳的意思。羅波怎麼樣？」

「嗯，他說他不想吃香腸。」

「什麼？他已經——他起來了？」

「坐起來了，至少。伊戈真是不可思議。安谷娃說骨頭斷得很嚴重，但他拿出了某種裝置……總之，羅波現在甚至不必上吊帶了！」

「聽起來身邊有這樣的人很管用。」威默斯說著穿上他文明的褲子。

「安谷娃說伊戈在地窖有個冰庫，裡面有很多冰罐裝著……嗯，我們就這麼說好了，他建議

「恐怕還是堅持六分錢。那些脂礦你尚未鑽到最深，可以合理預期底層有高量的亂縮質和『脆部』。何況，我覺得你們對礦井中的礦物含量期待值有點言過其實。」

「什麼是『脆部』？」威默斯喃喃說。

「被燒到酥脆的部分。」西碧兒說。「多數是不可思議的巨大古老動物，油炸透了。」

「妳真令我大吃一驚，西碧兒女士。」低王說。「我不知道妳學過油脂萃取的事。」

「爲山姆煮早餐本身就是一種學習，陛下。」

「喔，好，寡人對此絕不會有異議。那就六吧。價格兩年不變——」低王看到西碧兒張口。

「好、好。三年。我不是個不近人情的低王。」

「各國間最低價？」

「我怎麼能拒絕呢？」

「那就成交。」

「文書早上會送到你們手上。而現在我們真的必須分別了。」低王說。「我看得出來大使度過了漫長的一天。安卡·摩波將悠游於油脂之中。我無法想像你們用油脂來幹什麼。」

「做燈。」威默斯說。終於，隨黑暗沉沉降臨，他也沉沉向前，緩緩投入睡眠的懷抱裡。

威默斯聞到熱油脂味醒來。

他全身四周都軟綿綿的。根本是困住了他。一時間，他以爲那是雪，只是雪通常不會那麼溫暖。最後，他認出來了，那是大使館床上如雲般柔軟的床墊。

他注意力回到油脂味上。那……有種暗示性。絕對有部分燒焦了。因爲威默斯對於美食追求的範圍主要落在「炸得透」到「燒焦」之間，從這點看來待會兒情況相當樂觀。

「呃，你可以說牠讓那傢伙把注意力全放到了牠身上。牠是真正的街頭鬥士。」

「可憐的小靈魂。牠心底是條好狗。」

又一次，這話從其他人口中說出來就是老套又不對勁，但羅波說話的方式卻挽回了一切。

「那坦突尼呢？」威默斯說。

「今早走了，西碧兒女士說的。」

「老天！狼邦在他胸前玩圈圈叉叉啊！」

「伊戈輕巧的手和一根針就搞定了，長官。」

後來，深思熟慮的山姆·威默斯來到了停馬車之處。伊戈已經在上行李了。

「呃，你是哪一個？」威默斯說。

「伊戈，主人。」

「啊。對。那個，呃，你在這裡開心嗎，伊戈？我們可以用得上……警衛隊用得上有你這種天分的人，毫無疑問。」

伊戈從馬車向下望。「安卡·摩波，主人？我的天啊，人人都想去安卡·摩波，主人。這職位相當誘人，但我知道我的責任何在，大死大人。我一定要把地方整理好，迎接下一位大死。」

「喔，這當然——」

「不過，我的姪兒伊戈在找工作，主人。他在安卡·摩波應該會過得不錯。他對優柏瓦德來唆太現代了，這點無庸置疑！」

「是個好傢伙吧？」

「他心很好。這點我很確定，大人。」

「呃，好。好吧，那就寫個訊息給他。我們要盡快離開。」

你早餐可能喜歡吃洋蔥炒肝，我說不用了。」

「我喜歡洋蔥炒肝。」威默斯說完想了一下。「總之，在這之前都滿喜歡的。」

「我覺得低王也想要我們走。以有禮的方式。許多有威信的矮人一早就帶文件來了。」

威默斯嚴肅地點點頭。很合理。如果他是低王，他也會希望威默斯離開。來，我們由衷感謝你，貿易協議很順利，真捨不得你離去，麻煩有空再來，只是別太快……

早餐完全如他的願。吃完，他去看那傷殘人士。

羅波臉色蒼白，眼下灰灰的，但帶著笑容。他坐在床上，喝脂肪漿。

「哈囉，威默斯先生！這麼說，我們贏了？」

「安谷娃沒跟你說嗎？」

「我睡覺時，她和狼群出去了，西碧兒女士說的。」

威默斯盡他所能重新述說了昨晚的事。

聽完之後，羅波說：「戈文是個相當高貴的動物。牠死了我很遺憾。我相信我們原本會處得很好。」

你字字句句都發自內心，威默斯心想。我知道你真心如此。但一切都稱了你的意，不是嗎？事情向來如此。如果反過來，是戈文先攻擊狼邦，然後我知道就會是你和那王八蛋落到瀑布之中。但事實卻不是你，對吧？如果你是骰子，你永遠都會滾到六點。

而骰子不會自己滾。要不是這點違背了威默斯對世界真實的看法，他可能會相信人受到命運的控制。眾神幫助他附近的人，巨大的命運則活在世上逼迫身旁每一個可憐蟲卑躬屈膝……

他大聲說：「可憐的老蓋斯普也掉下去了。」

「怎麼了？牠做了什麼？」

不，他不能……當然沒有人能游上瀑布吧？

威默斯後頸開始有股淡淡的寒意。但任何腦筋正常的人都會馬上逃出國，不是嗎？狼群在找他，坦突尼對他印象也不會好，威默斯對低王的判斷沒錯的話，那矮人也會準備暗中進行小小的報復。

問題就是，假如你在腦中想像一個腦筋正常的人的畫面，努力和狼邦的畫面重疊，從哪兒都找不出共同點。

有句老話不是嗎：狗改不了吃屎，蠢人改不了耍蠢。嗯，這句話教狼邦做人和做狗都不是。

威默斯起身，小心轉過身。沒有人在那裡。聲音是街上傳來的——有人大笑、車輪聲，還有鏟子鏗鏘清著昨夜雪。他悄悄閃身進入大使館，背貼著牆，摸索著走向樓梯，窺看每一道門。他跑過寬闊的大廳，前滾翻一圈，最後到了遠端牆邊。

「有什麼問題嗎，長官？」小霹屁在樓梯最上面看著他說。

「呃，妳有看到什麼不尋常的事嗎？」威默斯說，並留心拍了拍衣服。「還有我知道我們是在說一間有伊戈在的房子。」

「可以提示我一下嗎，長官？」

「狼邦啊，他媽的！」

「但他死了，長官。不是嗎？」

「死得不夠透徹！」

「呃，你希望我怎麼做？」

「巨石屑在哪？」

「擦頭盔，長官！」小霹屁說，她快手足無措了。

「他聽到一定很興奮，大人！我聽唆安卡·摩波的嘶體直接倒在街上，任何人都可以拿走！」

「也沒有糟到那樣啦，伊戈。」

「沒有嗎？好吧，很難兩全其美。我會直接跟他唆。」伊戈拖著腳步，搖搖晃晃高速離開。真不曉得他們走起路來為何全是那個樣子，威默斯心想。他們一定有一隻腳比另一隻腳短。不然的話，就是不太會選靴子。

他坐在房子前的階梯，摸出一根雪茄。那麼，就是這樣了。又是見鬼的政治。永遠都是見鬼的政治，或見鬼的外交。穿時髦的服裝說見鬼的大謊。你一出街頭，罪犯就直接流出你指縫。低王、瑪格洛塔和維提納利……他們總是看著某種大局。威默斯知道他確實是、永遠是那個顧小局的人。帝伊很有用，所以她可能會，噢，因為「破壞麵包罪」而關個幾天，或是受到惹事者該擔的什麼責罰。畢竟，她唯一破壞的只是個贗品，不是嗎？

是嗎？

但她覺得自己犯下的是更大的罪。在威默斯個人小局的棋盤上，那應該有點意義。

男爵夫人罪不可赦。有人死了。至於狼邦……哼，有些人就是天生有罪。就這麼回事。他們做的所有事都成了犯罪，純粹因為是他們做的。

他吹出一縷煙。

不該讓那種人簡單以死脫罪才是。但……他沒有死，不是嗎？

狼群沿河走了很遠，西碧兒說的，河的兩岸都走過了。他的氣味絲毫沒有留下。再下去是一連串急流，然後又是另一道瀑布。沒害死他，也絕對會讓他寧可自己被害死。

那是說他往下流的話。但上流也只有湍急的河，上溯到城鎮裡。

「是我的香水瓶蓋掉了，山姆！你怎麼了？就連安谷娃也說他可能在好幾公里之外，身體虛弱到不可能再製造麻煩！你何必那麼緊張？」

威默斯把劍放下，想放鬆一點。

「因為狼邦那傢伙他媽是個失控的瘋子，親愛的。我知道這種人。正常人被打會爬走，至少會倒在地上不起來。但你有時會遇到死纏爛打的人。體重五十公斤的弱咖想頭錘巨石屑，羽量級的邪惡王八蛋在吧台敲破酒瓶，想一次攻擊五名警衛。妳懂我意思嗎？笨到持續攻擊，不知自己早該停手。唯一能打倒他們的方式只有擺脫他們。」

「我想我知道這種人，對。」西碧兒說。一直過了好幾天，威默斯才聽懂她話中的諷刺。她從他披風上捏起一些棉絮。

「他會回來。我有預感。」威默斯含糊地說。

「山姆？」

「什麼事？」

「可以給我一、兩分鐘嗎？狼邦是安谷娃的問題，不是你的。我真的必須跟你相當平靜地說一下話。還有，你不能一直去追狼人。」她說得好像這是個性上的小缺點，像是習慣把鞋子放在別人容易踩到的地方。

「呃，是他們來追我。」他解釋。

「但一直有人死掉，不然就是想殺你——」

「我沒有要求他們這樣啊，親愛的。」

「山姆，我要有小寶寶了。」

威默斯全心都放在狼人身上，他的「自動丈夫導航」已插手，準備回答「是的，親愛的」

「他到底浪費時間在那幹嘛？」

「呃，呃，因為我們再十分鐘就要出發去加冕典禮了，長官？」

「喔，對……」

「西碧兒女士要我來找你。她的語調相當明確，長官。」

這時，西碧兒的聲音從走廊轟然傳來。「山姆·威默斯！你過來！」

「就是那個，長官。」小霹屁好心地補充解釋。

威默斯拖著腳步進臥房。西碧兒穿著另一件藍禮服，戴女冠，表情堅定。

「那是時髦的場合嗎？」威默斯說。「我以為我穿件乾淨的上衣——」

「你正式的制服在更衣室裡。」西碧兒說。

「昨天是個相當漫長的一天——」

「這是加冕典禮，山姆·威默斯。這不是人到就好！我不想再說一次，戴附羽飾的頭盔。」

「可是不要紅色緊身褲。」威默斯抱著一線希望說。「拜託？」

「紅色緊身褲，這還用說。」

「褲子膝蓋有破。」威默斯說，但只是戰敗的嘟囔。

「我會搖鈴叫伊戈來幫你。」

「要是我穿不上自己的緊身褲，事情就尷尬了，親愛的，謝謝妳……」

威默斯匆忙更衣，聽著……任何聲音。在不對的地方的嘎吱聲，也許吧。

雖然這套衣服有附釘的鞋子，至少還是警衛隊的制服，可以配戴一把劍。公爵服不能配劍，

威默斯一直覺得那真是笨到不可思議。你因為身為鬥士而成了公爵，他們卻不給你武器去打鬥。

臥室傳出玻璃撞擊的一聲「叮」，西碧兒訝異地看到她丈夫急奔進門，高舉著劍。

威默斯從床上跳起。「我出去之後鎖上門，用床抵住！」他在門口停了一下。「不要太緊張！」他補了一句，然後衝向樓梯。

狼邦一步步走過大廳。他這次不一樣了。狼耳從仍是人類的頭上長出來。頭髮長在他身上像鬃毛。獸毛一叢一叢長在皮膚上，大多染了血痕。

剩下的他……還在猶豫該怎麼做。一隻手臂想變成爪掌。

威默斯伸手拿劍，想起劍放在床上。他在口袋翻。他知道有個東西在那裡，他記得自己從梳裝台拿起來……

他的手指抓住了警徽。他拿了出來。「不准動！以法律之名命令你！」

狼邦抬頭看他，一隻眼發著黃光。另一隻眼一團亂。

「哈囉，文明人。」他咆哮。「你等我，嘿？」

他潛入走道，那條通往羅波躺著的房間。威默斯努力追上他，看到尖端如爪的手指在門邊扣緊，把門從門框扯了下來。

羅波伸手拔劍——

說時遲，那時快，狼邦向後一飛，只見安谷娃全力撲倒他。他們落到走廊，滾成一圈毛球，張牙舞爪。

狼人打狼人，兩種形態各有優點。百般扭打，設法找到手能打敗爪子的位置。身形自有生命，若是任憑身形自由變化，則會相當危險。貓的直覺是跳向會動的東西，但若動的東西連著嘶嘶作響的導火線，此舉就錯了。腦袋必須和身體對抗，以控制身體，同時又必須和另一方鬥得你死我活。兩相混雜，就聲音聽來，一圈憤怒之球中彷彿有四個生物在打鬥。四者都帶了好幾個朋友，而且每個都不喜歡彼此。

「選妳喜歡的顏色」或「我會派人去處理」。好在，他的腦袋本身有自保機制，不願住在被床頭燈敲破的頭殼裡，於是腦袋用白熾的火在他眼球裡重寫了西碧兒說的話，然後跑去躲了起來。

那就是爲什麼他的回答是如此無力地脫口而出：「什麼？怎麼有的？」

「正常的方式，我希望是。」

威默斯坐在床上。「然後……不是現在吧？」

「不太可能啦。但滿婷老太太說絕對懷孕了，她當接生婆已經五十年了。」

「噢。」更多腦部功能爬了回來。「好。那……很好。」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消化。」

「對。」另一組神經元亮起。「呃，一切都會順利，對吧？」

「什麼意思？」

「呃，妳相當，妳不是……妳……」

「山姆，我家人生來就是爲了生子。這是貴族傳統。一切當然會很順利。」

「喔。好。」

威默斯坐著，張著眼。他的頭感覺像一片汪洋剛才被先知一分爲二。原本應該有波動的地方只剩光禿禿的沙和偶爾跳動的魚。但巨大陡峭的浪花在兩側搖搖欲墜，一分鐘後就會衝下，淹沒遠在好幾百公里外的城市。

樓下更多玻璃噹啷作響。

「山姆，可能只是伊戈掉了東西。」西碧兒看到他的表情，於是說。「就這樣而已。可能只是撞倒玻璃瓶。」

底下傳來一聲怒吼和尖叫，倏然而止。

腦沒色麼問題，好好雷擊一下都解決得了。伊戈可以拿走我的右隻。他有個顧客在等。我腸下面還可以用喪好幾年。左眼不俐落，但我敢唆有些可憐鬼還用得喪。右膝幾乎嘶新的。路邊的老普羅斯基小姐會珍惜我的髓關節，告訴他。都有記下來了嗎？」

「有，有，我想有的。」

「好。記得……塵歸塵，土歸……」

伊戈垂了下來。

「他死了，長官。」小霹屁說。

但他很快就會踏著別人的雙腳站起來，威默斯心想。他沒有說出口。小霹屁心腸很軟，於是他說：「妳能把他帶到冰庫嗎？聽起來安谷娃占了上風——」

他跑回大廳。現場一片狼藉。他到的時候安谷娃設法鎖住狼邦的脖子，把他撞上木柱。他搖搖晃晃，她旋身掃腿，低身踢擊他的腿。

威默斯看見她哥哥重重落地，心想：是我教她的。有些下流的打法——那就是安卡·摩波式打架，沒錯。但狼邦又像橡膠球一樣彈起，翻筋斗越過她的頭，落到前門。他用力一撞把門衝開，跳到了街上。然後……就這樣。徒留滿是殘骸的大廳，雪花吹入，安谷娃在地上哭泣。

他扶她起來。她身上有好幾處在流血。這陣子威默斯已不習慣近距離檢視年輕裸女，他覺得合乎禮儀之內的診斷只能到此為止了。

「沒事了，他走了。」他說，因為他一定得說些什麼。

「沒有沒事！他會保持低調一陣子，然後他就會回來！我了解他！不管我們逃到哪裡都一樣！你看過他了！他就是會追蹤我們，跟著我們，然後他會殺了羅波！」

「爲什麼？」

一道黑影令威默斯轉身。巨石屑穿著閃亮的盔甲，在欄杆扶手上以和平死者瞄準。

「中士！不行！你也會打到安谷娃！」

「沒問題，長官。」巨石屑說。「因為辣不會殺死他們，所以我們唯一要做的，嗯，就是分清辣辣個狼邦的碎片，等他把自己拼起來，就在他頭上繫狗鍊——」

「你在這裡發射的話，他的碎片會混著我們的碎片，而且不會有大的碎片！把那他媽的鬼東西放下！」

狼邦無法好好控制身形，威默斯看到了。他幾乎無力成爲全狼或全人，反觀安谷娃則變得很完整。她在閃身、踏著迂迴的腳步……還有咬。

但是就算打倒他，你也擺脫不了他。

「威默斯先生！」現在小霹靂來了，她在通往廚房的走道緊急招手。「你現在必須過來！」

她一臉慘白。威默斯頂了頂巨石屑。「如果他們分開，就抓住他，好嗎？緊緊抓住他！」

伊戈躺在廚房，四周都是碎玻璃。狼邦想必是撲到他身上，對著軟弱的受害者發洩無止境的怒火。補丁滿面的伊戈流了很多血，有如玩偶般倒在那邊，被重重撞到牆上。「主人。」他呻吟。

「妳能爲他做什麼嗎，喜洋洋？」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著手，長官！」

「主人，這件肆你一定要記得，好嗎？」伊戈呻吟。

「呃，好……什麼事？」

「你一定要把我帶到樓下的冰庫，讓伊戈知道，懂嗎？」

「哪個伊戈？」威默斯絕望地說。

「任何伊戈！」伊戈抓住威默斯的袖子。「我心臟完了，但我的肝完好如初，跟他唆！我的

「什麼事，親愛的？」

「我認得你那個神情。不要傷到別人，好嗎？」

「別擔心，親愛的。我會文明地處理這件事。」

外面有一群矮人，他們圍著一個躺在雪地血泊中的矮人。

「哪邊？」威默斯說，他們不懂他說的話，但起碼能理解那問題。好幾個人指著一條街。

威默斯抱著十字弓走開，點了根細雪茄。

現在這個他很懂。他搞政治從來不輕鬆，政治上，好壞顯然只是看待同一件事的兩種方式，至少，威默斯所認定的「壞」的一方是這麼解釋的。

這一切太複雜了，事情一旦複雜起來，就代表有人想要你。然而，在街上警匪追逐時，一切很清楚明白：追逐到最後會有一個人仍然站著，你唯一得專心去做的就是確保站著的人是你。

街角一輛馬車被翻倒，馬車夫跪在一匹被撕開的馬旁邊。

「哪邊？」

那人一指。

新走上的街道更寬、更繁忙，有幾輛高雅的轎子慢慢穿過人群。當然了……是加冕典禮。

但那是屬於安卡·摩波公爵的世界，現在，那個人不在這裡。現在只有山姆·威默斯，他怎麼喜歡加冕典禮。前方傳來尖叫聲，人潮忽然和威默斯反方向而行，所以他看起來就像逆游向上，如鮭魚一般。街道通往一個大廣場。人群奔跑了起來，這點告訴威默斯他的方向是對的。相當明顯，你會發現狼邦在一個沒有人想在地方的地方。

他身側出現一陣騷動，一隊城鎮警衛大步經過。他們停下。一人走回來。是坦突尼。

「因爲羅波是我的！」

西碧兒從樓梯下來，拿著威默斯的十字弓。

「喔，可憐的女孩。」她說。「來，我們找東西給妳穿。山姆，你有辦法嗎？」

威默斯望著她。西碧兒的表情深信不移，覺得他一定能有辦法。

一小時前，他在吃早餐。十分鐘前他在穿蠢制服。在一個真的房間，和他妻子在一起。那是真實的世界，有著真實的未來。忽然間，黑暗再度降臨，濺著紅色的憤怒。

如果放任憤怒左右，他就輸了。那是他內心那頭野獸的尖吼，但狼邦這野獸更強大。威默斯自知沒有狼邦那樣的本領，那不顧一切、強烈的狠勁。遲早他的腦會開始運作，並害死他。

他的腦說：也許，你一開始就用我的話……

「對、對了。」他說。「對，我想我會有辦法的……」

火和銀，威默斯心想。好吧，銀在優柏瓦德相當缺乏。

「你要我去嗎？」巨石屑說。他懂得暗示。

「不，我想……我想我要逮捕他。我不想引起戰爭。總之，你必須留在這裡，以免他又折回來。但你可以借我你的小刀。」

威默斯在破箱中找到一條床單，撕了一長條下來。然後他從妻子手中接過十字弓。

「聽著，現在他在安卡·摩波犯了罪。」他說。「所以他是我的了。」

「山姆，我們不在——」

「妳知道，每個人都一直跟我說我不在安卡·摩波，次數多到我都信了。可是這大使館就是安卡·摩波，而且現在，」他舉起弓。「我就是法律。」

「山姆？」

「別擋路就好。喔，沒有成功的話，麻煩把我的殘骸刮起來。」威默斯再次出發，脖子後方感覺到那人的目光。

廣場中央有座雕像。那是第五元象。有些遠古工匠想以銅和石重建傳說中的動物轟然從天而降、賜予這國家不可思議之富饒礦產的那一刻。周圍都是全副武裝，由工匠幻想出來的矮人和人類，手中拿著鐵鎚和劍，散發驚人的高貴氣度。就威默斯所知，他們可能象徵真相、工業、正義和媽媽的家常油脂蛋糕，他卻深深感到自己離家好遠好遠了，因為這個國家顯然沒有有人在公共雕像上塗鴉。

一個男人癱在鵝卵石上，一個女人跪在他旁邊。她淚眼汪汪望著威默斯，用優柏瓦德語說著些什麼。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點頭。

狼邦從雕像頂跳到爛雕刻上，然後落在幾公尺之外，咧嘴笑著。

「文明先生！你還想再玩遊戲嗎？」

「你有看到我舉的這個警徽嗎？」威默斯說。

「真是小啊！」

「但你有看到嗎？」

「有，我看到你的小警徽了！」狼邦開始向側邊走，手臂鬆鬆地垂在兩邊。

「而且我有武器。你有聽到我告訴你我持有武器嗎？」

「那個蠢十字弓？」

「但你剛才聽到我說我持武了，對吧？」威默斯大聲說，轉身正對走來走去的狼人。他吸了一口雪茄，讓火光漸亮。

「對！那就是你所謂的文明嗎？」

他上下打量威默斯說：「我昨晚應該謝謝你？」他臉上有一道新疤，但傷口已癒合。我們一定要搞一個伊戈來，威默斯提醒自己。

「對。」威默斯說。「好的部分和壞的部分都有。」

「你看到對抗狼人的下場了嗎？」

威默斯原本張口要說：「你身上穿的是制服嗎，坦突尼隊長，或只是穿好看的？」但他及時阻止自己。「不，我看到的是你笨到在沒有支援、沒有火力的情況下，對抗狼人的下場。」他說。「不好意思，但我們所有人有朝一日都必須學到這教訓。正直並不能當作堅強的盔甲。」

那人面紅耳赤。「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們長毛的朋友剛才在大使館殺了一個人，大使館是——」

「對，對，安卡·摩波的領土。但這裡不是！我是這裡的警衛！」

「我正進行警匪追逐，隊長。啊。我看得出來你懂這個詞？」

「我……我……那不算！」

「真的？每個警察都知道警匪追逐的規則。警匪追逐時，你可以追嫌犯出法定邊界。當然，抓到他以後，法律上可能有些必須協調之處，但我們可以晚一點再說。」

「我想以他今天犯下的罪行逮捕他！」

「你太年輕了，還不能死。何況，是我先看到他的。不如這樣……他殺了我之後，可以換你試試看。夠公平吧？」他看著坦突尼的雙眼。「現在，別擋我的路。」

「你知道我可以將你逮捕。」

「可能吧，但目前為止，我判斷你是個聰明人。」

坦突尼點點頭，證明威默斯是對的。「好吧。我們要如何協助你？」

他有很多話可以說。「狗娘養的！」這句不錯。他也可以說：「歡迎來到文明世界！」他還可以說：「再笑啊！」他更可以說：「接好！」

但他沒有，因為如果說了任何一句，他就知道自己剛才做的事是謀殺。

他轉身，把空槍管往肩後一扔，喃喃道：「管他去死。」

這種時候戒酒最痛苦。

坦突尼在看。

「別說不適合現在說的話。」威默斯說著，持續大步向前。「總之別說。」

「我以為那些東西速度相當快……」

「我把火藥量減少了。」威默斯說。他把巨石屑的小刀拋在空中，然後再接住。「我不想傷

到任何人。」

「我聽到你警告他你有武器。我聽到他兩次拒捕。我聽到了一切。我聽到所有你希望我聽到的事。」

「對。」

「當然，他可能不知道那條法律。」

「喔，真的嗎？好吧，我不知道在這裡可以合法追逐某個可憐人橫越國境，最後把他撕碎至死，而且你知道，不合法也阻止不了人。」威默斯搖搖頭。「不要露出那種沉痛的表情。喔，

對……現在你可以說我做錯了，你可以說我應該用不同的方式處理。事後諸葛還不簡單，搞不好我自己都會這麼說。」他在心裡告訴自己：之後每一天午夜夢迴，我看到那雙瘋狂的眼睛而驚醒時，我都會這麼說的。「但你跟我一樣想阻止他。喔是的，你也是。但你做不到，因為你不得其法，我做到了，因為我做得到。你能大放厥詞批評我，因為你還活著。而且這都是真話，結論就

威默斯開口笑了。「對，這是我們的行事方式。」

「我的方式比較好！」

「現在你被逮捕了。」威默斯說。「過來，不要惹麻煩，我們會好好把你綁起來，把你交給這裡代表正義的單位，管他是什麼。我發現這可能有點難。」

「哈！你們安卡·摩波的幽默！」

「對，我現在隨時會脫褲子。所以，你拒絕被捕？」

「爲什麼要問這些笨問題？」狼邦簡直跳起了舞。

「你拒絕被捕嗎？」

「是的沒有錯！喔對！很好笑！」

「看我笑吧。」威默斯把十字弓扔一旁，從披風下拿出一根管子。管子是紙做的，一端有突出的紅色錐型物。

「是愚蠢的煙火！」狼邦大叫著起跑。

「可能是。」威默斯說。

他根本懶得瞄準。這些東西的設計從來不是爲了準確度或速度。他直接從口中取出雪茄，狼邦朝他跑來時，他把雪茄壓入引火線孔。火焰彈的火藥燃起、抽動，彈頭緩緩搖擺射出，螺旋狀徐徐噴出一道煙。看起來就像史上繼太妃糖矛之後最蠢的武器。

狼邦咧嘴在底下跳來跳去，火焰彈經過他頭頂幾公尺處時，他優雅地跳了起來，用嘴接住。然後，煙火爆了。

火花原是設計爲三十公里外也看得見。就算雙眼緊閉，威默斯透過眼皮也看得到刺目的光。等到狼邦的身體不再滾動時，威默斯環視廣場。大家從轎子向外看。人群一片靜默。

在粉紅墊子上疑神疑鬼地看著威默斯。「狼邦是個虐殺成性的殺人狂，他遵循古風的作法就連他自己的家人都感到害怕。黛爾芬……不好意思，安谷娃……心情會平靜下來的。她是個聰明的年輕女子，沃一直這麼覺得。離開這裡是她這輩子最好的決定。黑夜會變得比較沒那麼嚇人。世界會變得更好。」

「我就這樣把優柏瓦德交到妳手中了？」威默斯說。

「別傻了。優柏瓦德很大。這只是一小部分。現在一切要改變了。你是一股清新的氣息。」瑪格洛塔從包包拿出一根長菸嘴，插上黑菸。菸自己點燃了。

「像你一樣，沃找到了替代品……另一種毒。」她說。「黑死寇帕尼。這種菸草種植於完全的黑暗之中。你可以用這個建防水屋頂。沃相信伊戈是在兩隻大腿間把葉子捲成雪茄的。」她吹出一縷煙。「不然，就是別人的大腿。當然，沃為男爵夫人感到遺憾。對狼人來說一定很難受吧，居然發現自己養大了一個怪物。至於男爵的話，給他一根骨頭，他就會開心好幾個小時了。」又一縷煙。「請照顧好安谷娃。不死族中快樂的家族少之又少。」

「妳救他回來！就像妳救我那樣！」

「喔，反正他怎麼樣都會回來，或遲或早。在你沒料到的時候。他會如狼獾那般追蹤安谷娃。今天事情能結束最好。」她在煙霧中露出欽佩的表情。「你對憤怒很有一套，公爵大人。你將憤怒累積起來，等需要的時候用。」

「妳不可能預知我會打敗他。妳放我一人在風雪中。我甚至沒有武器！」

「海夫拉克·維提納利不會派個傻瓜到優柏瓦德。」更多煙在空中翻騰。「至少，不會是個很笨的傻瓜。」

威默斯眯起眼。「妳見過他，對不對？」

是這樣。你很幸運了，可不是？」

群眾在威默斯前方分道而行。他聽得到圍繞著他的低語。

「反過來想，」坦突尼彷彿沒聽見威默斯剛才的話。「你發射那東西只是要警告他……」

「啊？」

「很明顯，你不知道他會自動去接那……爆炸物。」威默斯看來，坦突尼好像在排練這段說詞。「那……：狼人如犬的特性，來自大城市的人不算熟悉。」

威默斯目光停了一會兒，然後拍拍他的肩膀說：「就這樣想吧。」

威默斯繼續向前走，馬車在他身旁停下。馬車停得如此安靜（無叮鈴車轆聲，也無答答馬蹄聲），他嚇得跳到一旁。

馬是黑的，頭戴黑羽飾。車廂是個靈車，傳統長玻璃窗現在全成了墨黑玻璃。馬車沒有車夫，韁繩簡單繫在銅欄杆上。

門打開。披著紗的身影傾身探出。「大使大人？請容沃載你回大使館吧。你看起來好累。」

「不用，謝謝妳。」威默斯嚴厲地說。

「黑成這樣真是不好意思。」瑪格洛塔女士說。「但在這種場合恐怕理應如此——」
威默斯把自己拉上馬車，怒氣沖沖衝入車廂。

「妳告訴我啊。」他指著她的鼻子大吼。「如何有人能游上垂直的瀑布？那王八蛋能做出什麼事我差不多都會相信，但這個，就算是他也不可能辦到。」

「那絕對是個謎。」無人駕駛的馬車向前行，吸血鬼冷靜地說。「超人的力量，可能吧？」

「現在他死了，那對吸血鬼來說有利，嗯？」

「沃覺得不如想成對整個國家來說是好事。」瑪格洛塔向後靠。她那隻戴著蝴蝶領結的老鼠

「很好笑，大人。」伊戈嚴肅地說。「但大家的需求令人驚訝。心臟、肝、叟……我們留了清單，大人，依需求程度而定。今晚會有一些幸運兒住進這些部位——」

「然後這一袋也會住到一些幸運兒身上？」

「唆得好，大人。我看得出來你很會玩文字遊戲。有一天，某個可憐的靈魂腦袋嚴重嗽傷的嘶候……」他又拍拍冰箱。「……塵歸塵，土歸土。」

他朝小霹屁頷首，然後朝威默斯頷首。「我現在要走了，大人。好多嘶要做，你知道嘶怎麼回嘶。」

「我不難想像。」威默斯心想：就像我祖父的斧頭。零件可以換，但伊戈永遠是伊戈。

「他們真是相當無私，長官。」最後一個伊戈拖著腳離開時，小霹屁說。「他們做了很多善事。呃，他們甚至拿了他們的西裝和靴子，因為別人可能用得上。」

「這我懂，我都懂。可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長官。大家都在客廳。西碧兒女士說你會回來。她說誰眼中有那樣的神情都會回來。」

「我們都要去加冕典禮。不妨等典禮結束再下定論。妳要穿那個去參加嗎，喜洋洋？」

「是的，長官。」

「可是那只是……平常的矮人裝扮。褲子之類的。」

「是的，長官。」

「但西碧兒說妳有一件迷人的綠色小禮服，還有插著羽毛的頭盔。」

「是的，長官。」

「妳想穿什麼都是妳的自由，妳知道。」

「對。」

「他懂的一切都是妳教的，是嗎？」

煙從她鼻中吹出，她朝他燦然一笑。

「不好意思？你覺得是沃教他的？親愛的先生啊……至於沃從這一切當中獲得了什麼……：：：：：一點喘息的空間。一點影響力。政治比鮮血更有趣，公爵大人。而且有趣得多了。請多留心洗心革面的吸血鬼。嗜血只是一種渴望，小心的話，這份渴望可以轉換到別的方向。優柏瓦德會需要政客的。啊，沃想沃們到了。」她補了一句，雖然威默斯敢發誓她根本沒望窗外一眼。

門打開。

「我的伊戈還在這裡的話，請跟他說我會在市中心和他碰頭。很高興見到你。相信我們會再見面的。麻煩請向維提納利爵爺致上最誠摯的敬意。」

威默斯下車，門在他身後關上。馬車開走。

他低聲咒罵。

大使館大廳全是伊戈。好幾個伊戈摸著他們的額髮（至少是摸著頭上的縫線），接著他們看到了他。他們拿著各種大小的沉重金屬容器，上面結滿了霜珠。

「這什麼？」他問。「伊戈的喪禮？」然後他慢慢懂了。「喔，我的天啊……附禮品袋？每個人都分到一點帶回家？」

「你可以這麼說，大人，嘶可以那樣稱之。」一個伊戈說。「但我們覺得把嘶體埋到土裡相當可怕。有蟲子啊色麼的。」他拍了拍手臂下的錫箱。「這樣的話，大部分的他都會馬上重新站起。」他眉開眼笑地補了一句。

「像分期付款那樣一點一滴重生，嗯？」威默斯無力地說。

典禮也能用來測量膀胱的平均容量。

幾個矮人讀著古老紙卷上的段落。聽起來像是摘錄自鈷婆丁人傳奇，威默斯絕望地想，他們該不會又想表演另一齣歌劇了？但一個多小時後就宣告結束。不同的矮人朗誦了更多文字。低王獨自站在一圈蠟燭中間，接下了一個皮袋、一把小礦斧和一顆紅寶石。威默斯不懂這一切的意思，但聽來很明白，每一樣東西對於站在他身後的幾千名矮人都具有恰如其分的重大意義。幾千人？不，一定有好幾萬人，他心想。山洞中滿滿站著一層又一層的矮人。可能有數十萬人……

而他在第一排。沒有人多說什麼。他們四人直接被帶到那裡，但窸窣的交耳聲表示巨石屑到場引起了不少注意。他們身邊全是盛飾嚴裝的長鬚資深矮人。

有人被教訓了。威默斯心想，不知道這堂課是針對誰。

終於，司康被帶進來了，小而樸實，卻放在一個巨大的架子上，由二十四名矮人扛著。虔誠地放在小凳子上。

他感覺得到巨大山洞中氣氛的變化，他又一次心想：那司康沒有魔法，你們這群可憐鬼，也沒有歷史。我敢拿我的薪水打賭，那鬼東西是橡膠做的，原料還是來自上次做「桑奇密不透風保險措施」的桶子，那就是你們神聖的紀念物……

矮人誦讀著更多文字，這次簡短多了。然後，參與這段無止境而不知所以的時光的矮人們，從山洞中央退開，留低王一人，渺小、孤獨如司康一般。他環視四周，雖然他當然不可能從幾萬個處於黑暗的人群中找到威默斯，但他的目光似乎在安卡·摩波一行人身上短暫停留。

低王坐下。

嘆息開始。聲音越來越大，一國的呼吸形成一股風暴。聲音在岩石間來回震盪，最後淹沒了一切聲響。

「是的，長官。後來我想到了帝伊。你和低王說話時，我看著低王，然後我想……：嗯，我可以穿我想穿的，長官。那才是重點。我其實不必穿禮服，而且，不該只是因為其他人不希望我穿，我就硬是要穿。而且，禮服讓我看起來像一顆非常蠢的高苜。」

「這對我來說有點複雜，喜洋洋。」

「可能是矮人才懂的事，長官。」

威默斯推開客廳門。「結束了。」他說。

「你有傷到別人嗎？」西碧兒說。

「只有狼邦。」

「他會回來。」安谷娃說。

「不。」

「你殺了他？」

「沒有。我擺脫他了。我看得出來你起來了，隊長。」

羅波手腳不太靈活地起身，敬個禮。「對不起我沒幫上什麼忙，長官。」

「你只是選錯時間公平打鬥。你身體有好到能出席嗎？」

「呃，我和安谷娃想待在這裡，如果方便的話，長官。我們有事情要說。還有……：要做。」

這是威默斯第一次參加加冕典禮。他原本預期會更……：怪，因為莫名的榮耀而動容。

結果，典禮很無聊，但至少是相當盛大的無聊，蒸餾過後的無聊，滋長了好幾千年，最後散發令人印象深刻的光澤。其實只要擦得夠久，連塵垢都會有光澤。經過千錘百鍊，無聊被磨打成典禮的形狀和形式。

達。」

「也許就默哀一段時間，就——」

她轉身。「羅波！你不記得昨天晚上晚上的事嗎？你不會想像我可能變成什麼樣子嗎？你不擔心未來嗎？」

「不會。」

「到底爲什麼不會？」

「未來還沒發生。我們要回去了嗎？天快要黑了。」

「明天呢？」

「我希望妳回來安卡·摩波。」

「爲什麼？那裡又沒有對我有意義的東西。」

羅波拍了拍墳上的土。「這裡有對妳有意義的東西嗎？」他說。「而且，我——」
你不准說那幾個字，安谷娃心想。不要在這種時候。

然後他們兩人同時注意到了狼群。暮色中，牠們的黑影偷偷爬過樹林。

「牠們在狩獵。」安谷娃抓住羅波的手臂說。

「喔，別擔心。牠們不會無故攻擊人類的。」

「羅波？」

「什麼事？」話語一出，狼群逼近。

「我不是人類！」

「可是昨晚——」

「那不一樣。牠們那時還記得戈文。現在我對牠們來說只是個狼人……」

威默斯半期半盼司康爆炸，或粉碎，或發出炙熱紅光。這蠢斃了，他越來越渺小的自己說——那是假的，根本是鬧劇，那是付錢在安卡·摩波做的東西，已經害死很了多人的東西。那不是，也不可能真正的司康。

但在轟然聲中，他知道那是真的，對於必須相信的人來說就是如此，那信仰如此堅定，以致真實和事實不再相同……不論此刻、昨日或明日，他都了解了，並同時了解了無雙的一切，以及唯有的一切。

安谷娃注意到，他們來到瀑布下的森林時，羅波走得更順了，他肩上的鏟子幾乎完全沒造成負擔。雪地上全是狼跡。

「牠們不會留下來。」他們走在樹林間時，她說。「牠死時牠們很激動，但……狼會放眼未來。牠們不會去記得事情。」

「牠們很幸運。」羅波說。

「牠們很現實。只是未來包括下一餐和下一次危險而已。你手臂還好嗎？」

「感覺跟新的一樣。」

他們在水邊找到一團凍結的毛。羅波把牠拖出水，刮掉沙礫上高堆的雪，著手挖起。過了一會兒，他脫下上衣。瘀傷已變淡。

安谷娃坐下來看著水面，聽著鏟子篤篤的聲響，還有羅波偶爾鏟到樹根的悶哼。然後她聽到某個柔軟的東西窸窣拖過雪地，聲音停了一會兒，又傳來沙石鏟入洞中的聲響。

「妳想說幾句話嗎？」羅波說。

「你昨晚聽到狼嗥了。那是狼的方式。」安谷娃說，她仍望著水面。「沒有其他字句可以表

牠們專注地望著她。她知道牠們在思考。他咬了領頭，一切都「解決」了。狼腦袋裝不下太多不確定的事。「懷疑」是不愁下一餐的種族所能享受的奢侈品。牠們腦中仍有個戈文形狀的空缺，而羅波踏了進去。當然，不會太久。但也不須太久。

他永遠、永遠能找個方法融入，她心想。他沒有多想，他不計畫，他只是單純地順勢反應。我救他，因為他無法救自己，戈文救他是因為……因為……因為牠自有理由……我幾乎、幾乎確定羅波不曉得自己是如何讓世界包裹著他。幾乎確定。他人很好、很善良，天生就是穿橡樹葉的那種古老國王，在樹下的王位統治世界，雖然他很努力，但他從來沒有憤世嫉俗的想法。

我幾乎確定。

「我們現在走吧。」羅波說。「加冕典禮很快就結束了，我不希望威默斯先生擔心。」

「羅波！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那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你可曾想過？畢竟，他是我哥哥。同時成爲兩個形態，永遠無法單變一個形態……我們不是穩定的生物。」

「金和泥都是同一個礦井出來的。」羅波說。

「那只是矮人的俗諺！」

「但那是真的。妳又不是他。」

「可是，如果發生了，如果發生了……如果的話……你會仿效威默斯的行動嗎？羅波？你會是那個拿起武器，追在我後面的人嗎？我知道你不會說謊。我一定要知道。會是你嗎？」

一點雪從樹上滑下。群狼看著。羅波抬頭望著灰色的天空一會兒，然後點頭。

「會。」

她看他轉身望著靠近的狼群。牠們豎起背上的毛，低吼著。牠們以詭異的姿態移動，悄悄貼近，像是恨意剛好克服恐懼的狼。隨時，恨意和恐懼會一古腦傾向一端，然後一切就結束了。

有人一躍，是羅波。他抓住帶頭的狼的脖子和尾巴，緊扣不放，牠掙扎亂咬，狂亂地想逃，最後卻和羅波在狼群中間糾纏成一團，其他狼退離那一團灰毛。接著，牠跌了一跤，羅波在牠後頸咬了一口。牠尖叫。

羅波放手站起，看向圍成一圈的狼。牠們避開他的目光。

「嗯嗯？」他說。

倒在地上的狼呻吟，不穩地站起。

「嗯嗯？」

牠夾著尾巴後退，但彷彿仍被羅波看不見的線牽著。

「安谷娃？」羅波說，他仍小心望著牠。

「什麼事？」

「妳能說狼語嗎？我是說，在人形狀態？」

「一點點。聽著，你為何知道該怎麼做？」

「喔，我看過動物。」羅波說，彷彿這也算什麼解釋。「請告訴牠們……告訴牠們，牠們現在離開我就不會傷牠們。」

她設法吠出那些話。一切全扭轉了，就在短短的幾秒鐘之內。現在劇本由羅波執筆。

「告訴牠們雖然我要走了，但我可能會回來。這隻叫什麼名字？」他朝畏縮的狼點點頭。

「那隻叫『吃錯肉』。」安谷娃輕聲說。「牠是……戈文走了之後是牠領頭。」

「告訴牠們，我很高興牠繼續帶領狼群。就這麼跟牠們說。」

那是銀製的細戒指。威默斯爲他的吝嗇感到驚愕，但西碧兒連一堆死老鼠也能優雅地收下。

「喔，多美——」

「我們通常會給金戒。」低王繼續說。「相當受歡迎，戒指當然也能寫入歌謠被傳誦。但是这戒指……實爲罕見，嗯。這是優柏瓦德數百年來首次挖出的銀礦。」

「我以爲有規定——」威默斯開口。

「我昨夜下令重新開採礦坑。」低王愉悅地說。「看來時逢良辰吉日。我們很快就有礦石可以賣了，大使先生，但若西碧兒女士能夠不參與協商，不來害我們破產的話，我個人會非常感激。」低王補了一句。「小霹屁小姐，我發現，今天沒有插金披綺、翠繞珠圍來讓我們欣賞？」

小霹屁呆了。

「妳沒有穿禮服。」低王說。

「沒有，陛下。」

「雖然我確實留意到一點恰到好處的眼影和口紅。」

「是的，陛下。」小霹屁尖聲說，快被嚇死了。

「那滿好的。請務必讓我知道妳裁縫師的名字。」低王繼續說。「或許我在適當的機會也能請她做幾件衣服。我已經深思熟慮了很久——」

威默斯眨了眨眼。小霹屁臉色瞬間慘白。有別人聽到嗎？他有聽到嗎？

西碧兒頂了頂他的肋骨。「你嘴巴開了，山姆。」她悄聲說。

所以他確實聽到了……

他又聽到了低王的聲音。「——一袋金子向來是可欣然接受的小禮。」

小霹屁仍呆著，威默斯輕輕搖了搖她肩膀。

她嘆道：「保證？」

威默斯對於加冕典禮瞬間變成工作日的速度非常訝異。號角大肆回響，群眾人流聚集，漸漸地，低王前面出現一排隊伍。

「他們甚至沒給他時間放鬆！」他們走向出口時，西碧兒說。

「我們的王是……工作之王。」小霹靂說。威默斯察覺她語氣中的自豪。「但現在是低王答允請求的時候。」

一名矮人追上威默斯，尊敬地拉了拉他的披風。

「低王現在要見你們，大使大人。」他說。

「那條隊伍長到誇張！」

「但是，」矮人有禮地咳了一下。「低王現在想見你們。你們全部的人。」

他們被帶到隊伍前方。威默斯感到有許多目光鑽著他的腰際。低王莊嚴地點了點頭，讓前一名懇求者離去，安卡·摩波一行人靈巧地站到隊伍最前方，擠掉一個鬍長及膝的矮人。

低王看了他們一會兒，然後他內心的檔案系統自動跳出一張卡。

「啊，是你們，煥然一新了。」他說。「好了，我原本要做什麼？喔，我想起來了……西碧兒女士？」

她行屈膝禮。

「傳統上，我們此時會賜予戒指。」低王說。「我們私下說，許多矮人認為這有點……嗯，像是送肥皂，嗯。但我相信戒指仍然很受歡迎，所以這個，西碧兒女士，也許呢，是一點心意，代表未來的合作。」

「有朝一日，這會成爲某人祖父的斧頭。」矮人國王說。「無庸置疑，多年後，斧頭會需要新的手把、新的刀刃，幾世紀後，形狀會隨流行而變，但在每一個細節和零件之中，斧頭永遠會是我今天賜予你的這一把。因爲斧頭會隨時間改變，斧頭會永遠保持銳利。在那之中有一絲真相，嗯。很高興見到你。好好享受返家的旅程吧，大使先生。」

四人沉默地坐馬車回大使館。然後小霹屁說：「低王說——」

「我聽到了。」威默斯說。

「感覺就像他說他是個了口——」

「事情要改變了。」西碧兒說。「低王要說的是這個意思。」

「我從來沒有跟什麼王握手。」巨石屑說。「也沒跟矮人，從勒點來說。」

「你跟我握過一次手。」小霹屁說。

「警衛不算。」巨石屑堅定地說。「警衛是警衛。」

「我不知道這會不會改變任何事情？」西碧兒說。

威默斯盯著窗外。可能會讓人心情愉快，他心想。但山怪和矮人已爭戰了數百年。要結束那種事握一次手是不夠的。這只是個象徵。

不過……世界不是受英雄、壞人，甚至是警察所左右。倒不如說是受「象徵」左右。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你不能一心想試著做大事，好比維持世界和平安樂，但你其實有能力直接完成一些小事，一點一滴，讓這世界成爲更好的地方。

像是射殺一個人。

「我忘了說我覺得妳心地真的好善良，喜洋洋。昨天妳去安慰帝伊的時候。」西碧兒說。

「謝、謝您，陛下。」

低王伸出手。威默斯又搖了小霹靂一下。她全然恍惚地伸出手。低王接過她的手，搖了搖。威默斯身後傳出一陣驚愕的低語。低王和宣布自己是女性的人握了手……

「這樣就剩下……：：：巨石屑。」低王說。「矮人該送給山怪的東西當然是有點費疑猜，但我想該給你的東西，就是我會給矮人的東西。那就給一袋金子吧，不管你打算怎麼用，然後——」

他起身，伸出他的手。

優柏瓦德遙遠的內陸，矮人和山怪仍在打仗，威默斯知道。其他地方，唯有在雙方忙著重新培養戰力時，才能稍稍享有和平時光。

低語停了。靜默呈圓弧狀蔓延開來，擴及整座山洞。

巨石屑眨眼。然後他非常小心地接過矮人的手，努力不把手捏碎。

低語再次響起。這次，威默斯知道，會傳到好幾公里遠。

他發現，光是握這兩次手，這位白鬍老矮人成就的事，就贏過了十二次迂迴詭詐的計謀。待消息傳到優柏瓦德邊界，這些漣漪將變成海嘯。三十個人和一隻狗根本不能比。

「嗯？」

「我說，矮人國王能給威默斯什麼呢？」低王說。

「呃，沒有，我想。」威默斯心不在焉地說。只是握了兩次手！低王靜悄悄、笑吟吟地顛覆了矮人傳統，手段還如此溫和。他們會花好幾年的時間爭論這件事……

「山姆！」西碧兒厲聲說。

「好吧，那，我就給你的繼承人一點東西。」低王一臉毫不在意地說。旁人把一個長扁的盒子交到他手中。他打開來，裡面是一把矮人斧頭，嶄新的金屬在黑色軟布上閃爍。

伊戈在中間焦慮地等著。威默斯漸漸會分辨伊戈了*，而這是新的一個。他帶了一個更年輕的……呢……人，可能頂多才二十出頭，至少身上有些部位看來還很年輕，但上面已有的疤痕和縫線展現了他毫不間斷的進取心，那正是一個好伊戈的標記。看來他們就是永遠無法讓兩眼維持在相同高度。

「大死大人？」

「你是……伊戈，對吧？」

「您真會猜，大人。我們之前沒見過面，但我在三的另一頭為撒米醫生工作，這嘶我的兒子，伊戈。」他拍了一下年輕人的後腦勺。「跟公爵大人唆哈囉啊，伊戈！」

「我不相信貴族階級。」年輕伊戈乖戾地說。「我也不會叫任何人主人。」

「看？」他父親說。「這真嘶不好意思，公爵大人，但這就嘶年輕的一代。我希望您可以在大城嘶替他找個工作。因為他在優柏瓦德完全不肆用。但他嘶個相當優秀的手術嘶，雖然他確嘶有很可笑的點子。他有他祖父的叟，你知道。」

「我看到上面的疤了。」威默斯說。

「幸運的小鬼，叟的繼承權原本嘶我的，但他大到可以抽籤了。」

「你想加入警衛隊嗎，伊戈？」威默斯問。

「嘶的，大人。我相信安卡·摩波是未來發展的好地方，大人。」

他父親靠近威默斯。「我們不提他輕微的言語障礙，主人。」他耳語。「當然，你曉得，在

* 關鍵在於疤痕的樣子。

「她原本會害我被狼人殺死。」威默斯說。他覺得這點值得強調。

「對。當然。可是……總之，心地很善良。」西碧兒說。

小霹屁看著自己的腳，躲避西碧兒的目光。然後她緊張地咳了咳，從袖子拿出一小張紙，不發一語地交給威默斯。

他把紙攤開。「她給你這些名字？這裡頭有些是安卡·摩波相當資深的矮人……」

「是的，長官。」小霹屁說著又咳了咳。「我知道她想找人聊聊，而且，呃，我暗示了一些她可能想談的事。對不起，西碧兒女士。要一時不當警員真的非常難。」

「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明白這點了。」西碧兒說。

「那個，」威默斯打破沉默說。「我們明早破曉出發，就能在日落前過鞍部。」

當晚很舒服，置身羽毛床墊深處，威默斯醒了幾次，覺得他聽到聲音。然後又沉入軟綿綿之中，夢見溫暖的雪。

他被巨石屑搖醒。「天漸漸亮了，長官。」

「嗯？」

「而且辣兒有個伊戈和一個……年輕人在大廳。」巨石屑說。「他有個大罐子裡面全是鼻子，還有一隻身上都是耳朵的兔子。」

威默斯想繼續睡。然後他坐直彈起。「什麼？」

「身上全都是耳朵，長官。」

「你是說垂著巨大耳朵的那種兔子嗎？」

「你最好來看勒兔子。」山怪嗤道。

威默斯留西碧兒在睡夢中打滾，拿起他的睡袍，光腳答答答快步走到冰冷的大廳。

「那是我的番茄。」年輕的伊戈說。「當代伊戈技術的勝利。長得好大了。」

「全嘶因爲他們會凶惡地攻擊其他酥果！」他父親說。「但我要替他唆幾句話，主人。我從沒見過有哪個人真能像他縫得那麼細微。」

「好吧、好吧，他聽起來是我想找的人。」威默斯說。「至少很接近了。找個位子，年輕人。我只希望馬車上還有空間……」

通往庭院的門打開，幾片雪花吹了進來，羅波踏著腳。

「晚上下了點雪，但路看起來是通的。」他說。「不過，他們說今晚會有一場真正的大雪，所以我們——喔早安，長官。」

「你的身體感覺可以上路了嗎？」威默斯問。

「我們都可以了。」安谷娃說著穿過大廳，站到羅波身旁。

又一次，威默斯察覺了不少充耳卻未聞的話語。一個睿智的男人不會在這種時刻探問。何況，威默斯感得到從他腳底竄升上來的寒意。

他下了決定。「給我你的筆記本，隊長。」

他們看他草草寫了幾行字。

「去通訊塔一趟，把訊息傳到偽城廣場。」他把筆記本還給羅波說。「告訴他們你在路上了。帶這年輕的伊戈一起，替他安頓好。可以嗎？然後向爵爺大人回報。」

「呃，你不來嗎？」羅波說。

「夫人和我會坐另一輛馬車。」威默斯說。「或是買個雪橇。雪橇真是舒服啊。然後我們會……我們旅程會輕鬆一點。我們會看看風景。我們一路會閒晃一陣子。懂嗎？」

他看到安谷娃的笑容，心想西碧兒不知道有沒有跟她說。

這裡幹伊戈這一行，這算嘶缺點，但我相信在安卡·摩波，大家會散待他。」

「是的，沒錯。」威黑斯說著拿出手帕，不由自主地輕擦耳朵。「然後……這兔子是？」
「牠是怪怪兒，大人。」年輕的伊戈說。

「好名字。好名字。那就是爲什麼牠背上怪怪的全是人耳嗎？」

「那是早期的實驗，大人。」

「那，呃，鼻子呢？」

巨大的醃漬品罐裡有大约十二個鼻子。那……就是鼻子。不是從誰身上切下來的，就威默斯看來。每個鼻子都有雙小腳，上上下下積極跳動，撞著玻璃，像是寵物店櫥窗的小狗。他感覺依稀聽得到「嗚啞！」的聲響。

「是未來的潮流，大人。」年輕的伊戈說。「我在特殊的桶子裡培育出來的。我也可以做眼睛和手指！」

「可是他們長了小腳！」

「喔，移植到人身上幾個小時就會萎縮了，大人。而且他們想要變得有用，我的小鼻子。生化造人是下個世紀的趨勢，大人。再也不會有砍下老舊身體那種過失——」

他父親又拍了他頭一下。「你看？你看？那有色麼意義？浪費！我希望你能教他一些嘶，主人，因爲我差不多要放棄了！正所謂不值得切下來備用！」

威默斯嘆氣。不過，失去身體的小地方是警衛隊每天面臨的危險，而這人畢竟是伊戈啊。反正警衛隊也沒有任何正常人。爲了免於尖叫和數桶滾燙瀝青的手術，他可以忍受養鼻人。

他指著年輕人身旁的箱子。裡面傳出低吼，左右搖動。

「你該不會也養了狗吧，是嗎？」他勉強把這句話當玩笑。

火土、豬蜜糖*和油脂，都是文明布丁的樸實成分。

清澈透明的空氣中，他們要花好幾天才會駛出視線外。天空澄淨時，你可以看到下星期二。在最高處水閘等待的駁船船長走來把茶壺渣倒下船，看到一隻小狗坐在雪岸上。牠坐起身，殷殷乞憐。船長轉身回船艙時心想：多可愛的小狗啊。這想法很清晰，他簡直能聽到這句腦中的話，但他看了看四周，四下無人。狗當然不會說話。

他聽見自己想道：「這隻小狗能趕走可能咬壞貨物的老鼠，能派上什麼用場吧。」這一定是他的想法，他判斷。四下沒有別人，大家都知道狗不會說話。

他大聲說：「可是老鼠不會咬炭，對吧？」

他的想法清晰如晴朗的天空：「啊，不過，你永遠不知道牠們不可能去試試看，對吧？總之這隻小狗長得好可愛，牠已經在深雪中掙扎了好多天，哼，都沒有人理牠。」

船長放棄了。何必跟自己爭辯太久？

十分鐘之後，船長一路下降到平原，小狗坐在船頭，享受著微風。

總而言之，蓋斯普心想，最好永遠都看向未來。

諾比自己在警衛屋蓋了個棚子，他黯然暖著手，一道陰影籠罩了他。

「你在幹什麼，諾比？」羅波說。

* 安卡·摩波地底下的蜜礦早已殆盡，只留下街名追憶。但第五元象衝撞之後，優柏瓦德邊界一帶埋入了數千畝的史前棒棒糖，最後稠密的水晶糖礦奠定了大規模採礦業、糖果業和牙醫業的基礎。

「當然可以，長官。」羅波說。

「喔，還有，呃，去勃雷·壯臂的店裡，訂二十四個上等的輕型武器，趁下一趟來鋼郊的郵車啓程之前，寄本人親自查收的包裹給坦突尼隊長。」

「郵車的費用會非常昂貴，長官……」羅波開口。

「我不希望你告訴我這個，隊長。我希望你說：『是，長官』。」

「是，長官。」

「去大門打聽……住在附近一間大宅中三個陰沉又嘮叨的中年女子。宅院有片櫻桃園。查出地址，你回去時送她們三張到安卡·摩波的馬車車票。」

「好，長官。」

「非常好。一路平安。我們一週後見。或兩週。頂多三週。好嗎？」

幾分鐘之後，他站在階梯上發抖，看馬車消失在清冽的早晨。

他感到一陣罪惡感，但只是一小陣。他每一天時間都給了警衛隊，現在，他心想，該是給自己一週的時候了。或兩週。頂多三週。

其實，他發現，這罪惡感感覺連「砰砰」兩聲都稱不上，他記得這個詞在方言的意思是「水草地」。現在他看得見未來了，比他從前擁有的更加豐富了。

他鎖上門，回去睡覺。

天氣晴朗時，從藍塔山視野好的觀望點，可以望到平原相當遙遠之處。

矮人善加利用了山溪，建好水閘梯，能從如浪的草原上升到數公里高處，搭一趟梯子索費不只幾便士，而是好幾元。駁船總是上上下下在斯瑪河和草原城市來回溯游。船載運著炭、鐵、耐

「嗯？」科隆喃喃說。

「起立，中士！我揍你了嗎？我真該揍你，鬍子都長到我腳底下了！你有五分鐘時間梳洗刮鬍，乾乾淨淨回到這裡！起來！去廁所！向後，轉！加快腳步！一二、一二！」

就安谷娃看來，佛瑞德·科隆脖子以上也許除了耳朵，沒有一個地方參與了接下來發生的事。佛瑞德·科隆起身立正站好，腳步咚咚向後轉，快步出了辦公室。羅波轉身，面對諾比說：「你也是，下士！」

受驚的諾比渾身發抖，他兩手同時敬禮，追上科隆。

羅波走到火爐，撥了撥灰。「喔天啊。」他說。

「全燒了？」安谷娃說。

「恐怕如此。」

「這堆紙有些就像老朋友了。」

「好吧，要是錯過了什麼重要的事，等事情出現異味，我們自然就會聞到了。」羅波說。

諾比和科隆再次出現，氣喘吁吁，面色紅潤。科隆臉上刮鬍刮得太熱切之處貼著幾張面紙，但無論如何他看起來好多了。他又回到了中士的身分。有人對他下令，他的腦開始運作，世界再次恢復正常。

「佛瑞德？」羅波說。

「是的長官？」

「你肩上有一點鳥屎。」

「我現在馬上處理，長官！」諾比說著向旁一跳，從口袋抽出一條手帕，吐了口口水，匆忙擦著科隆暫時的小瑕疵。「現在都乾淨了，佛瑞德！」他說。

「嗯？隊長？」

「沒有人守大門，沒有人巡邏。有人收到我的訊息嗎？發生什麼事了？」

諾比舔舔嘴唇說：「嗯、嗯。沒有……嗯，目前沒有警衛隊了。沒有實質上的。」他吞吞吐吐，接著看到羅波身後的安谷娃。「呃，威默斯先生有跟你們一起嗎？」

「發生什麼事了，諾比？」

「嗯，你知道……佛瑞德有點……然後他就變得有點……接著你就發現他準備要……後來我們……然後他不出來……之後我們……他就把門釘死……接著佛瑞德太太從信箱口朝他大叫……最後大伙兒大都離開去找了其他工作……現在只剩我、剝夫、休伊和下水管，我們輪流過來，從信箱塞食物給他……然後……就是這樣，其實……」

「我們可以再聽一次沒有消音的版本嗎？」羅波說。

這次花了不少時間。中間仍有消音，但羅波逼出了每一個字。

「我懂了。」他最後說。

「威默斯先生會發飆，對不對？」諾比悲慘地說。

「我不擔心威默斯先生。」安谷娃說。「目前還不擔心。」

羅波抬頭看著正門。那是厚重的橡木門。所有窗戶都設有鐵窗。

「去找剝夫警員，諾比。」他說。

十分鐘後，警衛屋有了新的大門。羅波踏過碎片，帶頭走上樓。

佛瑞德·科隆在椅子上駝背坐著，緊盯孤獨的糖塊。

「小心。」安谷娃輕聲說。「目前他的精神可能相當脆弱。」

「非常有可能。」羅波彎身低語：「佛瑞德？」

「不過，這裡每一個人都接下了王的一先令硬幣，立誓守護王的和平。」羅波點了點文件說。「其實，是向王發的誓。」

「對，但那只是——呃啊啊！」科隆說。

「不好意思，長官。」諾比說。「我立正時不小心重重踩到科隆的腳趾。」

一段綿長如絲的聲音傳來。羅波抽劍出鞘，他把劍放在桌上。諾比和科隆自動遠離咄咄逼人的劍鋒。

「他們都是好傢伙。」羅波輕柔地說。「我相信你們倆可以——去找每個人解釋情況，他們會明白自己的職責所在。告訴他們……告訴他們事情永遠有個簡單的解法，只要你找對地方。然後我們可以繼續盡忠職守，等威默斯先生從他應得的假期回來，這不知何來的困惑事件就只是過去的——」

「誤會？」諾比心懷希望地接話。

「正是如此。」羅波說。「但我很高興你的文書處理進度超前這麼多，佛瑞德。」

科隆站在原地無法動彈，諾比萬念俱灰地以一隻手敬禮，另一隻手將他拖出辦公室。

安谷娃聽到他們一路鬥嘴下樓梯。

羅波起身，拍去椅子上的灰塵，小心把椅子放到桌下。

「好了，我們到家了。」他說。

「對。」安谷娃說。她心想：你確實懂得如何耍手段，是不是？但你運用起來就像爪子，需要的时候伸出來，不需要時看不到一點爪影。

他伸出手，牽起她的手。

「狼永遠不會回頭看。」他輕聲說。

「幹得好。」羅波說。

他起身走到窗邊。其實，窗邊說不上有什麼可看的。但他望出窗外，彷彿能看到世界的盡頭。科隆和諾比不安地移著身子。現在他們不喜歡沉寂之聲。羅波真的開口時，他們眨了眨眼，彷彿被冰布砸到臉一樣。

「我相信這裡發生了，」他說。「一個令人困惑的情況。」

「沒錯、沒錯。」諾比很快接口。「我們非常困惑。佛瑞德？」

他用手肘頂了頂科隆，把他從白日惡夢中叫醒。

「呃？喔。對。喔，是的。困惑。」他嘟囔。

「而且我恐怕知道最終該負責的是誰。」羅波繼續說，他眼神專注不已，仍望著一人掃著歌劇院台階的景象。

諾比嘴唇無聲唸著祈禱。科隆眼中只剩一片白。

「是我的錯。」羅波說。「我怪我自己。威默斯先生留我負責一切，我卻不負責任地忽然擅自離去，陷所有人於不可能勝任的崗位。」

科隆和諾比臉上掛著一樣的表情。那張臉看似一個看到隧道尾端光芒的人，果不其然，那道光芒正是希望仙子的閃光。

「要請你們兩個救我爬出我自己挖的坑，我簡直羞愧不已。」羅波說。「我無法想像威默斯先生會說什麼。」

科隆和諾比眼前隧道尾端的光芒瞬時熄滅。他們想像得到威默斯先生會說什麼。

「不過，」羅波說著回到辦公桌，拉開底層抽屜，拿出幾張皺巴巴地夾在一起的文件。他們等他開口。

ie xing shi jie te jing
dui. 5, Di wu yuan xiang
33305233881162
5alkc

12/02/15

erry Pratchett) 作；

873.57

102023564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
用心與你對話 · 視野無限寬廣

寂寞出版社
Solo Press

<http://www.booklife.com.tw>

inquiries@mail.eurasian.com.tw

DISCWORLD 05

碟形世界特警隊 5 第五元象

作者 / 泰瑞·普萊契爵士 (Sir Terry Pratchett)

譯者 / 章晉唯

發行人 / 簡志忠

出版者 / 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電話 / (02) 2579-6600 · 2579-8800 · 2570-3939

傳真 / (02) 2579-0338 · 2577-3220 · 2570-3636

總編輯 / 陳秋月

主編 / 李宛蓁

責任編輯 / 李宛蓁

美術編輯 / 劉鳳剛

行銷企畫 / 吳幸芳 · 林心涵

印務統籌 / 林永潔

監印 / 高榮祥

校對 / 周婉菁 · 李宛蓁 · 章晉唯

排版 / 莊寶鈴

經銷商 / 叩應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印刷 / 祥峯印刷廠

2014年2月 初版

The Fifth Elephant by TERRY PRATCHETT

Copyright © Terry and Lyn Pratchett 199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ICTOR GOLLANCZ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olo Press, an imprint of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 350 元

ISBN 978-986-90149-0-8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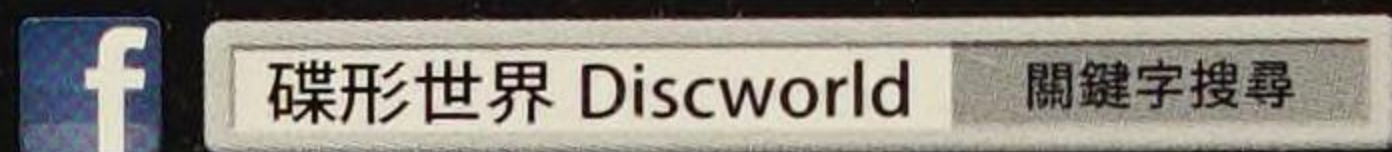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DISC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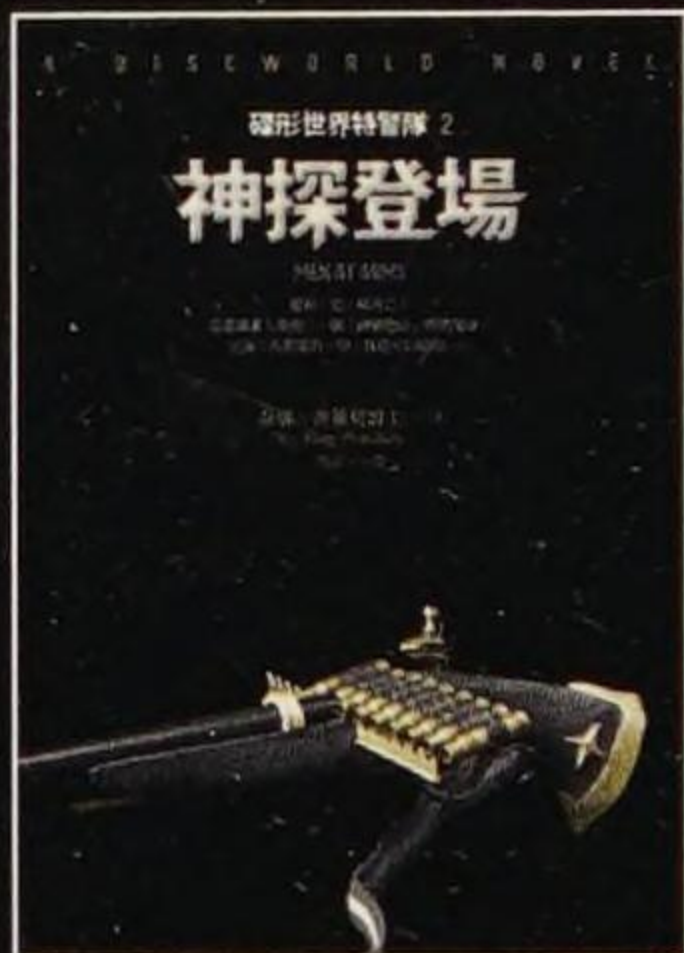
收藏最完整的「碟形世界」系列小說 特警隊 1-8 集陸續登場！

最新出版情報與爆笑幕後花絮，請上碟形世界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Discworld.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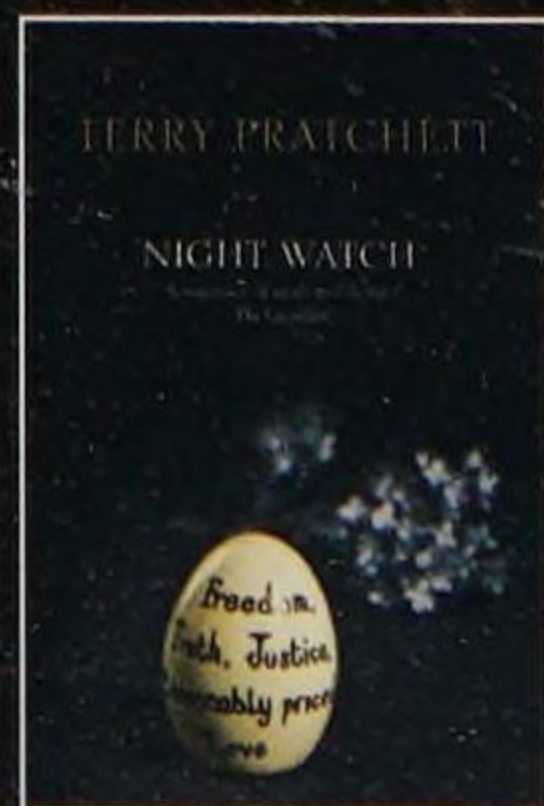


碟形世界官方網站

www.Booklife.com.tw/Discworld.htm



1. 來人啊! *Guards! Guards!*
2. 神探登場 *Men at Arms*
3. 另有隱情 *Feet of Clay*
4. 放馬過來 *Jingo*



6. *Night Watch* (即將出版)

讓全球書迷瘋狂尖叫的大膽設定！
碟形世界時空倒轉，
警衛司令回到 30 年前的自己，
必須在瘋王統治之下努力存活。
更重要的是——設法「回到現在」！

7. *Thud!* 8. *Snuff*

Cover design by Jonathan Ring 責編·李宛蓁 美編·劉鳳剛 插畫·萬伯

圓神書活網 www.BookLife.com.tw

「碟形世界」系列小說席捲全球的秘密：

- 帶動驚人經濟效益：改編為電影、電視劇、動畫、漫畫、桌上遊戲、舞台劇、廣播劇；成立周邊商品專賣店、小說同名街道……激發了數也數不清的再創作！
- 英國文壇紀錄雙冠王：各大書店、圖書館失竊率冠軍保持人；搶救書店業績超過 30 年的終極救世主！
- 作者對文壇貢獻卓著，受封大英帝國爵士
- 英國書商協會「書籍銷售終生貢獻獎」
- 「BBC 大閱讀」全英讀者票選之冠、美國票選史上百大奇幻小說
- 世界奇幻文學獎終生成就獎、美國圖書館協會終生成就獎

最令人大開眼界的續集，軌跡獎決選作品

傳說中，宇宙大海龜航行星際，牠背上有四頭巨象合力馱著「碟形世界」。

聽聞巨象其實不只四隻，還有消失的第五元象……

世界甫生之時，第五元象尖鳴、嚎叫著從天而降，穿過大氣層重重著地，分裂了大陸，使山脈隆起。成千上百噸的巨象滾滾劃過天空時，地面沒有聽眾，牠曾存在的唯一證據，就是史前遺留下來的油脂礦坑，分布於碟形世界最神秘的國度：優柏瓦德。

那是一個狼人、吸血鬼、矮人和無數種族共同生存的地方，深不見底的油脂礦坑，更是兵家必爭的經濟命脈……以上元素相加，竟發展出史上最難解開的一場謎團，警衛隊有如遭逢不可能的密室推理案。只不過，這次密室的門忘了鎖。

傳奇作家普萊契再次突破小說類型界線，繼「奇幻 × 推理 × 犯罪 × 政治 × 冒險」，在第五集巧妙融合了碟形世界最新的科技發明，故事場景也進入神秘的地底冒險，越寫越豐富。難怪全球書迷 30 年來同聲讚譽：「每一本續集都徹底展現了作者源源不絕的創造力！」

ISBN 978-986-90149-0-8 [873]

00350

